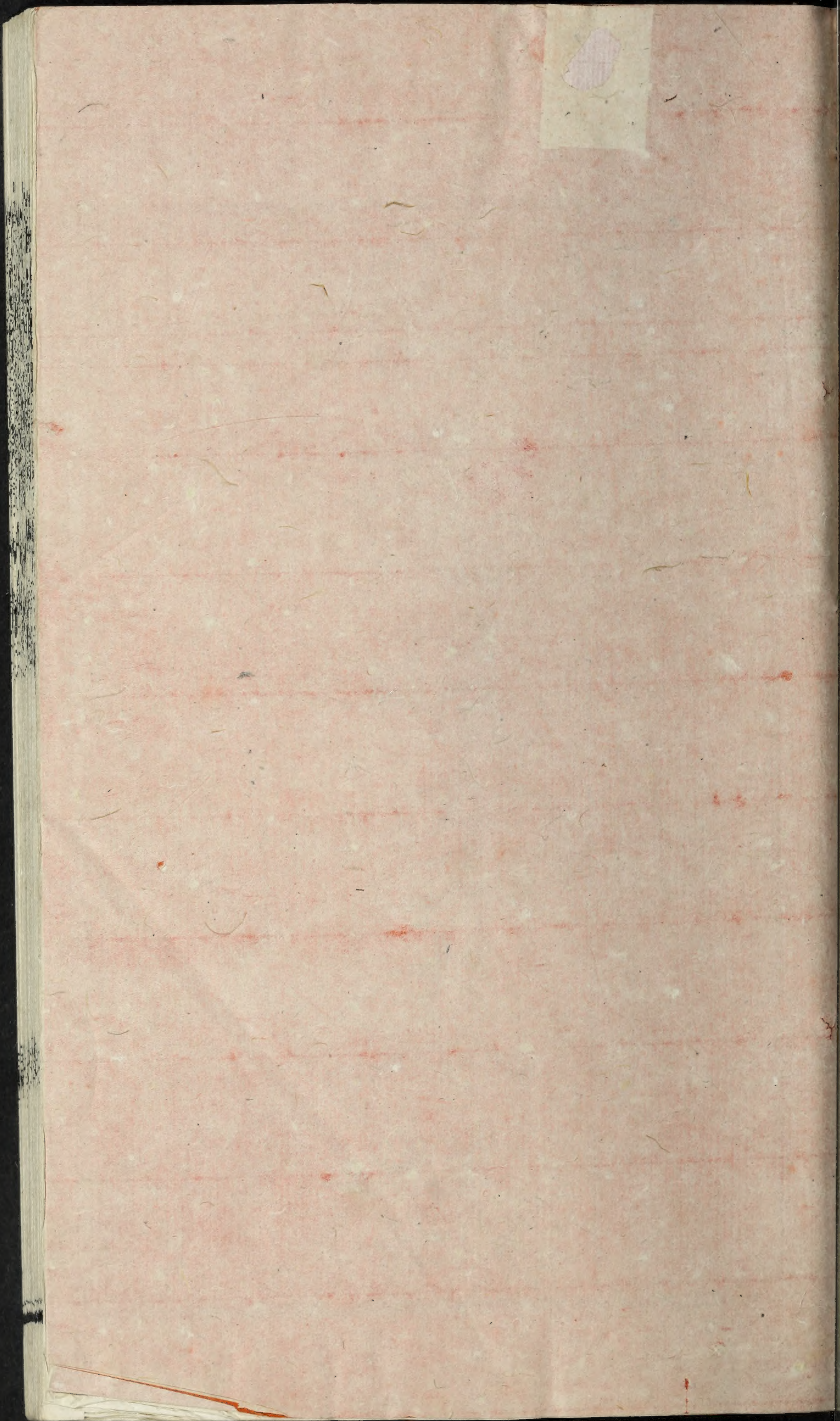




# 御選明臣奏議

光緒二十五年廣雅書局重刊成

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内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覯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爲請既不濫費棗棃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厤中有畢昇爲活版以膠泥燒成而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麤鎔鉛質輭


廣雅書局恭校重刊

俱不及鋟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鐫思壽世積版或充閭張帖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爲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鶡冠體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鶡冠子即活字版第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富過鄴架儲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腋事堪例埏泥法似疎毁銅昔悔彼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爲活版排用藏工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

彼竊欲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爲非計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爲惜之刊木此慙予既復羨棃棗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欽定明臣奏議二十卷

乾隆四十六年奉

敕編以

皇子司選錄而

尚書房入直諸臣預繕寫每成一卷卽恭呈

御覽斷以

睿裁蓋敷陳之得失足昭法戒而時代旣近殷鑒尤明

將推溯勝國之所以亡與

昭代之所以興者以垂訓於無窮故重其事也考有
明一代惟太祖以大略雄才混一海内一再傳後
風氣漸移朝論所趨大致乃與南宋等故二百餘
年之中士大夫所敷陳者君子置國政而論君心
一劄動至千萬言有如策論之體小人舍公事而
爭私黨一事或至數十疏全爲訐訟之詞迨其末
流彌增詭薄非惟小人牟利即君子亦不過爭名
臺諫鬨於朝道學譁於野人知其兵防吏治之日
壞不知其所以壞者由閹臣奄豎爲之奧援人知

閹臣奄豎之日訌不知其所以訌者由門戶朋黨
爲之煽構蓋宋人之弊猶不過議論多而成功少
明人之弊則直以議論亡國而已矣然一代之臣
多賢姦竝進無人人皆忠之理亦無人人皆佞之
理卽一人之身多得失互陳無言言皆是之事亦
無言言皆非之事是以衆芳蕪穢之時必有名臣
碩輔挺出於其間羣言淆亂之日必有讜論嘉謨
措拄於其際所謂披沙簡金在乎謹爲持擇也是
編稾承

訓示辨別瑕瑜芟薙浮文簡存偉議研求史傳以後效驗其前言考證情形以衆論歸於一是譬諸童謠婦唱一經尼山之删定而列在六經一代得失之林即千古政治之鑒也至於人非而言是不廢蒐羅論正而詞乖但爲删潤

聖德之廣一善不遺

聖度之宏大公無我尤非尋常所可測量矣以上總集

謹案是書作

御選明臣奏議四十卷書名卷數與總目微有不同已

詳著於首帙例言中矣

凡例

一明代奏議現在四庫全書館散見諸臣文集內者甚多并有彙萃成書如經濟錄及疏議輯略等編茲俱詳加蒐採選錄全文至于館書未載而其言可錄則從明史本傳中删節之文採入以存梗槩

一明臣習尚喜滋議論奏牘之繁迥逾前代是編所錄專擇其危言讜論得失攸關以著勸懲而垂法戒如屬泛行陳奏或涉門戶交攻文采雖

工槩從汰置

一是編所錄固多忠藎名流間有品誼未醕而所
言實中利病謹遵
聖諭不以人廢言之盛心並為採入書期有用與流傳
選刻泥稱名臣者迥殊

一明至神宗後應燬違礙文集奏疏良由事涉我
朝其建議頗多剴切顧自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諸人
以外正史不及盡載姓名茲俱按其時代編入
字句稍加節潤未曾改易全文用仰副

皇上近取殷鑒昭垂萬禩之至意

一舊傳選刻名臣奏議之本宋趙汝愚專錄本朝明楊士奇兼綜歷代但分門別部轉近類書體裁是編纂次謹遵

聖訓一依明代紀年先後其有同時陳奏者則參攷官階之大小編入次第釐然悉符史家體例

一是編每疏題下俱謹遵

聖訓注明某朝某年並查載進止原旨與疏之行否于後俾一事顛末展卷瞭如而其時之朝政亦遂

可以攷鏡

睿慮周詳尤為從來編輯諸家管蠡所莫逮云

一奏議中有引用遼金元三史人名地名者悉遵

欽定改正並將當時所稱蕃部人地名俱查出譯改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內閣奉

上諭歷代名臣奏疏俱有流傳選刻之本現在四庫全書內經館臣編次進呈其中危言讜論關繫前代得失者固可援爲金鑑至勝國去今尤近三百年中藎臣傑士風節偉著者亦不乏人跡其規陳治亂抗疏批鱗當亦不亞漢唐宋元諸臣而奏疏未有專本使當年繩愆糾謬忠君愛國之忱後人無由想見非所以垂法戒著勸懲也即或其人品誼未醕而其言一事陳一弊切中利病有裨時政亦不可以人廢言至

神宗以後諸臣奏疏內有因遼瀋用兵涉及本朝之處彼時主闇政昏太阿倒置閹人竊柄權倖滿朝以致舉錯失當賞罰不明其君綴旒于上竟置國是若罔聞遂至流寇四起兵潰餉絶種種秕政指不勝數若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諸人或折衝疆埸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建議剴切敷陳設明之君果能採而用之猶不致敗亡若是之極其事距今百十餘年殷鑒不遠尤當引為炯戒則諸人奏疏不可不亟為輯錄也除明史本傳外所有入四庫全書諸人文集均當

廣爲蒐採裒集成編卽有違礙字句祇須略爲節潤
仍將全文錄入此事關繫明季之所以亡與我朝之
所以興敬怠之分
天人之際不可不深思遠慮觸目警心著派皇子同總師
傅蔡新等爲總裁其皇孫皇曾孫之師傅翰林等卽
著爲纂修校錄陸續進呈候朕親裁書成後卽交武
英殿刊刻仍抄入四庫全書將此旨冠于簡端所有
前派紀昀等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卽著歸入此書
按其朝代一體編纂特諭

御選明臣奏議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

卷六弘治

卷八 弘治

卷十五　正德

革冗員以安邊方疏　王瓊
傳奉疏　王瓊
劾太監史宣疏　孫懋
自劾不職乞賜罷黜疏　孫懋
武舉議　王瓊
聲息等事疏　王瓊
給衣禦寒疏　王瓊
申明賞罰疏　王守仁
請回鑾疏　吳儼

卷十八　嘉靖

論國戚張延齡等罪狀疏　張　原

停止織造疏　張　原

論議禮諸臣黜陟疏　胡世寧

大禮議　吳　鵬

請舉大禮以安人心疏　朱　淛

勘地方賊情疏　張　原

在告極論朝事疏　張　原

乞停工匠等陞賞疏　胡世寧

陳愚悃疏　林　俊

卷二十三　嘉靖

卷二十八　隆慶

卷二十九　隆慶　萬厯

卷三十二 萬麻

卷三十四萬厯

卷三十六天啓

卷三十七 天啓

御選明臣奏議卷一

應求直言詔上書 洪武九年

葉伯巨

臣伏讀聖諭因迺者五星紊度日月相刑詔臣民直言得失海內聞之懽呼雷動皆曰此禹湯罪己之道也凡有識知莫不欲竭智盡忠況臣愚蒙久承養育以至今日者乎臣竊惟漢晉唐宋之世凡有災異必由刑政失宜賢愚倒置遂至紀綱不振或制于權臣或移于宦寺或陵夷于女主或潰敗于邊戎上下偷安苟延歲月天變于上而不知戒人怨于下而不知恤天下已壞而莫

之救也今天厭元德特命陛下以神聖之資埽除亂略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方宵衣旰食以圖至治漢晉唐宋之失舉皆無有然而日月星辰失序者得毋陛下鑑觀前世矯枉除弊又有太過者歟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日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于經傳并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隂盛陽微斯爲不善矣是故日刑于月猶之可也日月相刑是月敢

抗日臣敢抗君也竊觀主上之有天下埽除羣雄如刈草芥包絡豪傑如使臂指今公卿大臣將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有敢抗者乎惟是都城過百雉國之害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强榦弱枝以遏亂源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而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各盡其地而封

之城郭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于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衞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或則恃險爭衡或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有抗衡之理耶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公之位耳禮莫大于定分使王侯之國與

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摭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之子孫也當時削其地則遽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以危王室遂成劉石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之以爲太過者也昔賈誼勸漢文帝盡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

邪心向使文帝早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就國之先飭其都邑之制減其衞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于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册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
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
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
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徹樂减膳而寓慘怛之
意于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
並生于天地之間也不幸有不率教者入于其中則不
得不加之以刑耳故其仁愛之篤洽于民之肌膚淪于
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
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

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長守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之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强暴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使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

也而用刑之際務從深刻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傚流徒律又刪定舊律諸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寛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内矣然未嘗有戒飭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寛宥之名而未見有寛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制刑之政而始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

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敘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用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爲常不少顧惜此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

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善者寡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于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于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于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于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相爲廉爲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

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莫不苟且旦夕以求自免良以此也漢嘗徙大族于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亦有之而猶聞有拘其家小餘丁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職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強敵在前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敵人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

無窮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使之驚駭潰散入于深山大谷不可蹤跡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旣無其方而乃歸咎于新附戸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許之復業附籍矣今又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夫戸口盛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戸口正爲是也近者巳納稅糧之家雖承特

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而猶現在開封祗候訛言驚動不知所爲況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兹之後北郡戶口不得復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不報反易逃匿若欲遷徙縣從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也晉郭璞有言陰陽錯謬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

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超遷之苛刻
聚斂者罷斥之鳳陽屯田之制現在居屯者聽其耕種
起科已起戶口現留開封者悉放復業如此則足以隆
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
昔者周自文武至于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
于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
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
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
國家紀元九年于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

令修明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
懼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
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甫令而尋改已赦而
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臣
愚謂天下之趨于治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
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得以融
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
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

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其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于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于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豈有不治者乎古之郡守縣令為民師帥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戸口錢糧獄訟簿書為急務

至于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同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蒔次第旱潦豫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以取人材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爲重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市鎭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嘗

巡行點視也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爲何物爭鬬之俗成姦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埽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聽訟讞獄其一事爾今專以獄訟爲要務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

欲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于司徒曰選
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于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
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
之任官然後爵之其攷之之詳如此故成周得人爲盛
今使天下郡邑生員攷于禮部升于太學歷練衆職任
之以事可以洗歷代選舉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
而出于太學者或未數月遽選之入官委以郡邑者間
亦有之臣恐其人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
德化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顏回子奇之屬舉世不

可縣得以賈誼之材識文帝猶疑其年少不用今開國
以來選舉秀士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
之在者有幾人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
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所謂求治太速之過
也臣愚以爲國家求治之速莫若敦禮義尚廉耻守令
則責其先禮義愼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爲急務風憲則
責其先教化審法律而以平獄緩刑爲最切如此則德
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生員升于太學須令
在學肄業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

選或宿衞或辦事以觀其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塞覬覦之心也夫分封有制則本支百世矣刑罰既清則刑期無刑矣崇禮義尚廉恥而風移俗易矣主上端拱清穆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嘉祥莫不至矣尚何天變之不消也哉　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閒吾骨肉速逮來吾手射之既至輔臣乘帝喜乃敢奏命繫刑部獄瘐死

太平十二策　洪武十三年　桂彥良

臣惟太平之策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
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于天明如日月
恩如雨露威如雷霆信如四時則百職効勞庶事自理
若身兼庶務不挈綱領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
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于人心則人皆化于爲善而自
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
廣地利中原爲天下腹心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
令諸郡屯種墾闢未廣莫若于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
多之處令有司募民開耕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

賦使之樂于趨事及犯罪者亦謫之屯田使荒閒之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則財用豐足矣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人情莫不欲富壽安逸故三王生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扶之而不危節其力而不困君之于民猶父之于子民之于君亦猶子之愛敬于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文武仁孝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萬幾之頃或相感觸

則私念之起如重翳之蔽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欲懲其忿怒天君泰然志氣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加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國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也秦隋之世專事苛刻力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祐之也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爲法秦隋之失爲戒則人心和悅天心眷祐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

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不可不講也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之政事無不得其當宜擇老成名儒于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補于治化也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法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于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不能盡知其人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

上各舉賢良正直一員知州知縣與民最親亦須選擢宜令按察知府歲貢廉勤淳厚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謬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異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八曰審刑罰蓋刑罪人命所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苟不欽恤傷人必多傷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以善治也理刑之官擇公平正大仁厚之人如漢張釋之

于定國輩親信委任之則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之效矣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材非止訓詁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旣選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純篤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日就月將得其眞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爲朝廷之用矣十曰愼邊防夫禦外之道守備爲先征伐次之開邊釁貪小利斯爲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必以德懷之以威

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爲最上者也今海內既

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順者修文德以來之遣

信使以喻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何勞勤兵于遠

哉元季遺衆尚煩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防

禦俟其釁隙一舉而蕩平之未晚也十一曰蒐才俊古

之才俊或隱于耕釣版築或起于商賈屠沽皆足以興

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古云立賢無方旁求俊乂

今于秀才等悉已舉而用之矣若軍伍謫戍農圃醫卜

或以微罪困于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

果有材器出羣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効忠竭力庶奇材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可當千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為已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聖朝混一中外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得蒙輪對布政按察府州縣正官朝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奏古有納言之

官專掌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之官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可以畢至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其職矣 疏入帝喜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治道世謂儒者泥古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

大庖西室封事 洪武二十一年 解縉

臣伏奉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古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

哉臣謂成王于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
臣爲善亦未嘗以納諫之君爲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
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爲盛美昔人有譜魏徵于唐太
宗者爲其錄前後諫章以視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
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後至停婚仆碑臣竊謂
太宗怒非甚怒矣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
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臯夔比肩不願與
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爲言者尤願陛下
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陛下聰明天亶一統華夷功

高萬古此放勲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眞所謂
取天下于羣盜救生民于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
假艮平不倚信布除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
藩鎮之患銷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矣旣巳遠
過于漢宋又何謙遜于唐虞惟願陛下篤惇信之本加
愼獨之功雖處深宫之內一如郊祀之時推所以愛臣
之心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
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
爲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于數改刑期無刑也寧失于

不經蓋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齊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人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姦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

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
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密耳陛下天
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
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者臣
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誕
妄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横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
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冕園
寒士抄緝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撿閱則願
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

商周孔之奧下及關閩濂洛之傳根實精明隨事類别以備勸戒刪其無益棼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又今六經殘缺而禮記出于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曰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傳說箕子于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

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祀天宜復埽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絶倡優俾於變之民不還于淫巧易制寺閹尊天子之貴不近于刑人執戟陛墀皆為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埽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于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以一體示天下之為公除山澤之禁税蠲務鎮之征商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

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簿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夫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皆隳人君不以察爲明帝德罔愆則民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爲政陛下拳拳于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孳孳于治民治强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極且粢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文也豈誠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訟獄之斷詔誥之勤鉤距之巧此治民治强暴之末也豈眞足以盡治民治强暴之術哉古

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于敬則心即天祭不必瀆而受无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爲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勳勞甚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惟曰除姦但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訕

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臣爲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極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賞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親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哉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于州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材冥蹈贅取而或布于朝省驟歷清華椎埋嚚悍之夫闒茸下

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剔履
之賤衮繡巍峩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
盍忱恂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恐習其風流
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出于吏部者
無賢否之分入于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
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
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
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
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

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之以法制則庶乎摩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身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于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爲迂闊謂非當今急務也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姦黠得以侵欺其或歉

也良善困于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果絲有稅旣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

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于宴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鬬武備墮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敕有司以時甃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

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不及
嗣連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
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
于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歉況律
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于不義則又何
取夫節義哉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令內外百司捶楚
屬官甚于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孽跽曲
拳于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
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

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奉命忖量急于陳獻所陳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垂鑒焉　疏入帝稱其才

言九事疏　洪武二十四年　馮　堅

臣堅上言九事一曰養聖躬王者綜理萬幾固當宵衣旰食然陛下春秋高未見日而朝百官日晏猶未罷非順時調護之道也臣願清心省事不預細務以為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諸王年方壯盛其左右輔導不可不

愼臣願擇取老成之臣出爲王官使得正色直言以時
匡救三曰攘要荒先王立綱陳紀懾服遠人然後中國
奠安得施政教今天下一家四海一人而邊鄙無備可
乎臣願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勵有司方
面諸臣所以表率守令臣願得廉正有守之士旌别所
屬賢不肖具實以聞而黜陟之則人皆勇于自治五曰
褒祀典生而功業顯當時逝而聲華著後世載在祀典
所以崇德報功臣願敕有司采歷代忠烈事蹟追加封
謚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宦寺寺人之設備使令給

灑掃而已晨夕密邇其言易入遂養成禍患而不自知臣願裁去宂員實可杜異日威福陵替之漸七曰易邊將將者國之爪牙第假以兵柄久在邊圉多致放縱淫佚不可駕馭臣請凡將帥置諸閫外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勳臣實可防將驕卒惰內輕外重之漸八曰訪吏治先王以知人安民爲急知人所以安民也今有司廉幹之才或爲上官所忌僚吏所嫉能自立者鮮矣爲善于下而上不加察非激勸之善術也臣願廣布耳目訪廉斥貪以明黜陟九曰增關防立法防姦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

請豫備倉儲疏永樂元年　楊溥

臣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于甚艱難者蓋豫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皆有豫備之政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爲心凡有豫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于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于近倉之處僉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于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併修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

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爲具文是以一遇水旱饑荒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窘即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艱難可見況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無倉亦無存皆鄉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郤妄捏作死絶及逃亡人戶借用虛立簿籍欺瞞官府其原開陂塘亦多被土豪大戶侵占以爲私己池塘養魚及堙塞爲私田耕種者此弊南方爲甚雖聞間有完處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弛者多其濱江近河圩田隄岸

歲久坍塌一遇水漲渰没田禾又開塡蓄泄水利去處
或有損壞皆爲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
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
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及此事雖若緩其實關繫
甚切伏望聖仁特命該部行移各布政司按察司直隸
府州縣除近有災傷去處暫且停止候後年豐熟舉行
其現今豐熟去處悉令有司遵依洪武舊制凡倉穀陂
塘隄岸並要如舊整理倉有損壞者即于農閑時月修
理穀有虧欠者除赦前外赦後侵欺者根究明白悉令

賠償完足亦免其罪不許妄指無干之人搪塞若有侵
盜證佐明白而不服賠償者準土豪及盜用官糧論罪
有司仍將舊有賠償實數開奏其陂塘隄岸亦令郡縣
凡有損壞悉于農閒用人修理有强占陂塘私用者即
令退還犯在赦前亦免其罪不退還者亦準土豪及盜
官物論罪其退還陂塘及圩岸閘壩應修去處亦令有
司開奏以次用工完日具實奏聞仍乞令戶部行各布
政司府州縣除近被災傷去處外凡秋成豐稔之處令
府州縣官于現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平支糴穀粟

儲以備荒免致臨急倉皇失措年終將所糴實數奏聞

郡縣官攷滿給由令開報境內四倉儲粟及任內修築

陂塘隄岸實數吏部仍行該部查理計其治績以定殿

最各按察司分巡官及直隸巡按御史所歷州縣並要

取勘四倉實儲穀數及陂塘隄岸有無損壞修理實迹

歲終奏聞以憑查攷如有仍前欺蔽怠事者亦具奏罪

之若巡歷之處仍前不問不理或所奏扶同不實從本

衙門堂上正官參劾奏聞庶幾官有實績荒歲人民不

致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祖宗恤民良法不為小人所

壞臣愚見如此未敢擅便乞命部院大臣會議可否施
行　疏入帝從之

三殿災請修時政疏永樂十九年　鄒緝

臣惟陛下肇建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
度甚廣冗官蠶食耗費國儲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歲
供役不得躬親田畝以事力作猶且征求無藝至伐桑
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爲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如
前歲買辦顏料本非土產動科千百民相率斂鈔購之
他所大青一斤價至萬六千貫及進納又多留難往復

展轉當須二萬貫鈔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後既遣官采之產所而買辦猶未止蓋緣工匠多派牟利而不顧民艱至此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營建以來工匠小人假託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施廬舍已壞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倉皇暴露莫知所適遷移甫定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徙不得息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貪官汚吏徧布內外剝削及于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養活之計

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間有廉彊自守不事干媚者輒肆讒毀動得罪譴無以自明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貨賂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顛蹈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師聚集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百餘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至報效軍士朝廷厚與糧賜及使就役乃驕傲横恣閑遊往來此皆姦詭之人懼還原伍假此規避非眞有報効之心也朝廷歲

令天下織錦鑄錢遣內官買馬外番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一二馬至雖多類皆駑下責民牧養騷擾殊甚及至死傷輒令賠補馬戶貧困更鬻妻子此尤害之大者漠北降人賜居室盛供帳意欲招其同類也不知來者皆懷窺覘非真遠慕王化甘去鄉土宜于來朝之後遣歸本國不必留爲後日子孫患至宮觀禱祠之事有國者所當深戒古人有言淫祀無福況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者乎凡此數事皆下失民心上違天意怨讟之興實由于此夫奉天殿者所以朝羣臣發號

今古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回上天譴怒前有監生生員以單丁告乞侍親因而獲罪遣戍者此實有虧治體近者大赦法司執滯常條當赦者尚復拘繫並乞重加湔洗蠲除租賦一切勿征有司百官全其廩祿拔簡賢才申行薦舉官吏貪贓蠹政者覈其罪而罷黜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所以保安宗社爲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基莫有大于此者矣且國家所恃以久長者惟天命人心而天命當視人心爲去留今

天意如此不宜勞民當還都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于無爲毋聽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于後也 疏入帝不納

上仁宗奏疏 洪熙元年 李時勉

臣聞言之逆耳者非聖君不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然必上有仁聖之君斯下尤有忠直之臣伏思三代以上莫盛于帝堯而伯益猶以怠荒淫逸爲規三代以下莫盛于太宗而魏徵猶以十漸不終爲戒今聖人在上日月之明天地之量知周萬物而求賢常恐不

及憂及困窮而從諫有如轉圜是有納言之君又遇可言之時愚臣豈敢緘默而不吐露心腹也哉然臣之所欲言者惟願陛下節民力謹嗜欲勤政事務正學伏惟陛下新登寶位渙發德音大赦天下首命京官舉薦賢才恩澤所加遠近無間羣臣鼓舞于朝萬物條暢于野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也亡何即位未幾土木遽興雖茅茨土階非今日之所宜而峻宇雕牆亦前聖之所戒昔漢文帝作露臺召匠計之值百金帝曰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為以文帝之富貫朽粟陳于

百金之費猶且惜之陛下何不惜百金之費而欲撤成功而更新乎唐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濕請營一閣以居帝憚勞民竟不許以太宗之治斗米三四錢于一閣之費尚慮擾民陛下何不惜民力而取材于遠方乎矧宮殿創乎太祖高皇帝法規樸素渾堅傳之萬世可無震凌太宗文皇帝既任其勞于先陛下當守其成于後雖當改者猶且不忍于三年未可改者不宜遽更于三月矧天下之民仰望太平正宜與之休息今又重勞民力聞內官催木疾如風火郡縣被其折辱小民

被其箠楚公私繁擾所至騷然苟民力既殫而或繼以饑饉則臣恐陛下之赤子無復如前日矣臣之所願節民力者此也經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乃天子之孝也太甲居憂處仁遷義故成湯之業賴以不墜高宗諒陰三年而恭默思道故中興之功卒能有成斬焉衰絰之中正以禮導民之日也側聞內官遠自建寧選取侍女使百姓爲之驚疑衆心爲之惶惑若曰天子之宮古有常制則大孝尚未終左右侍御不可無人則正宮尚未

冊恐乖風化之原有阻維新之望況始者終之漸也小
者大之萌也涓涓之水不先隄防則流必至于潰川星
星之火匪豫撲滅則勢必至于燎原豈可不防微杜漸
而愼終于始乎臣之所願謹嗜欲者此也自古人君莫
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書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
食此文王之所以勤政也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此齊君
之所以早朝也太祖高皇帝在位三十餘年未嘗見日
而臨百官今或東方既曙鐘鼓既聞旭日巳旦朝儀方
肅似非古人庭燎待賢之意也若謂天下大安可以優

游于庶政則飛蝗蔽天民食寡之誠戰兢惕厲之日也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猶恐禍生于所忽尚何容一息之或怠哉臣之所願勤政事者此也仲虺告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傅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是在昔人君未嘗不學也然帝王之學豈效尋章摘句也哉程子曰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自然氣象變化德器成就臣願陛下于萬幾之餘進一二儒臣以侍左右以備顧問或求帝王經世之要古人治亂之由參究天人之蘊察知稼穡之難俾涵

養既深本心既正則惟精惟一逸樂無益之事無自而
萌芽矣遵義遵道佛老異端之說無自而眩惑矣臣之
所願務正學者此也臣荷國厚恩備員耳目久欲有言
恐犯天威是以思之累日不敢驟進然犬馬思効之誠
當不辭直言之罪已往者雖不可追而方來者尤當謹
愼陛下詳審而思之擇善而從之追大禹之克勤顧成
湯之不吝敦崇節儉與民休息躬行仁義愼始慮終則
太平之基將興天下其悠久矣臣愚忱戇昧罪當萬死
伏望陛下矜其愚衷寬其斧鉞使來者盡其言則天下

不勝幸甚　疏入帝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脇折者三曳出幾死

陳八事疏宣德元年　　范濟

宣宗即位范濟詣闕言八事一曰楮幣之法昉于漢唐元造元統交鈔後又造中統鈔久而物重鈔輕公私俱獘乃造至元鈔與中統鈔兼行子母相權新陳通用又令民間以昏鈔赴平準庫中統鈔五貫得換至元鈔一貫又其法日造萬錠共計官吏俸稍内府供用若干天下正稅雜課若干歛發有方周流不滯以故久而通行

太祖皇帝造大明寶鈔以鈔一貫當白金一兩民歡趨之迄今五十餘年其法稍弊亦由物重鈔輕所致願陛下因時變通重造寶鈔一準洪武初制使新舊兼行取元時所造之數而增損之審國家度支之數而權衡之俾鈔少而物多鈔重而物輕嚴偽造之條開倒換之法推陳出新無耗無阻則鈔法流通永永無弊二曰備邊之道守險爲要若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乃京師之藩垣邊徼之門戶土可耕城可守宜盛兵防禦廣開屯田修治城堡謹烽火明斥堠毋貪小利毋輕遠求堅壁

清野使無所得俟其憊而擊之得利則止毋窮追深入此守邊大要也三曰兵不在多在于堪戰比者多發爲事官吏人民充軍塞上非白面書生則老弱病廢遇有征行有力者得免貧弱者備數器械不完糗糧不具望風股栗安能效死今宜選其壯勇勤加訓練餘但令乘城擊柝趨走牙門庶幾各得其用四曰民病莫甚于勾軍衛所差官至六七員百戶差軍旗亦二三人皆有力交結及畏避征調之徒重賄得遣旣至州縣擅作威福迫脅里甲恣爲奸私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詐

稱死亡託故留滯久而不還及還則以所得財物徧賄
官吏朦朧具覆究其所取之丁十不得一欲軍無缺伍
難矣自今軍士有故令各衛報都督府及兵部府部諜
布政按察司令府州縣準籍貫姓名勾取送衛則差人
騷擾之弊自絶五曰洪武中令軍士七分屯田三分守
城最爲善策比者調度日繁興造日廣虛有屯種之名
田多荒蕪兼養馬採草伐薪燒炭雜役旁午兵力焉得
不疲農業焉得不廢願敕邊將課卒墾荒限以頃畝官
給牛種稽其勤惰明賞罰以示勸懲則塞下田可盡墾

轉餉益紓諸邊富實計無便于此者六曰學校者風化之源人材所自出貴明體適用非徒校文藝而已也洪武中妙選師儒教養甚備人材彬彬可觀邇來士習委靡立志不宏執節不固平居無剛方正大之氣安望其立朝爲名公卿哉宜選良士爲郡縣學官擇民間子弟性行端謹者爲生徒訓以經史勉以節行俟其有成貢于國學磨礱砥礪使其氣充志定卓然成材然後舉而用之以任天下國家事無難矣七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漢高祖解平城之圍未聞蕭曹勸以復讐

唐太宗禦突厥于便橋未聞房杜勸以報怨古英君良相不欲疲民力以誇武功計慮遠矣洪武初年嘗赫爲命將欲清沙漠旣以餽運不繼旋卽班師遂撤東勝衛于大同塞山西陽武谷口選將練兵扼險以待內修政教外嚴邊備廣屯田興學校罪貪吏徙頑民不數年間多爾濟巴勒獻女巴延特穆爾鄂爾布哈等相繼擒獲納克楚亦降此專務內治不勤遠略之明效也伏望遠鑒漢唐近法太祖毋以窮兵黷武爲快毋以犁庭埽穴爲功棄捐不毛之地休養冠帶之民俾竭力于田桑盡

心于庠序邊塞絶傷痍之苦閭里絶呻吟之聲將無倖功士無夭閼遠人自服荒外自歸國祚靈長于萬年矣

八曰官不在衆在乎得人國家承大亂後因時損益以府爲州以州爲縣繼又裁併小縣之糧不及俸者量民數以設官民多者縣設丞簿少者知縣典史而已其時官無廢事民不愁勞今藩臬二司及府州縣官視洪武中再倍政愈不理民愈不寧姦弊叢生詐僞滋起甚有官不能聽斷吏不諳文移乃容留書寫之人在官影射賄賂公行獄訟淹滯皆官冗吏濫所致也望斷自宸衷

凡內外官吏竝依洪武中員額冗濫者悉汰則天工無曠庶績咸熙而天下大治矣 疏入帝曰所言甚有學識多契朕心當察其素履以聞

邊方事宜疏 正統六年 劉 球

臣聞帝王之馭四裔必宥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爲天下久安計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于玁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即罷兵賜書通好至于匈奴雖巳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實邊復命魏尚守雲中拒之今麓川殘寇思任

發素本羈屬以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雖渠魁未殲亦多戮羣醜爲誅爲舍無繫輕重璽書原其罪釁使得自新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復議大舉欲屯十二萬衆于雲南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馴地險不可用衆客兵不可久淹況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衆紛擾爲憂臣竊謂宜緩天誅如周漢之于崇越也至衞拉特終爲邊患及其未即騷動正宜以時防禦迺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猝然有警何以爲禦臣竊以爲宜愼防遏如周漢之于玁狁匈

奴也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推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量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結木邦諸蠻以為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于西北障塞當敕邊臣巡視濬築溝垣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　疏入帝命下兵部謂南征已有成命不用球言

元儒吳澄從祀議正統八年　　楊士奇

臣士奇等欽遵攷得元翰林學士吳澄所著書及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儒朱

子所註大學讀之卽知爲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語孟
中庸亦然遂大肆力于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
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修消
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顏冉理一等銘其敎
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關閩之旨攷正孝經
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之書
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外翼皆所以啓大道
之堂奧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
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合卽自解去後

屢徵復起亦不久于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
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衡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
之日雖淺其職論思教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大
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
謚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旣後出又卒于元衰之
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屬元綱日頽未及舉行
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
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采錄以惠學者蓋澄問學
之功朱子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諸儒自荀況下至范

甯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孔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允愜斯文之公議昭國家之盛典謹具奏聞

議奏帝從之

敷陳十事疏 正統八年　劉球

臣聞古聖王不作無益故心正而天不違之臣願皇上勤御經筵數進儒臣講求至道務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自順夫政由已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三朝時召大臣于便殿裁決庶政權總歸于上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成規復親決

故事使權歸于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桎梏箠楚之然未幾時又復其職甚非所以待大臣也自今擇任大臣宜允愜衆論小犯則置之果不可容下法司定罪使自爲計勿輒拘繫庶不乖共天職之意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清愼習禮之臣然後可交神明今卿貳皆缺宜選擇儒臣使領其職古者省方巡狩所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兩漢唐宋盛時數遣使巡行郡縣洪永間亦嘗行之今

久不舉故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而軍衛尤甚宜擇公明廉幹之臣分行天下古人君不親刑獄必付理官蓋恐徇喜怒而有所輕重也邇法司所上獄多奉敕增減輕重法司不能執奏及訊他囚又觀望以爲輕重民用多冤宜使各舉其職至運磚輸米諸例均非古法尤宜罷之春秋營築悉書戒勞民也京師興作五六年矣曰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況營作多完宜罷工以蘇其力各處水旱有司既不振救請減租稅或亦徒事虛文宜令戸部以時振濟量加減免使不致失業麓

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貲爵賞不可勝計今又遣

蔣貴遠征緬甸責獻思任發果擒以歸不過梟諸通衢

而已緬將挾以爲功必求與木邦共分其地不與則致

怒與之則兩蠻坐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

跎兵事無已臣見皇上每錄重囚多宥令從軍仁心若

此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數萬無罪之衆以就

死地豈不有乖于好生之仁哉况思機發巳嘗遣人來

貢非無悔過乞免之意若敕緬斬任發首來獻仍敕思

機發盡削四境之地分于各寨新附之蠻則一方可寧

矣廼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爲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閱視京邊官軍及時訓練勿使借工各廠服役私家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矣　疏入

帝命下廷議言球所奏惟擇太常官宜從

## 劾朱勇等疏　正統十年　葉盛

臣聞失律喪師難逭滔天之罪陷君辱國當加赤族之刑憲典甚明人心共憤竊照總兵官太保成國公朱勇鎮遠侯顧興祖修武伯沈榮等俱以庸輩幸際明時平

居不義不仁惟務剝削軍士臨事無謀無勇遂致玷辱
朝廷迺者額森侵犯邊境至尊為奸臣之所惑擐甲冑
以親征朱勇等職典軍機手握兵符自合運籌畫策著
勳績于疆場獻勇效勞請兵鋒于邊境庶幾少竭涓埃
之報以酬天地之恩奈何各官棄甲曳兵畀挫威于小
寇望風承旨尚受制于奸臣凡事依阿專守諂諛之故
態六師淆亂全無紀律之可觀遂使嵩庭詫僥倖之功
鑾輿成孤注之失臣民虀粉師旅創殘臣竊惟朱勇等
總兵戎既無洪勝之功臨國難又無致死之節含垢忍

恥尙甘食息以偷生遁跡潛形不詣闕廷而待罪古今大惡何以加焉人臣不忠莫甚于此食其肉不足以慰四海臣民之心磔其屍不足以紓三陵祖宗之憤夫交阯外邦小國非有萬乘之尊天下之大也當時征伐失利之臣先皇帝或誅其身或籍其家或削其爵況以朱勇等罪惡深重如此者哉伏望殿下恪遵祖訓大正邦刑族拏朱勇等寘之極典籍沒其家仍乞以臣所言奸臣王振誤國之由朱勇等敗事之實諭告天下然後訓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讎興師問罪以成安內攘外

之績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聖駕之旋軫可期邊服之敉寧可致矣　疏入郕王從之

建言疏景泰元年　　　　劉定之

臣惟昔者晉懷愍宋徽欽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馴致播遷未有若今日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師奉上皇于漠北委以與寇者也晉宋遭禍亂棄故土偏安一隅尚能奮于既衰以禦方張之敵未有若今日額森乘勝直抵都城以我將吏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賊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而自去者也國勢之

弱雖非旦夕所能强豈可不思自强之術而力行之臣愚敢略陳所見近日京軍之戰但知堅壁持重而不能用奇制勝至前敗而後不救左出而右不隨謂宜倣宋吳玠吳璘三疊陣法互相倚恃迭爲救護至鐵騎衝突必資刀斧以制之郭子儀破安祿山八萬騎用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軍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是刀斧揮霍便捷優于火槍也紫荆居庸二關名爲關塞實則坦途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陸則縱橫掘塹名曰地網水則瀦泉令深名

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鄉勇以助官軍
此皆古所嘗爲已有明效往者奉使之臣充以驛人招
釁啓戎職此之故今宜擇內蘊忠悃外工專對若陸賈
富弼其人者使備正介之選庶不失辭辱國臣于上皇
朝乞徙漠北降人智謀短淺未蒙採納比者此輩乘國
釁奔歸故土寇掠畿甸者屢見告矣宜乘大兵聚集時
遷之南方使與中國兵民相錯雜以牽制而變化之且
可省俸給減漕輓其事甚便天下農出粟女出布以養
兵也兵受粟于倉受布于庫以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

布于公門納月錢于私室于是手不習擊刺之法足不習進退之宜第轉貨爲商執技爲工而以工商所得補納月錢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姦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拒狠幾何其不敗也今宜痛革其弊一新簡練之政將帥踵舊習者誅毋赦如是而兵威不振者未之有也守令朘民猶將帥之剝兵也宜嚴糾攷愼黜陟犯贓者舉主預其罰然後貪墨者寡薦舉者愼民安而邦本固矣古販繒屠狗之夫俱足助成帝業今于謙楊善亦非出自將門然將能知將宜令各舉所

知不限門閥公卿侍從亦令舉勇力智謀之士以備將材庶搜羅既廣禦侮有人昔者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南宋禦金所恃者張浚彼皆忠義夙著功業久立及街亭一敗亮辭丞相符離失事浚解都督何則賞罰明則將士奮也昨德勝門下之戰未聞摧陷强寇但迭爲勝負互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乃石亨則自伯進侯于謙則自二品遷一品天下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可令仍循舊職勿躐新階他日勳名著而爵賞加正未爲晚夫既與不忍奪者姑息

之政既進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也向者御史建白欲令大臣入內議政疏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威權親決機務政事早朝未決者日御便殿使大臣敷奏言官察其邪正而糾劾之史官直書簡冊以示懲勸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願陛下遵而行之若僅封章入奏中旨外傳恐偏聽獨任致生奸亂欲治化之成難矣人主之德欲其明如日月以察直枉仁如天地以覆羣生勇如雷霆以收威柄故司馬光之告君以仁明武為言卽中

庸所謂智仁勇也智仁勇非學而能之哉夫經莫要于尚書春秋史莫正于通鑑綱目陛下留心垂覽其于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于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彊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宏志之惡于馭廷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姦而用舍當矣如是則于智仁勇之德豈不大有助哉苟徒如經筵儒臣進講誦述其善諱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穽閉目而過之其不至于冥行顛仆者幾何今天下雖遭大創尚

如金甌之未缺誠能本聖學以見之政治臣見國勢可
強讐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制可復亦何憚而
不爲此　疏入帝從之

覆楊寧陳邊計疏議景泰元年　于謙

臣等查得獨石龍門長安嶺等處俱係萬全都司所屬
緊關城池去年敵衆深入俱各捐棄失守茲當聲息稍
寧可以措置雖經具奏令總兵等官朱謙等修設整理
誠恐各官遷延有妨邊備已經節次議擬奏准令都督
僉事董斌提督前項衞所官軍修理城池防護糧儲等

項及昌平侯楊洪原留在京開平龍門等衛官軍三千
員名并其餘俱係口外衛分在京報効等項官軍俱令
都指揮楊能盡數領回原衛所操守近該董斌題稱獨
石馬營雲州鵰鶚長安嶺等處城池委係外控敵境內
庇宣府懷來一帶若獨石馬營等處城內嚴固則腹裏
衛所自然無虞今議將前項城池重復修飭整設屯營
誠安邊禦侮長策合設都指揮一員在彼分守地方請
降敕書并給符驗及將獨石等處衛所官軍男婦人等
俱要聽伊鈐束督發原處以實空虛之城並將萬全都

司帶俸都指揮推選有謀有勇之人分派獨石馬營李家莊鵰鶚龍門等城專一守備操練聽伊調遣等因具題抄出本部又經逐一依擬奏准通行去後今尚書楊寗奏要將獨石龍門等處俟有餘力然後議及一節臣等竊詳各處土地城池俱係祖宗經營創建其獨石龍門一帶正係極臨敵境緊要去處外爲邊境之籓籬內爲京師之屏蔽去年敵人糾衆入犯守臣慮恐勢孤援寡因而捐棄失守至今清議不容今額森等巳來請和邊報不甚緊急所宜興滯補缺修設故疆以爲久遠之

計以圖復讎之舉況前項城堡已命董斌提督並原守各城軍馬俱已發回即日正在營置之際彼處鎮守總兵等官並不會奏難以修復緣由豈可自餒自畫輕易擲棄且我退一尺則彼進一尺我失一寸則彼得一寸得失進退之機安危治亂所係就使干戈擾攘之日尚當固守封疆況平居無事之時不宜自蹙土地兼且守備各城自用原有軍馬而非那移他處官軍今以理勢論之必當修復整理合無通行請敕宣府總兵參將鎮守參贊巡撫官員撫寧伯朱謙右都督紀廣內官柏玉

侍郎劉璉僉都御史任寧都督僉事董武等將獨石馬營赤城雲州李家莊鵰鶚龍門長安嶺等處一帶邊務查照本部節次議奏事理會同計議區處勘酌人情之勞逸相看地形之夷險先其急而後其緩舉其大而畧其小果係緊關去處上緊修復不係緊關去處從容修理其各城合用都指揮務在推選至公俾邊城守備得人而糧儲防護有法不許各恃已見怠忽因循自餒其志廢弛兵備若因此失誤事機必治以重罪不恕其奏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當益兵將固守緣永寧懷來

已有都指揮同知楊信萬全右衛已有都指揮僉事江福提督宣府已有總兵官撫寧伯朱謙參將右都督紀廣大同已有總兵官定襄伯郭登參將都指揮潘興東路已有參將右都督方善西路已有參將都督同知許貴宣府大同所屬前項城除總兵參將及把總提督守備官軍外又有都指揮或一二員或三四員守城管操而所在衛所官軍止勾固守別無相應官軍可以增添其奏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似前棄城不守率衆在逃無分貴賤親疎必殺不宥其有斬首少而報功多及

妄報殺敗敵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其功皆不必錄軍
勝陣亡官軍與軍敗失陷者陞賞亦須節減一節臣竊
惟兵之勝負固係乎賞罰而賞罰運用必在乎嚴明近
年以來因南北寇戎紛擾所在用兵撫捕其有功官軍
中間若有不明者本部議擬行令所在提督參贊軍務
等項都御史及監察御史等官重復體勘明白方纔定
奪陞賞而總兵參佐等官若有失機誤事亦往往覆奏
降黜如向者所陞德勝等門紫荊等關及大同宣府官
軍俱係殺敗敵衆保全城池有功人數該總兵等官造

冊奏要陞賞節行駁勘明白若不照例陞用何以激勸
人心其有退縮覆潰如陽和口及土木等處官軍雖已
死于鋒鏑未嘗陞用一人況兵家之事以淩勝敗敵爲
全功不以斬首多寡爲勳績若止以斬首多寡定爲陞
賞崇卑則人皆顧戀首級未免爲敵所制今稱有妄報
殺敗敵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緣無指實無憑查攷合
無通行各處總兵鎮守參贊等項文武大臣今後若是
奏報殺敵有功官軍務要體勘明白要見何人奮勇當
先爲首何人協力跟隨爲從何人生擒巨敵何人斬獲

首級從實開奏以憑定奪不許徇私泛濫將無功之人一槩冒請陞授以致賞罰不明士氣消沮如違一體治罪及奏沿邊遇有聲息豫將人畜收入城堡固守俟敵師老氣惰然後擊之如彼越關內侵則內外合兵令其腹背受敵等情俱係用兵常法亦係現行事例別無定奪緣節該欽依看計議來說事理具題　議奏得旨是

獨石龍門一帶乃宣大藩籬若棄城不守則宣府必孤京師何以禦敵寫敕與朱謙董斌等上緊修城不許因循誤事

劾許貴請講和疏景泰元年

于謙

臣竊詳北敵額森既侵邊境復犯京畿拘留上皇震驚陵廟其爲仇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正敵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等齎執金繒往使賄賂纔入于宮廬敵騎已至于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敵營不見上皇鑾輿而還敵衆知我戰守有備尋皆望風遁去朝廷灼見敵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絶使不通往還惟勑邊將修武備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和

議之說臣竊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彼有不共戴天之讎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之有所不可和也又北敵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爲敵强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請質之前代宋眞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沮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三十萬兩疋迨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姦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

賄之甚則不得不降尊號其爲含垢忍恥屈已從和固
無所不至亦之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
援古證今和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
兵養威蓄銳敵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敵若遠遁不貪
利以窮追萬一復有大舉入邊之謀則我兵操練有素
加以將帥思奮臣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必
不出敵人之下其或皇天厭亂列聖有靈敵人自知數
入不利變惡爲善遣使入貢則示以善善量與賞賜遣
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

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愚見止于如此及照許貴叨居重任保障邊方不能銳意滅敵卻乃倡爲和議畏縮之跡既明忠義之心何在合將本官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以戒將來緣係陳言事理又係備邊將官合無姑記其罪差人馳驛齎文切責許貴令其整飭邊務操練軍馬作興士氣固守地方必期滅敵以贖前罪仍通差人齎文前去遼東宣府大同陝西等邊及永平山海居庸白羊紫荆倒馬等關口總兵總守等項內外官員令其整飭人馬固守地方

如遇敵人來攻務要相機行事毋得聽信哄誘因而失誤機務仍通行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督總兵等官嚴加訓練官軍諭以忠義大節使之感激思奮以圖成功不許苟且因循致誤大計緣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　疏入帝從之

審察敵情疏景泰元年　　葉盛

臣竊惟迺者衞拉特額森僥倖土木之戰驕氣盈溢自以其鋒爲不可當逼脅其主托克托布哈擁我太上皇帝恐衆而來南北分道一從紫金關一從鼇峪山排闥

直入肆無忌憚我師臨城拒守持重養威討罪之義尚未大彰而額森不約請和無故自屆勤惓懇切至于再三請奉我上皇還宮皇上待以不欺遣使迎復此誠天意悔禍陰誘其衷莫大之幸也然臣闇劣竊以為額森姦險狡譎至難測料今此舉有二說焉其一曰怯其一曰示怯比聞額森之來姦細如李讓喜寧輩誘之曰中國一遭土木之潰士馬耗矣人心去矣大物可唾手得也而今所聞見士馬尚如此其富也人心尚如此其固也孤軍深入且疑且懼故爾陽回善意送駕回京多索

犒賚貪得金帛意在復歸巢穴徐圖再舉此其怯也不然額森之計必以爲中國人心不過以迎復上皇爲急上皇旣歸人心必懈且我力請和好彼必以我爲怯而不我虞假託結好之名潛蓄跳梁之志緩我戰守之具誤我將士之謀乘弊而發大縱剽掠通州而南援絶水陸此則示怯而實不怯也今日之計怯固可擊示怯必擊使其怯而縱其歸苟安則可矣如後患何因其示怯乃遂信之而不疑置之而不問臣恐禍患之來祗在目前不待久也昔者金人侵宋种師道奏俟固擊之李綱

亦請縱歸擊之師道又奏臨河要擊之而當時主和議
者不之聽以致釀成靖康之變追悔莫及前鑒昭然不
可不慮伏望皇上以宗社軍國爲心急敕總督總兵等
官幷各營大小頭目即須十分整辦軍馬趲運糧餉精
明紀律申嚴號令厚賞而重罰以和爲虛以戰爲事以
進死爲榮以退生爲辱仍四散分差健卒晝夜多方哨
探敵騎一或退動或擣其虛或襲其後或乘其斷絕或
縱其半出運籌決勝務出萬全使沙漠肅清匹馬不返
庶足爲雪恥復讎之一快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臣不勝

犬馬拳拳為國竭忠激切之至　疏入帝不納

賞功罰罪疏景泰元年　葉盛

臣竊惟衞拉特侵軼京師戒嚴神武奮揚尋見奔遁皇上念機會之不可失載命將吏乘其困而擊之廟算不遺成功可必矣臣愚昧竊念賞功罰罪治天下之要務況今日陳師鞠旅之時尤為切要者乎賞不徒賞有功者賞必厚罰不徒罰有罪者罰必嚴今日之賞罰既行他日之勸懲所係賞罰明信將見人人用命力于事功何難不可復恥不可雪哉頃因德勝等門殺敵有功并

陣亡官軍有司未暇取勘皇上趣其舉行賞罰之典且戒以勿遲指揮魏眞臨陣逃回法司以其罪請皇上則殺之不宥臣叨居侍從躬奉綸言知皇上信賞必罰之意卽造化春生秋殺之心眞大有爲之君也臣竊詳少保兵部尚書于謙武清侯石亨都督僉事楊俊俱以軍功近蒙超擢然其間如都督孫鏜毛福壽都御史羅通等或運籌畫策或奮勇克敵俱有足稱非他人比又如守備白洋口通政使謝澤從容就死守備紫荆關都指揮韓青力戰而亡都督武興御史趙𪋫亦皆親冒矢石

歿于王事良可矜憫其提督紫荆關都御史孫祥先差
守備按察使曹泰俱各棄城逃遁使關門無結草之固
以致戎馬出入自由如履無人之境經今日久聲跡杳
然身爲大臣既不能捐生以赴難又不行詣闕以待罪
不忠不道莫甚于此都御史段信明知紫荆關係該提
督地方乃多方躲避不行前去整理及至敵人入關佯
爲不知具奏掩飾似此姦詐豈能盡忠錦衣衛指揮王
虹御史吳中郭仲曦王晉職專巡視關隘因循怠惰以
致關口不固軍守不嚴敵騎長驅尚不星馳奏報推原

情犯法所難容上項公罪伏乞聖明將都督等官孫鏜等照依給與誥命錄用其子優恤其家仍乞聖斷將都御史等官孫祥等挨拏赴京明正其罪以警將來則賞罰當而人心服法紀明而事功成矣　疏入帝從之

京畿民情疏　景泰元年　葉盛

臣聞京畿爲天下根本必畿甸充實然後京師鞏固必京師鞏固而後天下乂安此理勢之必然者也方今順天等八府實爲京畿要地比年以來蝗旱相仍斯民困極加以去年戎馬牴闌驚疑之後民不聊生今又天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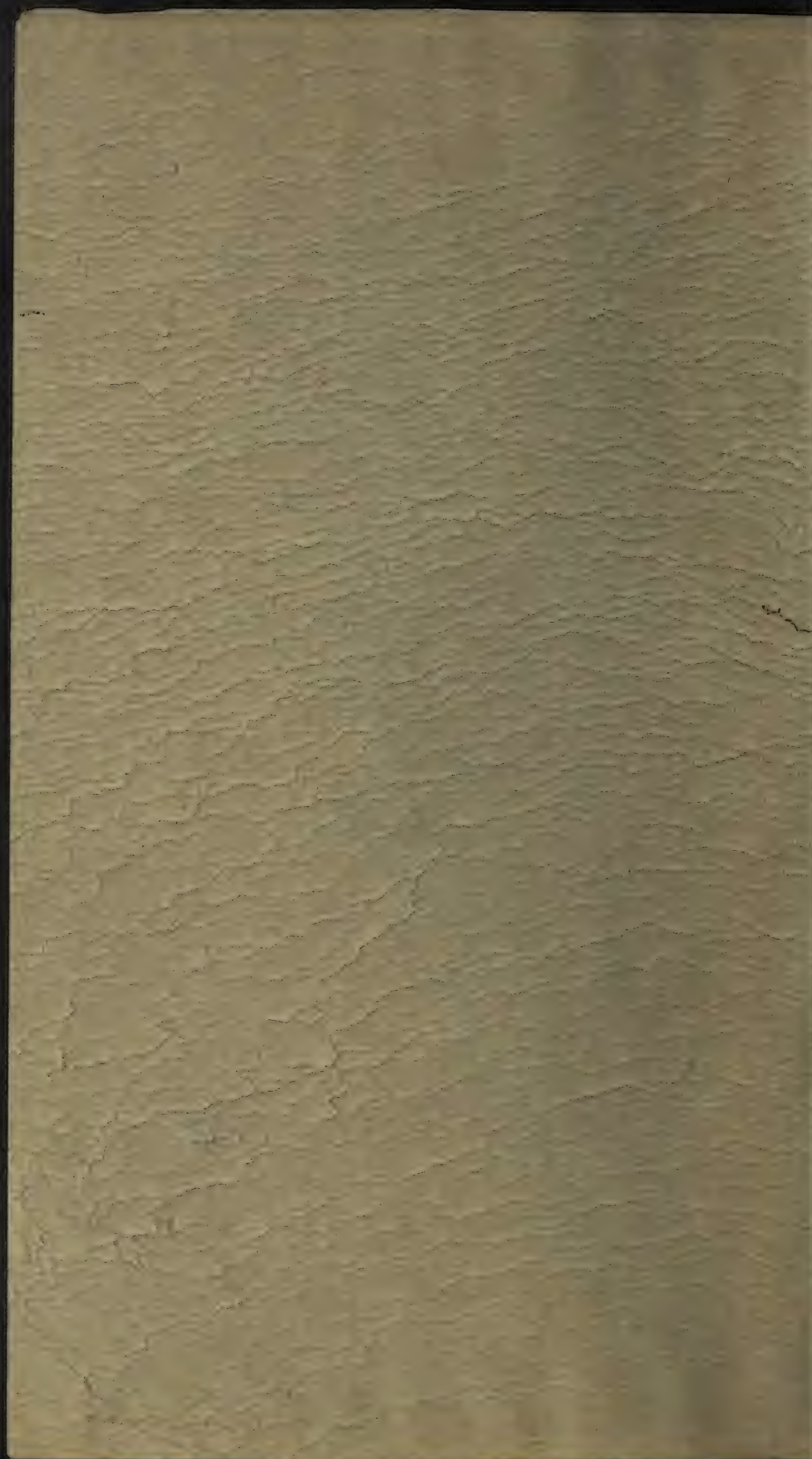
不雨禾麥不長臣近奉勅于河南等處公幹往還之際經過霸州等州永清等縣備見所在人民逃亡者衆道傍屋廬十空八九桑棗多被斫伐牛羊罕見成羣間見居民扶老攜幼或扒蜆以爲食或拾草以爲糧艱難百狀不忍言及況且各府差役較他處爲尤甚有運送糧草者有赴上司築城挑壕者有當衝要水馬驛站者有朋合柴薪等項夫役者有沿途協送官船者牽遞官馬者幫運官物者夫斯民艱難若此衣食尚且不充而差役又加繁重尚何顧戀而不逃乎比者雖寬恤之恩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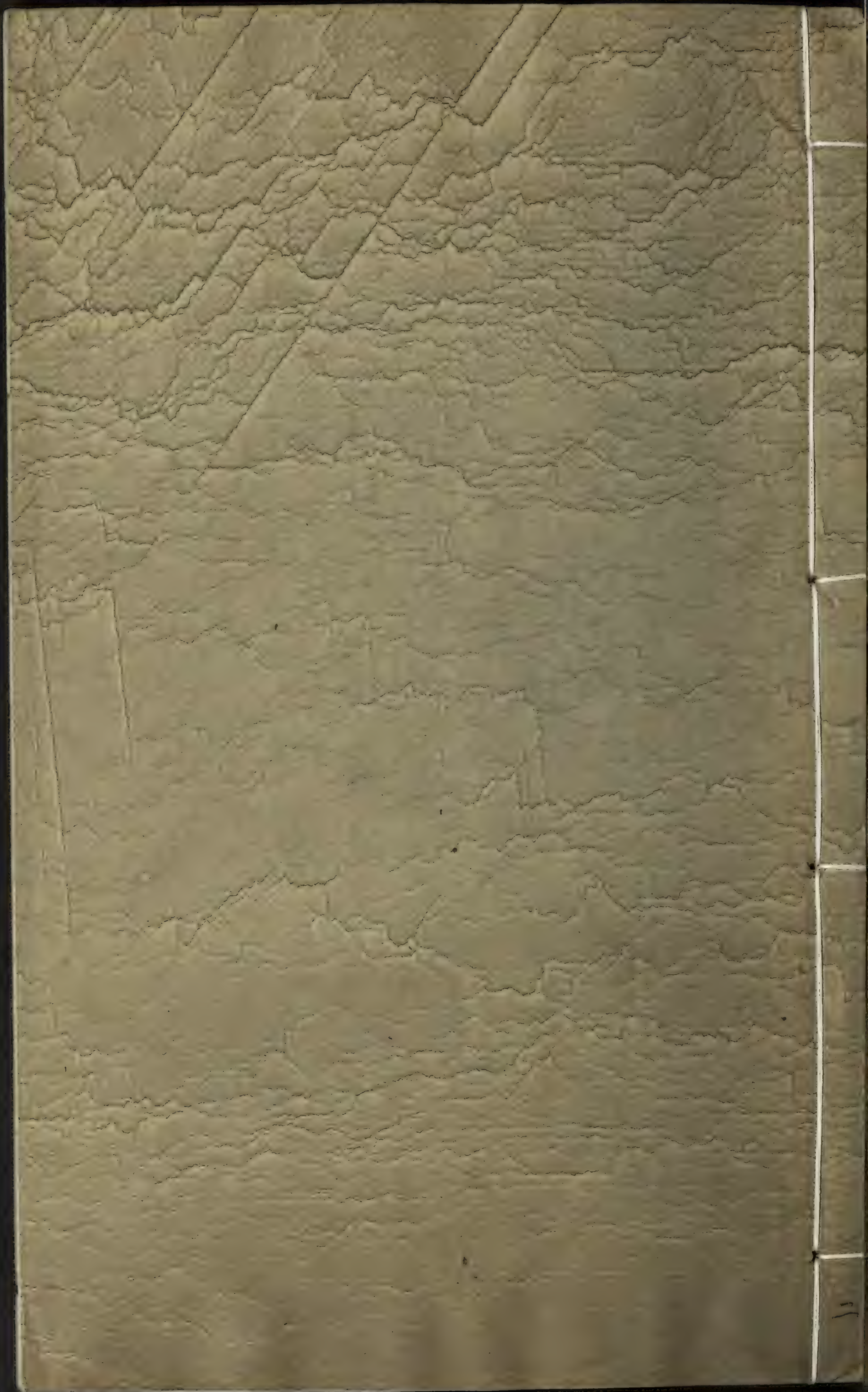
累頻然重困之民猝難甦息雖有撫民鎮守等官職專綏撫未見實效又聞臨清以南八府及山東等處流民大車小輛拖男拽女草行路宿流移而南者自驚疑以來至今未絕臣惟地方有限流移無窮若不加意甦息不無愈見逃亡非惟他處地不能容有干他虞實恐畿內空虛所係非小伏望皇上留意斯民特敕該部行移各府鎮守撫臣嚴督官司里老人等十分用心招徠撫綏逃者必欲復業存者務令得所其大臣務須親歷鄉村慰安人心勿視虛文務臻實效然其原本又在于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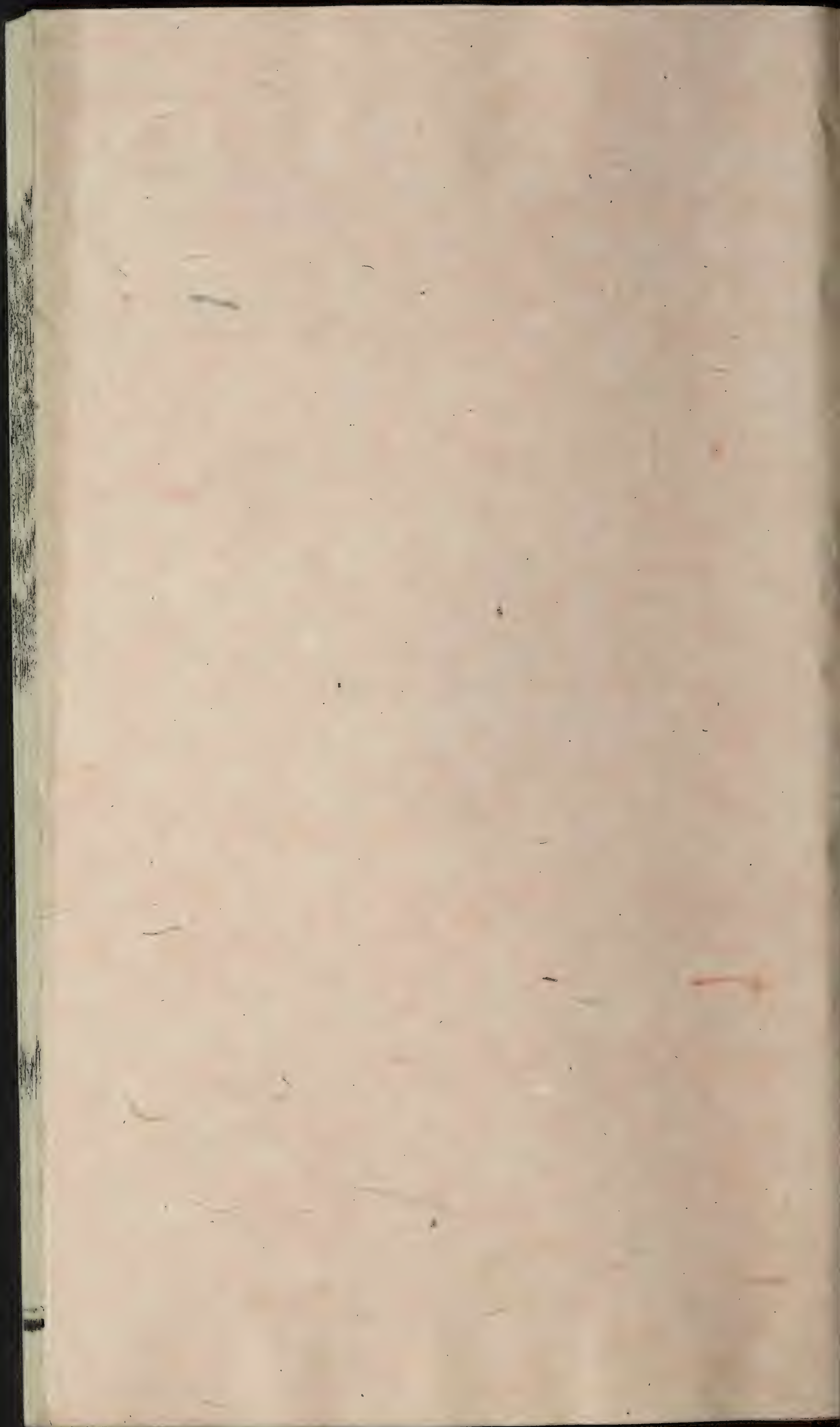
廷仍乞敕該部與廷臣集議將前項地方應有派辦差役如軍器年例物料及冊造夫役等項亦須量與斟酌不為常例或寬減分數或暫派南方待後事妥民安俱仍照舊仍查各府豫備倉糧有無多寡數目設法賑濟及給與牛種使得漸安生理則京畿安而天下皆安不然臣不能不為社稷憂也　疏入帝從之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









#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

請釋恩克特穆爾還北疏景泰二年　　于　謙

臣竊惟中國之馭外夷固當振之以兵威尤當撫之以恩信所以折其強而結其心也今額森節次遣人朝貢其譎詐之謀雖未可知而和好之禮則未嘗有失今以使臣未回遣人探聽迎接其恩克特穆爾既不騎坐勤馬又不潛入邊城明說探接使臣别無奸細情節而守墩官軍就將本人搶拏只貪一時之邀功不顧朝廷之大體而都督方善又不斟酌事情輒便輕信起解令訪

得恩克特穆爾現行監問竊以爲此特一係因爾殺之不足爲武而或有以起釁舍之不爲怯而或有益于事如蒙聖恩乞敕法司再行研審委的止是探聽使臣消息別無其餘重情請敕令該府差人連恩克特穆爾齎送前去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處收領撫令聽候邊上如有額森差來之人就彼交與領回仍諭額森以朝廷忠厚撫待之意使知感激本部仍行都督方善並各邊總兵鎮守等官今後各要整飭軍馬固守地方果有敵人侵犯相機勦殺若外面遣人來邊打話止一二人

三五人別無姦細情由及遠探隨身再無跟隨掩襲人馬就便撫令回還不許貪圖小利邀功生事以啓邊釁以貽後患亦不許指此爲由縱敵入境剽掠以誤邊務緣係請敕及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　疏入帝從之

劾郭亨等縱民壯脫逃疏景泰二年　于謙

臣竊詳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爲將之方貴乎兵有其制前日大同陽和後口并土木等處我軍失利敵人肆志者皆由平日將帥庸懦號令不明假寬厚持重之

名以遂貪私苟安之計上下遠近習以成風致有此禍
即日邊務孔殷敵情不測正當盡革宿弊豈宜仍蹈前
非況前項民壯夏勝一等一百八十餘名自景泰元年
四月間捏寫偽印批文逃回原籍該管坐營把總等官
朦朧隱下不行作逃被各原籍官司舉發解來本部奏
送法司問罪及令該營總兵等官查明回奏方纔捏稱
于本年二月間開逃遷延日久若非各逃原籍官司及
本部具奏則各人終于賣放在家名數虛存營伍空缺
朝廷何由而知兵備何由而肅及照奏內開稱民壯夏

勝一等糧賞不會關支行該戶部四川清吏司手本開
查得前項民壯夏勝一等四十九名已于景泰元年四
月分造冊關支糧米今卻妄行奏稱不會關支顯是該
營把總等官指揮郭亨等比先通同作弊受財脫放冒
關月糧侵欺分用懼怕有罪又行捏脫瞞官作弊情犯
昭然今各營現在坐營把總管隊官員數多因見郭亨
等賣放民壯盜關月糧全無忌憚互相效尤作弊官軍
日見消耗兵政日益廢弛萬一失誤事機追悔何及再
照武清侯石亨本無汗馬之大功謬膺朝廷之重寄惟

知市恩而誣下不思申令以正人縱容該管把總等官作弊壞事及至本部奏奉欽依查勘又復延挨久不回奏都督衛穎屢次于教場呼喚郭亨等查究抗拒不服卻乃私到石亨家送與公文本官輒又聽從首領官金以惠並當該掾吏聽受郭亨等買囑通同隱下賣放民壯侵盜月糧實情捏稱失于揭查等詞石亨出名朦朧奏准致令姦人得計兵政廢弛似此上下交通互相蒙蔽若不通提問罪竊恐貽患方來合無行移石亨嚴加戒飭本官并各營總兵等官今後務要竭忠盡誠修舉

戎政以副朝廷之委託以爲下人之表率不許似前罔
上孤恩苟安日月及縱容下人受財壞事致令坐營把
總等官將現操官軍縱容脫放如違一體治罪其把總
官員數内杜山先因爲事不即查理情罪頗輕合照節
奉欽依且饒他這遭事理施行所據賣放民壯盜支月
糧情重指揮郭亭吳能并石亨處通同作弊首領官金
以惠及掾吏人等合提送法司明正其罪仍于郭亭名
下追糧還官庶使人心警懼而法昭明武備克修而事
無謬緣係整飭軍務參問軍職官事理具題　疏入帝

從之

劾衛穎等怠廢軍政疏景泰二年　于　謙

臣伏見該刑科等衙門劾奏都督同知衛穎等交通飲酒姦宿樂婦怠廢軍政等情欽蒙聖恩寬宥弗加罪責此誠天地生物之仁然臣竊惟衛穎等俱以凡才叨膺重任擢居都府分掌兵戎不能宣力而竭忠乃敢縱欲而敗度況終日飲酒為樂又復用錢買姦若非剝削害軍此物從何而得即日敵人雖已講和而邊報未甚寧息舊恥未雪當君臣卧薪嘗膽之時大舉未圖宜將帥

捐軀致命之日而衛穎等所為若此上辜朝廷之恩下失軍士之望惟騁一己之嗜欲豈恤衆情之艱難曩者土木之潰大事幾危正由為將帥者平日貪淫敗度受財賣軍互相交通貪緣黨比戰鬬之事不習兵戎之政不修將帥互為仇讎上下自相矛盾以致臨敵無功望風瓦解前日之覆轍未久而衛穎等又復效尤廉恥蕩然全無忌憚比者在營軍士逃者數多動以萬計安知不為衛穎等賣放逼迫所致杜漸防微不可不慎且賞從賤罰從貴此古今之通典而兵家之要術也今衛穎

等位重任隆而貪婪無度則下人何所取法而管軍者何以爲戒所據各人罪名已蒙聖恩寛宥而此等駔儈之才終難任爪牙之寄合無將衞穎范廣陶瑾張義郭英穆晟俱不許管理府衞事務及坐營領軍調往開平獨石大同一帶操守殺敵以贖前罪庶使法令昭明而餘人知懼恩義並行而戎政修舉矣爲此具題　疏入得旨衞穎等饒他罪今後著改過自新再有犯必不赦

劾宮聚等疏　景泰二年　葉盛

臣照得宮聚等俱係朝廷將臣受邊方委託辜恩負國

罪惡貫盈或畏縮退怯而失誤軍機或貪淫酷暴而累
干邦憲原情論罪死有餘辜數內宮聚害軍殃民宿師
玩寇括索金銀器皿動以百千夫陷軍民人口不下萬
數激變蠻夷而貴州幾至于失守拘收婦女而土官亦
被其征求結怨西南流毒未已我皇上明斷雖曲宥斬
罪仍降職令其立功王喜雖降所鎮撫尚令囚繫其宮
聚刑部追贓完結明正典刑此誠至明大斷正法度以
恪遵祖訓示操縱以收繫人心端在是矣今石亨等乞
量復職熒惑天聽臣竊詳貪淫酷暴罪猶止于一身激

變失機禍將見于天下將臣之罪至此已極此而可容
尙何可罪使宮聚果稱驍勇尙無可用之理況其無謀
無勇人所共知王驥累次奏詞昭然具在再照國家多
事固急于用人恩威所臨尤嚴于賞罰威不可以徒行
必威行于一人而千萬人懼恩不可以濫加必恩加于
一人而千萬人悅賞罰既明則人心無不服人無不服
則號令必行事功易立戎醜不足平而治平之期可立
致矣伏望皇上始終此明始終此斷將宮聚等各照先
次該衙門奏奉欽依發落庶下有合乎公論上無累于

聖明及照石亨楊洪等素擁重名叨膺大寄未聞有保
民衛國之奇計而乃有黨邪畀濁之私心歸怨于人斂
恩于已數內張軏先與宮聚同事竟亦均無成功副使
李睿等累次上言臣等各衙門亦嘗劾奏聖恩寛大尚
緩刑誅今又同流合汚以類相聚輒敢朦朧會奏顯有
朋比重情律以至公俱合拏問　疏入帝不納

禦寇安邊疏　景泰二年　　葉　盛

臣竊惟衛拉特陽託和好之名陰蓄憑陵之志是和好
之說必不可恃而憑陵之患不可不防此理共知不待

智者況今日瘡痍之痛甫定敉寧之效未臻苗蠻煽陷于西南猺獠弄兵于兩廣凡百汲汲有為惟恐緩不及事若猶因循苟且則事尚未可知然今日當為之事固多而莫若禦寇安邊之為急也禦寇安邊固未易為而為之之要在求言以行之耳欽惟皇上爰自居輔繼登大寶以來體天法祖一志求言所頒詔諭不一而止以故芻蕘之微皆得自達苟有可稱即見嘉納但言者或緩急之不知或鉅細之雜陳奉行者或知之而未行或行之而未至是誠未足以隆修攘之業收廓清之功副

皇上中興圖治汲汲皇皇求言納諫之盛心也臣生長
盛時叨聯侍近雖一得之愚亦嘗過蒙天聽而淺陋迂
疎于事無補受恩思効言不逮心夙夜憂惶罔知所措
竊復自謂天下大物也兵戎大事也民風土俗萬有不
齊人情事體各有依宜必非單詞一力所能料理維持
者若非廣延衆論俯察輿情竊恐事迫臨期徒貽悔恨
如蒙聖慈聽納愚言特降玉音除有詔書事理朝廷及
軍民中事有未宜及興利除害等事許諸人直言無隱
不拘外特令在京各衙門官員俱于今年十一月以裏

或各具奏章或合辭連署務盡所長開陳禦寇安邊奇謀上策如云若何可以摧强屈敵若何可以出奇制勝寇兵猝至何以應之求請無厭何以杜之士馬之操練未精者何故必用何法始精邊儲之供餉未足者何由必行何政始足某處地方要害防鎭之道何居某處關城頹廢修葺之方安在前日所稽之功罪孰爲得失如何可以收人心今日所習之器械孰爲優劣如何可以必全勝某人有某長可治軍旅而屈在下僚某人有某短恐妨調用而過居高位孰可以爲戰將孰可以爲守

臣戎行遷謫之中何人可以棄瑕錄用監軍守鎮之任何人可以旌異超遷他若天下之大本當世之急務與夫上干朝廷事關廊廟凡可以衛國保民可以濟時艱裨軍政者悉聽罄竭以備采擇其間人品不同分量亦異或止能區處一事或兼能識達衆事隨其所能俾得自盡務須直陳實事毋徒虛飾繁文仍不許遲迴顧忌及以位卑越職爲辭而退有後言俟陸續封進羣言畢集仍乞聖明于大臣元老平昔公清直諒艮實忠純者及經筵內閣密邇老臣與兵部等該衙門特加宣召付

之議擬令其勿事虛文勿應故事不論其人之崇卑惟觀其言之當否不必欲其同已而惟求得乎事機不必嫌其異已而惟求合乎情理言苟不當必隱之而貸其過言之果善必從之而見諸行萬幾聖斷親徹御覽重加諏難使之開陳利害所在的然可施行者即下所司以必行之不惑浮議不懈初終則嘉言日進而聖德益崇治具畢張而强寇自弭社稷之福也邊境之福也

疏入帝從之

## 劾陳循疏 景泰二年　葉盛

臣聞罪莫大于欺罔而大臣欺罔者罪不容誅法莫嚴
于怙終而小人怙終者法難輕貸舊章具在重典必加
竊照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一介書生叨居清
要尚書學士官品極其崇高內閣經筵責任最為深重
豐餚法醞日給太官製帶襲衣疊出內帑五朝作養百
辟具瞻恩封上及其祖宗葬祭下臨于繼室儒臣遭際
之幸又孰有過于斯乃陳循妄意要君甘心負國靦顏
厚貌全無補報之心恃寵矜恩大肆兇强之志豪橫鄉
曲即併吞其墳山暴虐貧寒敢强占其田地李遇乃奔

競小輩以伊女之夫而代爲訴冤李武本激變元兇以伊壻之兄而曲爲營救傳致平人于士豪事例恣逞巳威構揑鄉民以人命重情熒惑上聽周鑑執法不屈反羅織以爲紓王豪勘事不阿又支吾以文過情詞虛妄欺罔之罪莫逃塵瀆再三怙終之惡巳著雖皇上寬仁大度曲加保全奈陳循稔惡不悛愈無忌憚跡雖蔑視風憲實則愚弄朝廷臣竊詳方今多事之秋而陳循謬當內相之首救時急務曾一事之不聞利巳巧言乃連章而不厭昧主憂臣辱之義舍忘家徇國之心謂天可

欺謂人可侮謂祖宗之法度不足畏謂士大夫之清議不足恤是致九重煩厭萬口沸騰蓋孔子之不信宰予知言行之莫掩呂誨之必彈安石識姦詐之難容伏望皇上處以至公斷以大義明彰祖訓大正邦刑將陳循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人臣欺罔怙終之戒　疏入

帝不納

陳災異疏景泰二年　葉盛

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累頒聖諭有云垂降災異乃上天愛人之心今後遇有此等許諸人直言又云今後君

臣皆宜正心修德以回天意臣叨居近侍躬奉德音有以知陛下克謹天戒至公無我惓惓求言望治之盛心矣然尚不能弭災異之重至者其故何歟爲臣者負陛下也陛下何負于人哉近日以來災異洊至凡在有識莫不凜凜臣愚不識占驗但以爲陛下以聖德居天位動法堯舜之治以理揆之萬萬不宜有此蓋嘗稽諸載籍而知其說矣書曰急恒寒又曰極備極無凶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地道亂也又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止讒佞也禮曰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

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季春
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秋令則天
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傳曰皇之不極厥咎常陰
必有下人竊議上者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
厥罰常寒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則有赤眚赤祥
又曰不明善惡親昵近習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時
則有赤祥又曰三公非人則三光不明又曰朝廷不和
災異並起又曰邪氣積于下怨惡蓄于上上下不和則
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焉此災異所緣而起也雖各為說

不同大率不過陰盛陽微所致夫天道之應皆由人事人事動于下則天變形于上其來有自其應不虛非一人一事所能召致非一言可以推測非一時可以徵驗也臣竊思之方今百官之衆未可謂皆賢修輔之職未可謂皆舉外寇兇强而吾之邊防未盡飭内盜竊發而吾之生齒未盡安即如昨者聖諭所謂天下大小事務豈無差訛大哉陛下之言日月之明見藥石之至論也爲今日之計若非博采羣言急加修省臣恐天意未必能回災異未必能弭而意外之虞或近在目前或遠隔

年歲豈無難言難必者乎且災異求言在歷代有故事在祖宗有已行之詔令有已行之明效臣愚以爲今日弭災之急務應天之要道莫先于此欲乞陛下以臣章疏留中詳覽不必降外特出聖意手敕文武羣臣各加飭勵仍如先次聖諭所謂許諸人直言極諫令其各以致災之本弭災之術凡有益于國家有利于軍民者爲言陛下許其擇而行之將見忠臣義士愛君憂國之人感陛下之仁誠樂陛下之聽納莫不披瀝肝膽以圖報稱天意不難回災異不難弭羣臣不敢有負于陛下陛

下誠不負于天矣臣雖無狀亦當別有所陳　疏入帝從之

請置五團營疏景泰三年　于謙

臣等議得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邊境之患自平矣臣等俱以庸劣叨膺重寄馭兵乖方既廑聖慮今議得各營現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爲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又立把總都

指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閱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卻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姓名衛所年貌查對查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槍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爲奬勸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强弱爲兵者知

將領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于調遣大意前項團操十萬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敵人侵犯數多則各營俱動數少或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相機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强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輳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敵之所恃者

弓馬衝突而已敵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彼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敵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銃火礮飛槍火箭弓矢齊發彼若勢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分調精銳馬軍用長槍大刀勁弓射斫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敵陣或刺射人馬或斫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奬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卽以軍法治

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仰惟皇上
德威遠布敵必不敢侵犯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法將
各營已選團操並其餘軍馬一體操習整飭隊伍申嚴
號令務使人馬強盛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
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弓馬
武藝之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
走陣以爲戰鬬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步驟輕健能知進
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錯至于固守之法則今
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敵縱

勢衆可以固守無虞雖臣等愚見如此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況北敵矯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餘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詐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臣等既蒙朝廷大恩授以重任敢不潔己愛軍以振士氣捐軀效死以報國恩緣係會議戰守事理具題　疏入得旨兵貴乎精將在謀勇卿等務要同心協力操習軍馬有

事運謀或戰或守若無事則撫恤士卒養其銳氣遇警急易于調用這等不負朕委託之重

論時政疏景泰四年　左鼎

臣惟衞拉特變作將士無用由軍政不立謂必痛懲前弊乃今又五年矣貂蟬盈座悉屬公侯鞍馬塞途莫非將帥民財歲耗國帑日虛以天下之大土地兵甲之衆曾不能振揚威武則軍政仍未立也昔太祖定律令至太宗暫許有罪者贖蓋權宜也乃法吏拘牽沿為成例官吏受枉法財悉得減贖骫骳如此復何顧憚哉國初

建官有常近始因事增設主事每司二三人今有增至十八者矣御史六十人今則百餘人矣甚至一部有兩尚書侍郎亦倍常額都御史以數十計此京官之冗也外則增設撫民管屯官如河南參議益二而爲四僉事益三而爲七此外官之冗也天下布按二司各十餘人乃歲遣御史巡視復遣大臣巡撫鎭守夫今之巡撫鎭守卽曩之方面御史也爲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足爲巡撫鎭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有是理耶至御史遷轉太驟當以六年爲率令其通達政事然後可以

治人巡按所係尤重毋使初任之員漫然嘗試其餘百執事皆當慎擇而久任之也　疏上帝從之

## 請修屯政撫逃民疏 景泰五年　孫原貞

臣竊見近者各處屯軍率以營繕轉輸諸役致妨耕作宜簡其精銳實伍餘悉歸之農田苟增萬人屯即歲省支倉糧十二萬石且積餘糧六萬石兵食豈有不足哉今歲漕數百萬石道路費不貲如浙江糧軍兌運米石加耗米七斗民自運米石加耗八斗其餘計水程遠近加耗是田不加多而賦斂實倍欲民無困不可得也況

今太倉無十數年之積脫遇水旱其何以濟宜量入為
出汰冗食浮費俟倉儲既裕漸減歲漕之數庶民困可
蘇也臣昔官河南時嘗稽覈逃民簿籍凡二十餘萬戶
此輩悉轉徙南陽唐鄧襄樊間羣聚謀生安保其不為
盜宜及今年豐遣近臣循行督有司籍為編戶給田業
課農桑立社學鄉約義倉使敦本務業生計既定徐議
賦役可無他日患矣　疏入帝不納

劾內官弓勝疏　景泰五年　葉盛

臣竊惟今日各邊各關軍中姧弊固多而莫大于管事

官員私占官軍廣種莊田一事即如口外八城堡比之各邊尤號艱苦兼之新經復守瘡痍未瘳官軍上下衣食不給若使管事官員稍能撫恤令其休息牧放屯種之時各自經營生理養活家口庶幾鋭氣可生戰心可鼓第往年無事之先總兵鎮守内外文武官員專一役占官軍廣種莊田多至千餘少亦百數守墩臺者不及看莊出饁者之多執犁鋤者不比操弓演箭者之少附近肥饒地土盡屬官豪窵遠沙薄山岡磽及軍士軍士不惟無力可種亦無暇得以自種即年豐歲稔而窮軍

下人未免有啼飢號寒者大官巨室千倉百廩由是而
應召納粟則關給官銀糴與鹽商則多沾重利無非供
苞苴賄賂之用益子女玉帛之娛不顧剝削軍士之脂
膏耗損下人之氣力以此銳氣日減怨氣日增一遇緊
關人心渙散禍胎病源已非朝夕矣臣前年初到口外
之時爲見此弊盡將各官舊日莊田踏勘查出派與領
養官牛軍士又得都御史李秉建言申明整飭屯種節
今又嘗會議于各處拒敵墩堡每處量撥官牛三具就
撥近堡田畝令守堡官軍且耕且守以固邊備今弓勝

受朝廷之厚恩當邊方之重寄不圖報國惟務身謀敢弄貪縱機關甘蹈前人覆轍營幹私事役占軍人不知旗軍樊名韓得辛等俱是食糧官軍近又朝廷賞賜銀兩即今敵情不測傳聞草青馬飽四五月間必來犯邊乃朝廷養軍之心弓勝不知今日邊關之事弓勝不理日惟著落將官撥軍管莊種田且弓勝現在獨石居住御乃遠往雲州置立莊田則獨石莊田不言可見玩法欺公全無忌憚成法具在重典難逃再照樊名韓得辛等親管頭目不能鈐束以致各軍投託管莊種田俱合

有罪乞敕該衙門行令巡按御史將弓勝拏問明白治以重罪警戒將來　疏入帝宥勝不問調之他鎮

論時政疏　景泰五年　　鍾同

近得間諜言額森使偵京師及臨清虛實期初秋大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廟堂大臣皆恬不介意昔秦伐趙諸侯自若孔子順獨憂之人皆以爲狂臣今者之言何以異此臣草茅時聞寺人搆惡戕戮直臣劉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當時犯顏有人必能諫止
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下赫然中興鋤姦黨旌

忠直命六師禦敵于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陛下方且威服四裔坐致太平奈何邊氛甫息瘡痍未復而侈心遽生失天下望伏願取鑒前車厚自奮厲毋徇貨色毋甘嬉遊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正紀綱去浮費罷冗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訓士然後親率羣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唐太宗之十漸即改庶幾天意可回國勢可振矣　疏入帝不納

兩廣軍事疏　天順四年　葉盛

臣竊惟兩廣賊情廣東以海賊爲甚廣西以猺獞土賊爲甚而近年廣西猺獞因見土賊爲惡未正典刑互相倣傚肆無忌憚越過廣東糾合山猺爲惡海賊則無如嚴啟盛土賊則無如呂趙幸賴天威遠被自前年殺獲嚴啟盛以來四遠商民通番小人皆知鑒戒海中强寇幾至絕跡今年廣西殺獲呂趙而土官衙門頓然悚懼猺獞小寇亦皆膽寒軍民人等無不稱快兩廣之人心已定一方之境土漸寧此雖將士微勞實皆皇上聖德神武所致但各處賊徒皆因地方官員或因賄賂或因

怠忽養成禍患日漸日深節覩欽降禁約交通外夷貿
易番貨并禁接受土官及猺獞人等錢物聖旨榜文誠
爲明見萬里大哉皇言遠徼邊人不勝慶幸臣竊聞法
立貴乎能守居安不可忘危寇攘雖曰袪除豈敢因而
怠忽況瘡痍之民十分艱難未得甦息譎詐賊情朝暮
難保當嚴防範除再通行申明欽遵節次聖旨榜文外
并將呂趙罪惡備榜曉諭各土官衙門各山猺獞夷民
及軍衛有司等官愈加遵守朝廷法度改過革非慎固
封守以圖共享太平之福　疏入帝從之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

# 御選明臣奏議卷四

## 扶植綱常疏 成化二年

羅 倫

臣聞近者李賢遭喪朝廷援楊溥故事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繫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臺官必有知禮義不顧流俗陳正論以扶綱常者是用緘默因循至今今臣若又欲言而不敢言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陛下期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之夙願也臣備員近侍蒙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悃愊

臣之忠也惟陛下亮之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于上風俗厚于下陛下是言眞可爲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于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于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不可以爲人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于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于親而能忠于君者也

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者禮歟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于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陛下將以故事起復之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曰不敢遵

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私竊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强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于當時名聲垂于後世史冊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敎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忠于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

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比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于當時遺臭于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以宋爲監使賢盡孝于君親爲當代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當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歟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人盛強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

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温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于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于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盂員則水隨以員盂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諫則臣隨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陛下誠能于退朝之暇清閒之燕睯崇高貴重

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攷古今之治亂諏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己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夫賢之起復猶誘

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搢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寥寥無聞不知此人于天下之重任何所關耶于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斷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厲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

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缺失耶何未見其敢
也陛下何取于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不過阿媚
權勢豫爲己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爲諛說上蒙天
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
既遂奸計畧爲虛辭一不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
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
實則戀祿且婦于舅姑喪亦三年孫于祖父母禮有期
服奪情于夫初無預其妻起復于父初無干其子今或
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于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

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于此哉爲人子者報其親之心豈忍至于此哉枉己者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于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于斯人而起復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羣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己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己地也大臣既無忌羣

臣復何慙羣臣旣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利在溥恩則匿服以受封利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利在掇科則匿服以應舉利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利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儆綱常之壞一至于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况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于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㢘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俗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耳夫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于天下必先行于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終喪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令終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經之制任國事于外盡心喪于內朝廷既正則天

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臣愚昧豈不自知言忤于人殃及于己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朝廷下負所學取譏于天下貽笑于後世是以昧死為陛下言之惟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士氣日振則天下幸甚　疏入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

政務疏　成化三年　商輅

臣叨居內閣慚無補報偶有所見不敢緘默謹述時政

上塵睿覽一勤聖政臣惟自古人君總攬萬幾未嘗不以勤爲本如堯舜兢業于一日之間大禹克勤于寸陰之下成湯坐以待旦文王不遑暇食而周書無逸一篇諄諄以逸爲戒矧當災異屢見邊方弗靖之日可頃刻而忘于勤哉所謂勤者非必下侵庶職惟在戒逸欲以率人法乾健以御下如各司章奏事無鉅細悉經御覽固已勤矣然而章奏之外豈無所當究其心者乎何者爲足國裕民之道何者爲安邊禦敵之術何者爲才賢當任之而不疑何者爲奸貪當去之而不吝伏望皇上

日以數事詢于大臣謀及庶官或使口陳其說或令疏陳其事乞賜裁度見諸施行如此則臣下有所觀感樂于趨事矣一納諫言臣惟自古帝王未嘗不以求言爲務堯舜詢于芻蕘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弗咈數聖人者其德無以加其治無可議而猶汲汲求言納諫者誠慮夫處崇高之位逸欲易生非有忠言莫聞其實此其德所以愈盛而治所以不可及也下逮漢唐宋之君未始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失若唐之太宗懋德雖多惟納諫一事高出近古用能彌縫缺失易亂爲治史冊書

之以爲美談惜聽受之際誠僞相半至其晩年漸不克終是以不能無愧于帝王耳皇上嗣位以來詔旨丁寧凡政事得失民情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太平之治其機端在于此伏望自今以後凡遇建言之人並賜優容所言可用卽爲施行如不可用亦不加罪及成化元年以後廷臣或因建言降調如羅倫輩乞敕吏部查取量復職任如此則善言可進治道可成一儲將材臣惟今之議者卒以將臣乏人爲慮殊不知自古及今未嘗借于異代特以智勇之士或沈困下僚或棄置閒散才能

未著人不見信爲今之計宜倣前代武舉之法必須儲
養試驗于先庶可委任責成于後乞命內外重臣會同
總兵等官于在京各營各府各衛現任公侯伯都督都
指揮千百戶鎮撫年四十以下二十以上精加簡選取
其體貌雄偉筋力壯健諳曉文墨之人或五六員另擇
近便處所時常操練空閒之日令讀兵書講求方略就
三營總兵官內委任一員帶管教習每歲一次會官致
試如果弓馬習熟兵書通曉列爲上等或弓馬雖熟兵
書未通或兵書雖通弓馬未熟列爲中等若二長俱無

列爲下等三歲三攷照例賞罰如此則才識日有所進而將臣不至缺乏一飭邊備臣惟禦敵之要邊城爲急邊關次之大同宣府等處軍馬宜多糧草宜廣若不豫爲處置一旦有警倉卒調遣遲則緩不及事速則人馬疲乏虛費糧賞訖無成功兵法所謂待敵者佚趨戰者勞是也乞敕該部會議凡前項緊關城堡酌量添撥軍馬糧草增置墩臺器械遇有聲息就便相機行事不必臨期調撥其山海至鴈門關中如喜峯古北居庸白羊紫荊倒馬關口雖有官軍守備然各關地方散濶多有

山坡小徑可通人馬如往年邊警何嘗經由正關率皆越山而來後雖差官修理誠恐歲月經久或被雨水衝塌或因樵採開通徒守正關敵至莫禦乞差能幹大臣一員前去督同各關守備官員帶領軍夫逐一挨踏何者小坡平漫可通上下即令刬削峻壁使敵人不能攀援何者蹊徑可通往來即令營築堅固使人馬不能衝突此則邊關謹嚴內地人心不致驚疑一汰冗濫臣見吏員攷滿冠帶聽選有經十二三年未得除授者中間多有衣食不給借貸于人將來授之以官委之以事何

以責其廉介弗至侵漁于下哉又況累積愈多聽選愈久數年之後冗濫之弊有不可言當道慮其冗濫也于是多方裁損授職之後曾未幾時有以罷軟而去者有以老病而去者混及他途槩加屏黜彼貪酷不才聲跡顯著者固無足怪矣若乃中人以下之資民情必久而始熟政務必久而始諳雖欲假以歲月勉圖後功不可得矣夫欲流之清必先濬其源慮官之多而不慎選于出身之際徒裁損于任事之後非良法也乞敕該部今後吏員考滿仍照宣德正統年間事例而行則賢否不

混而宄濫可革一廣蓄積臣竊照各處豫備倉所儲米
穀本以賑濟飢民每歲官司取勘口數里老止將中等
人戶開報其鰥寡廢疾無所依倚著實飢民一槩不報
葢慮其無力還官負累賠納故臣思宋時朱子社倉之
法豐年取息二分中年取息一分凶年無息止收其本
數年之後息米不可勝計此誠良法也今後各處豫備
倉飢民關過米穀不拘豐年中年歲通取息一分有係
鰥寡廢疾戶內別無人丁無所依倚之人俱照數關給
不必追徵將所收之息抵補其數抵補之後或有餘剩

自作正數入倉如此非惟飢民得濟而數年之後倉廩亦漸充實矣訪得各處提調正官不行親閱展轉委付致使看倉大戶人等多生姦弊放支之際或插和糠粃沙土等項每米穀一石止得五斗六斗者有之及還官之時或刁蹬留難多收斛面或高估價值折收銀物名雖無息其實加倍今後乞令巡按分巡等官嚴督府州縣正官放收之際務在親行提調痛革前弊庶幾官無虛費民得實用矣一崇聖道臣惟孔子道高德厚功參造化故中庸稱其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

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臣謹按前代封號唐稱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亦云至矣至聖二字本中庸惟天下至聖言其德之盛也大成二字本孟子作樂者合衆音之小成而爲大成言其德之全也但于道字或有所遺于中庸所稱猶有未盡故元時加封詔云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豈非封號未盡于上律下襲故詔詞止及于祖述憲章也歟我朝尊崇孔子遠過前代而封號仍舊豈非缺典臣

愚望皇上斷自宸衷于大成之上加封道配天地四字則于孔子之道德無遺中庸之稱述兼盡矣臣又思宋胡安國蔡沈眞德秀諸賢雖我朝增入從祀然皆未有封爵乞敕禮部翰林院通行議擬奏請定奪則儒道增光斯文幸甚一謹士習臣惟古者人生八歲入小學敎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以正其心術十五入太學敎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以明于體用此其敎有次序故學有成效後世科舉之事立士無少長率留意于文詞無復有如古人之學宋時朱子慮風俗人才日

趨于下也于是輯爲小學一書以垂世立教元時許衡嘗稱之曰小學書吾敬之如父母信之如神明是誠幼學之軌範入德之門戶也今之府州縣學生徒俱令兼讀小學教官與之講解義理以啓發良心提督等官按臨之日兼令背誦講說以攷察其實行庶幾學無躐等將來得用矣　疏入得旨所言有理著該衙門看了來說

乞分豁土田疏成化五年　彭　韶

臣伏聞爲臣以不欺爲本處事以大體爲先豈不欲順

事爲恭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爲恭也且以臣所勘眞定土地言之眞定在堯舜時爲冀州之域其賦爲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爲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者所以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洪武二十八年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宣德六年戶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祖宗之心卽堯舜

之心也以此真定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土一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請武強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畝英宗皇帝欽撥一百頃與韓諒外有四百餘頃仍舊與民耕種不曾科糧是英宗皇帝之心即祖宗之心也後因廣盈侯家人劉聰等累年攪擾民間方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周或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數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請陳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

低窪者有平坦磽薄者天時不同地理亦異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鹻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于前我祖宗許開種于後良為此也卽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皁隸等項一年常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閒之日所深賴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而已今若一畝多餘皆奪為閒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于糧差

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
眞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
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咸休但能存心忠孝自
然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觔食之利哉況聖朝卜世無
疆法當垂後土地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
應付也臣到彼時百姓扶老攜幼遮道哀告臣不覺自
失不忍重擾伏望陛下遠以堯舜爲心近以祖宗先帝
爲法所有賞賚之施聖恩區處外其他田畝乞特憫其
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託量加寬恤庶幾民

閒知有生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罔極則本固邦寧而世臣亦咸休無窮矣　疏入帝詔以田歸民而責部方命下詔獄

校勘資治通鑑綱目疏成化九年　謝鐸

臣謹奏成化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等傳奉到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令修撰羅璟并臣鐸等校勘訛誤將翻刻以供睿覽臣退竊自念是書成于宋儒司馬光朱熹之手上師春秋下薄遷固實經世之大典帝王之龜鑑也曩在宋

時神宗理宗二君雖嘗留意是書卒不能推而見之政
治之間百世之下識者未嘗不望有如陛下今日之舉
者是葢不特是書千載一時之幸實宗廟社稷之幸天
下生民之幸臣等豈勝欣慶踴躍之至臣待罪翰林今
八年矣恒竊愧懼思欲仰酬聖恩于萬一而庸鈍淺暗
不識治道之宜凡臣所未能言與所欲言而未能者大
臣能言之諫官能言之百司庶職能言之是以口與心
謀趦趄前卻不敢無因冒越以至于今臣愚竊覩今日
天下之勢如日之中如月之望如四時之夏正易所謂

泰所謂豐所謂大有之時也以陛下端拱持盈于上羣臣奔走仰成于下宜若無待于私憂過計者然而中者昃之漸望者弦之漸夏者秋之漸故昔者聖人在泰有艱貞之戒在豐有勿憂之戒在大有有无備之戒蓋不如是則無以保其常豐常泰常大有如一日也然則將如之何哉亦曰廣求賢臣如泰九二之得尚中行豐六二之有孚發若大有九二之大車以載相與講學圖治以保此泰豐大有之業于無窮而已然帝王之所謂學者亦豈區區尋章摘句間哉孔子曰智仁勇三者天下

之達德也蓋必明足以燭理然後謂之智不然則知之不精至有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矣必理足以勝私然後謂之仁不然則行之不篤至有知其爲君子而不能用知其爲小人而不能退者矣必氣足以配道義然後謂之勇不然則所知而行者亦且半途而廢至有知用君子而卒不果于用知退小人而卒不果于退者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智爲仁爲勇者具見諸經臣愚不敢遠引備述姑卽是書所載漢唐二代之君其于君子小人進退用舍之間亦略可見矣蓋必若

漢昭帝辨上官桀之詐以信霍光庶可謂之智而苛察之智非智也必若漢文帝割鄧通之愛以從申屠嘉庶可謂之仁而姑息之仁非仁也必若唐憲宗不沮羣議卒任裴度以成淮蔡之功庶可謂之勇而亢暴之勇非勇也彼代宗深信佛法惑于元載報應之言而不能察是以貪昧而昏其智也明皇溺意聲色知李林甫之妬賢嫉能而不能去是以愛欲而害其仁也元帝屈于恭顯之譖而不能直蕭望之之冤是以柔懦而喪其勇也是數君者其治亂安危之相去何如哉臣愚竊觀今日

天下之治上安下泰文恬武嬉積習因仍徇名廢實天下之事恒所令非其所好天下之人皆奉意而不奉法如曰振綱紀而小人之無畏忌者自若如曰勵風俗而士夫之無廉恥者自若飭官司也而汚暴益以甚裕民兵也而疲弊益以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于奔走蠲免有詔而征斂每困于追呼攷察非不行而倖門日益開簡練非不舉而私撓日益衆賞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未必勸罰窮讞覆之案而有罪者未必懲凡若此者其蠹根弊源將必有在臣愚誠不足以知之夫以陛下

之聰明天縱宵旰勤勞若今日之留意是書豈不知講學用賢以圖政治而故使之至是哉特以人心不可兩用或者一念之間奪于彼則不得務于此惑于外則不得專于內故雖勞于求賢而一或有妨乎己則賢者未必得用雖勤于立政而一或有礙乎己則善政未必得行是惟陛下密察此心懼有于無必開拓此心之所謂智必力行此心之所謂仁必奮發此心之所謂勇以力求所謂中行有孚大車以載之賢知之必深任之必篤以爲左右啓沃之助稽之經傳質以是書直以今日之

事驗之旣往之迹見其用某人而興行某政而得則曰
今嘗亦有是乎見其用某人而亡行某政而失則曰今
豈亦有是乎反觀内省長慮卻顧兢兢此心罔有内外
罔有終始大本旣立萬目自隨則前所謂積習因仍徇
名廢實之弊皆將一旦革去無有難者而此豐泰大有
之業可保無失不異唐虞三代時矣區區漢唐之治如
此書所載尚何足道哉臣狂瞽迷謬凡此皆儒生之常
談世之雄傑才辯者未必不以爲迂腐而不可用然臣
力求往古反復究思要之至理竊惟治道之大本莫切

于此而救時之急務亦莫先于此舍此而欲別爲奇謀良策以坐收唐虞三代之治臣愚不敢負此心以欺陛下也夫以陛下之聖據大有爲之勢操大可爲之權如天之于萬物欲春而春欲夏而夏欲秋而秋無與宰制無與沮撓斷然而行在聖心一轉移間耳伏惟陛下察臣之愚矜臣之志不以出位爲責不以未信爲嫌試以今日惓惓是書之意而一行之則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福皆將不外是矣臣不勝惓惓戰慄待罪之至

疏入帝不納

陳京衛官職因差騷擾疏成化十一年　彭韶

臣近准本司所屬驛遞申呈雲南鎮守太監錢能差千戸舍人等進象六隻沿途非法拷打勒要銀兩陵辱上下逼打驛官等因到司臣聞自古帝王不患娛心之不足惟患德業之未隆不患備物之未能惟患盈成之難保是以勤儉守己撫綏遠人誠不敢恃太平而自暇逸也蓋勤則剛斷于事儉則不貴異物柔遠人則休息物力三者在陛下盛德中無所不至而辱臣或不能仰體聖心其所使官員又不能善于其事因而作非遂使遠

方軍民漸至失望思欲告訴而無階也竊見鎮守雲南
太監錢能屢貢象馬禽鳥等物雖曰敬奉朝廷之意然
而孜孜于勤奉外物未見其爲濟實忠愛也伏聞禽畜
之類內苑已備非所急用有之無益無之無損萬里傳
送勢必勞擾承遣之人狐假妄爲亦或有之伏乞陛下
廣德業之盛美念成守之艱難斷自聖心將前項物件
罷去嚴敕內外臣下敦素守法撫安夷民則遠人歌舞
聖治永遠無極矣　疏入帝不納

嚴賞罰以禁盜賊疏成化十二年　王恕

臣惟衞所官軍本爲防姦禦侮緝捕盜賊征討不庭而設非徒費軍實張虛聲而爲美觀也且雲南地方諸種蠻夷雜處其人兇悍好殺不以盜賊爲恥盔甲槍刀弓箭挨牌等項軍器家家有之動輒三五十人或一二百人結爲羣黨各執軍器流劫村寨抄財殺命或截商旅貨物略無忌憚各處雖有哨堡巡司及巡捕官軍并惟賊衆軍寡不能抵敵亦由馭之無法所以不能成功何也伏覩大明律失誤軍事及主將不固守條內別無與賊對敵殺傷官軍罪坐管軍頭目之例況勝負兵家之

常雖智如良平勇如信布亦不能保其必勝奈何近來庸愞不才頭目因向時領軍將校或以輕進被參或以損軍得罪以此遇賊先以退縮保軍爲心略無向前勦賊之志幸而稍得其利輒便虛增首級妄報功次以圖陞賞不幸而折損官軍就行隱匿不聞設辭遮掩以避其罪況進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如此爲將校者誰肯提軍出戰爲士卒者誰肯奮不顧身此官軍遇賊所以不能成功者也設若臨陣奮勇與賊對敵而死者厚䘏其家不罪領軍之官若能成功厚加賞賚其

臨陣退縮不能奮勇效死致賊猖獗殺害良民失陷地
方依軍法處治設或鼓之再戰誰敢退縮誰不向前此
馭之之良法也如此則賊不期破而自破功不期成而
自成矣且雲南強賊比之他處數加十倍雖曰習俗使
然其致之也則有由焉或土官令家奴糾合部民而爲
之或管莊之人招引無籍軍民而爲之盜以土官并管
莊之人爲主人贓俱藏于其家誰敢搜捕此雲南強盜
所以多于他處也況雲南去京萬里非可以朝發而夕
至若將應決強盜依例奏請至秋後然後行刑動經監

候一年之上或二三年者亦有之比及奏請至日或死于獄中而不受刑者多矣將何以警兇惡而快人心乞敕該部計議今後官軍人等與賊對敵而死者官給銀物以恤其家本管頭目督軍同戰救不及者不罪如或有功量加賞賚若遇賊退縮不能奮勇不能督戰及見同征軍士被圍故不救援者俱以軍法處治土官并管莊之人縱賊爲非者亦治以重罪仍將今後所獲并已獲未結强盜三司會問明白同在獄已問結者俱引赴鎭守總兵巡撫巡按等官處會審無冤委官就便處決

仍于打劫之處梟示然後具奏如此則賞罰當而官軍知所勸法令嚴而賊盜不敢肆矣　疏入帝從之

論駕帖無印信疏成化十二年　王恕

臣叨掌風紀材疎學淺不諳事體近聞雲南中衛百戸汪清自京師齎駕帖與刑部郎中鍾蕃錦衣衛百戸宋鑑臣竊疑焉伏見五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公文及給批差官公幹或提取犯人俱于所在官司比號相同然後行事又聞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印照出關防所以防詐僞也今齎來駕

帖既無監科印信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近臣等題邊外脫回內地軍丁事部察院奉旨選官往勘明白干礙錢能奏來處置今原差郎中鍾蕃等賫前旨于本年九月初六日到雲南提犯人盧安等到官鞫問百戶汪凊又賫駕帖于本月十一日到送與鍾蕃等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二也然臣所疑者無他惟爲事體之不一蓋事體一則人皆尊信而無疑事體不一非惟起人之疑且使投間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設駕帖內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

死乎不死乎果出于上意而不死則違君命而罪愈重若非上意而死之未免含冤于地下由是言之駕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臣以疎逖孤蹤劾炙手可熱之權要眞可謂不知量者也但緣此事于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交趾守鎮非人因而失陷騰衝一夫啓釁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無老少言之莫不疾首蹙額酸鼻流涕今日錢能所爲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屬縱無訴告之詞臣巡撫

其地風聞其事亦當爲陛下言之其罪與否朝廷自有法度臣豈敢容私意于其間哉臣不以實告則是黨權要而欺朝廷也其罪將安逃乎縱使倖免亦豈忠臣孝子所忍爲乎且忠孝乃臣子之節臣若以不忠不孝存心朝廷將安用臣臣將何以報陛下哉況居其位則思死其官乃臣之分也黨權要而苟利祿臣則不忍爲也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之至　疏入攺怒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機務能事立解但抵盧安等罪

御選明臣奏議卷五

乞取回中官王敬疏 成化十八年 王恕

臣始為朝廷軫念淮揚蘇松等處地方饑荒軍民流亡恐臣等奉命不謹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齎内帑錢物遠來救濟既喜且懼者累日已而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鹽于江南收買玩好之物雖未悉虛的第今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直七八十錢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老穉轉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不可勝數臣奉敕往來提督賑濟近來雖頗安妥

而張口待哺者尚多若王敬此行爲賑濟饑荒而來則大江南北億萬生靈蒙再造之恩陛下盛德大業可以比隆二帝三王國祚可以與天地相爲悠久矣若爲收買玩好之物而來似此聲勢張皇未免騷擾郡邑驚嚇吏民臣恐遠近傳聞將謂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憂民之心致使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爲當此饑荒之際朝廷正宜裁宂費御貢獻禁奢侈抑僥倖慎爵賞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億萬年社稷之基本夫何織造旁午貢獻絡繹奢侈之風競

起倖進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屈欲斯民之不貧且盜得乎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名鷹而大亮不可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褶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之明李大亮蘇許公之忠今陛下以上聖之資居至尊之位聰明睿知本乎天性仁孝誠敬不待勉強可以為堯舜可以邁湯武尚何太宗明皇之足言哉臣幸際明時備員巡撫偶有所聞若隱忍不言使陛下不知而天下國家受其弊

豈忠臣乎非惟有愧于皐夔稷契伊傅周召豈不有愧于李大亮蘇許公之輩是以臣不避斧鉞爲陛下言之者非爲身家計也爲社稷計耳惟陛下留神深思社稷幸甚生民幸甚　疏入帝召敬還

陳治安疏成化十九年　王　恕

臣聞邇者敵人入侵內外戒嚴朝議以各邊軍餉不足也旣遣官以糴買之以京營軍士不足也復遣官以清查之又以內帑銀物不足也而出征官軍無厚賞方今天下一家海內一國以言乎糧餉漕運之轉輸陸路之

飛輓非不多也以言乎銀兩鑛場之開辦糧草之折納非不廣也以言乎軍馬在京有四十餘衞所又有外衞番上之役到營而操練分將以統領非不衆也夫如是宜乎廩有餘粟而不可勝食矣庫有餘財而不可勝用矣軍士多且精而所向無敵矣奈何一旦有警輒見不足蓋承平日久安不慮危糧費于宂食財費于侈用軍疲于差占若王師不早出敵人不早退臣恐不止口外之被擾邊民之被擄其爲患蓋有不可勝言者矣今敵人遠遁王師凱還此實皇上聖德格天天道助順將校

用命之所致也然目前似無事矣臣不敢保其必無事似可安矣臣不敢保其必可安若謂敵人既遁必不來也臣不敢保其必不來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待之此臣等居高位享厚祿爲國股肱者所當致意也伏望陛下當此閒暇之時敕令諸司明其政刑量減在官冗食之人申嚴冒報功敘之罰重名器抑奔競則不加賦而糧自足矣少作無益之事不貴無用之物愼賜賚節用度則不厚斂而財自足矣免畚土輦石之差嚴私役買閒之禁時教

閑養銳氣則不招集而軍自足矣三者既足則元氣自壯根本自固邪氣自不能入外侮自不敢作設有邊報需軍馬卽有軍馬需糧草卽有糧草需賞賜卽有賞賜剋期以出相機而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何敵之不可破而何功之不可成哉苟不撙節愛養于平昔及其事至而欲取辦于一時臣未見其濟也此國家之大計廟堂之上必有以處之也若無待于臣言矣今臣言之者亦區區爲國之心也惟聖明恕其狂瞽而裁察之幸甚

疏入帝從之

## 制治保邦疏 成化十九年

王恕

臣聞周官有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誠以未亂而制治則必不至于亂未危而保邦則必不至于危使已亂而制治雖勞心經營終不能救其亂已危而保邦雖極力扶持終無以免其危此往古已驗之實事非俗儒閒談之空言也臣不敢遠舉姑以近事言之宋徽宗初年天下太平蔡京倡邪說勸上作玉清神霄等宮崇信道士林靈素以朱勔領花石綱加以梁師成專務應奉是以民窮財盡政事不理國勢不競遂致方臘之亂而

成靖康之禍方其初也使納言者之諫罷前項無益之事專以節用愛人爲心使百官和于朝萬物和于野宋豈有衰乎方今天下太平四方寧謐國勢若金甌之完全無纖毫之缺損又况皇上聖德寛仁神武不殺上合天心下合民心禮樂法度之巍然典章文物之煥乎可謂治且安矣宜若可無慮矣然古人有言亂不生于亂而生于治治之極者亂之始此臣之所以爲陛下憂也陛下雖精一執中無怠無荒第左右之人感戴聖恩思欲報之而不得其道崇飾非禮取容于進誠恐浸潤日

入嗜慾日滋糜費日多財用日屈民日益窮事日益壞即不幸有數年之兵數年之荒不知何以爲計欲如今日之安欲無後日之悔恐未能也此臣之所以願陛下制治于未亂之時保邦于未危之日以隆聖明萬億年無疆之丕緒也伏望陛下以古爲鑑仍敕多官會議制治保邦之條件採而行之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疏入帝不納

陳政治終始疏成化二十一年　彭韶

臣伏覩詔書凡朝廷政事缺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

無隱臣忝備員風憲之官幸遇聖明憂治之日不敢自諉在外隱忍緘默以仰負明詔求言之意謹以政治終始爲陛下陳之夫更新曰始成功曰終使政治常新而不失事功常勤而有成雖堯舜之盛不能外矣伏聞邇者星變旣發于歲暮又形于正旦此天心仁愛之至欲陛下善始善終而示于不言之表者也蓋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見于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爲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

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兹于歲首廣開言路禁止奢侈斥逐異端杜絶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處心無巳所望于聖明者不止于前數事也臣伏見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爲家之義少納臣子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彝倫攸敘則陰陽不調災害不彌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陛下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于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于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

所請輒從此處防之意有未終者也夫貴近之臣人所畏憚久預外事便成重輕臣伏見陛下臨御以來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為定制以傳于後實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已成化之初陛下儉約之德已著茲者鎮守內外等官間有進奉仍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竊惟天順年間無事之時今遇災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必皆減膳徹樂豈宜轉令進奉此恃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前項官員不過剝取軍民

之財以充進奉之名豈有出自己物哉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陛下將此項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陛下用人詳慎至于近日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大臣無故而加之保傅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于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苟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

望陛下愼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力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羣臣幸甚臣聞因事爲功古人所貴卽其已往而慎于方來斯謂謹始而勿失則德澤加諸當時聲名昭于後世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眞陛下大聖人事也臣螻蟻微命隕越妄言不勝戰懼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論山陜救荒疏　成化二十二年　王恕

臣伏聞邇來禮部因陜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災傷題請查例令僧道闕給度牒就彼納米給賑又聞湖廣

鎮守太監韋貴奏稱飢民南流日有萬口請通行該巡
撫將新舊流民招撫復業又聞大學士萬安等奏令生
員納米准監民人等納米准授軍職俱赴災處上納給
賑又聞差侍郎耿裕等祭告嶽鎮河海之神臣有以見
皇上畏天憂民救荒恤患之心無所不用其極雖雲漢
之詩所謂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靡神不舉靡人不周者
何以過之臣惟陜西山西地方連年災傷米價貴甚閭
閻小民貧難者多殷實者少雖奉上項恩例恐願納者
寡焉能濟衆臣思流民缺食無計聊生拊循失策必爲

盜賊勞師動衆所費益多合無將湖廣今年該起運南京各倉及兌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運赴荆襄水次倉賑濟流民又將河南該兌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運赴荆襄水次倉賑濟流民又將河南該兌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賑濟本處飢民及四方流來之民以消後患如河南兌軍糧米無徵亦須别作擘畫仍敕各處巡撫巡按提督三司委官如有流民到于該管地方即使加意賙恤不許驅逐致令失所且人一日不再食則飢兩三日不食則病不能起五六日不食則死此救荒

當如拯溺救焚宜急而不宜緩緩則無及矣臣深慮各項納米急不能得有誤賑貸合無先出內帑銀二三十萬兩火速發出賑濟仍乞降詔將被災府縣今年稅銀買辦等項盡行蠲免如此庶幾全活生靈消後患易危就安轉禍爲福有以見皇上深仁厚德合生之類益將感戴于無窮矣　疏入帝從之

進大學衍義補奏　成化二十三年　邱濬

臣竊見宋儒眞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于大學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

齊家之要而于治國平天下之要缺焉臣不揆愚陋竊
倣德秀凡例採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缺略以爲
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爲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
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
規制曰愼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又于各
目之中分爲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爲書一百六十卷
補前書一卷目錄三卷總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
衍義補所以補德秀前書之缺也前書主于理而不出
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義大而簡臣之此書主于事

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衍之義細而詳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此書其用也今已繕寫完備謹撰表文一通開寫卷首以進伏念臣濬遠方下士叨冒朝廷厚祿六轉官階以至今官一家温飽三十餘年今年近七旬常恐一旦委命九泉有負國恩無以爲報幸天假之以年以衰朽之餘任師儒之職無政務之擾得以暇日纂成此編第以性質昏庸學識迂僻加以老耄精力衰憊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能無誤然區區一念忠君愛國之誠蓋有出于語言文字之外

者況臣所纂輯者非臣之私意杜譔無一而非古先聖
賢經書史傳之前言往事也參以本朝之制附以　得
之愚雖曰掇拾古人之緒餘亦或有以裨助聖政之萬
一伏望皇上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
燕時賜省覽遇用人則檢正百官之類遇理財則檢制
國用之類與凡臣庶有所建請朝廷有所區處各隨其
事而檢其本類則一類之中條件之衆必有古人之事
合于今時之宜者矣于是審而擇之酌古準今因時制
宜以應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而其大要則尤在于

審察其幾微之先焉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臣妄意著書之本指也臣之精力盡于此書皇上親政之始而繕寫適成蓋有天幸然也冒昧進獻不敢自謂其皆可用儻採于千百之中用其一二見于施行以成治效使臣平生竭力盡瘁報國之忠得以少效其萬分之一則臣學爲有用而歿爲不朽矣臣不勝懇悃願效之至爲此謹具本親齎以所撰大學衍義補書四套計四十冊隨本上進　疏入帝下內閣議行

漕運議成化二十三年　邱濬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原註見唐杜甫詩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焉初巴延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于海道也原註元初糧道自江入淮由黃河至封邱縣中灤旱站陸運至濬縣淇門一百八十里入御河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原註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

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順時有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竊

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海曰河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牵卒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于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寧過慮而不爲臨事之悔

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爲傭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耗歲歲常運儲積之糧雖多而正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過爲遠慮請于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原註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

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製海舟者必爲尖底首尾必俱置柁猝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船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潰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

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回避則回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于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于巳時卽止則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卽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沈溺之患萬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時通番航海之人原註許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行廣東鹽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慣駕海舟竈丁令有司優給津遣卽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

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船式樣造爲運舟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其人起自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爲標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冊縱其往來十數次旣已通習保其决然可行無疑然後于崑山太倉起蓋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此收貯照依現式造爲海運尖底船隻每船量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

畏淺故宜輕海舟畏漂故宜重假如海艘載八百石則爲造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爲歲造船料之費其糧既從海運脚費比漕河爲省其兌支之加耗宜量爲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八海舟加五或倍則漕卒亦比舊省矣此非獨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爲近宜于福建廣東沿海去

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則此道若通閩廣之綱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況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物之來苦于運河窄淺船艫擠塞腳費倍于物直貨物所以踴貴而用度爲艱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須貨實而北貨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于此說者若謂海運險遠恐

其損入廢財請以元史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歷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說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兌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于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荆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夷此誠萬世之利也臣謹議　議奏帝不納

陳時事疏 成化二十三年　鄒智

臣惟體乾者人君之職贊化者宰輔之事陛下之于輔臣有缺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一二小人者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于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于議事之時又唯唯諾諾若不能然伈伈俔俔若不敢然甘于模棱恬于伴食此陛下所以既任而疑之也臣竊

以爲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姧挾詐辜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效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號爲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察孰爲夏竦則黜之孰爲夷簡則容之孰爲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則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札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小人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于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宋神宗

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愼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羣居終日罔思盡職甚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隨之其誰吾聽耶嗚呼旣不進言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歸于君有人心者何忍爲此臣願罷黜浮沈之輩廣求風節之臣使之得展底蘊言有可採次第施行則天聽于是乎開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正人君子之有益于人國也大矣夫以陛下之聰明

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特以其所言所行利于公室而不利于私家故小人巧爲讒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尙書王恕元勲碩德顧削其爵監察御史强珍忠肝義膽顧褫其權他如章懋之亮直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斥之或踈之或竄之使不得一遂此豈上天生賢之意哉臣願

陛下將王恕等分居要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

天心于是乎協矣臣又聞范祖禹有言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者我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

禍亂之原故凡寺人之徒惟供掃除之役頃年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刑餘之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省倚之爲鎮撫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脩曰宦官之禍甚于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大綱于是乎正矣然深究其本則在陛下之明理以應事耳臣願陛下思義理之難窮攷之于經驗之于史會之于心體之于身無一日之不然則所

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舉而已哉　疏入帝不納

論濫陞內官奏弘治元年　王恕

臣伏覩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內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縱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不然矣陛下前將內官論年遞降蓋矯往年濫陞之弊欲復祖宗之舊制也臣于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起內官其數頗多不知是日前遞降者不知另是一起也前旣

以爲監而遞降之今何不以爲鑑而陞之似乎不可陛
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太祖太
宗復見于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陛下在青宮
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利及登寶位治近習蠹
國亂政邪術欺君罔上之罪革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
莊田蟒衣等項裁抑奢侈奔競凡此數事皆壞名器損
國體傷民財臣民所不欲而不能革非一日矣陛下一
旦而盡革之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
未久而又濫陞內官如此若復濫賞莊田蟒衣將見前

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欲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恐不可得此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幾也可不慎歟況今北敵在邊災異迭見此正君臣上下同加修省之時而國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而弭天變伏望陛下自今伊始于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務守祖宗之法決不可爲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爲社稷憂臣誠激于中詞不能婉干冒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疏入有旨這起內官隨侍春宮年久因遇節日各量陞一級了罷

請講學聽政疏　弘治元年　楊守陳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于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異世同心孟子于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況逢天王之明聖者乎夫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于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者也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于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者也本立則末自茂綱舉則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熙無爲而天下治也陛下

御極以來放遠奸邪登用正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勤政若此可謂堯舜之君故天下翹首以望唐虞之治獨臣之愚猶有過慮蓋革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臣昔忝侍從伏覩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睿問以究聖賢之奧旨儒臣肅然進退略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以闡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何從而盡臣恐陛下之得于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而已至于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行何由識

之退朝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于諸司之條
例羣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宫中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語
言而已至于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
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陛下之
資于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
之方植而易摇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欲
心漸滋則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將召而親之今日之
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今日之所聽納者異日將
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嫌而麾之豈能始

終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

陛下遵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

二朝以聽政其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

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

詳詰講官或訥則侍班諸臣佐之覆解詳釋旁引曲喻

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巳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

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

何者爲賢何者爲否政事何者爲得何者爲失天下因

何而治亂歷代爲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

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經書典訓及歷代諸史百
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大臣講官使居前殿
之右廂凡遇題奏或有奇字奥義則録示講官使解或
召問使對一日之間陛下居外朝之時多處深宮之時
少則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萬幾閒暇之際湛然
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必使心
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陛下之得于内者深而出治
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御文華門而五府六部都察院
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

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略節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分而裁決之鎮守撫按及府衛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陳地方之事亦畧節口奏陛下令諸司承旨議行有見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陛下御文華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勿至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之論而審行之其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批答凡大小官員當奏事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顏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利弊兵

民休戚年歲豐歉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讜切實者議行之其譎佞諂諛者斥逐之愚戇狂直者容恕之謇訥不能言者令具本奏之俾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目爲一己之聰明則陛下之資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羣臣面論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即可以致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

疏入帝從之復午朝召大臣面議政事

講明律意疏 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謹奏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為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巡按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處攷校若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于本衙門遞降敘用欽此欽遵外竊惟國家大事莫先于刑獄刑獄所重莫先于人命蓋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自古帝王莫不慎刑獄而重民命也仰惟

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臨御之初屢詔大
臣更定新律至于五六爲之弗倦以求至當復命刑官
重會衆律親御宸翰爲之裁定務協厥中而于人命尤
致意焉是以當時司刑官員多所用心而于律意務爲
講明鞫讞之際少有失平陰陽以和風雨以時而天下
無冤民矣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
正寺副主事評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
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
差所以律條多不熟讀而律意亦未講明所問四人不

過稜情就律將就發落且笞杖徒流縱有所枉爲害未大至于人命一有所冤關繫匪輕且如强盜窩主重在造意若窩藏强盜而不曾造意同謀雖分贓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懷挾私讎故勘平人因而致死重在懷挾私讎若因事到官但有笞罪雖勘至死亦可止問擬因公毆人至死徒罪又如故殺鬬毆殺人若兩人相爭互相毆打毆死一人則名鬬毆殺人一人未曾動手一人于彼致命去處有意致死則名故殺此等律意人多忽略有將强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止是分贓及官吏

因公事毆人致死本無私讎故勘情由而俱問擬斬罪者有本係鬬毆而問擬故殺斬罪者有本係故殺而卻擬鬬毆殺人絞罪者甚至謀殺故殺無屍檢驗而問擬斬罪輒取情眞罪當奏請處決者或本因與人妻妾通姦其夫別項身死而問擬本婦因姦同謀殺死親夫凌遲處死姦夫斬罪者其他以非爲是以重作輕者非一查得數年之間天下布按二司等衙門呈詳死罪重囚本院并刑部詳擬明白大理寺復詳合律該科覆奏處決幸蒙憲宗皇帝慈愛仁厚不忍殺人止令監著恭遇

皇上嗣登寶位重念刑獄屢下明詔强盜無贓仗人命無屍檢驗者具奏定奪其節年原監該決重囚近日辨理寛宥者亦多若使當時就令處決則含冤而死者不知幾人矣其所以傷和召災者果誰之咎歟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囚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矣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況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不知律意者遇有刑名事務多有不能剖决問理而惟聽于主文之人蓋由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不行攷校之故也臣愚乞敕兩京

法司堂上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二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並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囚之際參錯訊鞫務在得其眞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有冤抑獄成之後難以辯明及通行天下大小衙門並兩京部屬官吏各置大明律一本朝夕熟讀用心講解務曉其意仍通行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巡官按治去處遍依大明律內事理從公攷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依律施行當奏請並

降用者徑自具奏發落仍乞敕吏部行移法司將撥去辦事進士就令與現任官員一同問刑以後該選之時兩京法司有缺先儘各衙門問刑進士除授如果法司無缺方令除授別部等衙門庶使人精法律而刑鮮濫施之弊獄無枉抑而世底刑措之美緣係講明律意以重人命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疏入帝不納

請勤政事疏　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謹奏爲法乾健以勤聖政事照得近來各處具奏地震而雲南尤甚邇者天象示警彗星偶見此皆上天仁

愛皇上之意也皇上憂勤惕厲減膳撤樂凡有遊燕悉為停止此又應天以實而不以虛文也將見彗星漸消與宋景公一言而熒惑退三舍者無異信乎天人相與之際甚不偶矣臣惟帝王之德莫先于勤勤則裁決萬幾而無少壅滯上天之道惟在于健健則發生萬物而無或差忒是則天道聖德實相昭合故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皐陶之告禹亦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史書美大禹曰克勤克儉是皆以勤而成聖德所以載之經史而垂光萬世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以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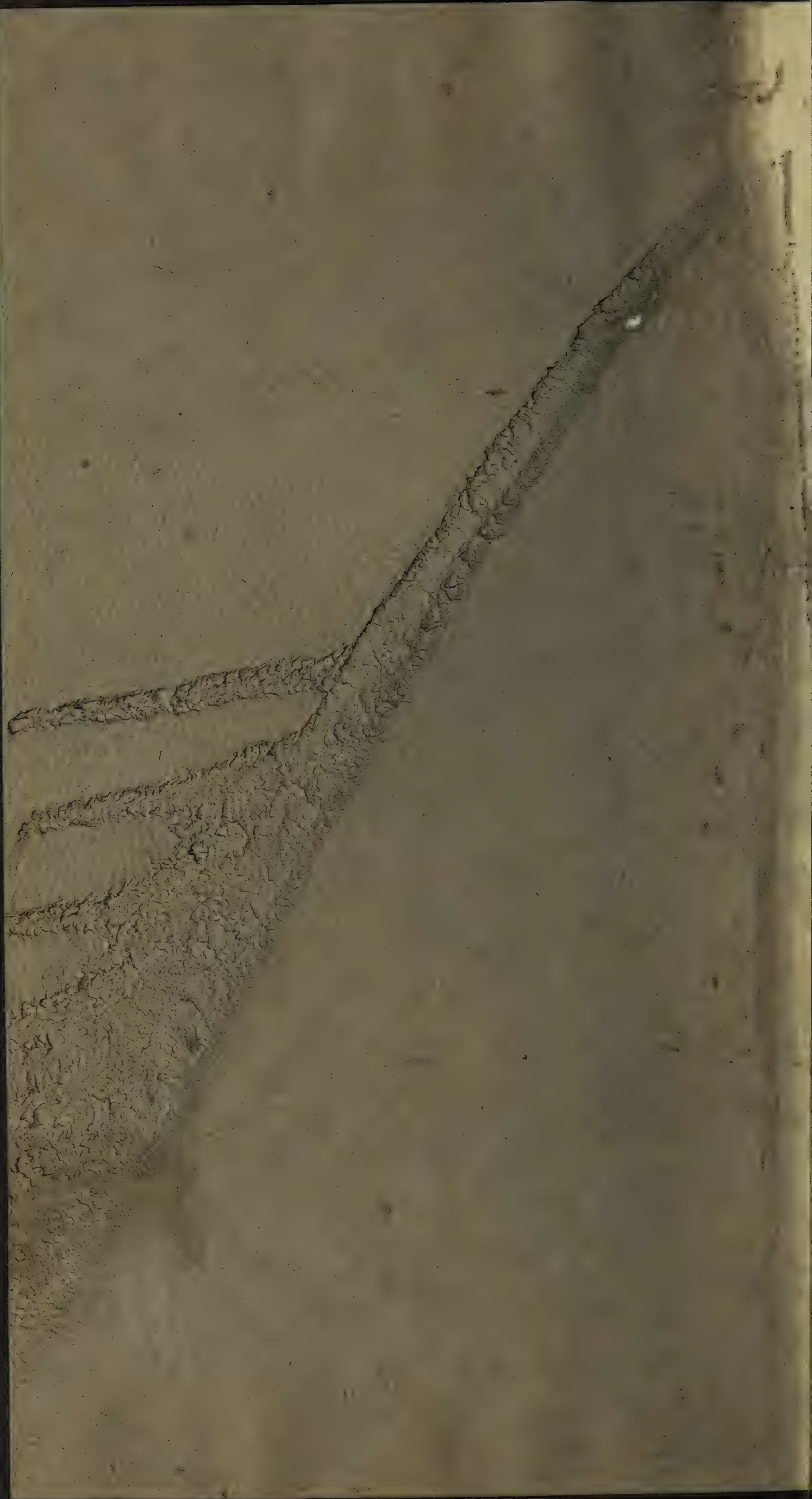
憲宗純皇帝俱昧爽視朝早朝後日每二次裁決在京各衙門並天下一應章奏或有大政事復召大臣面議而行此我朝列聖之定規也恭惟皇上膺上天之眷命紹祖宗之鴻圖卽位之初宵衣旰食勵精圖治視朝決事悉遵祖宗舊規日長時月每日又有午朝之舉誠足以媲美古帝王而克紹祖宗也近年以來視朝稍晏間或早而復晏日止裁決章奏一次此固皇上頤養天和保固皇躬雖得君逸臣勞之道但所其無逸帝王所重仰惟皇上清心講學節膳寡慾聲色不邇貨利不殖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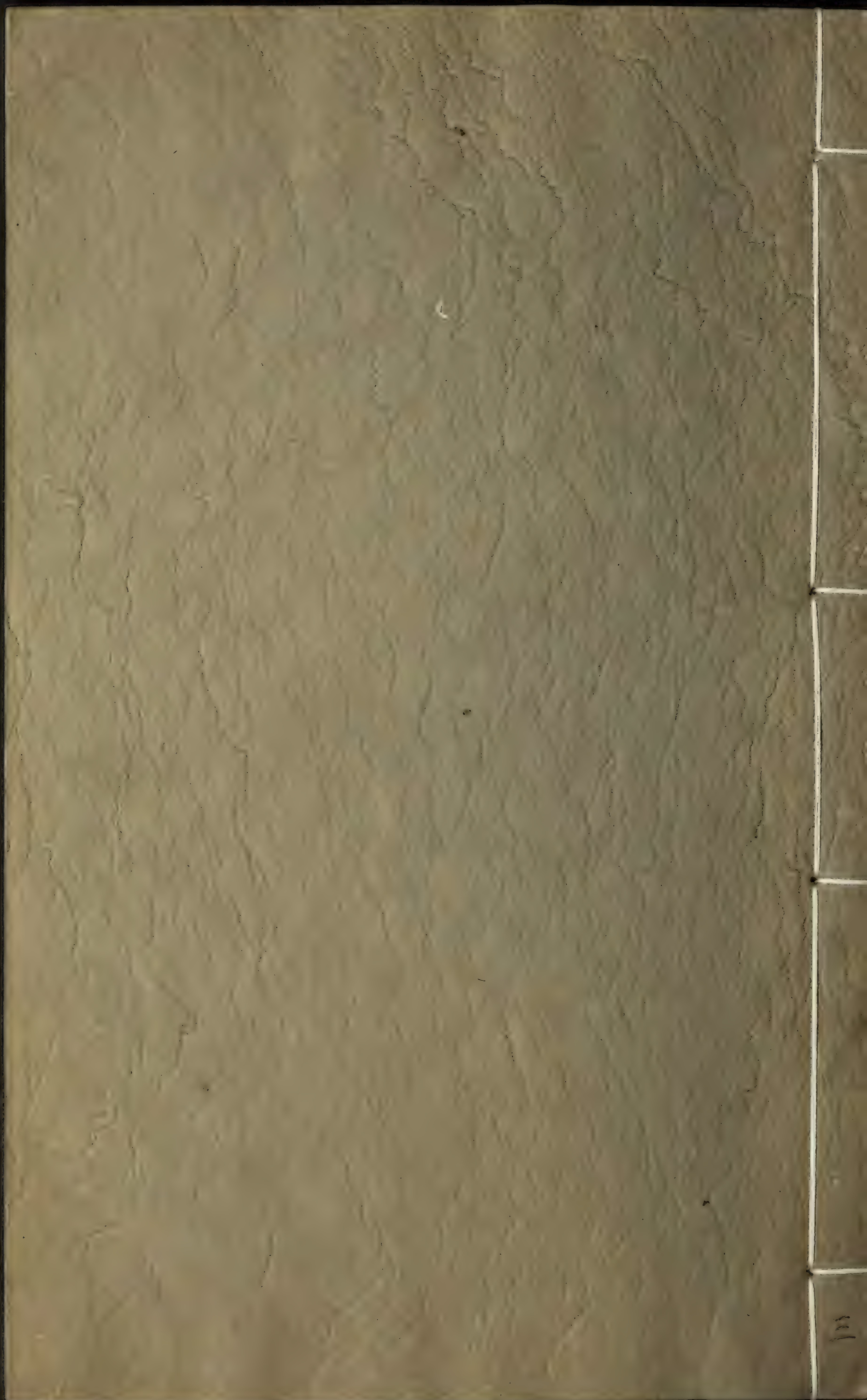
志以求道游藝以養心雖古帝王祈天永命之道亦不過此又豈待于他有所求哉今視朝固亦早矣但日止裁決庶事一次非所以率由舊章而垂法後昆也甚有以掩皇上勤政之心其于聖德所關甚大臣竊惜焉伏望皇上自今法天道之健遵祖宗之訓每日二次裁決庶務而視朝常常如此則聖心之勤不異于初政祖宗之規不改于今日其于聖德實非小補而底堯舜之治亦不難矣伏乞聖明留意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疏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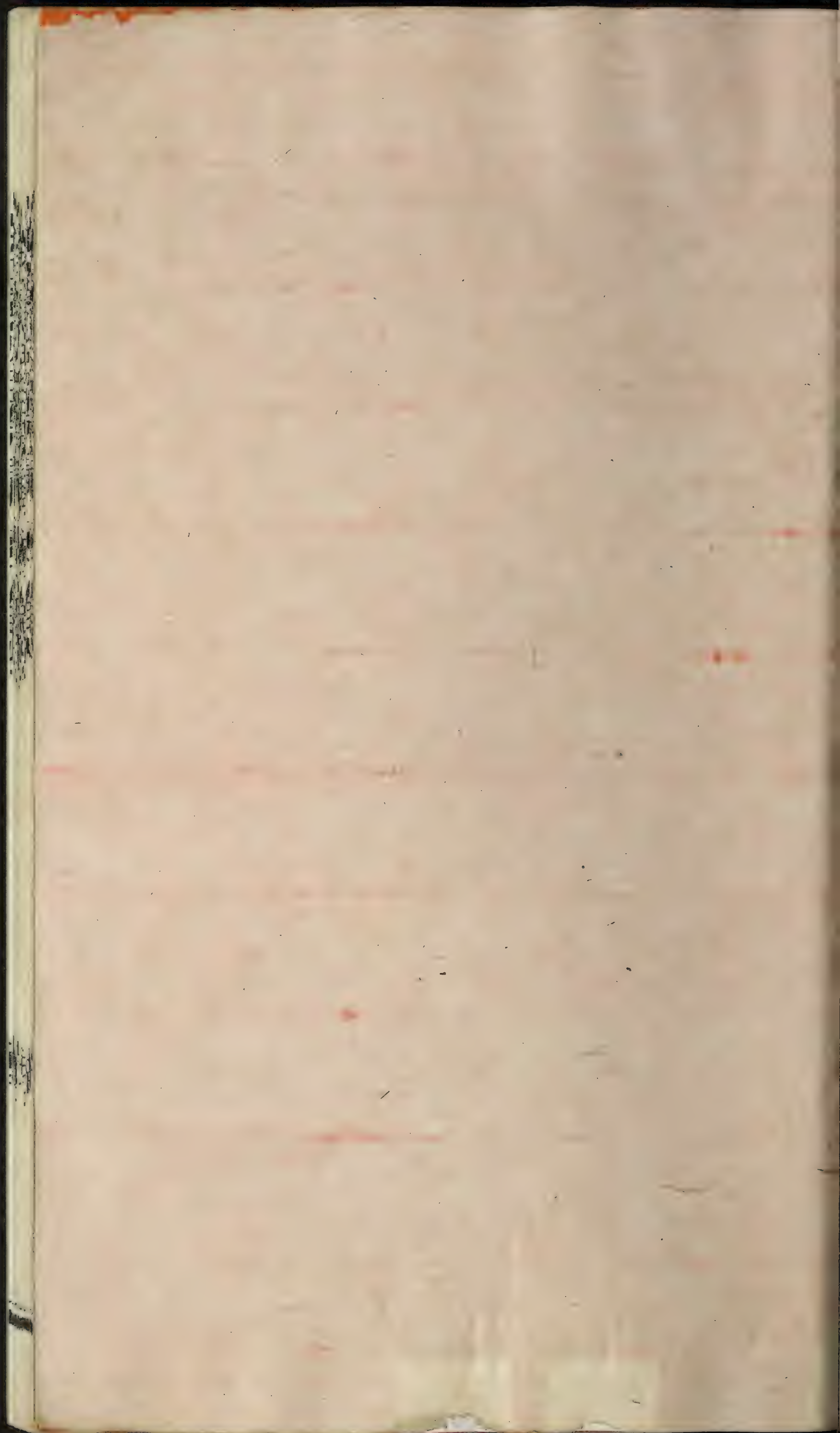
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五









# 御選明臣奏議卷六

陳治道疏 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竊惟贊襄治道固在于百司糾正百司莫先于風紀風紀振則百司自爾各盡其職百司盡職則庶績咸熙而治道隆矣自古君天下者未嘗不以此爲先務焉洪惟我朝稽古定制在內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以司彈劾在外設提刑按察司以兼理都布二司軍民又設各道分巡以肅清郡縣巡按御史總監察焉良法美意至詳且密所以百餘年間相維相統內外肅然

近年以來風紀不振是以姦宄得以逞其邪謀羣小得以恣其欺妄賄賂公行紀綱日紊帑藏錢糧浪費空虛貪官汚吏肆無忌憚仰惟皇上嗣登寶位崇重臺諫俾之盡言所以姦邪敗露羣小屏逐風紀頗振百司知警治道之隆端有望于今日矣臣猥以庸材荷蒙聖恩擢總風紀受命以來夙夜兢惕捫心揣己無由答知遇之隆進言納忠庶幾効涓埃之報謹以振揚風紀裨益治道一十五事條陳伏望皇上留心採納俯賜施行臣不勝幸甚天下幸甚今將所言事件開坐謹題請旨一選

賢能以任風憲竊惟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官任風紀之重必須得人方稱厥職我朝自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不分進士知縣教官皆得除授但選之甚精而授之不苟至正統年間朝廷頒降憲綱新進初仕不許除授御史至正統八年進士復得除之成化六年仍遵憲綱凡遇御史有缺止于進士出身知縣並行人內行取中間多有不分賢否但資格相應皆得授任者所以未盡得人臣愚乞敕吏部行移各處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並布按二司官各于所屬進士舉人除授到任六年以上知

縣內從公推訪廉愼公勤政績昭著民心愛戴實有聲譽者明白具奏遇有御史員缺吏部據此並于考滿行人博士內行取如果六年以上知縣員少于辦事二年以上進士中選取仍照例會同本院官考選具奏除授若所舉不實事發連坐以罪如此則御史皆得其人而風紀爲之振肅矣一禁摭拾以戒贓官自古重贓吏之法所以爲安養斯民之計也葢贓吏之害良民猶稂莠之害嘉穀故我朝于文職官吏受贓不分贓之多寡罪之輕重俱罷職永不敘枉法滿貫充軍其所以定贓吏

之法可謂嚴且重矣比先年間巡按御史並按察司官
拏問貪贓官吏專無所枉俱不敢摭拾具奏其風憲官
員得以展布四體而有司官員不敢恣其貪酷十數年
來文武官員被人具告貪贓等項重情巡按御史按察
司官行提到官對證明白律該爲民充軍者往往讎怨
原問官員摭拾虛詞朦朧妄奏輒將原問御史等官奏
准差官提解來京或就彼與先問囚犯一同對理縱辯
無干受辱巳甚稍有小疵多致降謫虧損國體沮壞風
憲莫甚于斯所以風憲官員互相效尤各保職任坐視

贓官不敢究問以致法度廢弛貪汚恣肆而小民不得蒙至治之澤臣愚乞敕法司今後凡貪贓等項官員被巡撫御史按察司官提問明白追有贓私律該爲民充軍不分已未發落妄揑虛詞摭拾原問官員者或另行差官或備行巡撫等官先行提吊一干人卷勘問明白别無寃枉委係摭拾該充軍者發極邊衛分充軍該爲民者發口外爲民若御史按察司官果有枉問及違法情罪明白參奏按察司官行巡按御史就彼提問御史罪重者行提來京情輕者候巡按滿日到京參送問罪

不許輒便將御史等官一槪奏提及就彼與原問囚犯一同取問仍行各處按察司出榜于所屬張掛曉諭如此則貪官知所警懼而風憲不致沮壞矣一擇人才以典刑獄竊惟刑者國之重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而司刑者不可不得其人也我朝舊例凡各處按察司官有缺吏部于兩京法司御史郎中員外郎主事評事等官內除授都布二司理問所理問斷事司斷事及各府推官有缺俱于法司歷事舉人監生內除授尚不得人近年以來吏部將各處知府除授副使府同知

知州除授僉事而推官斷事等官一槪以年老監生除授且前項等官多有不識憲體不諳刑名問刑之際止憑奸吏任情出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未必不由于此及各處巡撫巡按並三司官多有將推官理問斷事往往差遣赴京或别項公幹經年半載不得回任以致問刑缺人尤為誤事臣愚乞敕吏部今後各處按察司不分問刑管屯整飭兵備等官有缺俱于兩京法司屬官內推選除授推官理問斷事有缺俱于法司辦事進士及歷事年力精強舉人監生內除授不宜似前一

概濫除仍乞敕內外問刑衙門以欽恤為心以人命為重務求眞情勿致虧枉仍行各處撫按等官不許將推官理問斷事違例擅便差遣有誤問刑如此則司刑者各得其人而刑不致于枉濫矣一責成效以革姦弊洪惟我朝設按察司以總理各道以肅清郡縣無非欲振揚風紀彰明憲度俾官吏守法而小民獲安也其分巡分管官常川在外徧歷所屬接受詞訟禁革姦弊宣布教條訪察民隱所以貪汚知所警懼軍民不被殘虐近年以來多有顧戀妻子罔肯出巡所過州縣暮到朝行

甚至偏僻去處經年不至地方事情全不留意官吏貪酷若罔聞知所以政令日壞而姦弊滋甚也必須定與期限庶可責其盡職臣愚乞敕各處巡撫巡按等官令後布按二司分巡分管官員每年春二月中出巡七月中回司九月中出巡十二月中回司務要徧歷所屬每處所住不拘日期凡貪官汚吏蠹政害民及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有益地方者務在舉行每季終分巡官將問過贓汚官吏名數追過贓罰等項數目及完過勘合詞訟分管官將催完過錢糧撫安過人民並一應合行事

件各開報撫按處查攷撫按同日仍具略節總類開奏
乞勑該部候三年六年攷滿之時據此黜陟若推諉避
事曠職苟祿不依期限擅自回司者許巡按御史指實
參奏究問若有地方緊急事情應同與撫按官計議者
不拘此例如此則官無瘝曠而姦弊爲少革矣一申命
令以修庶務洪惟我朝洪武永樂以來于各邊添設將
官假以節鉞之權以鎮守其地各處設都布按三司授
以方面之寄以分理庶事無非欲振揚威武修飭邊備
以防外侮之侵承流宣化激濁揚清以造生民之福彼

時各官奉公守法仰副委託所以朝廷無外顧之憂生民免流離之苦近年以來各邊將官中間多有指以進貢爲名肆意科歛軍士廣置第宅恣情燕樂軍馬凋弊而不整邊備廢弛而不修一遇有警動輒請兵其各處三司官亦皆因循苟且惟望陞遷瘝曠逢迎罔思補報錢糧侵費詞訟不淸小民控訴無門盜賊任其滋蔓此皆方今之弊而所當痛革者也伏望皇上降敕切責各邊鎮守總兵並各處都布按三司及巡撫官員務要下思安享祿位之榮上念朝廷付託之重洗心滌慮改過

自新爲鎮守總兵者用心操練軍馬修飭邊備務使軍士精銳威武振揚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巡撫三司者務使朝廷恩澤之下布郡邑貪污之斂跡倉廪充實軍民安妥凡百政令無不修舉如仍蹈前習許巡按御史從公糾舉國典具存決不輕貸如此則命令申嚴而庶務益修矣一逐術士以防扇惑竊惟禁門不許擅入者所以防大姦也左道邪術之有禁者所以懼亂正也故我太祖高皇帝于大明律及皇明祖訓皆惓惓以致意焉其所以鑒前代之失而立萬世之規者其慮深且遠

矣洪武永樂宣德正統年間邪異之人不敢輕至京師近年以來或扶鸞禱聖或書符呪水或燒煉丹藥或假稱果報一切邪術人等往往來京潛住始則出入大臣之家終則進入皇城之內妄言禍福扇惑人心如往年李子龍近來李孜省鄧常恩之輩俱緣妄爲人所共怒莫敢誰何幸而天厭其禍俱已敗露然雖敗于一時誠恐復于後日若不嚴立重禁何以警戒將來臣愚乞勅各該衙門行令巡城御史及五城兵馬司並錦衣衛巡捕官校嚴督地方人等各于所管地方逐一挨訪除軍

匠旗校監生吏典承差知印天文陰陽生醫士上納糧草之人外若係邪術之人不分有無文引無故來京潛住妄言禍福者俱要趕逐出京若一月不出仍前在京潛住者捉送法司問擬明白軍發極邊衛分充軍民發口外為民仍乞敕守皇城四門內外官員今後務要用心關防搜檢但有前項之徒及不係內府工作人役擅入皇城者就便拏獲具奏送問如有故違事發一體治罪如此則邪術有禁而人心不至于扇惑矣一擇守令以固邦本洪惟我朝設官分職各有體統上下相維以

臻治理今在外之官方面固重而守令爲尤重葢守令爲親民之官得其人則民受其福往年知州知縣未盡得人該大學士李賢奏准凡遇朝覲之年吏部于聽選監生舉人內不分赴選遠近考選銓除臣在陜西巡撫之時亦曾具奏于進士舉人內選擇除授以此大州巨邑民頗受惠近年以來各處知州知縣有一年不曾除授者甚至有二年除授不到者詢其所以葢由吏部每逢考選之時無堪任守令之人以此遲遲正官旣缺佐貳管事遲一日則民受一日之害且堂堂天朝豈無其

人蓋因拘于附近年月所以不得越期除授誠恐豪傑
之才坐淹歲月多致衰老不得實用臣甚惜之乞敕吏
部查照大學士李賢奏准事例每年一次于聽選舉人
監生內考選年力精強堪任知州知縣者若干人臨時
于各衙門辦事進士內相兼選用不許將雜行之人除
補仍豫訪州縣之繁簡斟酌人才之高下除授其四川
雲南廣西福建路途遙遠江水險惡所除官員一年之
上方得到任若候缺到方纔除去不無太遲亦須照缺
豫先一年除授前官縱有事故亦不至于一年之久至

于布按二司官各府知府乃守令之綱也所繫甚大尤宜慎選陞用俾嚴攷守令之賢否以報撫按撫按覆攷是實轉達吏部吏部再加訪察以憑黜陟如此則守令庶得其人而政事修矣一嚴攷覈以示懲勸洪惟我朝舊制凡在京各衙門屬官三年六年九年攷滿之時本衙門攷覈後俱送都察院攷覈初任稱職者朝廷給與誥敕封贈其親不稱職者不得關給且有黜焉此乃勸善懲惡旌廉戒貪即古三載攷績黜陟幽明之意也比先年間依此攷覈人無異言近年以來各衙門屬官因

見本堂上官攷稱本院詢訪行止平常攷作不稱職者
輒便捏詞具奏或造謗言原攷御史多被連累自此因
循虛應故事以致賢否不分廉貪無辨祖宗勸懲之典
廢弛殆盡若不從公攷覈無以警戒百司臣愚乞敕六
部等衙門堂上官今後攷覈屬官務要察其平昔行止
斟酌出與攷語若本院攷覈不稱職官員敢有似前捏
詞妄奏原攷御史者許十三道御史將本官實蹟明白
劾奏有贓者問罪罷黜平常者降調外任其本官委係
廉能而御史挾私攷作不稱者一體治罪如此庶舊典

不致廢墜而官僚知所警戒矣一禁公罰以勵士風竊惟科罰科歛法律所當最禁者也邇來人心不古貪風愈盛天下府州縣官員不才犯此者固多中間有等曾經旌異或上司禮待稱爲賢能者往往假公營私罰取百端一年之間所罰銀不下數百餘兩甚至千有餘兩者誠恐議論欲掩人之耳目或領支修理學校或給發葢造衙門官用者百無一二八己者十常八九其三司官指以公用爲由亦各濫罰財物憲宗皇帝明見此弊之甚曾降戒諭之勅比之穿窬之盜今弊猶存並不知

畋且兩京爲天下之本四方之極源清則流潔表正則
影直兩京各衙門屬官中持正操節者固多而濫罰財
物者亦有及供送柴薪皁隸到京正數已足縱容家人
指要銀兩致民嗟怨有玷士風臣愚乞敕各處巡撫巡
按並布按二司各行分巡分守官員嚴加禁約所屬不
許似前公罰財物虐害小民敢有不悛從公體訪得實
不分有無原告就便拏問如律其三司官尤須律己正
人毋蹈前轍如有故違巡按御史郎便糾劾仍乞敕兩
京堂上官各戒所屬以革前弊益敦廉恥之風共助維

新之治如此則庶官各知所警而士風爲不偷矣一廣
儲積以足國用竊惟自古君天下者莫不兢業自持省
財節用恒以國用之不足爲憂洪惟我朝列聖相承咸
能愛惜民財不肯妄費雖賞四夷不過綵段所以內帑
金銀常有數百萬之積近年以來羣小用事妄興造作
欺罔多端以致府庫爲之空虛天下爲之困憊皇上嗣
登寶位賞賚未周而內藏已蕭然矣況天下府州縣倉
廩俱無數月之糧而各邊亦止有一二年之用萬一邊方
有事或水旱災傷將何以濟興言至此深可寒心臣愚

乞敕戶部通查在京及天下方面府州縣衛所大小文武官員及各王府宗支一應軍士若干共該支本色俸祿糧若干折色銀鈔若干通計天下歲收稅糧金銀若干鈔貫若干有無嬴餘用如果不足作何區處使不缺乏及內帑前項已空之數如何措置使之充盈或造鈔貫或鑄銅錢或淸理鹽法或查勘屯田或閱辦天下之稅課或淸查各處之船料凡理財之方足國之計無擾于民有益于國者宜從計處具奏定奪如此則積儲可廣而國用爲之不乏矣一恤士人以防後患竊惟思患豫

防有國之大事防微杜漸保治之良圖臣竊見順天府所屬固安永清武清涿縣及保定定州河間等處洪武永樂年間原安插外民不下千戶百十餘年生齒日繁雖同編氓終係各俗卽今精壯男子恐有萬餘爲官者止憑俸祿而俸祿爲有限在鄉者全藉田土而田土爲不增況其官折俸銀兩比先年間按季關支近來過二三季或一年不得關支者賴此養贍別無營生一有不足爲盜行劫勢所不免萬一邊方有警不無乘機剽掠事之可憂莫大于此必須使之得所庶可保無後患臣

恩乞敕戶兵二部計議將在京各衞長官折色俸糧務要按季關與及將在外各處外民如果田土不足者或將空閒地土或將入官莊田分撥各人耕種使足養其妻子不致失所以絶爲盜之心以杜覬覦之念或選立屯長使有統屬或拘管操練得食口糧該管官員加意存恤果有違犯治之以法凡可以立久遠之規弭後日之患者宜從計處具奏定奪如此則撫恤有方而不貽患于後日矣一淸僧道以杜遊食竊惟天下之事有當緩而所繫急者僧道是也蓋當緩者僧道也所繫急者

民食也若視僧道爲緩而不嚴加清查則遊食者日衆而民食恒不足矣我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四十名每州各不過三十名每縣各不過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縣共額設僧三萬七千九十餘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餘萬共該五十餘萬以一僧一道一年食米六石論之共該米二百六十餘萬石可足京師一年歲用之數況又不耕不蠶賦役不加則食之者衆而爲之者少矣其

軍民壯丁私自披剃而隱于寺觀者又不知其幾何創
修寺觀徧于天下妄造經典多于儒書敗化滅倫蠹財
惑衆自京師達之四方公私之財用于僧道者過半民
食不足未必不由于此其勢又不能盡去若不通查嚴
禁則將來遊食者何有紀極臣愚乞敕禮部通查天下
並在京寺觀共若干處僧道共各若干名除額度之數
外多若干名如果數多既已關有度牒難以追奪明白
具奏不許額外再度僧道直至額數不足之時方許各
該有司具結照數起送關給度牒敢有故違再言度僧

者許科道官糾劾拏問仍通行各該撫按等官督責官司嚴加查勘但係新修私創寺觀即便拆毀併于古剎大寺觀其中但有原無度牒行道童即令還俗當差敢有私創庵觀及容隱未度行道童收爲徒弟者各問發口外爲民寺觀住持還俗爲民僧道官罷黜不舉者罪同所司官員容隱者亦治以罪仍通行天下撫按出榜嚴加禁約仍令各寺觀按月開報不致故違重甘結狀付所在官司查攷如此則僧道無濫度之弊而民食不致坐費矣一敦懷柔以安四夷竊惟四夷來貢者慕化

之誠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明命肇造丕基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略威震朔漠四夷八蠻罔不來貢賜以綵段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饜飫自成治年間以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局長作弊尤甚凡遇四夷朝貢到京朝廷賜以筵宴與之酒食大宴品物頗可而朔望見辭酒飯甚爲菲薄每楪肉不過數兩而骨居其半飯皆生冷而多不堪食酒多攙水而淡薄無味所以四夷到席無可食用全不舉筯傳之四方豈不譏笑臣昔往遼東整飭邊備曾聞外人

怨言亦嘗具奏蒙憲宗皇帝敕令禮部光祿寺凡遇宴
待四夷禮部該司官並光祿寺堂上官各一員巡看一
時頗可今猶如舊恐年復一年益加苟且此事雖小關
繫甚重臣愚乞敕禮部查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及欽
奉累朝奏蒙詔旨行令光祿寺今後凡遇外夷朝貢到
京或該筵宴或朔望見辭酒飯務要照依先年定例差
官看視下飯斤數不許短少飯食菜蔬俱堪食用酒亦
不許攙水今後除筵宴外其午門外供給酒飯仍令每
日侍班御史巡看但似前剋減酒肉十分菲薄者許將

光祿寺官並局長等參奏詳問如此庶使懷柔有道而得四夷之懽心矣一節財用以蘇民困竊惟治國莫先于愛民愛民莫先于節用仰惟皇上嗣登寶位之初重下寬恤之詔示以憫念小民凡事減省之言天下蒼生無不欣戴且我朝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年間生養休息軍民富足故雖外征北邊內營宮殿樂于趨事未嘗告勞自正統十四年以後天下多事民始覺困自成化年間各處鎮守等官爭以進貢爲名科取百端民愈凋憊加以山西河南陝西連年荒旱不收有司素無儲積民

之死亡過半田土荒蕪而糧稅如故北直隸山東之民養馬供柴而征徭尤重江南各省人民輸納京儲及供兩京內府物料民困財竭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若非節財之用生養休息十數餘年豈能蘇其困憊然節用之道必自內府減省始臣愚乞敕戶禮工三部各查內府衙門自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年間一應供用之物如油蠟猪羊雞鵝及檯柴夫工價銀兩等類某年用若干某年添若干遍查明白逐一上陳御覽斷自宸衷量加減省若減省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就爲定例不許

各衙門再行具奏增添尤望皇上自今凡百用度賞賜
更加撙節罷不急之修造裁冗食之人員則帝王克儉
之盛德復見于今日而民困爲少蘇矣一足兵戎以禦
外侮竊惟爲國之道足兵爲先兵有不足外侮何禦洪
惟我太祖高皇帝創建之初設衛籍兵天下之軍共有
數百餘萬卽今百十餘年而逃亡死絶者過半蓋由里
老埋沒而無冊籍之可查衛所作弊而無文卷之可憑
雖有清軍御史而清出者百無二三雖解到衛所而隨
逃者十常八九若再加百年絶故愈多此軍士消耗之

弊如此也其現存之軍江南者俱各守邊備倭趲運糧儲江北者俱赴京邊輪班操備而在衛守城不過老幼數百人都司操練止有餘丁一二千名居重馭輕京師軍士雖有二十餘萬南京官軍雖有五萬之上然多有名無實況騎射之未精什物之未備加以連年做工疲困已極輪班往返艱難尤甚此軍士現存之弊如此也消耗之軍既不能復現在之數又不堪用兵戎誠爲不足遇警將何調用況今邊騎猖獗于甘涼出沒于西北强賊又哨聚于江右此皆腹心之患而大有可憂者臣

愚乞敕兵部通行天下都布二司各行所所屬衛所府州縣有司將所管各里軍戶充軍衛所官旗姓名逐一查理明白衛所各將所管軍人姓名籍貫充軍來歷年月審勘無差各備造文冊江南者送南京兵部江北者送在京兵部各將洪武以來舊冊查對如有差訛卽便改正仍收備照務要磨勘明白除年遠盡絕外將宣德以後逃故之數每省各鈔謄一本該部照例通行各清軍御史嚴督所屬用心清理不許視常虛應故事庶姦詐之徒不敢作弊埋沒其京營官軍候營造憲宗皇帝山

陵畢日乞敕兵部徑自具奏請命本部堂上官一員會同各營總兵官將現操軍馬逐一查理先儘團營務足原額之數其南京各營官軍乞敕南京內外守備官員會同南京兵部堂上官一體清查仍乞禁約管軍官員不許私占役使及擅撥做工等項致累逃亡俟清查完日各另回奏仍造冊送兵部查攷其現在軍士務要著實操練精其騎射養其銳氣一遇征調俾克成功如此則兵戎不致消耗而戰守為有備矣　疏上得旨這本所言多切時弊該衙門便看了來說

防邊患疏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謹奏爲豫防邊患以保重地方事臣竊聞事貴早圖患當豫防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制治于未亂凡事固然邊患尤甚竊照甘涼地方乃古左賢王之地漢武帝傾海內之財勞數十萬之衆方克取之設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之右臂蓋北則胡人所居南則番戎所處若不分而離之使兩郡相合不下數十餘萬中國何以當之則甘涼地方誠爲西北之重地也漢唐之末終不能守而趙宋全未能得至我朝復入職方設立都司

屯聚重兵故我太宗文皇帝深謀遠慮首命內臣總兵以鎮守其地邊境晏然無事干戈後至正統初年多爾濟巴勒等爲患數年靖遠伯王驥定西侯蔣貴始克平之廼至天順年間保喇瑪拉噶等侵犯此地朝廷命將出師未能勦平旣而寧夏副總兵仇廉前去截殺兵過蘭州迤北輕率寡謀被敵所誘數萬人馬喪亡過半自後敵入河套侵擾陝西而甘涼地方稍爲寧靜近自成化二十年以來所在搶掠官軍失事先因進貢等項各該衞所罷困已極敵人知我虛弱益肆猖獗且陝西路

通甘涼止有蘭州浮橋一道若彼以數千人拒守河橋糧運不能通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近日本院節准兵部咨文該甘涼等處鎮守總兵等官具奏敵人入境或五六十騎或一二百人其所在各城堡官軍所報不曰追至某處路遠天晚恐墮賊計掣兵回還必曰用箭射死賊人數多俱被鉤拖去訖未嘗見奏有挫衂賊鋒斬獲賊級數多者止是陜西靖邊衞官軍斬獲敵人首級三十七顆而人民被其擄掠者亦不知其幾何況

逦因甘涼等處缺糧陜西臨鞏二府人民已經趲運數次困苦不勝近該巡撫甘涼都御史羅明差來奏事舍人石玘臣等詢問說稱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敵人自涼州直抵陜西蘭州一帶入境搶掠四五日得去頭畜人口不知其數今甘涼總兵等官奏稱止被敵人搶去夜不收馬五匹且前項敵人連年搶掠每得厚利邊將畏懼罪責往往惟務隱蔽誠恐敵人窺知我邊糧缺兵寡卽因天氣炎熱遠遁窮荒固覺無事但恐秋高馬肥弓勁之日糾合別種部落擁衆入寇我邊無

備不無又遭蹂躪年復一年敵人益爲得志而甘凉之
地大有可憂思患豫防不可不慮乞敕兵部計議甘凉
各城現有馬步官軍若干若敵人擁衆犯邊有無足彀
調用如或兵數不足豫調何處客兵前去截殺雖曰延
綏調兵三千往來不常久駐則虛費糧草頻回則徒勞
士馬遇敵人侵緩不及事如何爲宜及行彼處總兵等
官計議敵若擁衆侵犯用何方略挫其初來之鋒設何
奇謀遏其深入之勢敵若據守河橋援兵從何而進糧
運從何而通方略早定人馬豫集務使敵人大遭挫衂

不敢犯我邊方用紓朝廷西顧之憂永絶邊陲侵掠之患明白具奏期于必行仍乞敕戸部查算甘涼各城現在糧草若干可彀彼處軍馬幾年支用如調客兵有無缺乏之如或不足作何措置使糧草有數年之積不致臨時有缺乏之虞若再令腹裏人民遭運千里饋糧民有飢色樵蘇後爨師無宿飽皆兵家所忌況陜西之民瘡痍未復尤非所宜前項二事先時計慮猶恐爲遲若臨時方籌不無誤事事之大有可憂者無過于此故我皇祖訓有曰外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征必選

將練兵時謹備之者正慮此耳臣等叨任大臣濫總風紀尚有所聞事關地方不敢緘默 疏上得旨說的是邊防大計兵部便計議行

請卻賽瑪爾堪進獅子疏 弘治二年 倪岳

臣謹奏看得賽瑪爾堪所進獅子乃外番之野獸非中國之所宜畜留之于內既非殿廷之美觀置之于外亦非軍伍之可用日逐餵飼之費及所賜銀幣等件俱係府帑之財帛百姓之供億兼且獅子眞僞皆未可辨借使是眞不免以彼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或非眞

豈不受遠人之欺貽天下之笑且以啓番人窺伺之心以為中國好尚之所在殆非所以發揚聖德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臣竊為朝廷惜之蓋因各番先于成化年間得利而去以此今次繼踵復來今若不為處置則今次既去後次復來一處既然各處倣傚以朝廷柔懷之仁固不計此小費其如遠番之心貪得無厭何哉臣嘗聞聖帝明王不寶遠物故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召公致戒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下詔卻之載之經史傳美萬世而我憲宗皇帝成化初年亦嘗降敕諭止朝

鮮白鵲海青之獻皇上踐阼之初首頒明詔禁止各處鎮守等官進貢騷擾之弊旣而放禽鳥縱鷹犬旬日之間屛逐無遺弘治元年四月内因迤西番人進貢玉石等物卻令帶回本年七月内又因雲南鎮守太監王舉欲進寶石等物嚴申禁絶善政善教遠近稱頌以爲聖德恭儉蓋與成湯之不殖貨利同符而一致由是而終始惟一雖堯舜之聖何以過此令未及三年而廣東鎮巡官員又將賽瑪爾堪所進獅子要行起送赴京臣仰窺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爲聖德之累但恐有以

先年事例為言容其到京則經過道途騷擾必多賞賜犒勞須從舊例況本處進貢使臣例該于陝西甘肅驗放起送即今現一起哈瑪爾丹等一十八名到京為因後起使臣未到未及題賞其經從海道雖有先朝特旨止是准令回還不會許從入貢今若聽從海道前來則後次尚有附近本地浮海番商詭稱本處差來入貢則既無勘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真偽就使的係本處差來使臣則既從陝西又從海道濫冒差人糜費財幣終無窮已且又令其習知海道啓意外之虞即今各處地

方水旱相仍人民窮困卻乃疲中國以供遠番費有用而易無用臣愚見深謂未便伏望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番人詭冒之奸計斷自宸衷阻其使臣盡卻所貢仍差的當行人一員馳驛前去沿途跟訪隨其所在會同巡撫或巡按及合屬司府官就于所在地方支給官錢量爲宴勞仍依例給與廩給脚力送回廣東量予賞賜嘉答其意將原來船隻官爲修理著令撐駕回還仍請敕一道曉諭阿哈瑪特王謂爾忠敬之心朝廷具知但差人進貢只宜照依常例量備駝馬從陜西陸路

赴京爲當其獅子鸚鵡不係常有之物不必遠涉海道
來進如此則遠方諸國知明天子之所爲有非彼之所
能測然後益崇俊良益修政治使家給人足禮樂興行
邊域無警萬邦賓服如此則雖四靈畢至未足以增光
盛治矧一猙獰異獸亦何足以爲明時之輕重哉再照
鎮巡等官均受朝廷重寄明知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眞
臘暹羅滿剌加瓜哇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該于廣東
布政司比對起送赴京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今賽
瑪爾堪差來進貢既該委官千戶孫祥等呈報各官自

合遣人諭以朝廷事例并詔旨事理阻回爲當如果番
性執拗不肯依從亦合以理阻留在彼差人星馳具奏
候請明命以爲進止可也欲乃卽便差人起送似此故
違亦合參究伏乞聖裁　疏入帝從之

請嚴捕近京盜賊疏 弘治二年　余子俊

臣竊惟京師乃宸居所在四方萬國所歸人煙輳集買
賣繁華實有一等不務生理各處逃往軍匠囚徒心腹
相結三五成羣爲非作歹人號喇虎追至家業蕩盡卻
乃賭博抹牌下棋打雙陸踢氣毬言贏者得財仍恣所欲

輸者喪氣袖手無爲遂至飢寒迫切發起盜心往往京師肆行劫掠防微杜漸誠不可緩乞敕五府六部六科各差有力量屬職官共五十五員內給事中五員會同錦衣衛堂上官并巡城監察御史督行五城兵馬司順天府委官通將城裏城外官民排門不越一家取勘果有容留賭博不務生理來歷不明軍匠囚徒等項許于各官處出首係民者送戶部係軍者送兵部係匠者送工部遞發原管官司收候無籍貫者送五城兵馬司監候事畢另議定奪以後再有逃來者查係發遣之數果

曾原犯死罪遇蒙恩例得免仍送原問衙門擬以死罪
鄰右窩家今次並以後容留隱蔽不舉俱與犯人同罪
各官就行審編火夫除例該優免本身戶下二丁及止
優免本身及官員優免本身一門外其餘大小人家不
拘幾丁盡行編為火夫輪流坐鋪每夜務勾一十五名
并力捕盜務在得獲不獲者巡城御史參奏責戒鄰右
不行救護者就行送問獲賊之日要問出窩家不服審
編及審編不出者果係應請旨者具實參奏餘人就行
送問其火夫文冊各官將稿付與兵馬司類造仍乞敕

禮部查例禁約官民人等本等衣服靴帽等項不許僭分過侈以足財用以省姦盜其迤南北直隸三路軍衛有司照舊設立火夫防護道路及禁約往來人等早宿明行不許中賊姦計如果遇賊勢不能敵星馳通報京營差去把總官員撲捕毋得隱匿再乞聖旨榜文將前項弭盜事由詳載于內昭示臣民以爲遵守各官此外再有所見何者爲致盜之弊何者爲弭盜之方俱令條奏以俟酌行臣謹奏　疏入帝從之

恤民弭災疏　弘治二年　馬文升

臣謹奏照得先准禮部咨該司禮監太監韋泰傳奉聖
旨近日京城雨水爲災南京又奏大風雷雨之異朕當
檢身飭行祇謹天戒爾文武百官尤當各加修省勉其
圖報毋事因循各衙門政事有缺失當舉行改正的斟
酌停當來說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轉行到臣除仰遵聖
諭痛加修省及將本部當舉行改正事宜先行條奏外
臣惟天命人君以出治人君命臣以分治皆所以爲民
也洪惟我朝列聖相承咸能愛養斯民使得其所深仁
厚澤洽于民心故今百十餘年民之愛戴無異成周但

生齒日繁地土有限豐收之年尚可度日一遇凶荒輒多餓殍況邇年以來差役繁重科派無度且如京畿之民既有擡柴砍柴人夫每名一年用銀二十一二兩雖會減去四五兩尚有一十六兩之多又有寄養孶生馬匹京班皁隸各閘閘夫及內府各衙門黃穰苗擡竿等項差辦非止一端每一州縣一年多者用銀三四千兩少者一二千兩至如通州雇倩接應人夫一年各縣協濟亦用銀數萬餘兩而稅糧馬草不在其數往年全靠多餘土地幫助近被皇親功臣勢要之家占奪已盡民

之困苦所不忍言嗟怨之聲盈于道路致災之由恐在
于此非獨畿甸之民如是而天下之民皆然又如南京
內官監成化年間具奏經行南京工部坐派南方各布
政司銀硃土硃生漆鐵線肥皂各五萬斤共該用價銀
二十餘萬兩其他買辦又不可勝計民困財竭誠未有
甚于此時者也幸遇皇上嗣登寶位以來布德施惠節
儉愛民凡百無益之事悉皆革罷然猶有災異者此蓋
天心仁愛示此儆戒正欲皇上仰體祖宗之心以安養
斯民以撙節財用以培植國家而鞏固皇圖于億萬斯

年也且天下之民固所當愛而畿甸之民尤所當深愛也今順天等八府之民既有前項徭役又遭此水患加以秋收無望卽今已有缺食流移者冬末春初必須賑濟若徭役不減照舊徵收是所濟者不及十之二三而取于民者十之八九內而飢寒切身日無所給外而嚴刑峻法日加箠楚隨濟隨追欲民之不逃亡不餓死豈可得乎其追賠馬匹擡柴夫役已經兵工二部覆奏暫且停追外其餘科派徭役尚多若不通行查勘痛加減免不惟逃亡餓死又恐致有意外之虞自古人君欲囘

天意而弭災變必先愛民而節財用伏望皇上法成湯
之子惠困窮思周文之惠鮮鰥寡乞敕戸部速行巡撫
直隷都御史轉行順天等八府除糧草外各將本府所
屬現今一應買辦歲辦併各項徭役共若干項每項用
銀若干兩通共用銀若干兩作急具奏候奏報之日該
部會同各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六科十三道從長
計議某件合當暫且停免某件合當量爲裁減中間果
係內府緊關合用之物者該部支給官錢買辦送用仍
通行浙江等十三布政司並南直隷應天等府今後每

年終將奉到兩京各部勘合坐派所屬一應買辦物料
及歲辦之物備開件數併該用價銀數目備細具奏仍
照前會官計議當裁減者奏請裁減當停罷者停罷永
為定例內外諸司衙門敢有故違擅自朦朧具奏增添
者許科道官指實劾奏究治仍乞敕戶部豫先區畫賑
濟被災州縣飢民錢糧以備臨時之用併將各免糧草
作急定奪蠲免庶民困少蘇天意可回災異可弭而祖
宗之鴻業可以保之億萬年而不替矣臣叨居大臣同
國休戚覩茲災異義所當言不敢緘默疏上得旨是

戸部知道

正罰俸奏䟽弘治二年　馬文升

臣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祭祀及謁見園陵若朝會行禮差錯及失儀者罰俸錢半月欽此又伏覩大明令內一款凡民官月俸錢米相兼罰俸止罰俸錢軍官月俸錢米如遇罰俸合與民官一體折筭追罰俸錢欽此此我聖祖立法葢因文武官員凡有小過輕犯不卽加罪止是罰俸而又止罰俸錢猶存俸米使之得以養其妻子下至失所情法兩盡其仁愛優恤臣下之心雖古帝

王無以加矣但令內所載年久未曾申明近年以來文武官或有大小罪責荷蒙朝廷寛容罰俸有一月二月者有四月五月者戶部行令將月俸不分錢米盡行住支況邇因水旱災傷倉糧數少即令各官月俸止支本色米三分折色錢鈔七分若不分錢米全不關支妻子無所養贍未免啼飢大官猶可小官何以度日誠非聖朝頒祿養廉旣富方穀之意也恭惟皇上嗣位以來凡事法祖一應舊章悉皆舉行天下臣民不勝慶幸乞敕戶部遵依大明令內所載事理通行在京大小衙門令

後凡奉欽依罰俸者止將月俸折色銀鈔照數住支仍存本色養贍妻子庶祖宗舊章得以昭明罰俸官員感蒙惠澤臣叨任大臣事干國體所當言者不敢緘默

疏上得旨是

進鹽場圖冊疏弘治二年　彭韶

臣伏聞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爲念其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民事爲先故有以豳風無逸親書以進者有以農桑耕織繪圖以進者甚至有獻流民圖者要之豈能盡夫民間百色艱難之狀但于深宮之中

即是少寓目而動心焉亦不至草芥以取之矣然庶民之中竈戸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士大夫少知之者況于在上之人乎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槩謹爲陛下陳之海鹽煎熬全資人力竈戸饒給之家丁多力盛因山海自然之利無門戸不足之憂誠與樂土之民等也貧薄之人雖有分業塗蕩然自來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豫借他人凡是煎課餘利盡還債主而本身之貧有加無減故其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脫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

守則無人不守則無入此蓄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汲海午汗如雨雖至隆寒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雖至酷暑如湯亦不能離此煎辦之苦也不分寒暑無問陰晴日日有課月月有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咆哮如虎既無現鹽又無抵價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加有疾病死喪等事尤不能堪逃亡別處則身口飄零復業歸來則家計蕩盡誠爲去住兩難安生無計孟軻謂窮民無所歸此等

是矣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寛恤蓋雖未能使之頓如其願然亦足以示朝廷存記不忘之心彼將有所感動仰慰雖困極無復恨矣臣今將鹽場景象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爲圖每圖各述以詩裝寫成冊上進伏乞萬幾之暇俯垂睿覽庶幾目擊貧竈之迹臣不勝願幸之至

疏入帝從之

# 御選明臣奏議卷七

論內外不可異法奏弘治三年　王恕

臣竊聞古人有言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治臣謂賞罰不當與無賞罰同何以勸善懲惡服天下心天下不心服則萬事瓦解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諸葛武侯有見于此故告後主有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斯言也實公天下之格言服人心之要道也雖爲後主

告實所以爲萬世人主告也臣伏覩昨者發落南京御史姜綰等聖旨似與武侯之言不同大駭物聽誠恐天下聞之謂今聖明之時內外異法豈不有傷陛下平明之治乎臣實不忍敢不昧死言之且姜綰等與太監蔣琮交相訐奏互有虛實姜綰等既降調其職侍郎黃孔昭等被其連累亦各罰俸三箇月豈宜獨宥蔣琮之罪而不爲之處置乎夫爲此一人遂廢天下之公論壞國家之政體豈陛下之本心蓋未之思耳臣荷聖恩起于既退之餘加此一品之職非徒富貴之也蓋欲朝夕納

誨匡輔至治臣知此事未宜而不言是不忠也倘異日陛下自覺其非豈不以不忠責臣乎縱使陛下終不覺悟臣亦安忍坐視乎昔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由是言之是君不可以不聽言臣不可以不進言也臣伏願陛下追還前旨另行裁處務合公論使彼此心服天下無得而議將見盛德大業可

以與天地相爲悠久矣　疏入得旨這事已發落了罷

再論內外不可異法奏弘治三年　王恕

臣昨伏覩發落太監蔣琮及南京御史姜綰等聖旨昧死上言欲望陛下追還前旨另爲裁處以昭公道以服人心且免天下後世內外異法之議是臣惓惓爲國之心非敢徇情妄言以惑聖聽自取誅殛之罪伏奉聖旨以爲事已發落了訖臣惟此事雖小關繫治體甚大設未得其當雖再易之不爲過要于其當而後已若謂已發落卽不可易古之所謂從諫如流者所從者豈皆未

發落事乎漢文帝欲重犯蹕之罪張釋之曰當罰金欲
族盜高廟器者張釋之曰當棄市文帝雖發怒終從其
言未嘗以不合己意而不從也伏願陛下昭日月之明
察芻蕘之言廓天地之量赦狂瞽之罪乞將前事再加
隱括別作處置使內外無分彼此而人心服則治體不
致虧損而朝廷尊矣　疏入得旨朕意以蔣琮守備不
宜輕動如何又這等來說不准再不許來奏擾該衙門
知道

恤民弭災再奏疏弘治三年　馬文升

臣聞天命人君居大寶之位享天下之奉所以爲民也人君簡賢任能分布庶位亦所以爲民也蓋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宗社之安危繫焉故皐陶告舜曰在安民孟子之美文王曰視民如傷易曰節以制度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于害民故愛民者必先于節用也仰惟皇上聰明睿知文武聖神于帝王傳心之法得之已深而帝王致治之要行之已效然而近年以來各處水旱蟲蝗晝晦地震是皆災變之大者非皇上仁民之心有未至蓋天

心仁愛示此災異欲皇上側身修行戒謹恐懼節儉愛
民以隆祖宗莫大之洪業于億萬斯年而不替焉耳皇
上亦當仰答天意思繼祖宗克勤克儉而愛乎民焉臣
謹以民之困苦言之且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府州縣
每年該備用馬二萬匹每馬一匹用銀一十五兩共該
銀三十萬兩惜薪司砍柴擡柴等項人夫一年共用銀
三十萬兩京班皁隸六千七百餘名該柴薪價銀八萬
餘兩通共該銀六十八萬兩及各王府郡王將軍郡主
郡君等位生者蓋造府第薨者修理墳園及祭祀等項

又該銀數萬兩而買辦採辦秋夏稅糧水馬驛站又該數百萬兩且天下之生財有限不在官則在民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徵年年如是欲民之不困財之不竭豈可得乎民財既竭一遇水旱災傷流移死亡餓殍盈途所不忍言加以官吏之貪酷惟知催科之緊迫小民困苦無所控訴嗟怨之聲上徹于天災異之召實由于此況近來內府各衙門生派諸色物料供應牲口等項較之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十增其三四該部依數派去有司徵收急于星火北方之民別無恒產止是種田既要

完納糧草又要備辦料徵收成甫畢十室九空啼飢號寒比比皆是即今河南山東陜西山西及南直隸揚州等府俱被旱災又多蝗蝻生發加以官府追徵遞年拖欠錢糧及買辦等項小民變賣田産已盡計無所出逃亡數多倘來春青黄不接所在倉廩空虛無所賑濟其勢必至人自相食而意外之虞遂起賑救之儲不可不豫伏望皇上上思天命之眷顧宗祖之付託下念小民之艱難凡百用度務從儉約無益之費量爲减省敕內府各衙門今後凡派出合用營造物料務要會同該部

計算各庫會有會無合用若干方奏行該部斟酌合該
司府地方有無災傷分派前去依數送納不許似前多
派一概具奏若有故違雖奉有欽依該部亦要明白覆
奏減去亦不許依奏分派累民仍乞勑該部將前項果
被災地方一應拖欠錢糧並買辦採辦等項物料暫且
停止果係內府緊關合用之物許借支官銀買辦應用
其在京各衙門大小官員皁隸係補助俸糧不及難以
停止亦暫派江南王府頗少並無南京各衙門皁隸去
處十分之三不必令人前來止照例總解柴薪價值自

弘治四年爲始候豐收之年照舊分派原僉去處應當
十分災傷去處戶部仍豫先差官前去整理賑濟錢糧
若臨時前去人民逃亡緩不及事其該追虧欠倒失馬
匹亦暫免追補備用之數災重去處暫減三分明年收
成後仍前補解再乞敕各該巡撫都御史將所屬州縣
一應科差當停止者徑自斟酌停止當具奏定奪者明
白具奏凡可以蘇民困者聽其便宜處置所屬官吏果
有恣肆貪酷的爲民害者就便黜罷勤于撫字深得民
心者量加旌異又督令布按二司分巡分管官員務照

都察院奏准事例常川在各管地方禁革奸弊訪察民隱區畫倉糧撫恤流移凡有不急之務不許擅自興造一應公移債負不許擅自逼追一夫不許擅役一毫不許擅科大小詞訟不許濫受以致監禁人民分巡分管官敢有故違事例不時囘司延住坐視民患者許巡按御史指實參奏究治仍行在京大小衙門官員各要敦尚節儉不許過爲奢侈庶民困少蘇天意可囘而災異可弭矣伏望皇上俯賜施行天下幸甚斯民幸甚　疏上得旨該衙門看了來說

清理刑獄疏弘治四年　　馬文升

臣伏覩宣德三年三月初四日欽奉宣宗皇帝敕諭內載聖人制刑罰用昭天討以弼治化刑罰當則天道和平人心悅服國家天下並受其福否則感傷和氣災沴百出是以古者帝王必愼簡刑官我國家稽古爲治建三法司自祖宗以來愼重人命務在恤刑欽此及讀大明律保辜限期內一條手足以及他物毆傷人者限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限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墮胎者無問手足他物皆限五十日莊誦再三不能無

疑夫鬬毆成傷旣立辜限則辜外身死當依本條今律云辜內因傷死者以鬬毆殺人論該載已明其在辜限外及雖在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案明白别因他故死者又若各從本毆傷法該載亦明今問刑衙門未審據何所見遇有毆傷辜外死者不分原傷有無平復輒依毆殺之條坐以絞罪恐非律文之意曰辜外因傷死者不合償命則死者何辜誠如所云則辜限一條可以删去矣何用保辜哉況本條又云若折傷以上辜內醫治平復者各減二等辜內雖平復而成殘廢篤疾及辜

限滿日不平復者各依律全科竊詳立限之意惟以限滿為期若傷未平復辜限一日不滿雖笞杖之輕未敢便決蓋恐被傷者死必令償命則杖刑難贖若辜限已滿傷未平復雖徒流之重就便斷決隨即發遣且限滿不平復毆傷必重有死之理若該償命豈肯遽以毆傷全科其罪乎假有毆人至篤疾該杖一百流三千里仍將犯人財產一半斷付篤疾之人養贍設使被毆之人限滿不平復既將犯人坐以全流又斷以財產若斷後被毆之人因傷身死復坐以死則非惟立法有無紀極

而前之已流斷付財產又何所處乎今笞杖徒流悉依此斷獨辜外死者不依此條何其不攷律意而矛盾若是也及覩墮入胎條內註云墮胎者謂辜內子死者乃坐其雖因毆若辜外子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不坐墮胎之罪以此推之則辜外因傷死者不坐以死明矣謹按

太祖高皇帝制律之時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後又敕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每一篇輒繕成書上奏揭于西廡之壁

親御翰墨爲之裁定雖笞杖徒之輕尚歷歷明著其罪

若辜外因傷死者律該處死必明定其罪如何又云各從本毆傷法乎昔待制馬宗元之父馬麟毆人致死雖在辜限四刻之外尚不抵死蓋以刑主欽恤法無久近我祖宗立法初意正在于此故名例律云凡稱日者以百刻又曰八十以上十歲以下犯反逆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上裁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夫五刑之條莫重于反逆殺人矜其老幼猶不加刑況鬬毆不過一時忿怒彼此交爭初無殺意比之謀殺故殺不同所以特立辜限若辜外因傷死者一槪坐以

絞罪是與辜內因傷死者之罪無異矣豈祖宗欽恤之意乎伏乞斷自宸衷或敕都察院會議奏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問擬鬬毆辜外因傷死者罪名合無照依辜限條內該載擬罪難復仍依鬬毆殺人律條科斷務求至當永爲定規毋曰行之已久難以更改如此庶欽恤稱情人心悅服而辜限一條不致虛設矣查得先該本院奏爲講明律意以重民命事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主事評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

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于律條多不熟讀律意亦不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人就律將就發落笞杖徒流縱有所枉爲害未大至于人命一有所冤關繫非輕有將强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官吏因公毆人致死本無挾私故勘而俱擬斬罪者本係故殺卻擬鬭毆殺人絞罪者其他以是爲非以重作輕且以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囚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乞敕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天下都布二司督令斷事理問及

浙江等按察司官並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囚之際參錯訊鞫務在得其眞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死有冤抑獄成之後難以分辨明白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評事魯永清奏稱前因臣會同刑部尚書何大理寺卿馮等計議竊惟條律之設肇自往古我朝斟酌最爲適中且互相鬭毆若于虛怯致命去處被傷卽時身死者律有明條固不暇論其餘致傷有輕重所以辜限有遠近

保辜者毆人成傷保其犯人之罪責令醫治被傷之人恐其致死使彼此各全其生也律曰辜限內皆須因傷死者以鬬毆殺人論律條甚明固無別議又曰其在辜限外及雖在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卷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且其者變于先意及者事情連後是言若在辜限內傷已平復不因毆傷別因他病死者止擬毆傷本罪不坐毆殺之條曰別因他故死者從本傷法則限外因傷死者雖不明開以鬬毆殺人論而其意亦甚明矣不然何以折傷以上又曰辜限滿日不

平復者依律全科且折跌人肢體致成殘廢篤疾尚流三千里又將犯人財產一半斷付被傷篤疾之人養贍若因毆人頭傷風從頭瘡而入限外死者既不坐死又不斷付財產而止擬毆傷流罪則是于死者反輕于生者反重不惟死者含冤于地下而彼孝子慈孫亦抱恨于生前矣再攷祥刑要覽載待制馬宗元之父麟毆人被繫守辜而傷者死將抵法宗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于郡得原父死者蓋唐律文云保辜限內死者依殺人論限外死者依本毆傷法無別因他故字樣于

我朝大明律保辜條內文意自不同也但人多不肯講明往往引宗元爲說而致疑耳且人命至重律文之意況限外因傷而死者擬以鬭毆殺人絞罪自國初至今已踰百年若有所疑前人豈不具奏合無今後凡鬭毆傷人如前折跌人肢體毀敗人陰陽破人骨墮人胎斷人舌等傷官司責其保辜限內不能平復纏綿至于限外而死情眞事實者仍擬鬭毆殺人絞罪原問衙門臨時備由奏請定奪其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案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務與推究眞情力爲辯明不許拘于限

內畏懼原告刁潑將被告之人一概問擬死罪致有寃抑有傷和氣庶于律意不違而刑罰罔濫事體歸一而法司有據矣　疏入帝不納

諫寧府用琉璃瓦疏　弘治五年　林俊

臣竊見寧殿下累乞琉璃瓦重荷聖諭于引錢內支二萬兩給換仰見陛下聖仁廣大惇敘九族盛心然覲鎮巡議奏欲俟年豐定奪是異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追寧王又奏工部又執奏是申言決不

當與也陛下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也後從其半是
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壯公論謂盜府多此一舉是
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盜王讀書明禮聰察識事斷
不為此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夫事有可為有不可為
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私匱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
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須于民不知存積僅二萬七千
餘兩益府宮殿蟻蠹益殿下現移東寢萬分驚虞修葺
之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淮府造墳順昌王崇
安王鎮國將軍起第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來未計此

不可已者也所存儒學文廟傾頽問其故謂科例嚴所司顧忌不修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各處豫備倉穀數少問其故謂罰贖解部所司計無自出此不可已者也官軍俸糧通融節縮歲支尚少四萬四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楚府殿𢫬久未葢荆府多敝漏淮府同一江西頽垣朽柱東拄西撑飄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址在民庶尚不堪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于義不可已有可爲割財内帑爲之未過也有可已無可爲又何必爲此等事哉古者采椽不斵茆茨不翦土階賛

堯阜宮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湘州之約儉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國至富也又不用琉璃豈亦慕采椽茆茨之盛規崇古尚質示樸以垂憲如此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順祖考者義不當如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沒之矣沒之非孝子沒之非順孫謂賢王肯為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況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

縱之何往不流賢王春秋方盛德業方始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循常文具之間以毀前人法則臣未知其可臣數侍賢王言論多師法古人又誤被禮愛獨至臣深感切若無益于賢王罪死罪死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琉璃美寧先王義不當以用琉璃諛今王且小人先合後忤君子和而不同臣欲愛德市義完賢名不欲貢諛順旨虧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王道當如此竭忠盡愚事陛下道當如此寧王靜思幡悟必有創于臣言者伏望聖明篤

懿親斷大義垂善道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若完甌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掩義爲世世頌美幸甚臣無任隕越俟罪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振紀綱疏弘治五年　蔡清

臣伏見近日彗星之異天道高遠其果爲人間何事而見固未可必知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外敵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無一可恃天之意其爲此耶臣謂此病症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玩安忽危紀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力日

屈民力日屈則國勢危矣歲復一歲如種在地萌動有期雖使無邊塲之警亦將有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而其次在邊境紀綱旣振朝廷旣正疆塲自固要荒自服矣何謂紀綱不振臣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皇上諭令羣臣陳時務得失于是兩京科道官請以皇上所得李廣受朝士賄賂簿籍按行黜罰此亦修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爲巳曲相彌縫竟使皆得無恙縱以人衆爲疑亦當去其太甚奈何明明指曰某爲姦之首某爲佞之魁而乃晏然朝端其所

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即此一事
皇上所親見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況其
他可以游詞浪說眩惑于君門萬里之外者哉紀綱之
廢弛一至于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動
萬波隨謂罪皆可以計免何用惴惴懷刑謂功皆可以
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塡委溝壑
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朝廷之大事所繫不暇顧也
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尚忍言哉今民之貧者無立錐之
地而宦官廝養宅舍擬于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

民膏血所萃也朝廷錙銖而取于民以爲士馬之資者乃多充牣于庸將之家轉運于權倖之門于是兵弱不能衛民敵騎一至而邊氓之身家蕩然一空臣虞今日國中之虛實外敵亦當知之過半矣葢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恃也其可不及是時而振吾紀綱以救藥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紀綱之大要而朝廷之所以爲朝廷者也方今堂堂天朝幅員萬餘里尊無二上足兵足食綽綽有餘裕者惟紀

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也周世宗高平之戰纔一按誅敗將何暉樊愛能等而兵勢遽赫然改觀于俄頃之間自後百戰百勝率如破竹之勢則紀綱為國之命脈舉四肢貫百骸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若夫紀綱之根本則又在于人主之一心故心正而後事可理理明而後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學必正學毋循于文藝之末而後有明理之功其要不外乎眞氏大學衍義一書所言矣此一書者眞聖學之綱領也人主不但于經筵日講凡深宮燕居之際終食

造次之頃皆當時時誦服不少遺忘務使其言浸漬融化于一心而時出迭見于應物之間然後爲有得而天下事皆可無俟多言矣不然安得事事而爭之日日而正之也哉此雖書生之常談其實不易之至理蓋不患外患之不弭而患朝廷之不治不患萬事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明今日兵備廢弛邊境爲尤甚其當救爲尤急蓋朝廷養兵本以制敵而今多役于權要之門朝廷給財本以養兵而今多落于權要之手氣勢不振于未戰之先威令不行于方戰之際功罪不明于既戰之後

我之虛實既素爲敵之所窺敵之虛聲益足爲我之所畏今欲救之糧賞宜遣朝官以領給不必悉關白于將領私役宜專委官以訪察無事則蓄養其才力非親得雋于矢石之間者不得冒功宜從兵部報効試中者乃遣之一或敗事于旗鼓之下者不得逃罪宜委方正官員紀功者幷察之然其要在于將帥之人品不凡人品不凡則無事于防察以妨其權其機在于朝廷之紀綱振舉紀綱振舉則自將帥以下無不用命昔儂智高屢敗官軍矣一用狄青爲總帥而南方遂平于旬月之內

唐憲宗討淮西不用宦官監軍而用裴度臨督一舉而事定蓋同此將領同此士卒同此器械糧賞亦在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此非經世之大本似亦救時之急務也　疏入帝從之

覆張九功正祀典疏議　弘治六年　倪岳

臣等謹詳古制天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凡載于祭典者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類不在祀典故孔子曰非其鬼而祭

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先儒亦曰帝王無妄祭無徼福又曰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皆謂此也自秦以降乃多淫祠歷漢至元有因有革迨至國朝太祖高皇帝卽位之三年首詔天下有曰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其天下神祠無功于民不應祀典者有

司毋得致祭欽此欽遵及大明律內一款凡私家告天拜斗焚燒夜香燃點天燈褻瀆神明者杖八十若僧道修齋設醮而拜奏青詞表文及祈禳火災者同罪還俗又一款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切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爲首者絞爲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欽此欽遵其所以拯弊俗于千古垂至戒于萬世至深切矣列聖相承恪遵成憲間有因所感應之事

而增益祠祭或以萬壽千秋等節而修建齋醮一時行之不察後遂襲以爲例因循莫改增置益繁異端之徒轉相鼓煽怪誕相乘矯誣殊甚夫非禮之祭非類之禱近代帝王固不能無然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在帝舜以爲當務之急蓋非聖明之君卓然有見必不能深禁而痛絕之此給事中張九功之言所以深有望于今日者也伏乞聖明敬事天地孝事宗廟嚴事山川百神捨此之外凡有一應齋醮禱祠之類通行革罷不惟屏斥異端之姦亦可節省無益之費該部仍通行天下除

應祀神祇照舊致祭外其餘非有功德利澤及民及不經奏勘不合祀典者即係淫祠俱各查攷盡行革去僧道修齋設醮師巫假降邪神左道亂正者嚴加禁約敢有故違依律問罪其在京各宮觀寺廟神祇出處不載于正經功澤莫稽其顯跡但係非時遣祭者並皆停免中間有經累朝崇建難于輟廢亦宜釐正其名號減殺其禮儀庶幾朝廷之上允合乎聖祖以禮事神之心至于祀典之存亦足致乎帝舜至誠感神之妙和氣協應國祚綿長人心以明風俗以正其于治道誠非小補令

將查到在京各項祭祀除太倉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各寺宮觀神祇應否致祭緣由逐一議擬開坐伏乞聖明裁處　疏入帝從之

請豫教太子疏　弘治六年　馬文升

臣惟太子國之儲貳社稷之安危繫焉所當豫教者也大易有養蒙之卦禮記載教世子之篇古帝王憂深思遠未嘗不以此爲先務也皇上嗣登寶位敬天勤民法祖圖治至仁洽于四海大孝隆于兩宮皇天眷顧祖宗

垂佑誕生皇子寔出中宮姿表異常質性聰睿茲已能言能行矣不可不早爲教養也蓋童蒙之時良知良能未有所誘天眞渾然不早教之一有放失習與性成他日雖有良師傅教之亦難入矣爲今之計必選醇謹老成頗知書史宮人如衞聖夫人楊氏者保抱扶持言語必教之以眞正之音行步必教之以端莊之舉內庭之宴鐘鼓司承應不使之觀元宵之節鼇山之戲不使之見迨夫稍長嚴敕東宮老成內臣如太監覃吉者先教之誦習孝經使知孝弟之道出于天性仁敬之心本于

自然至八歲教之誦詩讀書凡尊尊親親之等仁民愛物之則無不啓知端其趨嚮及其漸長建立宮僚之時仍乞敕內閣大臣會同各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慎選名實相符才德老成學問醇博端良重望之臣以充其任囘邪詭秘者不使之預自此日出春宮講論經書涵養德性使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凡世事委曲在所當知人物賢否在所當辨與夫上天之所當敬祖宗之所當法百姓之所當卹財物之所當惜如此則內外輔導得人而又教之于豫皇太子德不至于堯舜文

武之域者臣未之信也臣以菲材荷蒙列聖厚恩叨任六卿之重又蒙皇上加臣太子少保正係東宮輔導之官臣受任以來夙夜惶懼思無以報惟在豫教皇儲以成至德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之治亂是臣一得之愚惓惓忠愛之意也伏望聖明留意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疏上得旨是該衙門知道

議疏黃河築決口狀　弘治六年　劉大夏

臣等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

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于下流修治緣水勢已逼尤難爲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尚可泄水必須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導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經水州縣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仍于潮神廟南北各造滚水石壩一條俱長三四十丈中砌石塊一條長十四五里以圖經久若此處

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流東決壩可以泄河流之漲隄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于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以免濟寧一帶閘河尤為利便臣等仰知皇上洞見黃河遷徙之害深為國計民生之憂凡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私匱乏人夫尚可起倩財用無從取辦況好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聲躡影者議論難據臣愚乞敕戶兵

二部會同在廷羣臣從長計處斟酌前項工程于理應否興止倘以臣言可採則其事宜速舉其買辦木石等項銀兩應于何處取用應用匠作等項口糧該于何處支給逐一處分明白定奪行令臣等遵守施行　疏入

帝嘉之賜璽書襃美

申明律意疏　弘治七年　馬文升

臣竊惟爲治莫先于德教輔治莫先于刑罰洪惟我太

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當前元入主之後法度廢弛之餘以爲刑乃輔治之具不可不明首命大臣更

定新律以一人心又命刑官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垂法萬世其勸善懲惡之意無以加矣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十惡十惡之外而情莫重于强盜比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强盜條云凡强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時所以禁暴去惡懲姦止亂而輔治者也祖宗朝凡錦衣衛捉獲盜强綁赴御前引奏者俱奉綸音三法司錦衣衛午門前當時會問明白隨即具奏奏有欽依刑科三覆奏就行處決或有不待三覆奏而處決者所以良善者知所勸姦惡者知所懲典刑

既正盜賊屏息至天順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該司禮監
官傳奉英宗皇帝聖旨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
順三年為始每至霜降後但有該決重囚著三法司奏
請會集多官從實審錄庶不冤枉永為定例欽此蓋專
指律該秋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冤枉故合三法
司會集多官審錄恐强盜重囚不在其內且强盜既該
決不待時緣何監至秋後處決因有前該傳奉欽依所
以一向因循但係强盜不分贓之多寡情之輕重俱監
至秋後與秋後處決之囚一同會審比及會審之時十

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翻異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情雖重而不決柔弱者俱作無詞情雖輕而行刑況處決之際因是囚衆多至日晚或至更深人多不見甚非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之義且情犯有輕重故行刑有遲速今常若如此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强盜矣是强盜與鬬毆殺人者爲無異矣又非歷代制律懲惡之意欲强盜之息得乎伏望皇上今後凡錦衣衛官捕獲强盜綁赴御前引奏者乞照先朝故事敕令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于午門前會問明白追有贓仗擬罪如律備由

具奏奉有欽依刑科覆奏不必監候隨即處決中間果有情可矜疑者亦要明白上請定奪或有寃枉亦與辯明其法司徑問强盜及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兇犯務在鞫問情犯明白贓仗眞正毋撓于勢要毋拘于成案發大理寺審擬合律類奏奉有欽依者刑科覆奏亦就處決庶有以正邦刑而懲奸惡息厲階而安良善其律該秋後處決重囚照舊會審恭惟皇上寬仁慈厚實同舜禹而臣猶以此言進者蓋此時强盜恣肆劫財殺人全無忌憚比之往年大有不同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往

往有之若不將强盜兇徒依律不時處決則恐厲階自此而生將來有不可制之患矣況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帝王之盛事也强盜有犯不時處決餘賊知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葢兵刑二事每每相須惡之小者以刑治之而有餘惡至于大雖兵加之而無益矣臣叨掌邦政弭盜安民乃其職任茍有所見事干國體不敢緘默

疏上得旨是法司知道

請添巡撫疏　弘治七年　馬文升

臣竊惟我朝自宣德年間各地方添巡撫官員或都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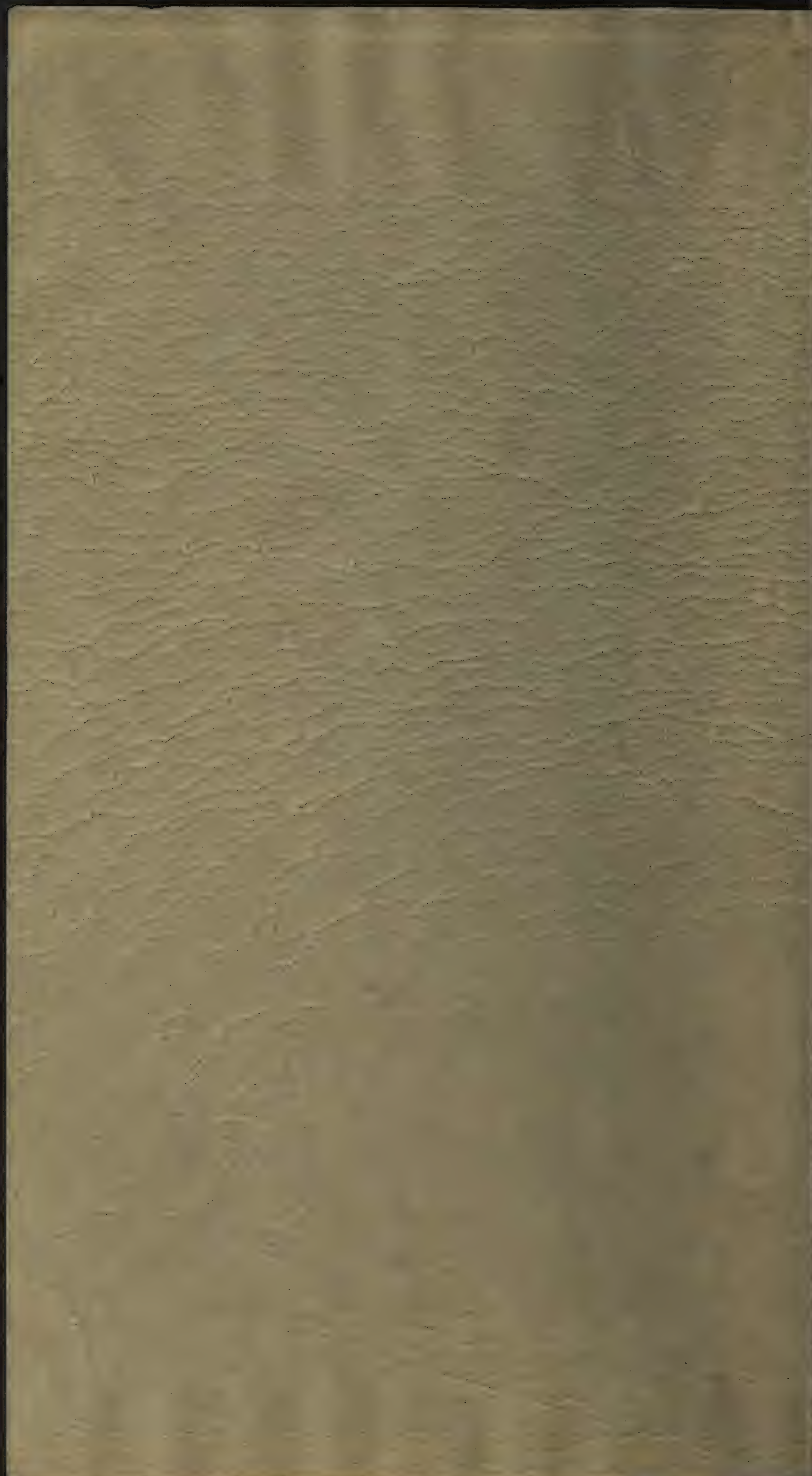
史侍郎以節制三司比時惟河南山西陝西南直隸蘇
松等府設有巡撫官其餘布政司止是不時差遣大臣
巡視或一年二年而回所以三司官員互相因循府司
官員惟知貪利以致福建賊首鄧茂七浙江賊首葉宗
劉廣東賊首黃蕭養倡爲亂階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僭
號稱王攻劫城池殺擄人民地方騷擾爲之不寧者數
年其廣西貴州苗蠻因而爲亂朝廷命將出師方克勦
平彼時兵食尚足人民富庶未甚費力近年以來宗室
位多冗官太濫加以水旱相仍科派無極所在倉廩空

虛軍士之糧城池坍塌武備廢弛守門者皆老幼之卒操練者半尫羸之輩如湖廣桂陽縣被賊百十人進城如入無人之境江西贛州府地方流賊數百刼掠十數餘日至今未曾捕獲福建武平廣東程鄉縣賊盜尤甚倘或哨聚日久爲患非輕其浙江大戶之家或爭私忿各聚人衆相殺數日有司莫敢禁治誠非治世所宜若非添設巡撫官員早爲整治將來之患有不可測今江西已添巡撫官一員但止管南贛二府及福建汀州府廣東韶州南雄湖廣郴州一帶不預民事三司官員未

聽節制難以行事查得本部先嘗建議要于福建浙江
添設巡撫官員未蒙俞允今日之勢又非前數年之比
矣應合早爲處置臣等職掌兵政天下安危所繫若不
弭之于早萬一有事臣等萬死何足以贖伏望皇上以
地方爲重乞敕吏部會同本部推舉練達老成剛柔兼
濟官二員爲都御史巡撫浙江福建地方專一撫安軍
民緝捕盜賊禁貪殘除奸弊修理城池整飭武備措置
倉糧操練民兵凡事與鎮守内臣計議而行大意以弭
盜安民爲本其江西都御史金澤就令巡撫江西多在

南贛二府居住仍兼管廣東韶州南雄二府及湖廣郴州桂陽一帶候命下之日各另請敕行事　疏入帝不納









# 御選明臣奏議卷八

陳災異疏 弘治八年　　　　馬文升

臣謹奏據湖廣布政司呈據長沙府申據善化二縣申竊照本縣地方自弘治八年二月以來天雨不降高阜去處未曾翻耕即今苦竹開花實如麥米楓樹生李實黃連樹生黃瓜苦蕒菜開蓮花七日方纔凋謝備由轉呈到臣會同巡按監察御史鄭惟恒議得凡物之生各有常性今當地方旱沴之餘土木併興之際而山林園圃草木多開異花生異實戾性之常厥妖甚異斯固微

臣失職之咎亦由民力難堪怨聲沸騰有以致之也除洗心滌慮思過補愆及行都布按三司一體痛加修省等因具奏抄出該本部備查近年以來天鳴地震星隕如輪冰雹屢降天火時發夏霜隕木等項災異歷攷傳記以詳厥罰上請皇上修德以弭天意及要行兩京文武羣臣各竭乃心殫乃力勤臣職以奉朝章修人事以回天意期交盡乎修弭之道用少裨于宵旰之憂凡事關乎治理聽條奏以舉行等因具題節該奉聖旨是弭災之道在修人事事關朕身的當自舉行爾兩京文武

羣臣並各處鎮巡三司管官尤當痛加修省勉盡職務
共囘天意毋事虛文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除痛加修省
勉盡職務及本部合行事宜另行條奏外臣惟我太祖
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知保天下在得民心故惓
惓以安養斯民為念立綱陳紀無一政而不在于養民
發政施仁無一事而不寓乎仁愛貪官汚吏之害吾民
者必重置于法豪宗巨族之殘吾民者必大治以罪列
聖相承率遵是道所以百餘年來海內晏然災異少見
臣之區徇汲于骨髓前于月屆也仰惟皇上一嗣登寶位

愛民之心實同乎舜禹仁民之念遠繼乎祖宗無一介之不善無一政之或乖夫何近年以來乃有前項各處奏報災異數者之中惟地震一事攷之前代固有震者未若今日連年震之不已而海內俱震草木之妖固不能無未見今日並生一府又在同時此皆災異之甚者且變不虛示必有其應由人事乖于下斯天變應于上然而致此者固皆臣等不職所致實由賦重役繁小民不得其所之所感召耳何以知之什一而稅古之常制今之田畝十稅八九且宣德正統年間宗藩位少武職

米多江北布政司稅糧撥付邊方京倉上納者每石價
銀不過五六錢多係布絹之類來京糴買未嘗專要銀
兩而有司倉存收者俱收本色其運之數十之四五近
來宗藩位多武職太濫邊務方殷祿米去其大半小民
之糧盡數改撥京邊二倉上納每糧一石少則用銀八
九錢多則用銀一兩一二錢俱要煎製淨銀豐年用糧
八九石方得易銀一兩歉年則借取富室收後加倍償
還間有空閑地土又被各王府及勢要之家占爲莊田
佃租之人百般科害控訴無門往年京師倉庫錢糧易

于上納遞年使用之錢過于所納之數若至絲綿花絨闊布大絹一切物料交納尤難非經攬頭小民不敢上納所以在京米糧雖賤價值日增每一布政司該徵銀百萬餘兩而備用馬價檯柴夫役京班及司府州縣官柴薪皁隸驛遞馬驢船隻又該銀數十萬兩而買辦顏料織造段疋供用之物不在其數江南兌運京倉並各衙門糧米運至京師者每正糧一石亦該二石之上甚至三四石者今年如是明年亦如是歲歲如是無有了期桑棗鬻之已空而絲絹猶徵田畝賣之已盡而稅糧

猶存逃亡人戶稅糧併于現在人戶代納收成已畢而枵腹啼飢者比比皆是隆冬墮指而赤體號寒者處處皆然衣食不足罔知禮樂風俗日見其澆漓人心日滋其奸僞子詈其父習以成風弟毆其兄恬不爲異究其所由社學久廢人不讀書以致如斯賦重民困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好逸惡勞人之常情古之帝王遂民所欲今天下之民河南者因黃河遷徙不常歲起人夫五六萬每夫費用盤纏銀一二兩逐年挑塞歲以爲常近因河決張秋有妨運道欽命內外大臣往彼修築又起河

南山東人夫不下二十萬所費錢糧不可勝計皆出自小民脂膏江南蘇松等府挑濬河道亦會起人夫二十萬卽今南北直隷河南山東沿河沿江燒造官磚及湖廣前後修蓋吉興岐雍四王府該用人夫匠役不下五十餘萬江西前後修蓋益壽二王府今山東青州修蓋衡王府二布政司亦該用人夫數十萬先修者三年之上尚猶未完後修者方纔興工先後用銀豈止數百萬兩今兩廣用兵民之供運軍餉者又不知用夫幾何山陝二西人民供給各邊糧料終歲勞苦尤甚他方及僉

派天下各王府校尉廚役齋郎禮生每當一名不數年
必致傾家蕩產且洪武年間封建諸王惟秦晉等十府
規模宏大壯麗將以懾服人心以固藩籬其餘諸王府
俱各差減葢恐費民財而勞民力也永樂宣德年間亦
皆如是以後年間修葢各王府方纔寬大宏麗一府有
修葢二三次者北方府州城闊民稀拆毁軍民房屋不
致太多今江南府分多有依山傍嶺傍河臨江城小人
稠自唐宋以來未曾封王軍民居住相傳數代生齒日
繁今聞差去內外官員止照北方王府周圍牆垣丈尺

及起蓋軍校營房有將軍民房屋拆毀十之二三者甚有拆去四五分者斬山平地多傷風水軍民蕩析其居無所歸著告訴之言盈于道路嗟怨之聲徹于上穹加以做工人夫暴露日久萬一積怨恐生他虞即今在京各項工程亦衆操軍連歲少休多有累及逃亡及在外司府州縣並各邊總兵等官非奉奏准明文擅動軍民修蓋不急衙門非禮祠廟及耕種自已田土做造私已器皿者亦多裏河一帶直抵南京平昔俱有聽撥拽送馬快船隻等項人夫近因三次親王之國豫備接應人

夫又不下數十餘萬聽候日久飲食不足尤爲困苦役
繁民困未有甚于近歲者也賦重役繁二者併行則民
力豈有不困民財豈有不竭欲望遂其生養豈可得乎
民旣流離困苦不得其養則上天生物之心有未遂矣
人君子民之責有未盡矣災異之來未必不由于此賦
稅之重勢至于斯固不可已但價值亦當少減工役固
不可已緩急亦不可不節王府之修固不可不加宏麗
亦不可不計地之廣狹而斟酌損益此等事情關繫甚
大若不早爲處置誠恐年復一年上恬下嬉災異之示

或不可弭而意外之虞難保必無合無通行各處鎮守巡撫總兵并都布按三司官員今後各要上思朝廷委任之重仰體皇上恤民之仁邊倉糧價斟酌定奪比前量減銀數而各邊管糧官亦不可多收及行仰所屬凡遇分派夏秋稅糧之時將京邊二倉糧料先儘上戶次及中戶起運下等人戶俱作存收或折納濶布嚴禁里書人等不許挪移作弊致有不均其徵收之時亦要酌量緩急豫定期限陸續設法催納不可要譽逞能嚴刑峻法逼民逃竄其桑棗有遭荒歲砍伐已盡者亦要申

明祖宗舊制著令照丁栽種務實效以復民之恒產其提調學校官員亦要修舉社學之規慎選教讀之人各里凡民子弟俱要入學誦讀孝經小學並御製大誥俾知孝弟之道法度之嚴以復民之常性巡撫官尤宜振肅紀綱倡率所屬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可以養民之生者一一舉行貪官在所當去汚吏在所當黜可以蘇民之困者悉要振作視民如己之子節財如己之肉使民無啼飢號寒之苦得遂仰事俯育之天如有盜賊生發小則設法撫捕大則調軍勦滅毋致滋蔓貽患地方

其干委任斯無所負其大小衙門若有應合修造工程事干動支錢糧起倩人夫數多者務要奏奉明文次第合應修葺小小工程亦要申稟巡撫等官示下方許修造其餘一切不急之務一毫不許擅科一夫不許擅役及行各邊鎮守分守等官除修邊外不許擅撥操軍修理一應淫祠私宅公館等項並耕種田土做造器皿重勞士卒廢弛武備如有故違通許巡按御史指實具奏提問如律上請定奪情重者文職照坐視民患事例降調敘用武職照私役軍人事例降級發落通行京通二

倉內府各庫局內外提督巡視等官並各邊監督官員
各要嚴加禁約官攢庫斗人等不許刁難納戶揹勒財
物仍乞敕工部轉行湖廣江西先次差去修蓋各王府
內外官員如果工程未完作急修蓋完備若是已完卽
便回京不許在彼遷延虛費供給有傷民財仍乞敕三
道分投齎付今次差去湖廣江西山東修蓋各王府內
外官員及請敕彼處鎮守太監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
公同相度今次所修王府各府城內地方有無空闊如
果城濶人稀其周圍牆垣丈尺並宮殿衙門一應房屋

照式起造分毫不可有減若是城狹人密別無空地周圍牆垣不必拘于北方王府周圍丈尺徒使府內空地太多以後致令起盖離宮別殿臺榭遊玩去處致惹事端有違祖訓且使軍民嗟怨其合用木植等料必令匠作斟酌相度而用不許因爭小忿將長材故意截短勞民重買有稽工程其督工官亦要撫恤人夫時其飲食不可太急及索要財物若牆垣宮殿基址大工修築已就將原起人夫或分班做工或疎放一半不許盡數拘留致生疾病因而死亡有傷和氣內外官員仍每半年

一次具奏要見造完工程若干用過物料若干現在做工人夫若干不許似前遷延歲月久勞民力工部仍查內外節年修蓋派出料物若干工程已完未曾送納者即係多餘之數准作後來應用不必再派有司寬其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若然民雖不能盡遂休養亦可少蘇困弊一二前項事情國家安危所係伏望皇上覽臣所言如果有益生民有裨治道斷自宸衷俯賜施行更乞益遵祖宗之訓益篤愛民之仁節財用省造作以培植邦本崇正學抑邪術以端澄聖心庶幾天意可回災

異可弭而國家萬萬年無疆之基業實在于是矣臣干
冒天威不勝戰慄恐懼惓惓為國為民之至　疏入得
旨該衙門看了來說

修飭武備疏弘治八年　馬文升

臣竊惟天下之安危係武備之修否武備修則四夷知
懼盜賊斂跡而天下安否則四夷恣横奸雄窺伺而天
下危矣李唐之末武備廢弛終致藩鎮之亂趙宋之季
兵馬衰弱卒有金元之厄載在史冊昭然可攷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

雖當投戈息馬之期未忘練武防邊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迨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邊塞其于武備尤為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部落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年間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而武備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至今讎耻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前去清

理亦多虛應故事終不能充足原數矧京衛軍士內府
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之上現在者不滿七八萬江南
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
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而陝西山西之兵亦多戍
守各邊所以腹裏衛所城池空虛無軍防守一遇小寇
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
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
兵十二萬分爲十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畜養銳氣
遇有征進就便啓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重加優

恤尚以爲遲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之上其
工有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雇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一
二錢行糧糴賣不得食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現在者
强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于此時者也且武備
之修固在乎軍尤籍乎馬洪武永樂年間京衛于空野
官地置立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
夏秋之間足堪牧放春冬又全支料草以備餵飼所以
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卽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
家或親王占爲巳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

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卽挪往西山一帶四散趁牧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之數一時調用猝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一石軍士艱難多有豫賣與人況六個月止關草二個月每月止折與銀二錢通不彀一月支用且人無食必死馬無草必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草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俱支糧馬不支草夏秋既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餵飼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實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樁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現

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
消耗莫有甚于此時者也且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精
强尤在甲兵之堅利近年在京盔甲廠所造軍器每見
守衛軍人披帶盔甲其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膝葉多不
堅袖長壓肩全不合式盔尤太重卽今京衛軍士常操
弓矢多係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七八把平
昔尚不能射遠加以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關之弓豈
能開射縱射不過數十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
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槍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

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涼陜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員侵欺入己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挪移搪塞有名無實況去歲內府戊字庫軍器被火燒燬數多現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于此時者也且軍馬充足甲兵堅利若將不得人亦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俱蒙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謀勇兼資操持可取善撫士

卒者但中間多有貪利爲害年老有疾而士論不歸者
本部已奏行天下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將材以備任
用近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其堪任大將者甚少
大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習學韜略操演弓馬一聞推
舉多尚奔競及至臨時莫展寸籌恐出衆奇才或混在
行伍潛伏草野亦未可知將不得人亦莫有甚于此時
者也夫使軍馬甲兵充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
節制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教場操練軍士射
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

知攻殺擊刺之不熟至于馬匹猶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卽爲住操所以馬多生物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敵騎之嫺熟蓋亦霄壤之不侔操練未精亦莫有甚于此時者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强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旣如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之信況天鳴地震連年不已草木妖孽歲時迭見象不虛示必有其應禍福安危相爲倚伏近日北敵近邊遞送番書要來進貢中間詞語驕倨必以三千人俱入不要減去一人似有啓釁之

意既而俱各遁去不露形迹且北敵之性小盛則掠大
盛則侵今既不來進貢又不侵掠安知其不示我以弱
而緩我邊備以潛蓄大舉入寇之謀乘隙而動乎夫京
師以大同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
程邊牆之外卽非我土至若密雲薊州尤爲密邇本邊
軍馬雖强然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倘有大舉入寇全
藉京兵以爲應援若不早爲修飭誠恐有誤國家大事
伏望皇上處常思變居安慮危念京師軍馬乃朝廷自
將之兵居重馭輕防姦禦侮所係甚重今後凡有興造

各該衙門官員不許奏討團營軍士做工敢有故違許
科道官指實劾奏置之于法更乞天語丁寧著爲定例
其坐營把總等官務要曲加撫恤不許擅役科害敢有
不遵事發照依内外提督大臣欽奉敕諭内事理發落
其三大營做工官軍各該管工内外官員亦要督令作
急修完不許似前遷延因而私役賣放以致軍士受害
往往逃亡其團營仍查照弘治二年該司禮監太監韋
泰同臣等選軍之後奏推事例每營再行揀選十分精
鋭馬軍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爲上等之兵遇警動調挨

營前去免致又行挑選遷延數日不得起行有誤應援
其逃故之數本部仍通行各該清軍官員用心清理如
不及數攺滿之日不許陞用庶兵有所養勇于赴敵而
逃亡亦少矣仍望皇上念戰馬爲國家所重草場乃戰
馬所資乞降敕齎付現差清査京衛牧馬草場給事中
御史等官並五軍三千神機營各選差年老知識草場
所在官一員隨同給事中等官前去將永樂年間原撥
各營牧馬草場拘集地鄰人等從公取勘四至明白就
爲丈量每營原該地若干頃內已耕種地若干長草堪

以牧馬地若干已耕者要見何人管業係親王管業者
另撥無礙地土補還退出草場牧馬其餘不分內外勢
要官員俱要退出若係軍民私自耕種者取問如律丈
量之後四至埋立封堆仍于各該教場官廳內豎立石
碣將四至鐫刻在上永爲查照自後再不許一人奏討
如有故違許科道劾奏治罪今後馬軍敢有將該支料
豆豫賣與人及將官馬雇與人騎坐者事發俱于教場
門外枷號半月滿日仍送法司問罪與雇馬之人照例
罰馬一匹親管官員若有侵欺料豆一二石者照常例

發落五石以上及擅撥馬五匹與人騎坐者事發降一
級料豆至十石馬至十匹以上者降二級仍調外衛帶
俸差操其軍民職官人等若有私買軍士料豆下倉闗
支至二十石以上者事發俱發邊衛充軍更乞敕戶部
將京營馬匹春冬六月支與草束三個月一月本色草
束二月折色銀兩每名月支與三錢尤望皇上以兵器
爲士卒衛身克敵所資乞敕工部通查內府各庫現收
軍器共有若干遇警有無彀用是否堅固如有不足乞
敕內府兵仗局成造精緻盔甲腰刀斬馬刀長牌弓袋

各二十項副把面工部差官送去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巡撫官處無巡撫者送鎮守巡按官處交收各將所屬衛所並有司該辦軍器物料徵收一二年之數或現收在官並拖欠未完查追完備于本布政司收貯直隸俱于各府收貯布政司去處委三司堂上官江北直隸俱于淮安府江南直隸俱于𦤎州並太平府北直隸于眞定永平二府就委各府知府並各衛管局官員提調却將各衛所局匠通取到于布政司並前定府分軍器局內免造長槍四根折造斬馬刀二把圍

牌改造長牌照依發去式樣併工成造其弓箭俱照宣德正統年間弓要絲綿寸北外用堅漆甲面俱用厚密青白綿布釘甲俱用火漆小釘若有造作不如法者三司並各府衞委官照依織造段疋事例參問降級發落若已造完陸續送京工部會同本部官看驗總送內府各庫收貯專備從調官軍領用以後前項司府每二年俱照此例攢局成造一體運送赴京照前看驗交收庶軍器可用不致有誤本部仍通行內外各衙門大小文武並科道官及天下鎮守巡撫巡按三司並府州縣等

官各查照本部先今事理但有習熟韜略弓馬絕倫或有出衆奇才堪爲將官者不分行伍士卒或草野之人俱聽舉用有司以禮起送赴部本部通將節次所舉未用將材並原係將官後因緣事不係失機革去職任者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官逐一評議某人可任主將某人可任副將某人可任參將某人可任守備某人可任方面具名奏聞挨次斟酌推用舉到奇材另行會官考試照武舉事例具奏擢用其舉到將材若有奔競請託者終身不錄各官亦要用

心訪察務得實材不許一概濫舉有孤朝廷廣求將材
盛意庶將官得人奇材不致遺棄更乞敕團營提督內
外大臣今後凡遇春秋三九月常操之期早為具奏行
令欽天監選擇吉日務在十五以裏不許過期其操習
規矩遵依洪武永樂年間操法五日之內走陣下營二
日演習武藝三日軍中號令全在旗幟金鼓其執旗掌
金鼓之人務選年力精壯耳目聰明者造冊在官不許
頻換教演之日務令軍士目識旗幟耳聽金鼓令其旗
東則東旗西則西隨其所指千隊如一鼓動則行金鳴

則止行止合節萬軍無錯至若斬馬長刀權鋒破敵全
藉此器京營原無教師合無行移陜西鎮廵官于在城
操軍內揀選十分諳曉馬步刀法者二十四名應付口
糧脚力差官管送來京于十二營每營撥與二名于各
千原習大刀軍人內選出三五名令其習學待其通曉
其法卻令專教本千軍士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
千自然習熟原取陜西軍人俱各放回仍查本營操軍
除神槍刀牌外其弓箭手共若干員名于內府該庫收
貯各處布政司運到歲造官弓內每名給與一張各隨

力之強弱以揀弓之硬軟務要逐日開弓演習日久自射能及遠而堅甲可透敵人知懼不敢輕衝其馬匹尤要加意操習使馳逐合度不致生拗鞍轡之類俱要堅固整齊庶便于馳驟夫數者之中將得其人爲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利而又將得其人再加以倉廩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臣等職掌兵政因北敵窺伺武備未修日夜憂惶寢食弗寧故敢冒昧上陳伏望聖明留意俯賜施行宗社生靈幸甚　疏入帝不納

## 請視朝疏　弘治十年　　徐溥

臣伏覩陛下臨御之初講學修德敬天勤民無所不至
天下之人皆以為堯舜之治可指日而俟也近年以來
視朝甚遲或日高數丈殊非美事臣等已嘗屢言不敢
瀆論內閣奏事舊制每日二次若有緊急事情不拘時
奏聞今止一次遂以為常批荅之出動經累日各衙門
題奏本章或稽留數月或竟不發出事致壅滯不得即
行且本朝列聖自洪武以至天順年時常面召儒臣咨
議政事今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所以通達下情者
惟在章奏又不以時斷決其于政體實為有礙至于經

筵日講所以明義理是非之端陳古今治亂之迹成就
君德裨益治道惟在于此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去年
春夏日講止得三次秋冬經筵止得一次較之初政似
有不同臣竊聞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于
彼正士既疎則邪說得以乘間而入向來頗聞有以修
齋設醮燒丹煉藥之說進者夫齋醮之事乃異端惑世
求利之術聖主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道流科儀符籙
一時最盛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猶誑稱作法卒使乘
輿播遷社稷失守求福未得反以召禍今內庭禁地修

建不時賞賚無算黜退道官復陞眞人賜以玉帶恩寵
服色過于公卿遠近傳聞無不駭異至若燒煉之事其
害尤慘蓋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肝腑爲禍百端唐
憲宗藥發致疾遂殞其身雖杖殺柳泌何救于事惟漢
武帝始雖迷惑終知悔悟謂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
于是文成五利之徒相繼誅死故雖海內虛耗亦以壽
終今龍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
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僞亦已甚明況
依方而煉計日而待所成者何丹所驗者何藥如其無

效則聖明所照亦可以洞悟矣若親儒臣明正道行善
政自足以感召嘉祥培益聖壽永享和平之福何假于
彼異端之說者哉且自古姦臣佞人蠱惑君心以自肆
其欲者必以太平無事爲言禍患一來悔之何及唐相
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今
承平日久溺于宴安自目前觀之似乎無事然工役繁
興科派重疊則轂耗竭兵馬罷敝生民困窮日甚一日
愁歎之聲上干和氣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
木妖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然之患誠爲可憂陛下

深居九重言路之官皆畏罪隱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爲陛下言者伏願陛下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姦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則聖德日新聖政日理億萬年太平之業可保無虞矣　疏入

帝從之

論罷興作疏　弘治十年　周璽

題爲罷興作以隆治道事竊惟爲治之道莫大于得民心得民心之道莫大于恤民力盖民者國之本也或重役以窮民力則其本傷矣本既傷而欲國之治未之有

也故春秋凡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之其重民力
如此仰惟陛下卽位之初勵精圖治愛養斯民詔諭天
下有司一夫不許擅役一錢不許擅科天下之人皆曰
不圖今日復見堯舜之君夫何近年以來興作之事連
年相繼府庫之財費出無經民困于科派而流亡過半
軍苦于力役而逃竄恒多財耗力竭人不堪命臣心知
其非而緘默畏死不惟負陛下委任諫官之盛心抑且
負祖宗設立諫官之本意也故敢昧死言之昔唐堯土
階茅茨不害於變之風夏禹卑宮陋室不損敏德之化

漢文帝惜十家之產基址既成而一臺不築遂成富庶之休唐太宗鑒秦隋之弊財用既具而一殿不為遂成貞觀之治是皆載之史冊昭然可攷願陛下察之往者壽寧侯宅第之營數年未得休息今歲毓秀亭之建此時正當勞費近日又差官前去河間府與濟縣地方修葢房屋廟宇陛下仁同天地明並日月安忍作無益以害有益哉且京師腹心元氣也河間數府其肢體也若土木一興則數府動搖人心嗟怨肢體傷矣肢體既傷而腹心元氣寧保其無恙乎方今北庭入貢遠人慕義

来王之時正當詰戎兵修政教使知我朝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以讋服邊方窺伺之心可也今土木之工興作無厭軍民之力疲敝不勝彼將覘我中國之虛而萌覬覦之念矣況近日四方有災異之陳京師有陰霾之變兼以鳳陽地方流賊作耗正陛下敬天勤民恐懼修省之時也伏望皇上憫斯民之苦罷不急之務仍于萬幾之暇日御經筵留心經史親近元老講求治道則聖心湛然百職惟熙而太平至治之效可以並唐虞超三代陋漢唐于下風矣臣叨居言路輒敢上瀆言出而禍

隨臣非不知也萬一徼言得入天意少回罷止興作以省無益之費導迎善氣以迓無疆之休臣雖碎首殞身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疏入帝從之

## 論重名器疏弘治十年　周璽

題爲抑奔競以重名器事迺者清寧宮因災重建告厥成功內官監以其趨事之人開坐上請欲崇陞職有差營繕司郎中李堂特陞京職三級命下之日物議沸騰咸謂陛下爵賞過當名器太輕往歲傳奉止于冗職近

日內降漸及正途國事曰非公道攸廢臣以菲才待罪
言路苟有所見義不容黙竊照郎中李堂猥以凡庸叨
中甲科濫膺部屬服色俸級亦極寵榮固宜竭忠輸忱
盡心圖報若管理修造職分當然縱有催趲物料之功
亦皆尋常易爲之事今辦理未及一年輒陞京職二級
名器之濫不宜如此彼工匠醫卜無階而入者官冗職
濫固不足言至若李堂出身正途乃貪緣陞職甘同工
匠之流諂事權豪無異乞憐之狗陛下明並日月洞燭
姧邪若不痛加裁抑臣恐本部尚書徐貫見伊部屬尚

亦超遷必將藉口覔緣希望殊典況本官奔競素著曾經彈劾臣愚所以逆料而過慮之者爲此故也噫在朝之臣無正途無雜流無小大奔競成風恬不爲怪與言及此實切寒心昔賈誼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非人類也今欲禮義修明風俗敦厚惟在陛下端本澄源愼重名器一轉移之間耳臣聞先年修葢太廟工完禮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王綸等止蒙給賞未曾陞職正與今日修葢清寧宮事體相同伏望皇上斷自宸衷收回成命將李堂照例給賞罷

其陞職以杜憸邪奔競之門以絕徐貫將來意外之望將見奸邪之膽自落廉恥之風日盛實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也愚臣妄議罪當萬死倘蒙陛下矜察則螻蟻微軀亦何足惜　疏入帝從之

御選明臣奏議卷八

# 御選明臣奏議卷九

## 應詔陳言疏 弘治十一年

何孟春

臣聞范雎獻秦王書曰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于書其淺者不足言也宋蘇軾曰臣試論其小者而大者將有待而後言也夫言係乎事事視乎時時之所急雖小而非泛言非時之所急君子不以瀆其君乃者清寧宮災陛下夙夜祗畏敕天之戒特詔廷臣痛加修省凡有所見許其直言浹月之間囊封投匭延頸企踵鵠俟報可而所見施行未盡遂言者之所望豈所言者皆非時所

急耶當世之務入于弊者多矣臣敢先以果聽斷公委任爲陛下陳焉而始及之前日宦官李廣未死陛下于聽斷委任不無假借今廣身死罪露宵旰之間聽斷果矣朝廷之上委任公矣臣猶以爲言者蓋欲陛下卽已往以戒將來也人君御煩治廣苟聽斷不果意緒紊于遲迴藻鑑昏于私繫則政出多門命從中降而紀綱不立爵非土共罪非衆棄而賞罰不明前之所是著爲律後之所是疏爲令而號令不一史稱漢宣神雀五鳳之治吏稱民安由其信賞必罰聽斷惟精以得之也元帝

嗣阼權入恭顯之手而宣業遂衰由其優游不斷牽制
文義以失之也近者陛下于各衙門所奏事宜或不即
出出則有非原所議擬者中間豈無有奔走倖門交結
近侍以相引救者乎躁者望速化戾者覬苟免私者願
獨利左右之人惟利是嗜惟黨是親所偏好則曲爲掩
覆所偏惡則横肆擠排是以人言籍籍謂某人某陰爲
之地某事某陰爲之間如都御史王越以傳奉見斥及
推西路總制乃閲數人而用越其間得無有譽越于陛
下者乎給事中王綸奉詔補外乃踰年而後得參議其

先得無有毀綸者乎甘肅守臣請封哈密兵部具題欲
無差官陛下不允所奏及擬人以上閱一月而又准不
差官夫前欲差官者陛下之意久而不差必所差之人
有非陛下意所欲者庸知左右不有欲差其所厚者以
僥倖功名因無陛下之命而遂致中止乎陛下英睿邁
古不應左右能預末議惟遇事稍涉遲緩故或有如李
廣者得進言也近年各官所上封事多有久留中者彼
所言不干廟廊則觸權貴緦緦然常恐被禍而陛下輒
復留中使彼不得請命徘徊鬱塞叩天無路何也夫事

之可與不可行與不行兩言而決耳陛下豈欲留陳奏展時省覽耶抑欲保全言者以滅謗耶又或其言謬悠無可採耶計彼之敢于上聞傾瀝肝膽熟思審計非以爲己謀也以爲己謀小加譴黜大正典刑可也非爲己謀則于國家之慮縱有不熟思審計者陛下亦當節短取長未可遽無別白使爲左右者得以成其曖昧之禍而誣風節之士也陛下始意圖治求言甚切先朝以言被黜之人如林俊輩無不起用而御史彭程胡獻以言事罷斥給事中胡易猶在禁獄臣恐非陛下求言始意

也伏乞速賜矜憫以釋論者之疑昔唐太宗問魏徵比來政治徵對曰陛下貞觀初導人使諫見諫者悅而從之比年勉强受諫而不平也徵之對不及政治而政治之進退實決于此臣願陛下一審察焉得頌不如得箴得唯唯不如得諤諤得所可悅不如得所可警人情不甚相遠彼顧欲噓死灰以自焚啖野葛而自毒耶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有能奮然不顧盡其言于天子者蓋素有風節之士不多得也而言脫其口咎攻其身怨種于前患生于後彼非失心遺死生之人則誰肯更言

者將來流弊人且浮沈自營心口相戒甘苟玩以誇太
平執文具以為觀美務因循而長偷慢樂軟熟而憎剴
切隨時好尚以固寵榮雷同是非以便附會臣不識此
于盛世安所取乎臣所以願陛下之聽斷果也天下大
器也措諸安地則安措諸危地則危然舉而措之一人
之力不能濟故必借其力于下而使下咸與其力然君
子與力則安小人與力則危故力又不可輕借也易師
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謂君子用事而使小人
參之之過也參朮以補苓黃泄之不可以為醫繩墨以

引斧斤背之不可以爲器甘滑以進若濫雜之不可以爲味理必然者陛下今所委任不爲之人然上下情隔忠誠未孚動遭掣肘貂璫乘之黙運潛持陰邪之徑貨利之關日闢日廣爭馳捷出人才雜揉吏事滋蠹陛下且不知其底止矣然其致此則固有由也古之君臣相與以圖天下之治都俞吁咈談讌一堂推置心腹洞徹表裏纖芥之嫌不萌其間是以其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出其身爲天下營各執其職而始終無所避忌而其君所爲而成所欲而遂陛下能如此乎臣生長外郡見

郡守所屬來謁必門卒爲通無不賂門卒者所上簿書必付房吏看詳所屬恐其尋隙無不賂房吏者門卒房吏于守何親而得賈利而假權況乎人主之左右哉外廷固不如內廷之近密也士大夫固不如宦官宮妾之褻昵也前李廣未死陛下之政事彼得而撓人才用舍彼得而議九重非時之旨諭彼亦可以時而假也羣臣趑趄于外觀望風旨固李廣之不若也于是有苞苴具門相與生盟死結者矣名位已盛欲其固基宦遊未達欲其進級地在閒遠欲其招攜跡涉孤危欲其培植事

防詿誤欲其回護衣冠清流豈眞不知恥哉無以結知于陛下故結知于陛下之左右也憂時之念奪于有我之私徇國之誠不敵營身之計士風如此陛下可無挽之歟近科道請按李廣贓簿以治交結者罪陛下但令指名以上而卒置不究科道所指之人得于所聞縱未皆實陛下亦當黜一二之尤者以警後來也今陛下用意過厚殆謂彼附李廣由廣有寵廣死彼將自罷何足深責以敗士類陛下于此可謂惜大體矣臣以爲陛下果有此意莫若自今以後公于委任自古願治之君無

不詳責于臣下而攷其政詳責于臣下故賢否不能隱攷其政故是非不敢私其所以使之不能隱不敢私者非用智術以伺察猜防也恭惟我祖宗在位優接臣下罔有間隔早朝奏事未畢每于晚朝盡之遇有機務輒黨御左順門召六部大臣與之商榷然後施行今陛下視朝稀闊通政司引奏之外德音不可復聞天下事一切徵諸尺牘臣惟臣下之告君見于疏奏不如見于對陳之爲切蓋疏奏者剴切言之而不足對陳者從容出之而有餘疏奏者堂廉高遠或礙于讒邪對陳者公論

具存無憂于扞格今羣臣有得更番需次對陳于陛下者乎是以賢否是非左右得以調停消息而陛下無由知之將何以詳責于臣下而攷其政哉臣願陛下明目達聰兼聽博采日與內閣講論當世之務大小內外一一付部詳議旣得畫一則斷而行之不以小恩廢大義不以私憾枉公法不以舊習妨新政不迷于兩可之辭不沮于交鬭之口如此而行不當者少矣其不勝任之人科道劾之而彼非拜被空文陛下斥之而彼更無遺憾豈復肯以賂結左右而取罪哉士大夫之氣旣作官

宮妾之勢自不得行臣所以願陛下之委任公也若夫時政之入于弊者請別白而終言之其一曰臣聞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師帥得人則百里受其賜郡得人則千里蒙其庇或非其人則百里千里攖其害聖君在上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一不獲其所猶爲不可況千里百里之生靈可寄之于匪人乎臣觀今之爲陛下守令者有非其人者矣狠羊相牧禽犢是資闒茸齷齪所在皆是陛下之民有不獲其所者矣筋骨疲于鞭扑肌膚刮于鋸刀終歲瘡痍痛定復痛知治體者能無怵然古者郡守

入相郎官出宰守令之職甚不輕也今之爲知府者皆四品廷臣累日積久而後至宜少不才者府佐及知州知縣佐貳等官則進士出身者十三四監生吏員出身者十六七而世之所重在進士其攷課之法旌異之典獨詳至監生吏員出身者不才者恕于攷課才者略于旌異此其弊也論者曰進士年少氣銳州縣職非彼所止彼能自愛故不安小成而多舉職旌異之典宜先焉監生吏員出身者大率志氣銷蝕精力疲憊無有幹局貪利而昧事相沿成風若攷課弗恕十八而九皆坐可

黜之刻無以酬其燈火棲遲之望塵埃奔走之勞矣其間有鐵中錚錚者雖間被上司旌異部議又以此非進士無所事旌異也臣以爲不然趙禹之才出于佐史龔勝之賢發于郡吏黃霸丙吉薛宣非漢名相乎嘗爲卒史爲獄吏爲書佐矣人才何常之有作之則振摧之則靡進之則前退之則卻所賴上之人執其機耳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號名進士者亦有不才者矣況今郡縣之官不皆進士監生吏員出身者常居大半而上復無以爲作之進之之機采名不采實惟其出身之拘而不

較其才使監生吏員出身者才者無以見其能而不才者遂無顧藉曰我非進士比空自苦何爲于是受賂營私不復以承流宣化爲事上司至則厚奉迎以寬指摘飾玩好以市姑息幸不失官則以歲月廣爲子孫之地是監生吏員出身者無勸于前無懲于後幾何其不率天下而爲不才之歸也天下之民又何辜焉祖宗時其取人也廣其察之也核待之也均凡諸途出身之人皆有以自樹今一大府連數州縣分職數十員而自進士數人外乃少可旌異者此攷課不嚴之弊也臣愚欲令

撫按以及分巡官凡遇所屬府州縣掌倅官員有政績超卓者遞行覈實奏聞旌異不以其出身之異而偏低昂之衡不廢乎資格之循而無形迹之泥進士出身者將益有所激發監生吏員出身者亦將不肯自棄矣至于攷課之道古今有二一察其守一視其爲守以廉爲以能而課牧民之官者又以得民心爲本世有廉者未必能有能者未必得民心而民愛之者非有噢咻撫循之政而無歎息愁怨之聲不能也臣故以得民心爲攷課府州縣官之最郡縣官員有廉者有能者有得民之

愛者該部既按實以擢用之又每歲取其廉且能而民愛之者一人奏爲高第如漢故事陛下特降璽書奬諭以風天下使爲守令者知愛民是尚而循良之歸民將受賜于無窮矣其二曰臣聞國初未嘗有巡撫宣德間始設于南直隸河南山陝今則除浙江福建外悉有常置秩皆都御史邊方領制置之權腹裏兼轉運之職手持敕旨以便宜行事三司屬其管轄數郡係以慘舒是固不可不謹擇而久任之也臣見吏部推各處巡撫腹裏則會戶部邊方則會兵部審酌已定而後請上親擇

何謹如之然其受任往往不久人方與地宜而地莫能
留地方得其人而人莫與處功垂成而來者交籍事未
集而謀者已易其又不然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
體悉六條未及舉剌庶務未及興革席不暇煖而坐已
非矣今制歲差御史一員巡按各處若巡撫不久其任
與巡按無異何復用巡撫爲哉昔宋司馬光有言古者
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居官者三年數月輒以易去望
職事之修功業之成不可得也臣謂陛下欲行久任之
道又宜從巡撫始近例巡撫每年一次赴京議事然當

議事之年多有以地方有事不果行者臣請限以腹裏三年邊方五年必須一次赴闕陛下親降德音詢問民瘼一示以優異一觀其底裏六部各奏其所行果有成績蕃錫而慰遣之其或不職科道指實而論之夫既擇其人于先而又久其任于後于更互赴闕之際有增秩賜金之襃有削官奪爵之辱則彼必思有益地方而無負陛下矣其三曰臣聞古之明君必慎惜名器惜之故人不易得而得者以為重後世爵祿混濫無復審擇童蒙無知坐致人上視其名器無足為重上與之而謂其

法應與也下得之而謂上與我者乃我故物也如此上之爵祿不足以爲下勸矣此後世之任子識者所以致議于其時歟我朝祖宗立法凡文職大臣必立朝既久勳勞茂著者方降特恩錄其子孫一二以榮後裔近年三品以上始概乞恩以子孫入監然亦有所裁節不至如宋之任子使子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也其武臣則不然父死子繼無子同產兄弟繼之從兄弟亦繼之又廣于任子之法蓋我太祖平定四海太宗肅靖內難武臣摧鋒破敵九死一生惟其艱險故報之獨延長也今天

下衛所已定入滿于位而後來之官往往倍蓰什百不論事之難易功之大小例得世襲其中乃有身不臨陣徒以預參隨頭目之末而濫冒者彼所獲首級豈陣前手刃之賊或由勢邀或出貨取或𢧐已死守臣皆與奏報張皇功次雖經部議節行各邊禁約而弊端竟不少衰今之新任有功之人要無祖宗時比者將不世襲之歟則隳將士立功之心將世襲之歟則繼繼繩繩無有限極其如後來之冗何臣惟文武之途有二食君之祿實一世襲既優諸武矣則法律之繩于文武者豈容復

異今文職犯贓必罷職枉法滿貫必充軍而軍職所犯
該絞斬者止降級調衛該徒流者止原衛帶俸同罪異
罰甚覺不倫臣攷之于律軍官犯笞罪者收贖杖罪者
降調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發各衛充軍
皇祖制律未嘗不與罪文職者等而刑官乃特遵近年
條例近例又載搶奪姦盜敗倫傷化者俱發原籍爲民
子孫承襲夫敗倫傷化者罪死而得爲民已非懲惡之
典而其子孫卽得承襲是其職特舉此付彼有爲民之
名無罷職之實其罪不更輕于降調者之不得卽替哉

或謂職乃其先人之功所得職亡于其身故即承襲于其子孫以報其先湛恩汪濊固應如是臣以今之世襲者不皆開國佐命之舊至于有罪又每從寛貸其源不淸其流不節爵祿益濫如之何名器之足重也乞敕部議今後各邊有警從征官軍若能臨陣斬級回巒之際赴鎮巡官辨驗以俟具奏陞賞其中官軍貧苦當陞而願賞者鎮巡官厚與賞犒如敢依阿奏報事發之日凡關節所通俱坐欺罔又乞法司會議軍職犯罪一斷以律成化年間事例不得引用該罷職爲民者必俟本犯

身死方許子孫承襲其先人非開國佐命之舊承襲之日革去一級于原衛所帶俸差操庶幾彼知慮後不敢褻上之名器矣其四曰臣聞民惟邦本故山附于地君附于民陛下視民如傷發政施仁凡天下旱乾水溢宜無不盡知者守令責在牧民民傷水旱彼亦宜有不忍者然臣竊見凶荒之處耆老告報府州縣必委官踏勘得實始爲上申鎮巡官必委官踏勘得實始爲請命命下該部必查例當行始爲行文轉而下府州縣卽所傷分數以減征貸賑夫凶荒之民枵腹待哺如涸轍之鮒

望斗升水于旦夕猶恐不足而彼文移往復動經數月豈其所堪哉故今之凶荒耆老既不以報府州縣復不以申藎明知其無益也委官踏勘一次適滋一次騷擾究之貸賑之及其濟幾何此守令之宜不忍于民者而亦有忍焉者也此天下之凶荒朝廷所以有不盡知而莫之救也凶荒而莫之救襁負相屬道殣相望無賴于此嘯召烏合必多盜賊業可生活者均被其害而有司又催督租稅身受棒枷良民亦且流移行刼矣臣以爲九重軫念元元宜先事詔諭府州縣官倘遭水旱即

委公正官一員勘明分數具申鎮巡官若係半災即將當年夏稅秋糧開除若係大祲即爲設法處置令府州縣將豫備倉糧放支賑濟事畢取具回報以憑奏聞蓋救荒之道宜速不宜緩速則肉骨之恩人人皆徧緩即排門散粥延街俵米而不及事漢謁者汲黯過河南以民傷水旱持節發粟不顧矯制之罪今之鎮巡官行事于外非黯當時之比地方去京師遠權以救荒亦不爲專也或謂朝廷誠降是令凡遭水旱不賑則貸倉廩何所儲民將有妄稱凶荒者臣謂非也漢文帝自即位賜

天下民租之半者再其後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不遇凶荒尚爾況于凶荒而可吝乎上之儲蓄固以為民也苟無妄費冗食奚患儲蓄之虧凶荒水旱有目共見有耳共聞其勢豈至于可欺哉其五曰自秦開阡陌天下遂有兼并之弊然此民間貧富強弱之相形耳今乃有甚焉者其皇莊乎先朝畿內空閒之地籍之公家佃民種而收其入其地廣狹有定界其入有定額非以病于民也近年看莊人役罔恤國體近莊田土小民衣食之資橫加侵占求益不已在莊旁者產去稅存征科之及

負累賠辦富者以貧貧者日甚民間馬牛羊豕或誤逸莊地即無望復歸有以近莊之故塚墓被發屋廬被毀耕夫餉婦稍不退讓輒罹鞭箠含酸忍痛閔默無言按巡之使過之而不敢問守牧之官即之而不敢直此非九重厚民之意也承平以來生齒日繁雖盡地力不足以給民食而莊地莊賦今廣于昔豈荒地果日闢哉不過掠之于無辜耳昔漢宣帝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流民還歸者假公田種食今縱不能以假貧民忍于民衣食租賦所出者而又奪之以致其貧乎畿甸咫尺

尚不能無害民之地況于遠方陂湖園池爲王府所有者私藩聚斂之臣各操漁獵之具所在之民能無困乎臣聞勳戚世族所得附京恩賜莊田家人亦多挾之以肆蠶食其他軍民之不逞者復以己業投獻權要恃爲窟穴而他取償焉或投作陵戶以嫁糧差附京如此在外王府之所認納宜又倍之爲害不貲不可不嚴爲之所也伏乞陛下敕官往勘皇莊地面從實丈量若軍民告認舊業鄰證有可執結割而歸之其本莊之地坐某府州縣即就地起科佃民耕種止稱公田丈量已定造

冊繳部歲收其入以備經費若遇水旱與民田一例開
除既不失本莊之賦亦不病近莊之民畿甸之內庶無
侵奪之害矣該部仍通行各省王府凡陂湖園池係王
府奏討者有司准此例歲爲送納租賦免致王府差人
督取今後世族之家各飭管業家人毋致生事軍民昔
非陵戸不許冒報及以己業投獻敢復不悛事發其業
入官軍發邊衞民發口外受獻者奏聞處置如此兼并
之弊庶幾可去矣其六曰臣職司馬之屬竊檢軍政條
例有以見我朝列聖之拳拳于軍政也我太祖皇帝底

定中原治不忘亂設爲衛所養天下兵荒陬絕徼所在充斥今經百三十年未嘗有大征伐以耗之也各處府州縣今皆有清軍官而又有欽命之御史上下相兼其查出軍丁例行批解軍丁到衛例加存恤清軍官查出數少者攷滿行黜解人縱軍在家延住及在道賣放者幷坐衛所官旗侵剋所管軍丁致其逃者降級調衛立法之密若此此外問刑衙門又有問發充軍之律清軍御史又有招募爲軍之榜日積月累宜各衛所尺籍歲有增益矣今視祖宗時額數反損邊方腹裏一遇番替

僅數無餘何也臣知其故矣軍之新舊相承出入參差不容齊一丁從衛所逃逸則冊從原籍查勾查勾不斷于遞年而逃逸常虛于舊伍奸黠之徒或竄大戶而易姓或贅婦家而避身或乘調他衛而遂脫亡或因流他方而遂變役軍固不易清也清軍官異境之人在任不久豈能備知本軍充調來歷里書作弊動曰文冊無稽敝紙千百之中展轉查閱幸得查出一二起解之際又非親丁即解親丁亦不得其正妻同解所解去者乃其義男女婿及臨期掠賣之妾婢此類到衛其有不逃者

乎衛所卒去原籍數千百里逃而再勾卒過數年勾而再解又復數年在逃三次于法應死輒稱原逃不獲或稱已死官司以人命至重往往不肯追究何恠乎軍伍之常虛也其據律問發者官爲押送沿路防護涉烟瘴逼沙漠飢渴勞頓將以實邊而邊卒不可實不徒戍者之就死且累送者之無還其出榜招募者蓬萍無蔕孰保收籍況今時非國初可比土著良民孰願爲軍此例之行虛名而已此衛所之軍所以不免于缺乏也臣聞唐陸贄論鎮守之兵曰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

不固論選置鎮守之兵曰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而總之以便于人情之一語今天下爲軍者北人而南南人而北使其族姻永棄齎費不前僵仆于不可極之途而困迫于已至之域豈便于人情者哉是以軍戸被勾牖若剝膚軍丁被解哀同棄市原籍茍可匿跡遑恤其他衛所茍可脫亡無虞厥後宜乎律示免死而人懷等死之心榜求報効而人鮮自効之念也然則陸贄便于人情之語其安爲軍者之道乎今日安軍之道即贄所謂量其性習辨其土宜是已伏乞勑部計議轉行各處清

軍御史督同清軍官員稽查伍冊凡缺伍失勾及勾而未到衞者造冊繳部將兩直隸十三省所屬府州縣區其衞所南北于南北又各度其遠近然後合計查出軍丁之數與之兌換使南解補南北解補北近及五百里遠止二千里入伍之後舊伍不許再勾則風塵免其艱難水土易于諳服逃者將自行首官居者將樂于就役豈憂額數之不復乎至各處問發入犯定擬衞分雖罪應發極邊亦宜分其南北并令當房家小隨往斯不過遠以累解役而本犯不致逃逸行伍亦得其助若曰罪

戍不遠無以儆衆臣以爲欲儆衆庶在于遇赦不輕原不在遠其土宜而竄之極遠也其已查出軍丁有不願行者令其戸當二軍于本處或隣近衞所食糧差操餘丁照例優免彼安土重遷宜多有之是亦足兵之法也凡此六事其中亦有急于時者故終言之願陛下終聽之焉　疏入帝從之

陳邊務疏　弘治十二年　　王守仁

臣惟邇者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邊疆告警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

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苟有一二之見敢隱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于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虞警省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于軍情之利害

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言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于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才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損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徹何謂蓄才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警曾未足以辱偏裨而

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惶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賴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一敵人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為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

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略謀猷又于武學生之內歳升其超異者使之相與磨礱砥礪日稽月攷别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于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歳更迭巡邊于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敵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于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遥度而往莅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子有

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于前而後有所警于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人于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于規矩繩墨之中臣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

多以過失罪名擯棄于閒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于人上至于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强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于邊事加之以積慣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其功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于國因糧于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敵非漕輓則無粟非征

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于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遥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敵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敵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敵逐水草以爲居射生畜以爲食今巳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敵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然巳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于萬人之内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

皆歸聲既揚矣令之密歸京師邊關固不可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況今京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于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于帳下奚必自京而出之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之輸水陸千里踣頓損棄十而致一故兵法謂遠輸則百姓貧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

今之京軍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敵至則授甲歸屯遥爲聲勢以相犄角敵去仍復其業因以暇日繕完敵所折毁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愛人俟時之道王師出于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于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于麾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强之敵今邊

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于東陲暮調守于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則豪門之夤緣皆以權力而强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割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兵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其敢以不愛乎其愛之也其肯以不庇乎

苟戾于法又敢斬之以徇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敕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潰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于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亡死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賑其空乏其死者

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强壯宣以國恩

喻以敵讎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

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讎以

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敵患

有不足平者矣何謂損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

取之必姑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損小全大

之謂也今敵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

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爲逃或掩

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

我以利也從而信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敵情虛實事難猝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于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于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敵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爲坐視其操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畜銳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儆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蓋中國工于自守而敵人長于野戰今邊卒新破敵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與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舒勤間諜以謀敵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于排山漂石而未巳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巳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敵今我食既足我威既成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

既堅我氣既銳則周悉萬全所謂不可勝者既在于我矣由是我足則敵日以匱我盛則敵日以衰我怒則敵日以曲我逸則敵日以勞我堅則敵日以虛我銳則敵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敝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于萬全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敗敵之道也抑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為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

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于
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廢弛一
至于此陛下不忽其微乞敕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
轉行提督等官即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責
以實效庶于軍機有裨臣不勝爲國惓惓之至　疏入
授刑部主事

御選明臣奏議卷九

#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

## 制科議弘治十四年

王鏊

臣惟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可謂精密矣先之經義次之論表終之策問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于其間而文詞終有愧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乎時然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澆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今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卽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

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于是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于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爲益于治也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前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

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義既通則策論可無俟乎習矣近年頗尚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人之才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䜟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惜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臣愚欲于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

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于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竢易也　疏奏帝不納

論傳奉疏弘治十四年　馬文升

臣惟人君之大柄莫先于惜名器國家之首務莫急于節財用仰惟太祖高皇帝奄有天下之初稽古建官各有定員非効勞任事者額外未嘗輕授一官彼時事無

不立而政無不修所以府庫之財用有餘雖遇兵荒未嘗告乏列聖相承咸率是道未聞有傳奉之官至成化年間始開傳奉之門而冗官爲之漸多十六年因遇星變廷臣論奏奉憲宗皇帝聖旨傳奉文職大小官員除勲戚功陞廕授錄用不動外其餘及儒士都寄名放回有缺取用內有爲事妄冒拚乞恩陞授的查來定奪各衙門匠官精通藝業的存留著支半俸欽此欽遵綸音一下中外歡欣鼓舞咸以爲雖漢武輪臺之詔亦不能過但當時傳陞官員尚有退之未盡者恭遇皇上嗣登

寶位之初俯從言官之請但係傳奉官員盡行裁退天下欣然稱頌仁明奈何近年以來大小官員傳奉者復多其他亦有白衣人送中書處食糧習字出身得授中書舍人者前項傳陞等官十年該支俸糧動至數萬石皁隷銀不止萬餘兩況今親藩至三十餘府而郡王將軍中尉郡主郡君縣君儀賓等項不下千數所用祿糧通該百萬石有餘而兩京軍職比之洪武永樂年間員增數倍加以軍國之費所以內外倉廩空虛帑藏匱竭一遇兵荒動至賣官鬻爵而措之無方矣且國家貢賦

有限皆小民脂膏以此有限之脂膏供彼無功之庸輩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則天下生靈豈有不困而府庫之財豈有不竭者哉本部嘗上請乞退此等宂官八等以省財用俱未蒙俞允亦有留中未出者伏望皇上大奮乾剛俯從羣議將額外傳陞及乞恩所陞官員及中書處習字人數除勳戚並進藥有效書寫制敕及大臣並經筵講讀官子孫外其餘通行裁革閑住或止許冠帶榮身隨藝供事仍乞今後凡有代替乞恩傳奉陞官之人斷之以義不徇所請以塞倖門而戒奔競庶名器不

濫而國用少足矣 疏入得旨你每再查議停當來說

災異陳言疏 弘治十四年 林俊

臣聞雲南等處地震山崩災變異常今年正月初一日陝西延安朝邑等二十餘處同時地震決非泛泛循省可以消此大變者也攷之前古漢和帝永元二年則宮闈之應安帝建光元年則內侍之應晉元帝大興元年則柄臣之應今宜皆無是也惟兵禍之應漢光武時則武谿蠻反晉成帝時則蘇峻亂宋仁宗時則元昊不庭方今敵人久聚河套兵禍之結已兆于斯萬一制勝無

常可憂非細而草澤之間又保必無相煽而起者乎臣
觀近時用費日奢科差日重人民日貧頗無固志如荆
州瑞州九江等處烏合強徒輕竊名號敵殺官兵況內
地人民之苦有加數倍者乎則不但北敵可憂遠壤內
地均可憂也漢宣帝本始年間地震詔問經學賢良方
正之士無敢端言其所以然宋儒胡氏謂地妻道也著
見如此若有敢言使宣帝戒懼有以善處則霍家之禍
無由成矣夫宣帝賢君也霍光有輔遺之功有房闥之
親小心恭慎賢臣也謂帝而不念光家謂光之家容有

禍耶事不可料政亦類此則所謂宮闈內侍柄臣胥臣望陛下靜思而善處之未有謹而太過者也他如齋醮之設褻天瀆神不惟無福實足召災南京蘇州織造花樣太巧松江大紅布太倉洗白布太細古人謂之服妖費財勞人災或由此至于占役當清冗食當汰工作當止供應當省賞賜當節儉德當謹逸欲當戒佞幸當遠賢士君子當親皆陛下所宜留情盡已以修人事回天變者也伏望獨斷宸衷如元氣運行妙于無迹則宗社幸甚 疏入帝從之

論欺罔疏弘治十四年　周璽

臣竊見近日右副都御史洪鍾題稱新開潮河川工程已完乞要賞賜有功官軍等因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議者皆謂洪鍾忍心流毒已逃旣往之誅無實冒功復望將來之賞輿情未愜公道難容臣待罪言官義不容默竊照洪鍾先于弘治十二年冬奏要于潮河川鑿山㪚水築立重關計料程限可用千人之力不過半年之期如半年之外事不能成成功之後差官閱實不爲國家經久大利則甘伏罔上之罪臣雖萬死亦不敢

辭續該兵部題奉欽依已行欽遵修築去後卽今工程
已過二年未見成效況本官行事乖戾天毒降災壓死
無辜人命數多窮竭民力靡費財用言官交章彈劾累
次會經該部奏要停止節奉聖旨潮河川已有前旨了
不必停止欽此欽遵臣仰窺節次詔旨無非軫念邊方
惟懷永圖垂宗社億萬無疆之休也有君如此何忍負
之爲洪鍾者一介凡庸叨蒙委任正宜感恩圖報以死
勤事上體皇上深謀遠慮之心下副自已經久大利之
計顧乃率意妄爲肆行欺罔計其今年四月差錦衣衛

千戸牟斌前去踏勘得洪鍾趲工甚急就使今夏鑿深
止可容放小水誠恐日後沙石草木淤塞巡按御史張
垣亦奏稱工程尚多相隔等情至今未及一月遽爾奏
成乞要賞賜縱有拔山葢世之雄亦安能倉猝成就如
此之速觀其奏稱初意止欲分泄水勢以免衝城及六
七月大水猛發難料臨期于新隄之傍分減水勢使二
處分流水勢必緩庶無衝城決地之患等情又稱新開
河道尚存第一崖岸未盡開鑿除量留工價委付分守
兵備等官候夏秋大水過後臨期相度水勢分數再加

修築寬廣用石包砌隄堰比之原奏第二第三寨之間山凹川水衝聚散流入關鑿而通之則皆由此而入無復衝激闕口之患外高內低約餘二丈鑿爲兩涯水行其間則沛然就下無復横流因而疏之以達密雲而至通州則有水之時十斛運船可至其地水小之時小船亦可常行因之水運得免山東河南北直隸之民轉輸于崇山峻嶺之間其利不小等語前後所奏轉換支吾自相矛盾又聞所修磚城亦將衝倒若遇大水猛發旋築旋壞終無了期貽害匪輕大利安在自弘治十二年

二月興工至弘治十四年五月已經兩度夏秋曾遇大水此時洪鍾何不相度水勢必待分守兵備等官後來修築即其本心自知前功決不可成欲免後患旣不服罪輸情痛省已咎乃敢文過飾非重爲欺罔以無益微勞聳惑聖聽以難成大役退託他官雖稱乞賞官軍其實豫爲已地欺罔之罪法所難容況今奏稱雁尾山等處係伊撫屬地失火延燒周圍七十餘里逼近禁山臣恐洪鍾先年壓死人命數多荷蒙寛宥今又燒山烈石致傷和氣故皇天震怒火災逼近驚動陵寢然地道尚

靜神體宜安今民怨天怒火逼禁山我祖宗在天之靈豈能安耶是豈可獨歸罪于地方官軍謂非洪鍾燒山烈石之所致歟伏望皇上以天變爲畏以人言爲恤以祖宗陵寢爲念通查洪鍾先年原奏事成之後差官閱實不爲國家經久大利治臣之罪原由仍選差科道公正官員前去從實體勘果有大利如洪鍾先年所言具奏陞賞若是茍簡成功僥倖目前圖免後患亦必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爲欺罔之戒以雪蒼生之怨仍乞敕該部計議遣官祭告陵寢以安祖宗在天之靈如此則

國法昭明神人胥慶而先年無辜壓死之冤不致含憤
幽壤矣　疏入帝從之

會計天下錢糧奏　弘治十五年　韓文

臣等竊惟因地制賦乃立國之大經量入為出實理財
之要道故禹貢承六府之修而分土作貢成周以九賦
斂財賄必九式均節之降是而後若漢唐盛世或度官
量吏以賦民租或計丁授田以立租調是皆能雅本末
之義以適斂散之宜者也洪惟太祖高皇帝混一海宇
疆理之盛遠過前代貢賦之制取準哲王不可尚已然

洪武年間建都金陵當時供給之大南京爲重各邊次之自永樂以來定蹕燕都其後供給之大京師爲重南京次之而各邊又次之然洪武年間供給南京止于湖廣江西浙江應天寧國太平及蘇松常鎮等處而已供給各邊止于山西陝西及河南山東北直隸等處而已今天下司府州除陝西山西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八布政司隆慶保安二州錢糧俱本處存留起運邊方備用內福建廣東止有起運京庫折糧銀兩一項其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常鎮廬鳳淮揚既供南京又

供京師北直隸河南山東既供京師又供各邊則是前項五布政司兩直隸地方昔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昔之常賦甚簡而今之常賦甚繁然不特常賦之繁而已正統以前國家費用減省故百凡輸納皆不出常額之外自景泰至今國家供用日盛科需日增有司應上之求不得已往往于額外加徵派納如河南山東等處之添納邊糧浙江雲廣等處之添買香蠟金兩皆先年所無者由是觀之則知今日國用之急民力之窮誠爲可憂也雖然所可憂者不過據已往之用計近日

之費耳若計近日以逆將來之費又有可憂者焉何則往者年豐歲登運河易達邊方無調發之久州縣無流徙之多有司得以藉先年之積制一歲之用或徙有以均無或用豐而補歉猶之可也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冗食者加于前內帑缺現年之用而給費者日侚于後征需已極而郡縣旱潦之不時輸送已窮而邊方請給之不已顧後瞻前朝不謀夕萬一他日河流少止漕運遲誤邊郡有警軍餉空虛則京儲求歲入三百七十萬之數固難猝至邊餉須四百萬兩之銀亦難遽集不幸

復加數千里之水旱通行賑貸連十數萬之軍旅皆欲
餉給是時欲賦之民而民困已極欲借之官而官帑已
虛不知又將何所取給哉所謂又有可憂者正以此也
臣等猥以菲才叨司國計今天下倉庫處處空虛軍民
在在疲憊晝夜思維策無所施伏望皇上憫天下民物
凋敝之餘念國家財賦需用之急須先事以豫圖斯有
備而無患如蒙俞允乞敕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
理寺堂上官并科道掌印官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
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銀庫虧損日滋如何制

之使得充實內庫告乏之槩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誤廚料缺用屢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甦各邊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免征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警得倉猝之用祿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為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為準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

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停當開立條件奏請定奪施行如此庶于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伏望皇上憫天下民窮財盡之極體祖宗節用愛人之心少留睿覽斷自宸衷俯賜施行臣工胥慶此外凡供應興造之浩繁量為減省近臣貴戚之賞賚少加撙節如此庶幾存一分國有一分之益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而于邦計亦大有所賴矣臣等不勝悃懇之至　奏入得旨卿等所議事宜深切時弊重京儲另旨發落省供應均禁例巳有旨行了清

鹽法等再議來說其餘都准議行

請皇太子御經帖疏　弘治十五年　　馬文升

臣謹奏恭惟皇太子殿下年漸長成天資英偉內外宮
臣朝夕輔導講讀學有進益此誠宗社無疆之休後世
臣民之福也但臣等叨任大臣臣文升臣珪俱任東宮
保傅諱弘治十一年三月初六日皇太子初出讀書于
文華殿獲覩睿顏之後至今五載止是正旦冬節及每
月朔望日于文華殿門外朝參相去頗遠仰惟皇上嗣
登大寶日決萬幾猶每月三御經筵令翰林儒臣講讀

經書以隆聖學而追古帝王今皇太子當進學之時雖日出讀書止在左春坊與一二內閣大臣及東宮並翰林院講讀等官相接且去處頗狹未甚從容攷之古者帝王之教太子左右前後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此所以教諭而德成也臣等愚見以為欲請皇太子照皇上御經筵故事每月三次初六十六二十六出御文華殿令臣等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鴻臚寺掌印正官並二品以上官同內閣大臣東宮講讀等官侍班講書其侍衛將軍等項比皇上御經筵之日減半庶

臣等得覩皇太子之睿顏而皇太子亦識臣等之愚貌收斂身心嚴威儼穆相接日久自然度量益宏識見益廣日就月將以至于緝熙光明之地睿德益盛而帝王之域有不難造矣臣等惓惓犬馬愚誠如此伏乞聖明留意裁處宗社幸甚臣等幸甚　疏入帝不納

巡撫事宜疏　弘治十五年　馬文升

臣謹查得先該戶部奏准各處巡撫官員每年八月以裏一次赴京議事續准兵部咨爲公務事照得各處巡撫官員每年在邊者于四月內腹裏者于八月內到京

議事緣近日各處地方中間賊情未甚寧息者若令一
槩赴京誠恐缺人誤事合無行移各處巡撫官員其斟
酌各該地方如果平安别無緊要事情妨占照例議事
若是地方賊情尚未寧息軍民未得安輯有事難以擅
離宜將應議事件明白條陳徑自奏請定奪等因具題
奉聖旨是各處正要用人且都不必來欽此備咨前來
臣猥以非材謬膺重寄夙夜憂惕思圖報稱惟欲軍民
安妥地方寧靜其一應合行有益軍民事務除遵依欽
奉敕諭內便宜處置事理陸續施行及會同欽差鎮守

陝西太監等官計議停當飭次具奏外今將合議事件開列具本謹題請旨

一重守令以廣德澤竊惟致治莫先安民安民在擇守令蓋守令者親民之官得其人則庶民皆安養而天下無不治矣皇上愛民之心無異于舜禹宰相贊理之勤有同于伊周然而治不古若而小民不蒙郅治之澤者蓋以守令不得其人而已矣守令之不得其人者由作之無其法而已矣竊見今之守令由進士舉人出身者往往多得其人由監生除授者鮮有能稱其職揆其所自其監生坐監並在吏部聽選二

十餘年方得出身比至除授之時年已五十以上鬚髮皓然神志昏倦其意以為在任不久又將黜退陞用之例諒不我及所以惟務貪贓之計罔有治民之心雖有吏部考察黜退之例及臣與巡按御史按察司拏問之嚴然今日之黜退者為因老耄貪婪後來之除授者又有老耄闒茸之甚于前所退者蓋以國子監所養人材不過如此若止仍舊考察數數黜退而不知所以更張遴選之則小民送舊迎新徒為勞費夫用賢所以育民而賢才之盛未有過于進士也以進士而除授今人皆

以爲幸登黃甲輒除外任有辜父母之望而灰士子之心殊不知設科所以求賢求賢所以爲民以年幼進士而任守令民情世故無不練達他日或居藩臬或補內任輔世長民綽有餘裕是亦作養人材之一端也陜西地方比之各處大有不同其同知判官縣丞主簿近年部運各處邊方夏秋稅糧相繼往來并不在任止有知州知縣獨員處事若非得人事何克濟伏望皇上敕吏部今後各處知州知縣有缺照依已故大學士李賢奏准事例每選將在部聽選舉人不分到部年月日遠近

及監生中年未老耄資質英俊者通行攷選學問老成文移頗通堪任正官者並將各部觀政進士照依甲數挨次取用除京任外其餘相兼舉人監生除授知州知縣其進士到任之後果有廉名政績昭著者不分三年六年仍令挨次擢用知州量陞郎中知縣量陞主事御史評事或令巡按御史並布按二司官于所屬官員內廉名素著才能出衆堪任知州知縣者各舉所知三五員各另徑自具奏吏部定奪授職在任若有貪酷事發連坐舉主之罪以後知州知縣有缺俱照此例除選如

此庶使守令皆得其人而太平之治可期矣一添風憲以撫流民臣聞防禍于未然者易除患于已然者難蓋禍患未萌以治術防之而有餘禍患已成雖兵戈除之而不足此古人所以圖難于其易而消患于未然也竊照漢中府地方廣闊延袤千里人民數少出差甚多其河南山西山東四川並陝西所屬八府人民或因逃避糧差或因畏當軍匠及因本處地方荒旱俱各逃往漢中府地方金州等處居住彼處地土可耕柴草甚便既不納糧又不當差所以人樂居此不肯還鄉目今各處

流民在彼不下十萬以上去歲因滿四等反叛臣恐乘
機嘯聚爲患地方已令按察司僉事孫逢吉前去彼處
查勘現數造册收照行仰各該官司撫恤禁治聽其自
在生理候豐年省令回還此等之徒若逼趕緊急又恐
激變爲患若聽令在彼居住難保久遠無虞況漢中山
勢之險尤甚于竹房流民之多不減于襄鄧雖嘗委官
巡視終是責任未專必須添官以專其任庶使地方可
保無虞查得河南爲因南陽之間流民甚多添除參議
僉事各一員奉勅專一撫治近于荊襄南陽之間又嘗

欽命都御史一員以總其事是皆思患豫防防微杜漸之意也如蒙乞照河南事例或添除或就于按察司僉事內專委一員請給敕書前去漢中府就帶家小專一在彼往來巡視撫治前項流民其二道分巡事務亦令本官管理及會同守備漢中府都指揮張順操練軍馬守護城池禁革姦弊防察不虞務要處置有方不許偏執誤事如此庶使責任專一而地方可保無虞矣一增課鈔以贍軍用竊惟理財之方有經常之道有權時之宜經常之道可行于無事之日權時之宜則施于財匱

之秋也若拘經常之道而不知權時之宜則軍國之用
有不足而贍軍之需有不充矣照得陝西所屬衛所官
軍除沿邊外其腹裏軍人月糧該支一石者止關本色
六斗其餘四斗折支鈔貫其軍職不分沿邊腹裏四六
關支本色六分折鈔四分及查得官軍折俸折糧并各
王府及將軍儀賓并司府州縣官員折俸通共一年該
用鈔一千七十六萬五千四百六貫今所屬每年止收
額設戶口食鹽課程鈔共九百五十八萬七千四百九
十四貫所收不及所用一年共欠少一百一十七萬七

千九百一十二貫而災傷減免者不在其數且陝西官軍披堅執銳臥雪眠霜比之各處官軍勞逸不同其妻子在衛至貧月糧俸米養贍爲因糧餉不足減半折支鈔貫今所折鈔貫亦因不敷有一二年不得關支者四五年不得關支者縱得關支一年鈔貫亦不得易買數月之糧又兼要買補馬匹置備軍裝或典賣妻子或揭借財物艱難困苦相繼逃亡月糧折支鈔貫人情已有不堪鈔又不得關支尤非事體若不行權時之宜另行設法整理誠恐年復一年困苦嗟怨益爲罷弊將何以

蓄養銳氣而使折衝禦侮也臣看得西安府在城四門一日之間各處販賣柴薪等項牛騾車不下五百餘輛及看得陝西河南客商販賣馬騾一年之間亦不止數萬餘匹俱從潼關經過前項車輛馬騾亦合投稅若將馬騾車輛量加納稅鈔是亦權時增廣鈔貫之一端也如蒙乞敕戶部計議轉行陝西布政司將西安府在城四門所進柴薪等項車輛照依在京事例每大車一輛納鈔四貫小車一輛納鈔二貫其馬騾委西安府首領官員于潼關收報每馬一匹納鈔十貫每騾一頭納鈔

五貫每季將二項所收鈔貫俱送布政司官庫收貯以備官軍折色俸糧支用候年終將通收過鈔貫數目布政司造冊奏繳戶部查照其收鈔去處按察司分巡官不時巡視敢有作弊者就便拏問如律如此庶使課鈔頗增而官軍俸糧折色不致匱乏矣一撫軍士以蓄銳氣竊惟克敵制勝莫先于軍士之劾勞養銳蓄威必在乎衣食之充足蓋軍士在邊必衣食充足而復可以蓄養其銳也照得陝西腹裏衛所軍士俱在三邊操備有一年一次回衛休息者有十八個月回衛休息者又有

一家正軍餘丁二三名在邊操備者其在衛餘丁又要
種納屯糧子粒守城等項差使且以在邊軍士言之既
有官給騎操馬匹赴邊之日彼處總兵副參等官每軍
一名又要腳力或馬或騾一匹頭其軍士既無營生又
無產業止靠月糧六斗養贍置備軍裝整理盤纏亦皆
仰給于此懼怕到邊責打只得原籍戶下津貼財物置
買前去比至則邊方該管官旗或指以買置旗號纓頭
爲名或假以修理城垣門樓爲由節次科斂逼迫無奈
又將原買腳力馬騾變賣出辦未及一年使用盡絕或

又有倒死官馬隨要買賠逼迫緊急只得揭借或本管指揮千百戶彼處副參等官馬匹錢物馬一匹還銀二三百兩者有之銀一兩還本利三四兩者有之比至回衞各官家人隨即前來索取在衞官員懼其勢要只得監追或典賣妻子或揭借月糧歸還前去賠馬一匹已至破家蕩產倘再倒死將何所買賠因此而逃亡者十常八九所以各邊軍士日見缺少且以官馬倒死責令賠補固爲良法其馬之倒死若不論其急病瘦損倒死之分一概令軍士賠補誠恐年復一年艱難益甚又不

止于逃亡之患而恐有意外之虞矣罷弊軍士莫甚于
斯況在邊軍士多有衣不遮體食不充口瘦損尫羸形
容枯槁總兵等官略不介意臣在石城目所親覩如此
而欲望其用命効勞克敵制勝蓋亦難矣所以一遇兵
戎犯邊多有不能支持必須奏討京軍若不肯著實優
恤蓄養銳氣誠恐因循年久益加困弊敵人窺伺我軍
虛實擁衆犯邊重有以貽國家之大患也臣毋念及此
深爲寒心如蒙乞敕兵部計議行移各邊太監總兵都
御史等官今後將所屬官軍領騎操馬匹置立印信文

簿每月三次點視臕息肥壯者列為一等臕息瘦者列為一等若三次點視俱瘦以後馬匹倒死者著令買補以戒軍士不肯用心餵養之弊其三次臕息肥壯遇有緊急病證倒死者免其追賠以蘇軍士艱難之苦如果例該買補本軍在邊艱難者行移原衛著落戶下餘丁買補完備本都司差人解送前去若是各軍將及下班倒死馬匹者就仰回衛從容置買上班之日騎坐赴邊及遇有纓頭旗號損壞須該置備者令總兵巡撫等官設法措置買辦應用如果無處措置行移陝西都布二

司派屬買辦解去並不許分毫科擾于軍及非奉奏准事例亦不許擅自役使酷害其各軍士上班腳力隨其貧富或騾或驢或二人共買驢者各聽從其便總兵等官俱不許追究逼迫及不許仍前放債于所管軍士令家人前去各衛取討逼軍逃竄果有前項姧弊許巡按御史指實具奏區處仍用心優恤軍士作興銳氣務令得所不致逃亡如此庶使軍士感激而可以成克敵制勝之功矣一清軍丁以杜勾擾竊惟發冊清取軍人不許差官擅勾所以絕勾擾之弊而立長久之法也然法

立既久不能無弊若不隨時斟酌嚴爲禁治則前法愈壞姧弊愈生而民有不勝其害者矣近該陝西布政司清軍委官左參政于璠呈查得節據西安府耀州等州蒲城等鄉軍丁惠林等各告稱各有戶丁應當瀘州利州清州等衛所軍役有告稱在營現有正軍身力精壯又有餘丁三四丁者七八丁者十四五丁者甚至二三十丁者俱各種田買賣家道富實因怪原籍戶丁不來供給往往買囑衛所官旗捏稱老疾逃故等項遞年發冊勾擾及至解衛爲因軍伍不缺將解去戶丁爲奴驅

使者有之耕種田地者有之甚至將盤纏衣服等項盡數拘收人已放回者亦有之又有告稱正軍回還取討盤纏不一二年軍妻又回取討軍妻回衛不五七月餘丁又來取討者原籍人丁為因辦納糧差家道貧窘無從措辦只得將田地房屋典賣者有之將男女頭畜貨鬻者有之及至打發起程稍不如意輒便回衛發冊勾取又有告稱正軍餘丁人丁回還出賣自己房屋田地因與房族親戚及鄰里人等爭競讎恨在心回衛妄取別房人丁者有之妄取同名同姓者亦有之此等情節

往往赴官訴告分豁所司因見兵部發冊清勾難于主張只得依文解去查理原籍地下田地無人耕種遺下糧差無人辦納又累里甲僉點大戶管解及到衛所投文官吏又要拜見錢物旗甲索取饋送土宜彼既有丁只得放回往回數千餘里動經半年之上破家蕩產甚可哀憐查得欽降軍政條例內開正軍在營已有壯丁就收補伍不許原籍勾取有司歷勘是實回報原衛將在營已有壯丁就收入軍衛不許違例勾擾除依奉外今各該官吏故違[illegible]例往往聽受在營軍丁賄囑輒與

發册清勾非惟紊煩官府抑且擾害人民照得陝西布
政司每歲該清軍士不下數十萬餘各該衛所發册之
弊固有而利州瀘州二衛青川一所發册之弊尤多呈
乞通行四川前項衛所禁約等因到院竊詳衛所缺軍
發册清取戶丁理固當然軍伍不缺行文勾擾原籍民
實受害且陝西人民遞年供給各邊糧草兼以累歲旱
荒薄收財力皆困凋弊已極今前項衛所軍人不思原
籍人丁艱苦因怪不與供送盤纏輒便揑故清取連年
擾害不得安生誠爲可恨除前項清勾軍人行令參政

于璠暫解戶丁前去查理及行四川按察司禁約外誠
恐各處衛所亦有此弊如蒙乞勑兵部行移天下衛所
各將現在并逃亡等項軍人備查的確鄉貫充軍來歷
現在者要開應役正軍并在營餘丁姓名口數每一布
政司並直隸各府各另類造文冊一本差人賫造本部
照清冊事例轉發各該布政司並南京直隸府分收照
以後各處衛所發冊清勾軍人到彼先行比對原降文
冊如在衛原造有空閒餘丁數人又清取戶丁顯是挾
讎作弊所清戶丁免其查解仍行彼處清軍按察司官

員再行本衛查理如果在衛有丁就將作弊之人幷該
管旗吏先行提問如律干礙本官奏請提問不許管軍
管事著令帶俸差操若是在衛原先止有一丁今開逃
故者亦要開寫某年月日逃故許解戶丁前去補役仍
通行各處巡撫巡按並清軍官員嚴加禁約所屬衛所
不許接受財物聽從本衛當軍之人因怪原籍不與供
送盤纏揑作逃故一概發冊清勾擾害果有逃故刻該
清勾者衛所官員務要取勘明白方許造冊送部清勾
如此庶使在衛軍人無雠揑之弊而原籍戶丁免勾擾

之害矣一存遠軍以實兵備竊惟陝西關中重地北連河套西抵番夷南通漢中東接襄鄧安危所繫誠爲不輕比之他方尤當軫念況敵人犯邊必先于此方今急務惟在兵足兵若不足以戰則不能勝以守則不能固今陝西腹裏衛所軍士以十分爲率逃亡等項已有三分以上除各邊操備及屯田外現在守城正軍每衛或二百名或一百名甚至止有五六十名又皆老弱尫羸不堪守戰若非宣德正統年間將本處充發遠方不服水土遠年清勾軍人編發附近衛所收操及將犟固臨

洮延安慶陽人民選作土軍則陜西軍士誠爲之缺少
而各邊操備者益爲之不敷矣近年缺少各邊操備逃
故及死損軍士爲因腹裏軍少無從撥補文移往來終
無裨益查得陜西西安等府所屬縣分人民先年爲事
充軍多有發編四川貴州雲南廣東廣西福建等處衛
所者爲因水土不服多爲煙瘴所侵隨到隨死不可勝
計及至各衛所移文清取過二年或三年方得起解到
彼又爲前項之故復多死亡仍行原籍清勾其戶丁與
解人懼煙瘴死亡之患兩懷戀土之心彼此通同或逃

走外郡潛入番夷一二十年不得到衛原籍人丁懼怕
清解全家逃亡者有之其南方之人發充陝西當軍逃
故等項發册清勾者亦多畏懼此間地方苦寒不肯前
來著役間有解到又多氣體瘦弱不堪操調到衛未久
隨即在逃雖有清勾之名全無解補之實軍伍空缺兩
無所益如蒙乞敕兵部計議將陝西人民先發四川雲
貴廣東廣西福建地方充軍者除四川貴州現今有例
仍令解補應當外其雲南兩廣福建年久逃故原衛無
丁戶丁屢到屢死屢解屢逃者行仰陝西布按二司清

軍官員將前項衛所遠年清勾當解戶丁如果屢次解發到彼死亡者仍照此先不服水土事例收發陝西三邊缺軍衛所補伍操備若雲南兩廣福建有充陝西衛所軍役遠年逃故清勾不到者卽令收發本處鄰近衛所當軍仍行兩處清軍官員責令各該衛所將名伍彼此開除操備之後但有在逃者仍發原衛當軍如此庶使軍士各服水土而無死亡之患衛所不致缺軍而有操守之實矣一禁通番以絕邊患竊惟欲絕邊方之患當禁啓患之源蓋邊患不能以自生必因人以啓召之

也照得陝西洮岷河州西寧等處衛所沿邊番夷即古之吐番其性譎詐叛服不常歷代以來屢為邊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撫治四夷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彼皆順服歲時進貢其所用食茶鐵鍋銅器羅段等物奏奉明文方纔給與及許令各該番人四時前來各邊交易買賣委官管領當時法度嚴明軍民遵守不敢私自通番以取其利其各族番人亦盡知我邊情虛實一向畏服不敢為惡其後有等各邊無知軍民及軍職子弟甚至守備官員往往亦命家人將鐵鍋食茶段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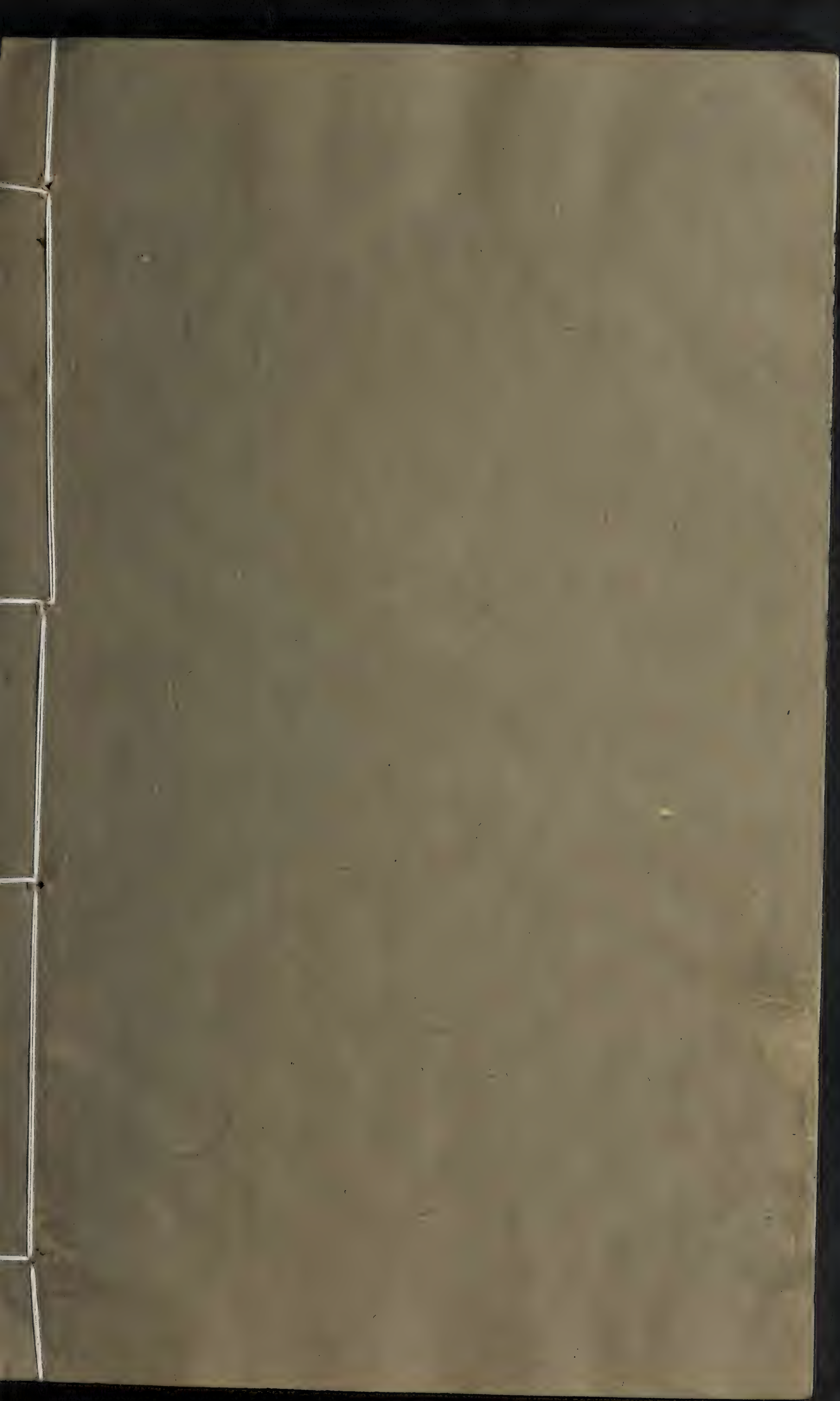
銅器等貨買求把守關隘之人公然私出外境進入番
族易換彼處所產馬匹等物以致番人將所得鐵鍋段
疋置造軍器及戰襖等項遂萌侵犯之心或因爭論價
值將通番漢人殺死同去之人因是違法不敢告官番
人畏懼漢人報讎亦不敢前來交易日肆搶劫漸成讎
隙及各寨堡把守官軍因見鄰近有等本分不曾爲惡
吐番卻又妄稱本族搶劫等情恐嚇賠償財物因而激
變隨同各族爲惡引惹邊患皆由于此甚至有等近邊
土人居民因與番人結親或通吐番冒名進貢貪圖賞

賜往來情熟專爲緝探邊方一應事情動輒傳與所以各邊番人益加生拗不聽撫化節次爲惡搶殺人畜物件若不嚴加禁約誠恐各邊官軍互相倣傚一概通番積習年久重貽邊患未便如蒙乞敕都察院查照洪武永樂年間福建廣東下海通番事例出給榜文發仰洮岷河州西寧但係鄰近番人去處張掛曉諭今後但有置買鐵鍋銅器羅段私茶等貨潛出外境進入番族貨賣及各寨軍人將良善不會爲惡族許稱搶劫恐嚇財物並與番人結親傳報腹裏事情者事發勘問明白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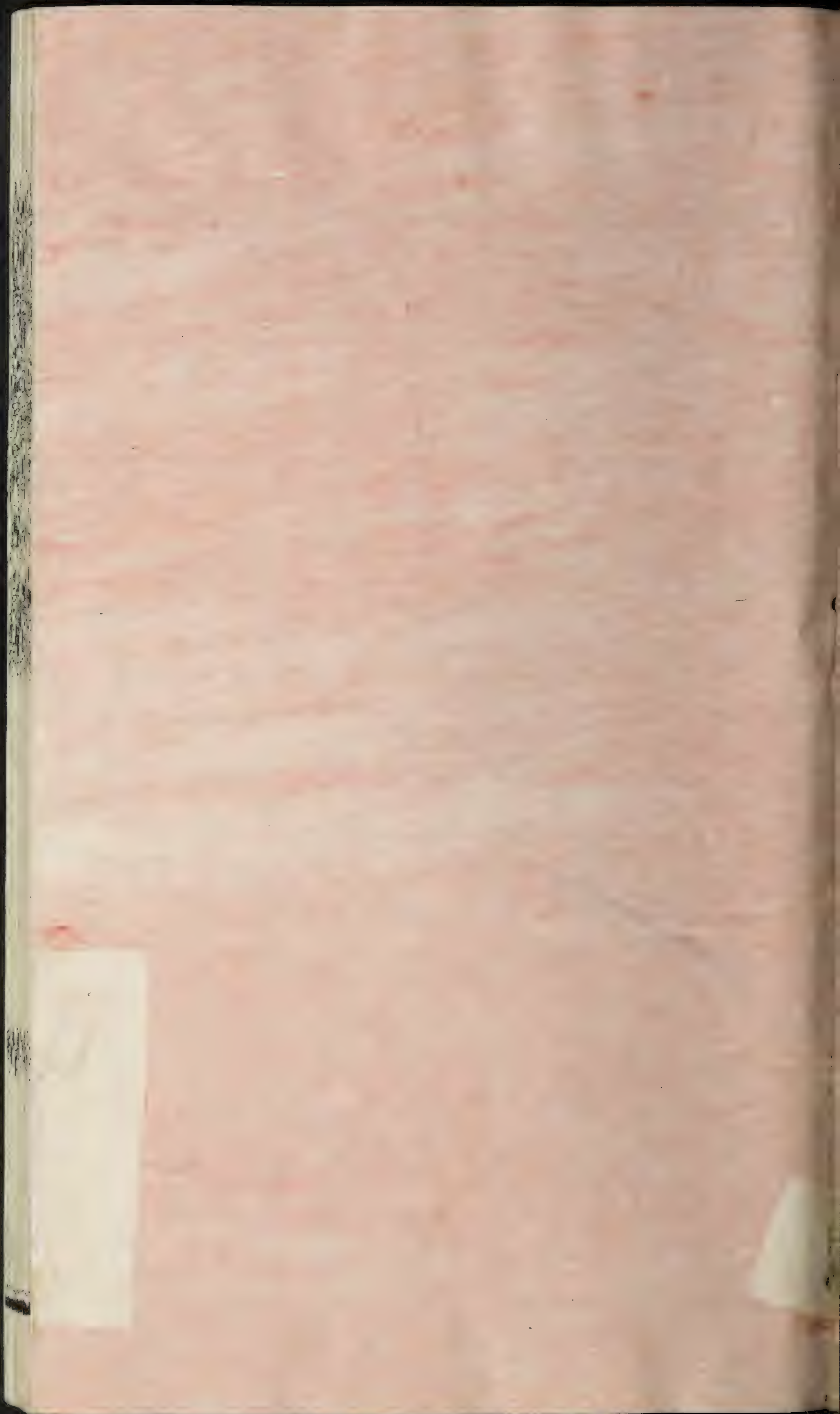
身處死全家軍發極邊衛分民發腹裏衛分充軍若軍職及守備官員縱容弟姪兒男通番買賣者指揮千百戶鎮撫亦發邊衛充軍守備官員奏請定奪如此庶使法度嚴明人知驚懼而邊患爲少息矣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





五



#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一

## 議行武舉疏 弘治十七年

劉大夏

臣惟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晦之士收拾跅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于文求將于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閥閱以及草澤均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爲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世享簪纓家足餼

稟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于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于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現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强引重者視爲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爲謀略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因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絀于文者或優于武不以遠而𨻶不以賤而限如穠葍生于寒微呉起困

于爵旅樂毅出于疎賤黥布雜于輿臺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于後耶夫武以用將爲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咸奮興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于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

于此乎取之十八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以協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粗率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豫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畧精通武藝者或隱于山林或育于學校或羈于戎卒或係于仕籍許赴所在官

司投報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目請于次年開科初較騎射二較步射三試策論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酌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彝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劒而起各售其術期以効用于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于吾之彀中陛下合羣策而用之何慮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必思借才于異代也哉　疏入帝從之

覆金洪陳邊務疏議弘治十七年　劉大夏

臣等看得陝西巡按金洪所奏後開十事俱係邊方要務本官親歷其地奉敕閱實聞見必真擬合逐一對款議擬伏乞聖明裁處一嚴燒荒以安邊也查得每年秋深草水枯乾之時本部請敕各鎮守臣并獨守一方內外官員先行差人哨無敵情然後行令副參等官各照地方出境燒荒已有常行定例但將官實心奉行者少欲于燒荒畢日重復出境查驗勢恐難行今詳本官所奏之意則是套內敵情有無可以驗燒荒虛實合無通行各邊今後每年燒荒官軍回日巡撫務要盤檢有無

牲口帶來日後如有外夷在套或近邊住牧就遣夜不收哨探在何地方離邊遠近查與原報燒過里數若干就將原日領軍出境燒荒將官指實參奏拏問本處查有入邊失事緣由依擬降謫一修城堡以固邊也查得近該延綏守臣奏稱本鎮寧夏至定邊營一帶地方衝要應行修築邊牆等因已經題行總制衙門公同守臣勘議具奏外今本官又奏前因大意在于選用巡山官員修理各該險阻事在彼處難以遙制合無備行總制奏紘公同二鎮守臣一并查勘備由具奏一揀將才以

鎮邊也看得本官閱視地方開奏各官賢否應當參酌所言處置但延寧一帶爲事將官近該本部奏稱敵衆過河要人隄備已經奉有欽依姑令記罪前去領兵隄備候敵情寧日照舊問結所舉王戩魏鎮藍海案候聽用外所據開奏馬隆姜漢亦各稱有將官器度宜當俟其後效傅釗張翼既稱其怯敵圖利無才貪殘合無行令總制幷各該巡撫再加詢訪的確候各官問結之日另行具奏定奪一放土軍以信邊也查得先爲急募土兵以禦敵人事招募過延寧二鎮土軍共二萬一千三

百七十六名編成隊伍關與軍器各隨衛所營堡食糧
就令原招人員管習武藝情願常操者補作游兵之數
其餘分作兩班每年十月起至開年三月止每班備禦
三箇月該管官員敢有科擾及擅勾非時公私役使者
參奏究治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通行去後續該
彼處守臣奏稱各軍情願留操及將沿邊增設衛分就
將各軍編發補伍行令勘處間今金洪親歷其地據告
眞情稱比先招募之濫近日拘留之苦供貼之難甚至
願將原賞銀兩送官陳放中間難保其無捏作願留及

科擾役使之弊合無將金洪所言備行總制秦紘俟邊
情寧日選委二司能幹著實官員各赴二鎮將原招軍
士逐一清審明白仍查照欽依事理除著實甘心願留
補作游兵其餘俱責令里老及該管人員保領照例冬
春輪班操備夏秋放免歸農遇有重大敵情一面行移
巡撫巡按會同拘集一面奏聞拘操之日照例支糧中
間查有死亡告相明白即與開除願補者聽詭名捏報
逃走者就拘原報之人正身及父兄子弟頂當仍將審
過實數幷處置過緣由咨部知會若查有科擾等弊應

拏問者拏問應參奏者指實參奏一教騎射以禦邊也看得操練官軍騎射係是將官本等職業今金洪親歷其地比驗軍士如此不堪該管將官所幹何事巡撫因何扶同不言況事在人行兵難中制合無不必本部立法差官止將金洪所言通行各邊總兵今後務要嚴督副參等官用心設法教習騎射巡撫不時比驗將把總管隊等官量行賞罰若將官果有中間不肯嚴督操練虛應故事卽便具實奏聞御史按歷去處比驗軍士若果騎射不熟及詢訪將官止知掊尅私役者指實具奏

本部將巡撫總兵一并參奏取自上裁一節工役以逸
邊也查得先該寧夏守臣各奏稱勘議過本邊原有古
渠三道東渠中渠現通水利可遏敵路惟山邊一渠内
地方似爲敵境欲將舊渠挑成河塹以限戎馬多得地
利以資邊儲本部議得工程浩大難便輕舉仍行各官
會同巡按再行計議迄今三年未據奏報今本官奏稱
所開之渠地高于水不能灌漑山口多石功亦難成並
據寧夏久疲未蘇之人何以堪此合無備行總制秦紘
檄攻該鎮守臣從長計議如果此渠難于施工徒勞無

益郎便停止咨報知會一用精銳以助邊也查得各邊
遇有敵中走回人口審有的確鄉貫者送發寧家完聚
免其雜差係現行事例今本官奏要將前項在敵年久
走回之人俱令就彼便所收入隊伍槩與糧賞是亦選
用精銳用防邊鄙之意但此輩被擄日久自意骨枯草
野不復與父母妻子面見幸而脫死生還情難一槩强
留合無行移彼處鎮巡官員今後被擄走回審有鄉貫
之人若果精銳情願在邊殺敵者量給賞勞與邊軍一
體收伍食糧不願者仍照舊例施行一分地方以理邊

也看得二司官員巡守必須地方便利方可責成今關西河西二道既地里遠近懸絶難于遍巡則一方庶務何以督理而貪官汚吏安知警懼金洪所奏亦爲有見合無仍行陝西巡撫再行參酌奏內事理如果前項所定地方均停從宜更改行令二司官員遵守施行一慰死事以勸邊也查得孔壩溝死事官軍近該總制奏紘具奏本部議擬具題節該奉聖旨是朱鼎妙齡武臣許慶湯璽各贈官二級仍查他子孫照例襲陞其餘陣亡官軍便著查明來說定奪欽此欽遵通行去後及又查

得本部題准事例凡夜不收公差人役被敵殺死者賞
銀五兩擄去者亦賞銀二兩以恤其家今本官又奏前
因緣各查有前項題行事理難再別議合咨都察院轉
行本官將前項奏行陣亡官軍事情作急勘報及今後
有公差夜不收被敵殺擄者照例具奏施行一分賠補
以恤邊也查得官軍騎操馬匹除追敵燒荒等項公差
倒死免追其餘槽下倒死告相明白官軍朋合出銀馬
主出備樁頭官為通融買補此係奏行事例其朋合之
例每年終止令六箇月按月每月都指揮出銀一錢千

百戶鎮撫出銀七分旗軍出銀五分椿頭之例倒死馬主都指揮出銀三兩指揮出銀二兩五錢千百戶鎮撫出銀二兩旗軍出銀一兩五錢走失者各加銀五錢今金洪因見各邊騎操馬匹追補不均要得查究倒死緣由分別免追一節最爲有見旣查有前例相應通行遵守合無本部移咨各該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本官各仰所屬衛所官軍務要各將騎操馬匹用心愛惜餵養膘壯以聽調用內有因公追敵等項致死者免其賠補官給馬匹醫治不效者卽係槽下倒死之數照例追徵

椿頭銀兩貼補朋合銀兩買補其有為因私事走死及諸般作踐倒死者查勘的實即追好馬一匹還官或追銀十兩在官買馬各邊一體通行不許偏執致有彼此不同則馬政不致廢弛矣　議奏得旨准議

請立記注史官疏　弘治十七年　儲巏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屢垂清問召見大臣至于今歲舉行尤數或究典禮或詢治道或綜核庶職或制御四方遠者又親御午門讞審大獄盛德偉績垂耀無窮非臣之愚所能殫述臣聞堯舜之德文武之政所以布天

下傳後世者賴有典謨方策之存使非史官當時紀載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故古者設立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職綦重也臣備員班行每覩陛下宣召羣臣奏對多係帷幄之語造膝之言近臣不得聽聞史臣何由紀錄臣竊惜之夫前代史官追述往昔尚且網羅散失摭拾傳聞以成不刊之典豈及今日宸衷睿想之所形

聖謨神斷之所著明並日月炳若丹青顯然可書足以傳信乎且儒學里塾之士門生弟子更相問難猶有實錄年譜以備遺亡陛下傳精一之學臨埏紘之衆勵精

圖治益大有爲自此延訪日廣政事日新蓋有不可勝
書者顧乃無所纂記以貽來世非缺典歟失今不圖誠
恐歲月寖遠耆舊彫謝或遺失莫存或傳聞各異事蹟
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攷其先後雖悔之亦無及已
竊攷本朝史職似與前代稍異臣愚欲乞陛下特敕在
廷臣僚先後曾蒙召問者備錄聖旨奏對之詞具本進
覽宣付史館如事涉機密不宜宣露者御覽訖仍乞封
識付之謹密之臣藏諸深嚴之地所謂金匱石室者以
俟將來庶聖君言動舉止無所遺羣臣論說亦以附見

洪武年間嘗有起居注陛下儻採臣言而行之遵祖宗之典貽萬世之謀臣不勝至願　疏入帝從之

豫處邊儲以備供餉疏　弘治十八年　楊一清

臣竊惟圖事于平時者易應變于倉卒者難先年陝西因不曾先事儲蓄及至敵人入套動調馬軍奏開課鹽若干萬引運送官銀若干萬兩舉行納銀冠帶等項事例敵尋出套師旅既罷倉庫一空徒爲乘時射利者之地而民遭餽運轉輸之苦逺今比屋蕭然生理未復向使敵人不退兵連禍結內變將作何以爲計言之可爲

寒心邊報稍息上下相安遂謂無事儲蓄之策廢而不講頃者敵復入套烽火絡繹計所儲在在不足相顧駭愕仰給朝廷幸而敵入悔禍遠遁設或潛伏河套經年不出乘秋大舉長驅深入縱然不惜府庫之財以充供軍之費而地方所出有限倉卒亦難辦給此皆失于先事儲蓄之過也且如每草一束平時價不過二三分遇急收買費至七八分一錢而無措每糧一石平時價不過五六錢遇急轉輸費至二三兩而不足此理甚明人豈不知其因仍玩愒亦有故今之士大夫任耳不任

月惡聞人善而樂談人之過失盜倉卒而勞費人無非議平時招糴增糧增草則羣而譁之以爲多事甚則疑其因以爲利用是凡厥有位卑者苟且自保幸免罪責尊者因循悠忽坐待陞遷有能實心爲公家任事者寡矣臣竊恐議者因見延寧小捷地方稍靖遂置邊儲于度外萬一有警又將貽後時之悔深慮卻顧不得不極言之伏望皇上俯念陝西關中重地邊儲缺乏太甚所宜急爲豫處乞敕部于陝西關中兩淮等運司常股存積等課鹽百餘萬引及今招商于夏秋收成之後糴買

糧料草束查撥固靖蘭州環慶各該邊堡屯駐軍馬缺乏之去處上納仍要斟酌敵情緩急如果敵人在套盡收本色量寛斗頭使人樂趨不許嫌避誤事若非緊急敵情又當酌量年歲豐歉年豐有收則廣爲招糴不厭其多如歲歉收薄則量收一半本色以防目前之急仍存一半銀兩以爲來歲之圖免以不貲之財坐爲營利者所得其他充實邊儲事宜擇其有益地方無損治體者爲之大要使邊倉各有二三年之儲則遇警不至于告乏布政司常有數十萬兩之積則臨期尚可以有爲此

在巡撫督同布政司官通融處置次第舉行居常勿習于玩臨事勿傷于急則事集而人不及知不必取旦夕之盈爲張駭之舉重費其力以資勢利此愚臣爲兵事謀爲民事謀爲治體謀之惓惓也　疏入得旨是著各官上緊趨時整理務要處置停當邊儲充實無致臨期缺乏

經理要害邊防疏正德元年　楊一清

臣竊見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敵人侵犯止在本境爲患猶淺惟寧夏花馬池至靈州

一帶地里寬漫城稀堡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敵衆折
牆而入其利害不在寧夏而在腹裏必將犯我環慶侵
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等府州縣倘乒連禍結內變
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成化初年敵人在套
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後因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
章等奏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于延綏又巡撫延
綏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敵人知不能犯不復入套
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牆既日薄溝又日淺
弘治十四年敵人由花馬池入犯內郡戕敗我士卒魚

內我生民敵入得志始蔑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折入我軍動輒失利先是寧夏鎮巡等官太監張僴總兵官郭鋐都御史王珣等節經議奏請將舊邊牆幫築高厚邊塹挑濬深濶又該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等建言請于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摘撥腹裏官軍防守兵部奏行總制尚書秦紘勘處本官泥于所見止添修四五小堡及弘治十七十八年冬敵復大舉自花馬池清水營城堡攻陷花馬池官軍殘害上廑宵旰之憂特命愚臣整飭經理臣雖闇劣歷官陝西邊事頗常究心但

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敵人動號數萬倏
聚忽散出沒不常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
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旣集務速則彼或
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阻其
方張之勢臣歷延綏一帶邊牆城堡墩臺逐一閱視及
將原勘議事情會同陝西鎮巡諸臣廣集衆思兼收羣
策參酌損益其大要有四修增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
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
當務之急莫先于此但修邊一節地方財匱民勞興此

大役必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繫有大小土木之害較之搶殺爲小動搖之患比之勞費爲大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且今河套郎古朔方地唐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歲減鎭兵數萬夫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永佚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爲敵巢深山大川勢顧在彼

而寧夏外險反在河南此陝西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郡轉輸斯爲上策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甄選守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堠令冬敵人若復侵犯仰仗神武之威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雪恥除殘臣之志也臣何敢幸一時之安而委患于他人哉　疏入帝從之

豫處兵機疏　正德元年　　楊一清

臣愚以為敵人自弘治十三年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橫行無忌弘治十四年深入陝西腹裏殘害生靈動以萬計弘治十八年宣大遊兵全軍覆沒又河凍之後連年窺伺陝西既未遭挫必無懲戒今冬踏冰入套之舉難保必無既入河套必不安靜臣方部署將士振揚威武巳將沿邊直抵腹裏分為四路布置主客官軍相機邀截但兵少敵多不免一以當十出奇制變事不得巳臣愚以今冬深河凍敵果入套宜徵調宣大二鎮遊奇官兵于延綏中東二路住劄並聽張安節制若止在

參住牧未嘗擁衆內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敵自起邊
釁如仍前深入固慶等處搶掠行令延綏鎮巡官選人
分投出境哨探敵營遠近衆少會合主客官兵豫先分
布逼近敵營城堡如在一二百里之間有機可乘則原
擬沿邊中路邀截之兵依舊不動以延綏東路參將時
源所領本鎮三路軍馬與臣近日挑選先鋒奇兵官軍
三千名以爲馬戰總兵官張安領本鎮選定頭撥等官
軍三千名次之以爲中軍大同遊奇兵馬左右二哨及
宣府遊奇兵又次之以爲外援太監劉保都御史文貴

領本鎮兵馬並本隊官軍于牆外二三十里列車為陣
分布得宜晝伏夜行各相去二三十里擇形勢利便之
地為營以待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望我兵既近敵壘
奮勇疾進衝其腹心敵既潰亂舍其羸老而戮其壯健
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同之兵堅整嚴備不許貪利
輕動前鋒勝負未決恐無聲援必待其既回以為羽翼
敵若糾衆尚集我軍張安合大同之兵專為殿後如此
布置較之先年出境分布疎遠孤兵無繼訖難成功者
不同敵人千里趨利日久疲弊聞我傾其巢穴必自遁

歸我腹裏之兵躡之中路之兵刧之沿邊之兵又夾而
邀之敵戀巢之心旣勝欲戰之志不堅必然潰敗安邊
制敵之計莫快于此　疏入得旨是閫外之寄卿等所
專出奇制勝事難遥度務要計出萬全以除邊患無致
疎虞

陳政令十失疏正德元年　　李東陽

臣伏念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啓沃多見施行少伸
報稱近數月來往往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有所擬議率
多改易詔書不信政令失中姑以其重者言之商人譚

景清等附託皇親奏討殘鹽既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頒同原價掯制朝廷搖撼官府沮阻陛下之美政累母后之盛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且皇親之家既已辭退家人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而乃曲為庇護寧使帑藏空虛邊餉匱乏而不之顧此政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揆之舊制俱不當擢況紀功官原開揆狀不係對陣侍郎等官勘得功無顯迹又無明證名字不對多寡不一而乃循近年弊政欲遷數百冗員以官法為人情視爵祿如糞土此政令之失

二也內府冗員奉旨裁節僉書守門及分守守備等官減革者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八十餘名非惟傷財害民抑且敗壞風俗至于蟒龍玉帶濫賞無算大壞名器尤不可言此政令之失三也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旨考選乃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是不信銓衡之任而信寵倖之臣況該部查出革退之人俱係貪緣傳奉詔下裁革者曾不幾時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倣傚成風以邪路為當行視詔書為故紙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皇莊田土已令巡撫官查數又復

差官踏勘取者未回差者繼出帶領人役騷擾地方京畿小民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雋帖出外收人累經各衙門論奏恐生詐偽近因皇親家人奏討畿民侵佔田土輒為給帖提解來京鎮撫司訊問情節俱與原奏不同未免仍解本處官司問理牽連負累寃苦無伸此政令之失六也韋興等人蠹蔑先朝盜空府庫一則貪緣分守累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典刑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官軍及內府軍匠俱經奏准查赴團營及各衙門乞留仍復照舊應

營伍之籍供私門之用此政令之失八也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請查算竟爾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未發此政令之失九也饒州瓷器奉詔蠲免二年又令起運來用此政令之失十也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或傳聞坐視無可奈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爲失職實所難辭追思先帝寄託之言仰念陛下委任之意若涓埃之力少有所裨犬馬有知猶當報德豈忍干主少國疑四方多事之時潔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忠

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世向者所陳奏有聖諭云朕便處治至今未見施行又奉聖諭云待斟酌施行是必言無可采乃使之照舊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乞

特賜罷歸亟選非常之才俾任難爲之事庶可以上回

天變下慰人心承先帝付託之隆保祖宗基業之重矣臣不勝懇迫激切之至　疏上得旨所言事件著各衙門查奏定奪卿等盡心職務以副倚任該衙門知道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一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二

裁冗食節冗費奏 正德元年

韓 文

臣等欽遵查理京庫銀兩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閘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共六萬兩給散京衛官軍俸糧共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成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得預知

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餘萬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本部題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支用不許别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少亦不下二百餘萬夫以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民拖欠或詔旨蠲免歲入既虧于原額而歲用乃過于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過四十萬餘兩遼東豫送過三十二萬四千餘兩葢邊方緊急

糧草缺乏鎭巡等官例外奏討之數又征進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八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荆居庸倒馬關等處召買糧草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進送內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支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空財用何由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實

漏卮鄧木不能供野火其勢使然也今值海內虛耗之日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億之浩繁不經之費日甚于前奢靡之習漸長于昔而欲應變制用倉卒取盈豈不難哉臣等叨備任使受恩深重苟有分寸之補敢辭犬馬之勞但晝夜籌計無所出將欲少徇乎人情又恐致傷于國體將欲取給于目前又恐貽患于將來或益少而損多或害重而利微輾轉憂思如芒負背臣等所以不敢輕爲之議者蓋以此也竊嘗上觀往古下迄唐宋遠揆先王之制近觀祖宗之法莫不以

財貨量入爲節以勤儉愛惜爲本以侈靡妄費爲戒蓋
天之生財有限而人之用物無窮若不撙節于平日何
以克濟于臨時然撙節之道要未有不自君身始者伏
望陛下念天命之至重荷祖業之至大念民事之至艱
躬履儉約爲天下先乞將臣等議擬條件留神覽察斷
在必行庶乎轉齋以爲豐伸縮以爲贏非徒濟一時之
用實以培萬年之基臣等下情不勝惓惓憂惕仰望之
至除有禁例難行及各官或另有條陳聽戶部徑自覆
奏外今將臣等會議過事件逐一開坐上請定奪一裁

革冗食查得近奉詔書幷各衙門奏行事理已將冗濫官員軍匠通行裁革矣但其間裁革尚有未盡者亦有已蒙裁革仍復夤緣希圖照舊管事者以致冗食如舊支費不經夫當此匱乏之時而不亟爲裁革變通之計何以裕民生而足國用乞敕下禮部將光祿寺遞年科徵雞鵝等項廚料通行查革但係不急之用盡行裁省一崇尚節儉臣等竊觀自古人君莫不以勤儉興國奢靡壞政漢文帝躬衣弋綈集皁囊爲帷惜中人之產罷露臺之費以致海內殷富是其明效大驗也邇者皇上

體念民窮財竭風俗僭侈特敕文武百官不得僭用玄黃紫三色及軍民下賤等不得衣羅段紵絲三品以下暑月不得執扇用蓋中外臣民聞之莫不懽欣稱頌以為陛下躬行儉約其效必肇于此矣蓋人君一身實為萬化之本君能自行則不令而行君不能自行則雖令不從臣等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難憂國用匱乏之極守恭履儉崇尚節約凡一銀一錢之微皆為小民之脂膏一衣一帛之細皆係庫藏之官物省無益之工罷不急之用仍乞敕司禮監御用等監凡百上用輿馬服

飾器用玩好屛去淫巧務從樸素使度數不得增于前
而法制可永垂于後再乞敕光祿寺查勘內外近侍官
員日逐費用桌席酒肉等項但係濫費應該減革者一
一奏請節省使天下臣民仰觀聖意之所在翕然向化
則儉約之風可興奢靡之俗可革而財利之用自足矣
一裁革冗費仰惟祖宗之朝財賦皆有定制費出亦有
常經如天下歲辦京庫銀兩共一百四十九萬歲用則
僅該九十餘萬漕運糧斛共三百七十萬石歲支則僅
該三百餘萬其他料豆草束絹布花絨與夫光祿寺廚

料內府顏料等項大率類此是卽所謂以十之七爲經
費而儲其三以備兵荒支用者也近年以來官兵吏匠
冗食日增水旱災傷逋負日甚加以土木造興齋醮繼
作勳戚貴近惠賚不貲宴樂游賞費出無算司兵柄者
不計錢糧之費掌財賦者惟圖儲蓄之多姑以大者言
之如內承運庫自來成造金冊只用在庫金兩近年累
稱不敷索取于外戸部節次買過金一萬四千八百餘
兩本庫銀兩止備軍官折俸糧等項支用自弘治十五
年到今戸部幷太倉進過銀不下三百萬兩錦衣衛官

軍月糧成化五年一月止該支二萬六千九百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四萬五千餘石武驤右衛勇士月糧成化八年一月止該一千五百九十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五千餘石軍士冬衣布疋成化十三年止該一十九萬六千八百餘疋弘治十四年以後則支二十三萬餘疋內承運庫絹疋弘治十四年以前歲支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以後年分增至三十一萬餘疋又如光祿寺先年會派廚料等項俱勾歲用近年累奏不敷借過太倉銀十萬餘兩先年各邊除原

派料草之外歲該送銀四十八萬兩自弘治十三年山
陝用兵及近日宣大二鎮邊境為患解過銀八百餘萬
兩又如京營人馬舊無聽征而今有聽征支給草料之
例近京關隘舊無防守而今新設防守官軍之名調度
愈繁則供餽愈急國用愈竭則上下愈困為今之計若
不急為裁節年復一年噬臍何及合無敕令戶部約祖
宗以來歲賦之數查正統以前歲用之則酌為中制永
示遵守今後非成造上用件及王府寶冊等項不得用
金非聖旦千秋等重事不得用銀管事人員悉遵舊制

不得纖毫浪費及因事花銷幷指稱齋醮賞賜等項名色朦朧奏討該部每年仍扣算進送銀兩不過五十萬兩之數其在京官兵匠役但係傳陞乞陞收充等項各該衙門作急查奏會奉旨裁革者悉從原旨存留者照例支與俸糧一半及今後光祿寺供應悉從裁減務復

祖宗之舊制成清儉之美俗至若軍旅重事雖兵部所司其間事干錢糧多係先行具奏然後開咨戶部知會撥辦事體實有未便況國計盈縮事例應否一時計處未必皆當今後凡調度人馬招募軍士等項係干錢糧

者俱要會同戶部計議而行此外凡有冗費可節者聽戶部逐一查出奏請施行　奏入有旨這本內所開事件都准議行

請辨忠佞疏　正德元年　劉　玉

臣伏惟朝廷大事凡治忽安危之所繫爲臣子者當効忠陳諫豈可自諉泛遠甘爲容默之理臣待罪近畿竊聞陛下近日頗聽信太監劉瑾等多事逸遊又聞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俱以諫不得行致仕而去伏思劉瑾等佞倖小臣凡其巧爲戲弄不過博陛下之一笑而已

而不知耗神氣惑聽明妨政理爲損多矣至二臣者先帝所簡以輔聖躬者也顧欲屏而去之此其事甚左陛下弗察顧不忍于彼而忍于此徇逸遊之樂棄輔導之臣違先帝付託之言遂瑾等恣肆之計此誠天理人欲存亡之幾國體治亂安危之繫臣叨言職此而不言無復可言者矣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若瑾等之導逸遊所謂逢君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若劉健謝遷之止佚倖所謂畜君也畜君者用則聖德日茂逢君者進則國事日隳不可不謹也抑臣尤有深慮者陛下春秋方

當總理萬幾輔導大臣旣皆引去內侍老成者又多退閒則論議安所顧問燕閒誰與居處乎必將逸遊愈數佞倖愈親忠益之事不聞讒諂之言日進如是而政柄不移政體不紊未之有也況今天下民窮財盡所在空虛武備不修寇盜日起以陛下卽位之初而天下之疲敝如此正宜恐懼修省克己從人乃更厭老成而喜私暱耽逸遊而忽政理是猶馬旣逸而棄其轡車將傾而舍其御豈不殆哉且天下大器常以衆君子持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今二臣旣去則君子之勢益衰

羣佞不除則小人之黨益肆此尤臣所大懼恨不叩首丹陛以回陛下之聽也伏望陛下體天人歸與之重念祖宗創造之艱謹治忽安危之幾察忠佞是非之實將瑾等執下法司明正典刑勉留大學士劉健謝遷仍責以輔導之任其司禮近侍悉簡老成之人禁止逸遊完養神氣清心講學以興理治如此則海宇乂安皇圖永固陛下壽同乎軒羲名齊乎堯舜誠宗社萬年無疆之休豈徒一事之美一時之幸而已哉　疏入帝不納

論誅太監李興伐木石疏　正德元年　周璽

臣謹題爲誅極惡以謝祖宗安陵寢以蕃聖嗣事去歲
先帝上賓陛下特以陵寢事重簡命內官監太監李興
新寧伯譚祐工部左侍郎李璲提督營造軍夫匠役出
于營衛百物價值供于部廠爲李興者當追思先帝寵
遇之隆仰體陛下委託之重竭力殫心以祗承厥事可
也奈何縱溝壑之欲肆盜賊之謀故將工部坐派柴薪
折價私貯橐爲侵尅之計而又縱使太監王瑞等指麾
下人罔顧國禁砍伐禁山樹木數萬餘株掘取禁山石
片數百餘丈山林爲之赭赤坑坎不計深闊龍脈爲之

損傷秀氣為之虧折驚犯陵寢得罪宗廟此誠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怒者也陛下赫然震怒差官勘實仍敕法司會問明白具招覆奏臣等謂陛下必念祖宗之體魄震驚痛先帝之神靈未妥大彰天討亟行顯戮而乃因循未決旬日之後方欽奉聖旨李興王瑞饒死差人押發去南京孝陵神宮監充淨軍種菜譚祐李璲俱准擬欽此聖旨一下人心驚疑道路藉藉謂陛下私近習之恩忘祖宗之舊將必有左右曲為回護而惑聖聰者且謂近歲南京守備太監蔣忠于孝陵南二十餘里山

平開一路私便行走事發先帝以孝陵冢山有傷龍脉
恐致宗室有損遂擬于死當時豈無權倖貴近爲之營
救者先帝不爲所惑聖斷不移卒死于獄今李興等所
犯罪惡深重陛下縱自寛假獨不爲祖宗念爲子孫慮
耶漢時有盜高廟玉杯者文帝欲置之族而張釋之固
請棄市且曰盜玉杯者族有取長陵一抔土者何以加
法乎蓋以盜杯罪止棄市而族誅之法宜加于盜取陵
上者也釋之號稱執法豈欺文帝者李興等伐掘陵寢
木石以十萬數比之抔土萬一不同使在漢時寧能免

族誅之法即民間葬地亦欲土脉膏潤草木茂盛又必封植毋容樵牧葢以祖宗體魄所藏祖宗安則子孫亦安故禮載擇地之文律嚴發塚之禁庶民墳墓且愼重如此況陛下以四海爲家萬方爲土名山天設用爲祖宗列聖衣冠之藏固將福祚陛下以爲千萬億年之計也而李興等堀伐之慘至于如彼是雖剉屍萬段尙未足謝神人之怒而仰慰祖宗之靈陛下不即加誅止令各充淨軍罪重罰輕誤亦甚矣臣等又惟李興荷累朝之任使憑先帝之寵眷大興營造剝軍削民累貲萬萬

而貪欲不滿氣焰薰天而炙手可熱貴戚權倖多相交納左右近習皆其黨羽凡有爲回護解釋之言者是畏其威憑其勢而利其財賄者也何爲而輕聽之哉再照新寧伯譚祐侍郎李瓚身爲大臣忘君黨惡跡其情狀厥罪惟均萬無可貸而法司止擬奏事不實徒罪臣謂李興譚祐李瓚職銜並列于敕諭坐次同列于公衙文案同署號令同發事無大小罔不通知而謂照料不及皆由李興三尺之童亦不可誑其巡山官軍兩次捉獲擅伐活樹軍人到官李興不加禁治惟時二人果醉夢

而不知覺耶抑病篤而不知省耶卽此觀之二人擬罪當不在李興下法司舍其重罪擬以輕條是亦回護二人而上欺朝廷者也臣等伏願奮乾剛之斷亟天討之誅收回成命將李興王瑞戮于市曹告之宗廟譚祐李璲縱不加誅亦宜削爵放黜以為大臣欺罔之戒亦乞且賜裁處仍敕工部並欽天監選取精通地理者前去相視掘伐之處可栽則栽可培則培可塡補者塡補務使龍脉不虧秀氣如舊上以安祖宗列聖之靈下以壽
聖子神孫萬萬世之傳臣等不勝為國拳拳願望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論正失罰疏正德元年

周璽

臣謹題爲再申忠懇以正失罰事臣等竊謂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父有失子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冀其感悟必改而後已然則人君失罰其所當罰而爲之臣者不能盡力救正而遽已焉亦豈人臣事君不欺而犯之義哉此臣等于李興之事不敢以煩瀆爲嫌必欲再三爲陛下陳之冀其俯納也夫李興王瑞砍伐皇陵樹木數萬株而赭其山鑿取禁山石片數百丈而坑其

地譚祐李璲知情故縱坐視不救驚動陵寢獲罪祖宗
陛下悉從輕典不加誅竄臣等已經論列法司亦會執
奏欲陛下仍置李興王瑞于法而譚祐李璲重加貶黜
以爲人臣不忠之戒陛下已降旨寢罷矣及譚祐李璲
自知公論難容陳辭引退陛下仍復降旨慰留之臣等
聞命益加疑懼以爲陛下聰明仁孝敬天法祖而斷此
大獄竊恐未厭衆心難止羣議也臣等節該伏覩英宗
皇帝聖旨于天壽山偷砍樹木其該管軍衛有司人等
坐視不行鈐束論罪都該處死及憲宗皇帝聖旨于鳳

陽等處應禁山場伐樹取石正犯處死此葢列聖防微杜漸之深意以爲法令不嚴人必輕犯以震驚神靈損傷龍脉爲害不小故孝宗皇帝復收之于例與律並行亦欲聖子神孫萬世繩繩也今興等所盜非一木一石之比而其情罪豈直坐視不救之倫陛下皆宥其死則自是而後愚民有取禁山一木一石者將誅之乎則非宮府一體之謂將欲宥之乎則列聖之禁例自此而不行此李興王瑞之當照例處死無疑也陛下何爲饒其死而止令充淨軍乎此臣等所未喻也譚祐李璲既奉

敕一同提督則興等侵盜之錢糧工部所出入也某何爲而不查攷伐取木石之軍士總兵所管轄也某何爲而不鈐束今各知情故縱黨惡蔽奸正合坐視不行鈐束之例且巡山人等坐視不禁罪猶處死提督大臣知情故縱法安可容況其招詞旣曰譚祐李璲明知工部自有應用木柴及砍伐禁山樹木例重不合依阿不行勸阻禁約是其情罪止下李興一等耳興等旣當重治而譚祐李璲乃偃然復處大僚之列豈公刑法之道乎故臣等以祐璲之罪任其事而不知則爲失職知其情

而不舉則爲姦邪豈有姦邪失職之人而復可以居大臣之位乎此譚祐李璲之當罷爵奪職無疑也陛下何爲薄其責而不竄黜乎亦臣等所未喻也昔漢文帝時有盜高廟玉杯者廷尉請棄市帝怒曰非所以恭承宗廟也唐高宗時有誤斧昭陵一柏者而當時坐免官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誅之今興等之罪視之盜玉杯傷一柏者相去萬萬也陛下皆從輕宥是陛下以舜文之孝而敬奉祖宗之心反出于漢唐二君之下乎臣等竊爲陛下惜也夫陵寢者列聖衣冠之藏禁例者列

聖法令之寓陛下繼列聖之大業而廢列聖之法令列聖以四海之廣付陛下而陛下不能庇其數十里之山陵使播之天下傳之後世豈不爲聖德累乎臣等備員言路補過拾遺乃其分也彈劾奸邪乃其職也以聖明之朝而有此奸邪以陛下之聖而有此失罰臣等或緘默不言或言之不行而遽止焉則祖宗在天之靈謂臣等爲有罪天下後世謂臣等爲失職此臣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以盡芻蕘之說伏乞陛下念祖宗之當重思法令之當守俯從法司之議割恩正法將李興王瑞仍

行處死而譚祐李璲亟加貶黜庶情不倣于左右而法得行于貴近列聖陵寢自此而奠安國家命脉自此而益永宗廟幸甚社稷幸甚天下亦幸甚　疏入帝不納

論內侍劉瑾等奸邪疏　正德元年　周璽

臣謹題爲糾治羣邪以正朝綱以隆聖治事臣等猥以凡庸待罪言路靜思身計非不知緘默足以自容多言適以取禍而受國委寄食君廩祿事有當言而不言與事有可慮而不慮將來大壞極弊不可救藥彼羣奸者剉屍焚骨固無辭矣然而迷國誤上臣等之罪亦復何

道是以不避批鱗之諱僭伸苦口之言惟陛下曲赦其愚而開懷俯納焉臣竊見陛下臨御以來善政不聞國事大變凡古者縱欲敗度之事踵而不疑大臣瞻顧而不言小官守位而不發推原禍根蓋左右羣奸惑亂之所致也今中外切齒于數人者而九重獨未覺悟臣等不惜爲陛下言之竊照司禮等監太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魏彬邱聚張永傅亨羅祥等或係先朝舊人或經春宮任使遭際已極寵倖實深當皇上嗣統之初正國家多事之日爲各官者自合小心恭謹因事納忠以救

不遠庶幾上報先帝光輔新政何乃各恃其技能工巧言辭捷給每早退朝輒引聖駕或泛海子或遊南城或縱騎射或放鷹犬或盛排筵席而酣飲或搬做雜劇以縱觀或進新聲以逞奇或獻果核以乞賞凡所以蠱惑心志變移性習者蓋無所不用其計近日來多以耳目玩好爲娛而經史不暇究以宴安沈湎爲事而政務不及理或起居無常或動息失養或賞以喜僭而內帑財帛用如泥沙或恩由濫與而蟒龍玉帶施及童稚或成命已行而復改或詔書已出而竟違貴倖傾朝奸諛得

志老成擯而不用公道鬱而不行聰明則日蔽于上弊政則日滋于下目前凡百無一當人心而協輿論者陛下試思此等舉措果斷自聖心者耶抑此數人者誤賺而成此也痛哭流涕賈誼尚施于漢文之世而今日事勢特甚于彼臣奈何而忍緘默耶且如四十萬之銀庫藏已竭假婚禮爲由必欲取盈五七歲之童乳臭未除以勇士爲名必欲收用織造停免矣而又啓織造傳奉查革矣而又開傳奉鹽法方差官整理而崔杲又奏帶鹽引地土方差官清查而張永又奏討地土凡朝廷之

大計軍旅之重事國家所恃以爲安危强弱者此曹皆
縱情恣意撓亂阻敗而不恤尚安顧其他哉臺諫雖交
章抗論該部雖再三執奏從者無一二不從者恒八九
甚則指摘差訛隨加責罰臣等以千言而不足彼以一
言而有餘則是壞祖宗之家法傷廟堂之治化累陛下
之初政釀天下之禍亂非此數人將誰諉哉只今各處
旱乾水溢民窮盜起財用困于內盜賊肆于外今歲孛
彗飛流明年日食歲首凡此皆災異之大聖心所當儆
畏者也其尤可憂者往年雷震奉天殿鴟吻未幾而有

土木之變今夏雷擊奉天殿鴟吻其應將何如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陛下固欲修省祗行祭告是徒事虛文罔修實德實自誣耳何足回天變而安人心也哉夫天變于上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知此古昔有國者之所深忌今日之勢不幸類此陛下豈可盡謂天下無事日與此輩施施然安于不職也哉外議洶洶萬口一談皆此數人者壞陛下繼述之孝而引之于有過之內他日根蔕已牢禍階已成則事無及矣伏望念祖宗艱難之業察愚臣犬馬之忠乞勑錦衣衛將此數人拏送法司

明正典刑或肆諸市朝或迸之遠裔告謝天下然後治
臣多言之罪以謝此曹仍乞陛下自今講學親賢修身
遠佞早朝晏罷節用裕民各項弊政憫念時艱悉從該
部議處俯賜俞允如此則國典自正國是自明天人之
憤泄陰陽之氣和災沴自消瑞應自至天下自太平矣
臣不勝迫切忠懇之至　疏入帝不納

劾劉瑾疏正德元年　　蔣欽

臣竊思劉瑾小豎耳陛下親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
肱殊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國之賊也忿臣等奏留二輔

抑諸權姧矯旨逮問予杖削職然臣愚昧敢猶不忘君況待命衽席目擊時弊烏忍不言昨瑾要索天下三司官賄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與則貶斥與之則遷擢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于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賊而以賊爲腹心也給事中劉茝指陛下闇于用人昏于行事而瑾削其秩撻辱之矯旨禁諸言官無得妄生議論不言則失于坐視言之則虐以非法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于前後是不知前後有賊而以賊爲耳目股肱也一賊弄權萬民失望愁嘆之聲動徹天地陛

下顧憤然不聞縱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尚何以自立乎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瑾使朝廷一正萬邪不能入君心一正萬欲不能侵臣之願也今日之國家乃祖宗之國家也陛下苟重祖宗之國家乞即臣所奏垂聽察焉　疏入杖三十繫獄

再劾劉瑾疏　正德元年　　蔣　欽

臣與賊瑾勢不兩立賊瑾蓄惡已非一朝乘間起釁乃其本志陛下日與嬉遊茫不知悟內外臣庶凜如冰淵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獄中終難自默願借上

方劒斬之朱雲何人臣肯少讓陛下試將臣較瑾瑾忠乎臣忠乎忠與不忠天下皆知之陛下亦洞然知之何仇于臣而信任此逆賊耶臣骨肉都銷涕泗交作七十二歲老父不顧養矣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于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誠殺瑾梟之午門使天下知臣欽有敢諫之直陛下有誅賊之明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生　疏入復杖三十欽遂卒于獄

劾太監馬永成等疏正德元年　陸崑

臣竊見自古姦臣欲擅主權必先蠱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肆志以極耳目之娛和士開說武成毋自勤約宜及少壯爲樂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知前代興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陛下嗣位以來天下顒然望治乃未幾寵幸奄寺顚覆典刑太監馬永成魏彬劉瑾傅興羅祥谷大用輩共爲蒙蔽日事宴遊上干天和災祲疊告廷臣屢諫未蒙省納若輩必謂宮中行樂何關治亂此正姦人欺君之故術也陛下廣殿細旃豈知小民窮簷蔀屋風雨之不庇錦衣玉

食豈知小民祁寒暑雨凍餒之弗堪馳騁宴樂豈知小民疾首蹙額赴訴之無路昨日雷震郊壇彗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米價騰貴京城盜賊橫行可恣情縱欲而不一顧念乎閣部大臣受顧命之寄宜隨事匡救宏濟艱難言之不聽必伏闕死諫以悟聖意顧乃怠緩悅從巽順退託自為謀則善矣如先帝付委天下屬望何伏望側身修行亟屏永成輩以絕禍端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治天下幸甚 疏入逮下詔獄杖三十除名

器使將才以修戎務疏正德二年 楊一清

臣惟三軍之命實繫于將而戰守之將其用亦各不同
今之參將分疆畫地各守一隅所謂守將遇警固未嘗
廢戰而其所用則先于守今之遊擊隨敵聲勢往來策應
所謂戰將所至固未嘗無守而其用則專于戰守將之
務修車馬備器械據要害固封守明斥候謹禁防敵至
而先為之備不必求取戰功求無所失而已若遊擊之
官拔歷荆榛眠宿霜露非身先士卒不足以鼓勇齊力
非躬冒矢石則不能解圍潰堅雖謀勇貴乎兼濟而常
以勇為主是二者固未有不相通而目前之用則先其

所急竊見分守延綏東路右參將都指揮僉事時源性資果敢膽氣猛厲慣經戰陣驍勇著聞今分守一方雖亦未嘗廢事使當遊擊之任衝鋒破敵是其所長延綏遊擊將軍都指揮同知戴欽性資明爽才識疏通曉暢邊情熟嫺戎務今為遊擊非無可取若居分守其所建立必有過人且人才難得用違其長雖能者無以自見隨才器使則天下無不可用之人況延綏慣戰精銳之兵東西應援必得驍將領之而神木孤山一帶營堡密邇河套敵人遇冬首先窺伺分守得人有不戰自屈之

勢乞將時源改充遊擊將軍戴欽改任分守參將此二人者易地而居各當其才戰守之寄兩有所託待其勞效顯著主副將官之基未必不由于此　疏入得旨兵部知道

劾宦官疏　正德二年　韓文

臣伏念人主以辨姦為明大臣以犯顏為忠故羣小之姦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幸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于中夜

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伏思與其嘆而泣不若昧死進
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于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
臣之職也臣伏覩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失當秋來
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
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高鳳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
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于前或導萬
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
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
雷異星變桃李秋華攷厥占候咸非吉徵竊緣此等細

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
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宴損
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菹醢何益于事乎昔我高
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
下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爲
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
國其禍最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馬永
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
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恩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

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爲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論誅大逆疏正德二年　周璽

臣謹題爲誅大逆以彰天討事嘗聞撓無無將之心者有誅無赦逐亂賊之黨者誓不共天竊見司禮監太監劉瑾專權擅政蠹國殃民抑且私意妄干潛謀不軌臣儻知而不言一旦逆謀果肆雖與之同科亦難追緘默之

罪矣故敢昧死上聞伏惟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陛下之臣工祖宗之臣工瑾敢擅作威福于各衙門大小官員每每尋事陷害打死科道等官一言觸犯卽行枷號充軍如薛堂王岳之死尤爲慘毒夫二三羣工糾察奸邪所以共保社稷也乃敢恣意殘蹴略無忌憚豈惟全軀保命之臣畏之如虎郎矯矯素著者亦將惕于烈燄而杜口矣指鹿之奸復見今日彼一切不法等情誰肯蹈湯火冒白刃爲陛下言耶甚至差委指揮楊玉等管事害人不時差出府司州縣訪察官員賢否所過地

方重遭擾害一時百姓如罹荼毒寃號之聲徹于遠近臣嘗奉使道經寧夏百姓遮訴至不得行所在有司不敢訶問間有一二慫慂之輩潛入其黨反假聲勢助之牙爪是專權之瑾一而附權之瑾百往往至于激變嗟小民安能叩九閽見天子哉近又負緣掌管本監印事權勢益重內外百寮一應章奏不與各官計較不與內閣相干一一抽回私宅與孫聰張文冕等捏寫旨意屢更屢變是非混淆時常分付吏兵工部陞遷先于已處允行方許奏請內有今日陞職明日黜退賄賂一通

隨卽起用夫鬻爵賣官此漢唐季主所爲而瑾敢盜弄
大權至于如此天下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此瑾之假
勢張威負罪滔天者也近又招引術士余明余倫余子
仁出入監中占候天文相面算命妄意圖度至有臣子
所不忍言者葢因見財貨充盈及勢焰張大故輒起異
心臣旣知之不敢不言又訪得于本年四月密令心腹
牛昭潘某等暗造衣甲牌面千有餘副弓弩五百餘張
潛匿私宅夫春秋之誼家不藏甲瑾之逆謀尤爲彰著
已經河南道御史蔣欽等劾之陛下不惟不問反坐之

罪果出自聖斷以爲此等欺誑耶抑瑾之矯命恣行籍
言者口耶夫大姦起于下而忠言壅于上有識者莫不
爲陛下危而陛下處之竟若此不幾養虎貽患胎變稔
禍耶臣思祖宗來豈無權姦豈無邪黨而大逆不道無
如瑾比陛下創過欲狎昵當如宗廟社稷何臣待罪言
路素性愚戇每憤及此誓不共天故區區之心惟願陛
下擴日月之照奮雷霆之威即將臣瑾俱下法司面相
勘問如果臣言不謬乞斬劉瑾以謝天下復斬臣首以
謝劉瑾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祖宗幸甚天下幸甚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二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三

舉糾漕運官狀 正德五年

邵寶

臣謹題爲奉命催儹糧船舉大義以糾運官事查得本年九月初五日濟寧州地方被大夥流賊燒燬糧船臣仰思國計不勝驚惕除具題處置外參看得漕運官軍值此流賊有不能不避之勢有不容不敵之義有不當不用之法有不可不體之情必酌于此而行之此朝廷不得不舉之事臣愚不敢不言之職也蓋此賊嘯聚八衆馳突數千里內攻城掠野莫有攖其鋒者顧此運軍

固非其敵此所謂不能不避之勢也但軍至十萬之衆旣有都御史總兵參將爲統制又有把總都指揮等官分領之又有指揮千百戶等官管押之大小相承居則有衞行則有次導前距後儼然行師之規爲各官者儋爵食祿孰無是分尊君親上孰無是心死衆死制孰無是責此所謂不容不敵之義也今或圖便以先或偷安而後遂致卒伍乖方紀律失序軍不足道未聞何官以智而全何官以勇而傷何官以義而死慌忙披靡實與建置軍運之初意不副卽今山東等處被賊攻圍失事

地方自府州縣至守巡兵備巡撫等官現蒙差官查勘論罪臣愚竊謂漕運都御史總兵參將體同巡撫把總都指揮等官體同藩臬指揮千百戶等官體同守令以此較彼其罪惟均倘以力之不敵縱而不問則何所懲以爲他日責成之地哉此所謂不當不用之法也然各處兌運軍船到遲則罪在軍民糧納遲則罪在民若水旱災傷奏報失時以致派豁相戾則罪在有司官吏向者漕運衙門雖經議准立法稽查緣地遠時促卒之罪無可歸人不知警況各處衛所軍無完伍船無完具料

無完價口無完糧身無完衣棄遠父母妻子終歲勤動
不得休息加以繁科重斂叢于一身如此而責其死力
可乎此所謂不可不體之情也臣待罪計司奉命督運
惟茲事關朝廷竊有所見不敢不言如蒙敕部院大臣
詳議其是行移新任總督將把總等官逐一查勘職名
并失事實跡明白的確照例于運事畢日拏問治罪總
兵參將任大責重亦合請命行法庶幾分義昭明政令
振肅自是厥後雖有玩心不敢復作仍敕本部每年例
差監兌官員務選精練之人令其親詣各水次從實查

勘除依限交兌外若有遲誤者必根究所由或在軍或在民或在官吏指實參奏係軍職行漕運衙門係民職行各該巡按御史提問如律照例發落不許視爲泛常苟且塞責其軍伍船料衣糧缺少及一應科斂宿弊明詔各該衙門速爲處置嚴加禁約使上下相安遷善遠罪漸復漕規之舊天下幸甚　奏入帝從之

獻納愚忠疏正德六年　羅欽順

臣惟事君之義以獻納爲恭謹竭愚忠上陳四事一曰修德臣聞惟德可以動天惟天佑于一德竊嘗仰窺天

意其眷佑陛下甚隆是以賊臣劉瑾之蓄謀雖深而太監張永之輸忠甚力蓋有陰相之者非偶然也陛下既以褒賞功臣延其後嗣獨不思所以奉答天眷以祈永命乎奉答天眷無他惟增修其德而已夫孝奉九廟敬事兩宮親睦宗藩禮接大臣仁愛萬民凡此皆修德之實也而其要則在勤御講筵痛節遊宴盛德高于千古天眷申于萬年宗社靈長之慶其必在茲二曰勤政臣聞虞舜兢業以圖幾周文和民而忘食我祖宗躬勤聽斷遠法舜文每日昧爽臨外朝府部等衙門以次奏事

已而又臨內朝司禮監等衙門亦以次奏事皆有定規
臣嘗伏讀高皇帝詔旨有云朕居江東三十六年未嘗
見日而臨百官又嘗伏讀睿皇帝聖諭有云朕負荷天
下之重五更二點起齋潔具服拜天謁奉先殿行禮畢
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政事
有關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搉臣惟此皆陛下家法所
當率而行之者也柰何近年以來視朝愈簡時或一出
多至日中萬務糾紛未遑盡理流傳四遠虧損實多臣
愚伏願陛下常以昧爽視朝使大小之臣趨走之吏有

職役者皆得以盡亹亹之勤于昭昭之際而事無不康朝集之員蠻方之長當見辭者皆相與瞻穆穆之容于蒼蒼之表而心無不肅遇有大疑未決大政未安即乞如舊規特御文華殿宣召大臣從容商搉憂勤惕厲之心果無間則安富尊榮之福亦無疆矣三曰作士氣夫賊瑾盜權擅作威福毒痡四海不忍究言在朝臣工孰無知覺曾弗能抗已愧于心或首開趨附之端或陰爲羽翼之助臣不知後人之視今日其猶以爲國有人乎否耶今士氣積衰理宜振作振作之要舉錯爲先蓋

凡爲賊瑾挾私懷忿而斥逐之者大抵多正直之士也近雖節次起用而其大者或遺凡爲賊瑾超遷畀擢而委任之者大抵多邪佞之徒也曩雖節次誅鋤而其大者猶在當治化更新之日實世道轉移之機伏願陛下參攷羣言勿爲私意之所牽制勿以一眚棄大善勿以微勞貰大姦伸阨窮斥朋比退讒諂進剛方意嚮既明士風立變庶幾緩急之際有可倚仗之人不然國之安危未可知也四曰審時宜臣聞禮莫大于時易貴通其變祖宗立國參酌古今其大經大法之昭垂蓋與天地

相爲終始至于剛柔之用損益之權理須隨時勢難執
一臣嘗推尋故事竊見永樂年間之所行已不盡如洪
武而大者至建新都宣德正統年間之所行又不盡如
永樂而大者至捐交阯是非固欲相反皆其勢不得不
然然則今日之所宜行有不容以常例拘者救時之道
也臣聞至誠成物猶待悠久漢人爲吏至長子孫祖宗
盛時在外巡撫大臣及方面府州縣正佐官員莫不久
于其任如周忱巡撫蘇松等處凡十有八年陳本深知
吉安府亦十有八年其他但有遷改往往近八九年故

人無苟且之心而事無廢弛之患然而遷轉之際不盡循資惟其才賢而已如周忱自郎中即陞侍郎陳本深自主事即陞知府其他科道部屬或即陞都御史布政按察使知府高第或即陞布政使蓋超遷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超于前則後之久任皆謂當然超于後則前之久任孰云淹滯人心競勸職此之由頃年以來專用資格一資半級魚貫以升自西徂東條近而遠往來如織勞擾多端奮厲有爲者或開端而未竟其功因循自便者第謹守以坐待其進欲求事理民安其可得

乎臣愚以爲時方多事所宜破常格拔眞才省遷遷隆久任以爲陛下分憂共理惟陛下主張于上則大臣有以奉行于下矣此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去盜之策或動干戈用兵之道必嚴賞罰今自京城內外至山東河南四川湖廣江西廣東等處盜賊羣興大者攻陷城池僭稱名號小者燔燒村落殺擄人民朝廷簡嘗愼擇文武大臣俾其分頭招捕或點集民壯或摘撥禁軍區畫多方而成功未奏者臣竊推求其故無乃賞罰皆輕之所致耶兵法有之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夏

書亦云威克厥愛允濟今大臣雖奉敕行事然將士有
不用命者未嘗輒誅一人或有勇力超羣敢于殺賊及
機謀深密堪以爲問者數金之賞又不足以易其一死
欲以重賞購士則府庫之財大抵刼掠無餘安危所關
變在呼吸始謀不善後悔何追臣竊聞頃者查抄賊瑾
家財金銀動踰百萬此皆萬民衣食之資而聚爲賊瑾
囊篋之實民之爲盜固其所也夫盜起由財之聚則財
散而盜可平散小儲以成大儲此臣之所爲陛下願也
陛下幸聽臣言乞于前項用兵地方各分給入官銀錢

十數萬兩俾討賊者以爲購賞之資仍乞假以便宜之權俾其一切以軍法從事前有重賞後有重罰則將士無不用命間諜無不盡心盜賊之平計日可待此又時宜之所當審者也夫天下至大可言之事蓋不止此第臣愚陋所見弗周自源徂流纔得其四伏乞以前二事躬行于上以後二事付大臣討論斟酌奏請施行誠致察于邇言必廣求乎衆論盡聞天下之利害以謹百司之廢興馴致太平實由于此　疏入帝不納

議邊軍入衛疏　正德七年　　李東陽

臣聞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屯戍邊陲每歲春秋番換臣惟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損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傲晲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

違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之不相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靡費無紀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猝之際或變起于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于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脣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伏望博采人言務求至當實宗社之福也　疏入帝不納

地方利害疏 正德九年 胡世寧

臣竊惟盜賊之興即當撲滅若其既久而多不得不撫捕兼行者蓋以情則脅從當罔治以勢則延蔓難盡誅也故如漢武帝以南征北伐之威不能盡殺盜賊及後輪臺詔下休兵恤民盜賊不見其迹又如漢龔遂當宣帝強盛之時下令勃海諸持田器者爲農民吏無得問固不聞其誘使釋兵而盡殺之也自古招撫之失有當戒者謂如唐宋金元之季官其渠帥授以土地假以兵權更或因其懈弛而遂行誘殺見其跋扈而復事姑息

以是威信兩失紀綱大壞坐致衰微耳若令委任得人撫處有道萬無是失也江西之賊華林瑪瑙剿散無餘東鄉遺黨尚及千人姚源或云三倍其數其他尚有贛州舊招之徒新淦初起之衆動皆以千數至于樂安建昌等縣亦有餘孽觀望反側未盡消除今以事理言則在東鄉者皆原被脅從舊日招定之人亦既憤其首惡之陷已而助官擒斬矣其他別有違犯者亦皆陸續送官治罪不敢隱匿其在姚源者舊雖聽招不曾流叛近于王重七等之殺官焚縣大肆兇惡彼則始憂濫及而

有觀望之罪後求自雪而有助討之誠此二處賊情應議撫勦之大略也有言當撫者曰彼既脅從聽招已定朝廷恩信豈可輕失惟待之以誠治之以法嚴禁光棍不許擅殺于前過惡永不追究後或再犯決不姑息則彼知一人之罪不累衆人今日之刑不同昔日自然心悅誠服帖然助順不過撫治三五月而事定矣若其誘殺一處則處處驚疑而起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兵連禍結爲之奈何有言當勦者曰今日地方大戶皆欲殺賊衆口同辭以招爲誘浮言既不可解擅殺又不能禁彼

回賊耳安能保其激之終不爲變哉變則招撫之人獨
罪難當矣固不若勦則成敗利鈍與衆共之地方之禍
自彼地方使然也于我何咎此則撫勦二策未有定見
之情弊也如臣愚見則謂舊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而
新起者必撲滅于微卽此三言而事定矣朝廷憫念地
方節次差官體勘賊情及羣臣功罪臣以功罪一時難
定蓋由事目繁多文案堆積巡閱難遍于鄉邑採訪或
謬于傳聞又況忠臣或遠或去而又聦于自暘智士日
近日親而又巧于媒蘖雖有至公至明必須假以歲月

方得查實否則一時輕信未免有傷公正之體致負忠
義之心若前賊勢衆寡賊情向背則早宜勘報以定撫
勦畫一之論庶幾官有定守民有定志而地方早得寧
息耳臣愚欲乞聖明廣集羣臣會議于前各處新舊盜
賊應撫應勦計畫萬全則天下幸甚　疏入帝命下兵
部議行

請戒諭寧藩疏正德九年　胡世寧

臣竊惟江西之盜勦撫二說相持其實無難決也已撫
者不誅再叛者無赦初起者亟勦如是而已顧江西之

患有不止于盜賊者伏見寧府自賄劉瑾復衛兵以來威勢日張不逞之徒羣聚而導以非法上下諸司承奉太過數假火災奪民廛地採辦擾旁郡蹂藉徧窮鄉臣恐良民不安皆起爲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出矣臣愚欲乞聖明廣集羣臣及江西鄉土有識士夫會議或于現在都御史俞諫任漢中專委一員或另推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員前來地方兼任提督巡撫之職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

興革利弊皆得便宜干前各處新舊盜賊應撫應剿或
先或後悉聽計畫萬全奏聞區處至于光棍害人紆貪
怠政等事悉聽禁革其于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
綏早期休養務使安全更乞温詔戒諭賢王益崇謙德
遠避嫌疑遵依祖訓止治其國內官僚而江西三司以
下政務聽令各官照常自行若有事情重大應合奏請
者奏聞朝廷區處不許該府干預更宜嚴戢下人恪守
禁例施舍已責惠及貧民莊田基址悉還原業內臣軍
校等項擅出外府生事者悉令取還再有稔惡不悛及

額外投充者聽令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敕鎮撫以下官員俱要查照欽奉太宗皇帝聖旨事例或遇王府發出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違者重治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紓南顧之憂矣臣不勝激切願望之至　疏入下部議尚書陸完覆奏違制擾民疑出偽託宜令王約束之得旨報可

時政疏　正德九年　張原

臣無似誤蒙聖恩擢居言路日月云踰涓埃莫報竊惟

以言爲職以諫爲名上自朝廷遠及邊陲政事得失生
民利害舉所當言即言不盡中猶愈無言也臣覩今天
下之事弊緣法久事以時殊博訪熟思有慨于中激切
之誠莫能自已粤稽往古之道載攷祖宗之法爰及今
時之弊因酌政治之宜謹條爲十二事言雖鄙俚事皆
切實迹若淺近效實恢宏千慮一得輒用進呈伏望陛
下逐事覽擇留意施行至于臣之愚昧不知忌諱指斥
時事言雖直戇心實靡他更乞曲賜優容不加譴斥以
開忠諫之路臣無任激切戰慄之至一曰正守令臣聞

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知守令最爲親民得其人則政平訟理萬民樂生非其人則刑繁政陂民多愁歎然其幹旋之機顧人主激勸如何耳漢宣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即徵入用之唐太宗疏刺史縣令之名于屏風注其政跡于下以備黜陟我英宗皇帝亦嘗因天下諸司朝覲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賜以衣服褚幣筵宴是皆幹旋激勸之道也今之守令固有端靖慈祥

之士亦多闒茸汚賤之流大肆貪饕過逞酷鷙諂諛成
風拜塵乞幸請託終日跂足待遷發謀舉事皆爲身謀
若是者十常八九然來朝之時陛下賜宴賜幣每行賞
格而卒未見士風之變吏治之精臣以爲攷察之責繫
于御史御史職分于訟獄之繁力限于地域之廣其不
能精其事有由也伏望陛下于三載攷察之外更遣周
歲巡行之使官如御史職專訪廉令博采輿論之公不
據一人之見如其賢者不俟來朝卽加褒賜如漢郭賀
故事遇有貪酷之人不拘攷察年限卽奏罷黜其穢聲

著甚者又當破除常調大加顯罰用為衆戒以安民生二曰擇將帥臣聞將者三軍之司命繫國之安危古者築壇而拜告廟而授推轂而遣分閫而治蓋重其事慎擇其人也我太祖皇帝奮起東南混一海宇雖曰天授而諸將之功實多當時命將必先選于稠人觀于燕閒審其器識量其勇謀而後遣之今之為將者多紈綺貴胄子弟平居意氣軒昂漫以戰陣自許及應敵臨戰遽爾怖懼或逗留玩寇或退縮僨軍況其平日威不足以服三邊恩未能以綏士卒韜略未聞智勇安在非徒無

益兵事抑且有損國威且世之善言兵者莫如孫武而其論將之五德曰智信仁勇嚴不識今之將有一于此乎無古人一畧而濫膺將寄臣實寒心伏望陛下廣爲蒐羅愼加簡察武舉之外別置貢舉科條攷察之餘再立采訪官使不惑于阿大夫之譽言曰至不執于趙奢子之大言無實戰陣屢經者始授之節鉞不限于邊鄙之遠人智勇著譽者方寄之藩閫不昵于左右之嬖倖庶幾蒐羅得人邊陲有備三曰理刑獄臣聞治天下以政爲治具以刑爲政輔刑以輔政而後姦慝懲暴亂息

矣此古之降典者又有待于折民之刑而政刑二者所以不可偏廢也書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蓋能慎用刑則仁恩孚洽足以培固國本是持法者又不可不慎也漢唐之初立法甚善其後巧文深智酷鷙鍛鍊之徒耗散國脉天下嚻然喪其樂生之心惟太宗每決重辟必令三覆五奏減膳撤樂誠知人命至重而敬慎之也我太祖皇帝當草昧之初即留心于刑獄刪定律令昭示章程告戒丁寧亹亹不已嘗曰用法不當則無辜受害又曰刑得其當則民無寃抑又嘗因讞獄淹滯廷

責輔臣蓋垂畫一之法存欽恤之心也今天下承平日
久法弊政弛治獄之吏率不任法貪墨自恣賄賂成市
輕重在手喜怒任情或二人同事而異罪或二人同罪
而異罰或一獄而梏滯者十餘年或一事而株連者百
餘輩舞智弄法深詆巧文雖陛下時下湔滌之詔敬慎
之言殆亦彌文而已張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者也今
天下之法如此陛下以爲公乎法旣不公而欲天下之
治得乎伏望明敕法司申嚴成憲以大明律令爲聖祖
之所詳定者遵用而不違以現行事例爲廷臣之所集

議者參攷而不失內外一律不以輕重自恣大小稱情不以喜怒自任讞訊明允俾無株連之冤決遣以時使無梏滯之枉陛下亦宜篤示大信敬守祖法曲赦不行視宮中府中于一體欽恤懇至謹三覆五覆于崇朝庶幾刑罰以清姦宄以息五教以弼四民以安四曰汰冗食臣聞洪範八政食貨爲首孔子論政足食爲先聖帝明王未有不以此爲急也自非旱乾水溢霜隕雹擊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自足以供一歲之用古者立化一之法以制其取較五穀之入以制其用建百官之秩以

制其食他如府史胥徒之類亦必量功稱事初無糜費因事置人畧無冗員是以費用省約公私優裕我太祖皇帝既酌天下地里建置官吏復因內府衙門置設工役官有定員不至冗雜工有定數罔有濫侈今國家之用率多取辦于東南然而旱乾水溢霜隕雹擊以爲天災地歉者既無寧歲抑且貪饕朘剝漁奪蠶食以爲民害物蠹者復無餘利則食之所生其源已病矣加以都畿之內耗食者衆巧計投充而趨辦月錢恣意影射而假食月糧一方之內氓隷匠卒無不食祿之家一家之

中父子兄弟無不給票之人夫趨辦月錢則利歸官府假食月糧則害及廩庾況月錢之辦僅費月糧十分之二三則民之所以競趨于彼者固其所也是以供辦之夫數倍往昔而徵求之名盡越法制物力如之何不絀哉伏望陛下從國初清明之制洗近年積習之弊嚴立法禁大加簡閱內外官員係因事建置勢不可無者姑仍其舊若事在得巳職涉宂繁者一切罷革又各色匠作及勇士力士校尉人等凡近年巧計投充者盡爲裁黜其有占恡影射者亦必從法究治以杜其弊庶幾漕

粟充羨國計可舒五曰省征斂臣聞傳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太宰以九賦斂財賄大府以九式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府爲掌財之官漢景帝時民每三十而稅一唐高祖令租庸調之外不得積有調斂我太祖皇帝嘗曰歲賦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漁剝削皆原于此又嘗因四方進貢而御之以爲四方之物皆民之財斂萬民之財以爲彼一身之利制自今其毋復獻是知民不可貧漸不可長而希寵生事者宜有以塞其源也今天下

征歛日新地無遺利民無遺力宜財用之多也然一舉事而掌國計者輒至告乏何哉民貧故也民之所以貧者有二一由守令之貪殘一由守臣之進貢國家近年均需雜輸層見疊出率十倍于舊制而皆取辦于守令守令之貪殘者且假託以自殖而又十倍于上供此民之所以貧者一也至若守臣進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巧立名目競出新奇恣意逢迎以爲孝順彼豈肯舍己之財以盡巳之忠哉不過取于民耳取于民者有數十倍而供于上者纔一二分虎狠之暴莫可梏制谿壑之

欲無有止極此民之所以貧者二也伏望陛下禁守令之貪殘而一毫不許擅取止守臣之暴斂而一物不許擅進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務使斂之有定賦用之有定數掌之有定員貢之有定制法外之征不加之民無名之貢不入于上庶幾民財不匱民心不失六曰愼工作臣聞古稱善治者必曰不盡民之力蓋匹夫之家上父母下妻子嗷嗷數口待一人而食苟使之終日勤役而不得經營口食則彼父母妻子之養何所取給哉況軍士隸名尺籍實爲防禦而京營之

設又所以衛王室以備緩急者也顧可使之勤勞工作以索其力哉平居無事旣索其力倉卒有事復欲其捐軀殞命以効一旦之用非惟法制不宜抑且人情不堪昔者漢文帝欲作露臺旣召匠計直而復已唐太宗欲修洛陽宫已下詔發卒而復罷我太祖皇帝嘗指宫中隙地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遊觀之樂但恐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大哉王言萬世攸仰今都城內外工作繁興起撥軍夫動以千計雖非急務一概舉行事可因仍皆務改作計其工程或期月可辦而恣其怠緩嘗

至終歲而不休徒事因循耽延歲月假爲督理大肆誅求做工者能幾人而縱放者卒已過半上工者能幾日而停止者又或歷時虛名有在實效無徵利入私門怨歸公室況今內殿營建在邇工程浩大力役重繁使不豫爲培養何堪臨事動煩伏望陛下俯頒渙汗申勅所司養銳節勞坐待重役合謀併力動應大工將現今大小工作一切停止內外人役擧皆免放庶幾民有餘力樂于趨事讙懽不作謳誦聿興七曰恤士卒臣聞樂生惡死者人之情也今驅無罪之人使之披堅荷戈以蹈

必死之地而樂于進趨勇于敵愾者豈其情哉惟上之人加意于存恤使平昔遂其飽煖安逸之願而無倚矛脫巾之怨而後可耳苟或勞役而不肯節其力朘剝而不能體其心怨讟聿興戰禦喪氣深可畏也昔魏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趙李牧居代鴈門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以享士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故能克敵禦侮所在成功我太祖皇帝躬臨戰陣備知艱苦屢頒詔旨恒切注意嘗因天寒念沿邊

將士加給衣帛又制優恤軍屬之律申剋減衣糧之禁
恩至渥也今境內之卒旣疲于道路之奔涉而屯邊之
卒又困于差役之繁重兼且統領將佐百計征科巧立
名目下及芻薪肆行朘剝至窮髓血月糧雖給曾未得
升斗以贍私上下誅求又旁及餘丁以輸辦一家數口
迄無閒人一身百工都無餘力人人無更生之樂懷終
歲之憂夫平時愛養旣不能得其歡心則臨敵禦侮安
可望其死力哉伏望陛下申明舊章嚴立約束務使統
領將佐不敢貪殘軍伍士卒得受實惠有玩法自殖稔

惡不悛者寘于重法用爲千百之戒初不以內外大小異法殊科庶幾萬衆知挾纊之和邊陲有踴躍之樂勇氣倍增戰禦無失八曰明賞罰臣聞賞罰者人主勵世之大權不可不昭大信于天下也蓋由賞當其功則不惟有功者知所勸而天下之人亦將汲汲焉圖効力以立功罰當其罪則不惟有罪者知所懲而天下之人亦將惴惴焉圖自修以免罪是故操此大權昭示大信其賞也因天下之善而後賞罰也因天下之惡而後罰故紀綱振立政事修舉人心淬礪治功可成也昔漢張裔

稱諸葛亮曰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
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也唐裴度亦
以藩鎮底平為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而致然我太祖皇
帝嘗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
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皆不足懲勸至哉斯
言誠治天下之龜鑑也今天下好惡不公賞罰不信或
無功而受賞或有罪而不罰或旣罰而復免或旣賞而
復加庸才薦登瘁又賜玉微功莫効輒爾封侯恩或濫
及于年資賞或妄加于閥閱希圖傳奉習生徼倖之心

請託乞恩大啓覬覦之念政體廢弛權柄下移載稽邊功其舛尤甚足不出門庭率寄名而受賞身未經戰陣多迎合以奏功捐生禦敵者或未沾恩臨機畏縮者或至脫禍功差六級古法不免譴官覆至全軍今則縱其贖過虛張諜報率欲冒功深自匿藏全無實覈士卒由之解體邊寇因之陸梁似此弊端殆難盡數伏望陛下申示章程大張乾斷精明賞罰實覈功勤凡所施行必布公道賞不令其倖得罰不致其倖免其或左右近習之人閥閱權勢之輩沮公撓法背理任情請託貨緣肆

無忌憚者皆聽所司執奏或已經聖旨命允雖有成命
者亦聽科道參駁皆付法司究懲庶幾公道昭明國是
有定九曰親大臣臣聞君者臣之元首臣者君之股肱
況大臣者又人君之所遴選甄拔置諸左右以資輔弼
啓沃尤非羣臣比也既將以爲輔弼啓沃之資而堂陛
森嚴限乎尊卑之分法制繁密沮乎情意之孚甚至廟
堂大計雖付外廷雜議者亦皆承示意旨徒縻虛名而
不使可否于其間則向之遴選甄拔者豈徒隆之以虛
禮縻之以高爵而已哉唐虞之世君臣相與一堂之上

都俞吁咈喜起賡歌唐制天子燕見大臣開延英殿從容坐論移刻乃退宋仁宗召大臣于天章閣賜坐給札便條具其所欲施行者我太祖皇帝及列聖皇帝正朝之外亦率于便殿不時召問燕語或究機務得失之故或察閭閻幽隱之情當時諸臣以為榮遇各有紀述可攷也其後時事漸異禮意寖衰形迹闊略日以睽廢弘治年間我孝宗皇帝因言官建白亦嘗舉而行焉故當時政務修舉刑賞昭明海宇乂安治化休美伏望陛下崇信老成優禮耆宿每遇閒燕特賜召延脫略儀文外

棄形迹從容賜坐款曲晤言講論經書旁及民隱商榷機務博究事情可否之言出口入耳密勿之計彼咸此孚務使上下之情兩達內外之事周知庶幾老成之臣曲盡忠悃天縱之質益進聰明而一德可咸庶績咸熙矣十日開言路臣聞主聖臣直古有是言主非聖不能容臣之直臣非直不足見主之聖故君以降志受言爲德臣以犯顏敢諫爲忠彼此相須上下相濟而後天下可理也朝廷設臺諫之官而名爲耳目之司所以廣九重之見聞益一人之心思使天下萬事未易周悉者于

此可悉也苟循默緘晦不能盡言使天下之事因之隳
廢此爲不忠之臣不忠之臣誅無赦抑或人主驕愎自
賢不容盡言使天下之事因之隳廢是自壅蔽其耳目
也昔漢文帝于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羣
臣袁盎等勸說雖切常假借納用之唐太宗于上書言
事者皆黏之屋壁出入省覽我太祖皇帝臨御之初每
導羣臣使之盡言進投疏奏無不盡覽言或可采輒賜
褒嘉欣然改從初無難吝蓋即成湯從諫弗咈改過不
吝之心也故當時治化之盛與三代同今天下政事

之興革人才之用舍大有可言者而人亦未嘗不言之
然或畧而不詳迂而不切陛下一皆優容聽納無所咈
戾甚盛心也但言者雖衆而尚懷逆鱗之憂聽之雖勤
而尚有遺善之嘆伏望陛下廣詢博訪疇咨延納如古
之所謂開導而求諫和顔色以受之虛襟懷以聽之者
務使有懷者皆盡其所言有言者各盡其所見然後徐
察其可否而賜之施行其或言有不當觸忤塵瀆亦宜
假借優容不加罪責庶幾兼天下之善集衆人之長羣
策畢用庶政無議十一日崇天道臣聞君者民之父母

天者君之父母人子有過則父母戒敕之規諭之甚則笞責譴呵無所不至蓋其愛之之心無所不至故朝夕警省冀其飭躬勵行而後已也人君事天實亦類此彼其位曰天位職曰天職民曰天民皆不以為君之所自有而必繫之天者是其受天地之託居宗子之任宜乎祇奉若天以盡其道也況人君尊臨九重至尊無上頤指氣使無不如意使非上天陰鑒而默相之尚何所憚而不為哉故災祥沴異之來蓋亦愛君之至薄示笞責譴呵之意以為戒敕規諭之方冀于飭躬勵行而已也

董子以災異爲天心之仁愛詩人以不敢戲豫馳驅爲敬天漢文帝以水旱疾疫下詔責躬宋太祖以霖雨不止夙夜焦思我太祖皇帝嘗因時不雨素服草履步詣禱祠設藁席而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每令蔬食雜麻麥以進其憂民之心事天之誠萬世無容議矣今天地示變戾氣作沴雨暘愆伏日月薄蝕星辰隕墜風雹震擊是天道不清于上也旱魃洊臻大水侵溺盜賊充斥三邊侵擾是地道不寧于下也不識陛下以今此之時爲治安矣乎抑或以爲未也若

以爲未至于治安則所以飭躬勵行者豈可已耶臣以爲應天以敬而不在儀文繁縟之末立政貴誠而不係聲音笑貌之爲使能持一敬以爲感格之本積一敬以爲施設之基爭治于羣僚百執事之間昭著于宮壼泣大廷之際如漢光武之推赤心置人腹中唐太宗之至誠理天下則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至和感召萬靈順應而沴不爲災矣昔唐太宗憂民食而蝗不爲災宋景公發善言而災星退舍是皆應天以誠而能轉災爲祥已行而有驗者惟陛下察之十二日進德

學臣聞人君之德爲天下治忽之機古之明王未嘗不以修德爲急而賢臣之輔導勸說亦未嘗不以修德爲急何也世無常治亦無常亂德日新者有以致萬邦之懷儀不忒者足以致四國之正感應之機有不可誣者然德之修否顧學何如耳高宗遜志時敏以求建事成王宥密緝熙以求顯德故曰明君以務學爲急知務學而德之不純者有矣未有不知學而能修其德者也知修德而治之不純者有矣未有不修德而能善其治者也務學而不能純其德者抑務之未得其要也修德而

不能善其治者抑修之未得其要也且人君之學豈若經生曲士之爲哉撮大旨繹大義審治亂安危之機探得失是非之源如斯而已耳我太祖皇帝創業之初萬幾叢委日取論語洪範諸書樂而玩之每遇儒臣經筵進講卒令盡心剖析又命有司訪古今書籍以資覽閱又深慮聖子神孫以暇逸爲垂拱無爲故其垂訓拳拳以大禹惜寸陰文王不暇食爲言著之乎典冊傳之乎後世如日麗天如水行地凡有耳目者所共見聞當萬世遵行而不可違者陛下即位以來于茲九年雖求治

之念恒切于中而致治之美未臻其效意者修德之實尚有可言也伏望陛下念祖宗付託之重思天下仰賴之廣體聖賢善治之言遵皇祖垂世之訓深居法宮尊嚴簡出清心窒慾勵志省非日取論語孟子尚書諸書以及戈直之貞觀政要眞德秀之大學衍義陸贄之奏議循文約理撮旨取義時賜省覽以裨聖學緝熙之益又采其切近簡要者施之踐履以為聖德高明之驗而騎射弋獵荒遊盤樂之事絕意不為或左右褻習之人有以此事先意承順逢迎導引者亦必大加懲艾以為

姦諛不忠之戒如此而聖德不純聖治不美者臣未之信也昔唐貞觀之時斗米三錢刑措不用太宗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旣效矣夫太宗一行仁義而天下即見治平是以進學修德而能成化致治已行而有驗者惟陛下察之　疏入得旨張原這廝驟陞科道不諳事體掇拾往言輒來奏擾本當重治姑且從輕降雜職調遠方衙門今後新科進士俱要先選在外有司歷事一二考方許除授京職其有因事發遣的不許朦朧擅自取用如有違犯的都治罪不饒吏部知道

應詔陳治安疏 正德九年 何景明

臣謹奏邇者皇上敕諭羣臣下求直言大小臣庶無不感動交相慶慰然自敕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遊軍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邇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而今復處之晏然何也天災禍切近悔厲斯深形勢積成改悟何及臣上原天意下究人心近觀時事遠攷古昔治亂存亡之機實在今日陛下欲圖理興化更絃易轍過此不爲無可爲矣臣聞天

下之政勤則治逸則亂明則治暗則亂治則可存亂則終亡事理有必然者方今上下恬嬉遠近壅塞功實不稽名器多濫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兼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弛備財利並竭外僅維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彼臣實憂之陛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患成何也臣聞內外附固長久之道今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並出入義子同起居此豈今日所創見先朝所未聞者也耽樂逸遊厭怠政理何以圖治況義子為陛下寵幸之人盛滿為災鮮能善

後尤宜早爲裁抑明示區處使義旣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大國事執奏實在大臣大臣阿徇事乃廢僻臣謂大臣奏事宜使卽決是非直陳利害準之憲章制之理義不爲兩可之辭則制度不隳功實不謬名器可正矣其大臣進退當以義制行賄交結無恥取容者并爲罷斥而獎拔恬退訪求耆俊則名節明而事不苟然後嚴督庶官以成精明之治寬撫百姓以培殷富之基治安之道此其大略也要之大本祇在聖躬陛下若以章奏繁委瀆亂聖聰莫若一御便殿宣進輔弼召集侍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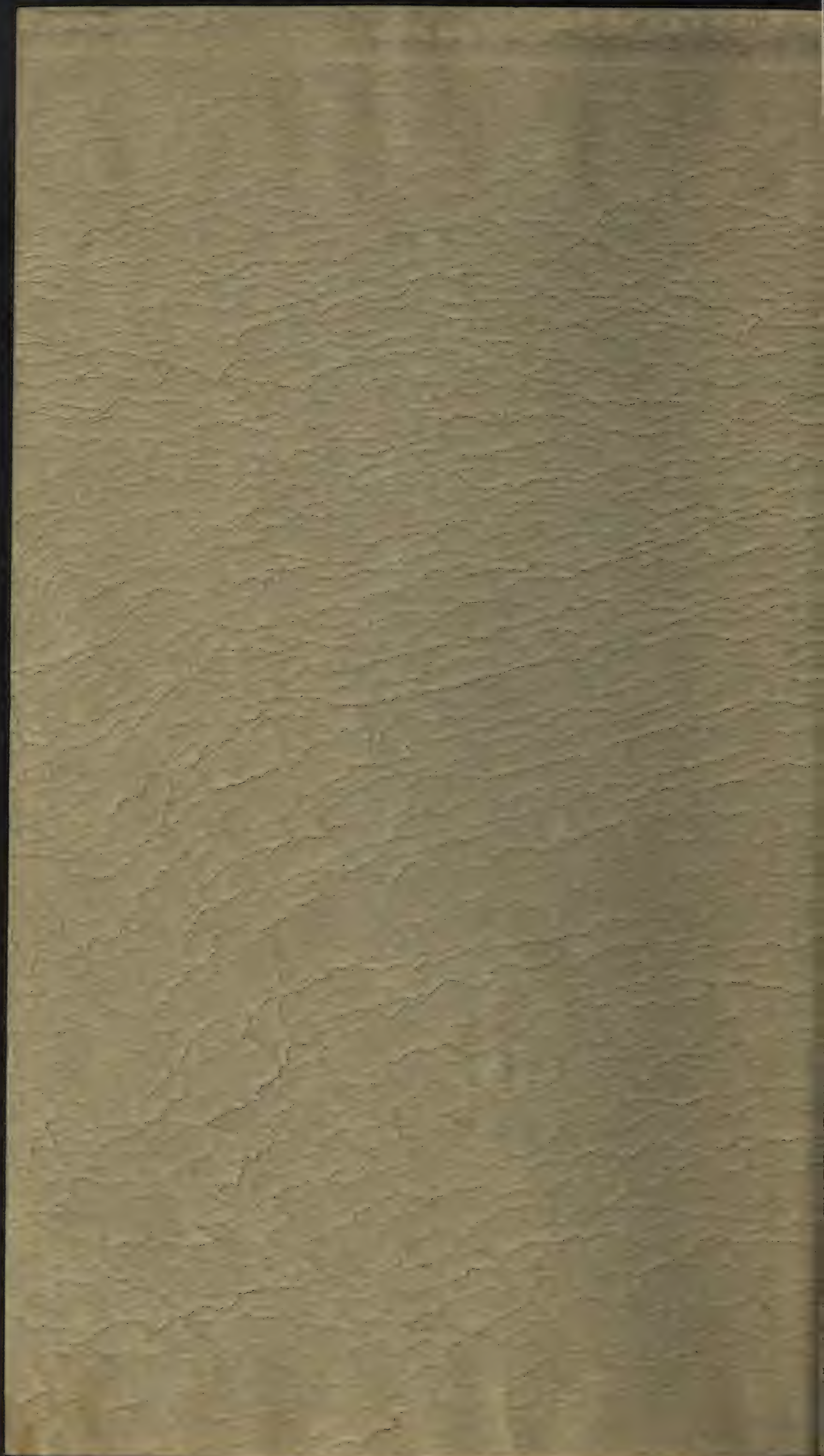
以通上下之情必有能陳說利弊指稱時事爲切要之言以悟陛下者矣臣聞先勞後逸先後之間相去遠甚故儆戒之後必有餘樂怠荒之後必有餘憂陛下若體天心之仁愛念祖宗之創建堅忍自勵常加矜飭務舉實政不事虛文太平之治可以立就永踐九重之安長享萬乘之樂憂勤于一時而怡豫于無窮陛下何憚而不爲此乎昔成王感于風雷之變乃有刑措之休高宗感于雉雊之異是臻嘉靖之效惟陛下深思感悟稍一轉移海內將從風而靡要荒必仰流而化尋常小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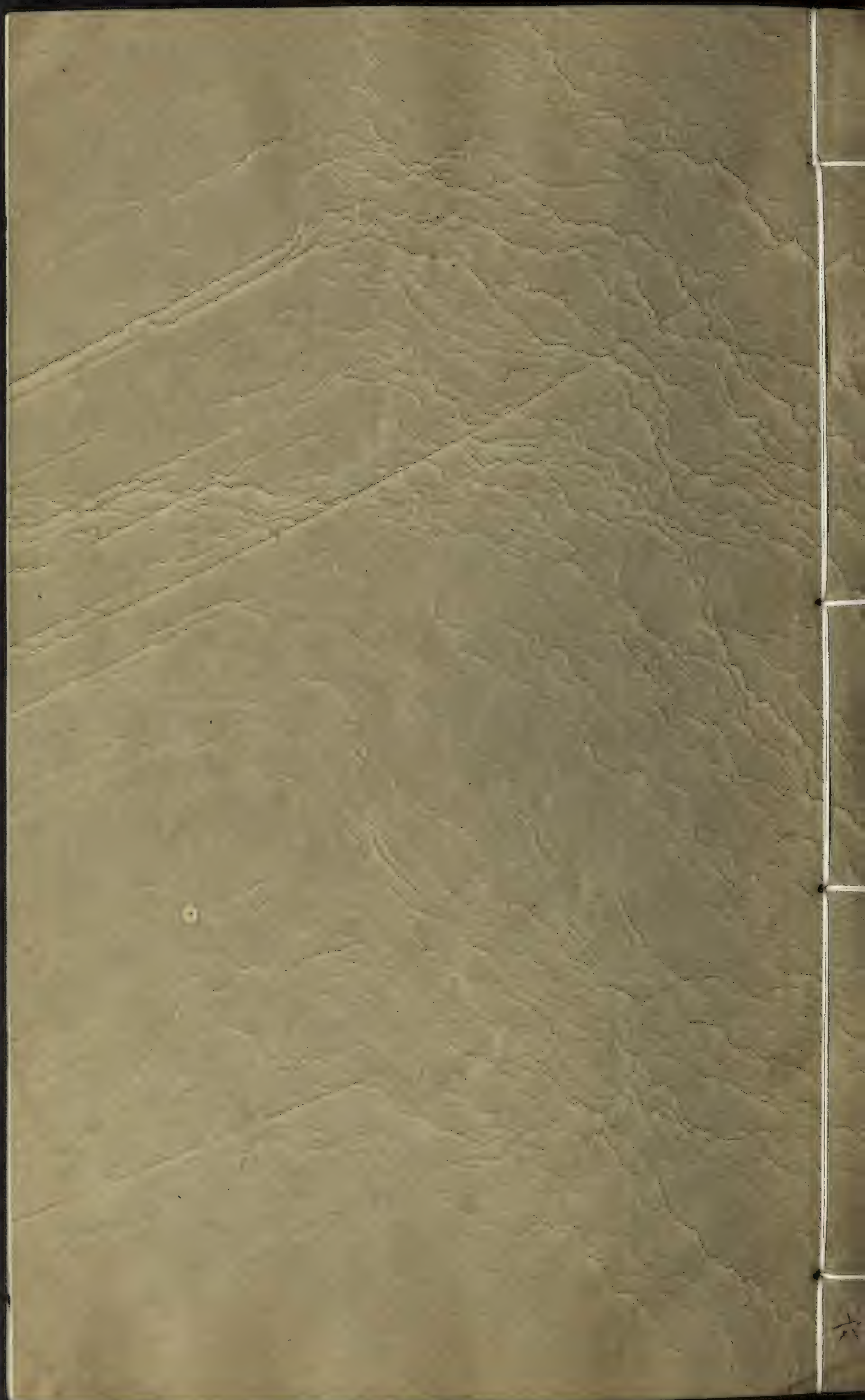
治亦何足為陛下言哉　疏入帝不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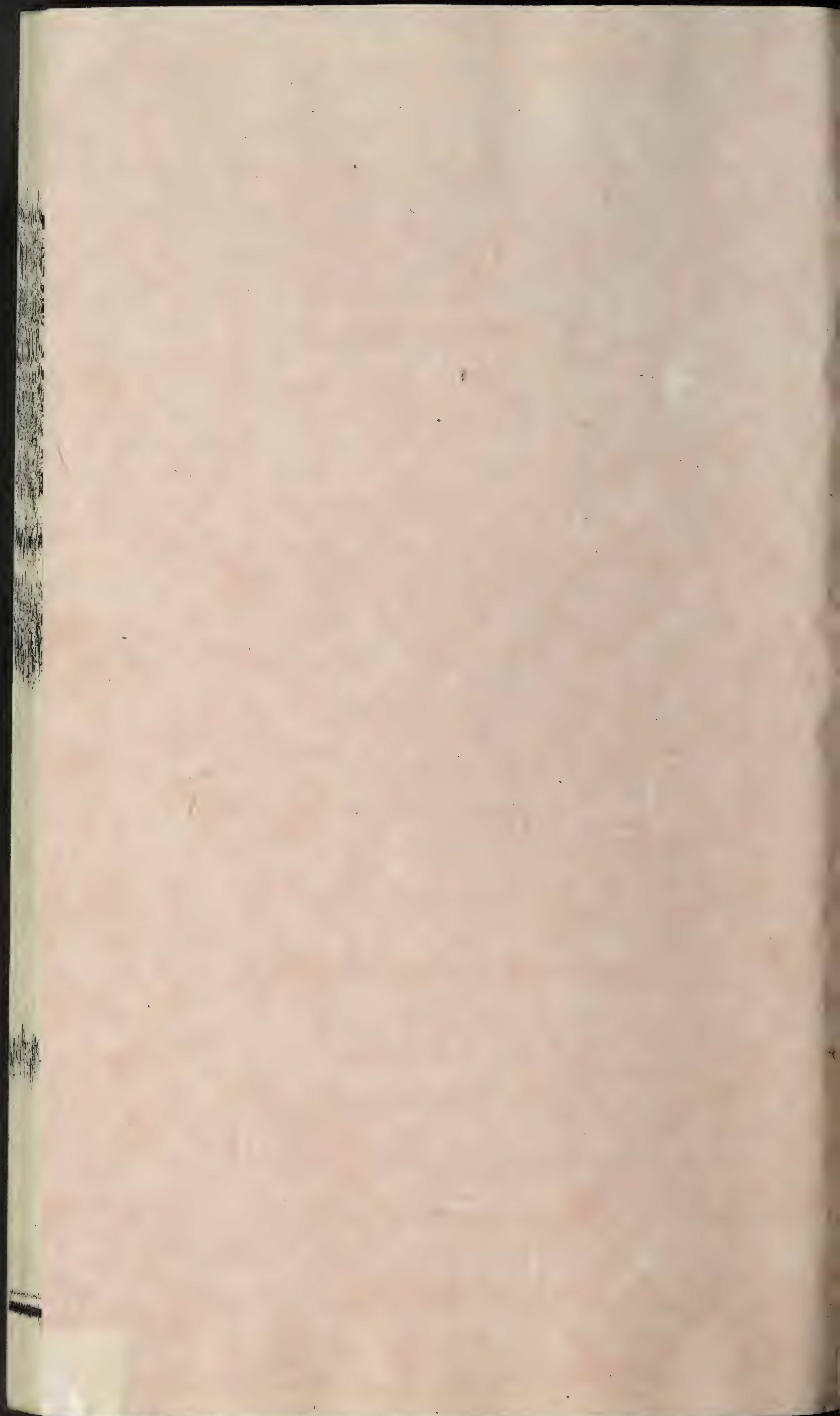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三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三









#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四

請遵祖訓以光聖德疏 正德十年 楊廷和

臣聞之禮莫重于視朝禁莫嚴于宮衛自古帝王之治
天下必謹視朝之節以觀示臣民嚴宮衛之防以消弭
禍變我朝列聖尤致謹于斯伏覩皇明祖訓所載有曰
朕以乾清宮爲正寢晚朝畢而入淸晨星存而出除有
疾外平康之時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國家所由
興蓋言視朝之當謹也又曰凡帝王居安常懷警備日
夜時刻不敢怠慢雖親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警備于

心蓋言宮衞之當謹也此皆憂深思遠為聖子神孫之家法者也恭惟皇上聰明天授政令之施動遵祖訓乃近年以來朝會慶賀或至遲暮其初蓋因一時起居違和而然積以為常傳之外朝將謂縱欲晏安觀聽之間不無惶惑去歲以來揀選人馬親自校閱其事蓋因一時邊戎犯順而然意在禦侮實非有他傳之天下皆謂邊兵非宿衞之人禁禦非操練之所疑似之間未免驚駭臣職居輔導出入禁闥雖隨事納規時有陳請緣議論不足以發明事體誠意不足以孚契聖心尸素有年

愧悚無地伏望皇上鑒皇祖之訓典察微臣之愚忠自今以後夙興視朝躬親祀事乘平旦之氣以裁決萬幾竭獻享之誠以昭格九廟仍選用方直以爲侍從信任老成以爲腹心軍士操練必于演武之所朝夕督厲付之將領之官推恩左右體恤勤勞啓處以時庶不有勞于聖體關防既謹亦可盡釋于羣疑將見聖德日新天心豫悅神人胥慶和氣致祥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此矣　疏入帝不納

勸止臨幸疏正德十年　梁儲

臣竊聞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而回不知臨幸何所臣初聞未敢遽信既而道路相傳衆口藉藉使臣心志憂惶神魂飛越展轉思惟莫知所處竊惟天子出入必備法駕必傳警蹕衛士環列百官扈從所以嚴至尊之分而防意外之虞也且如南郊大祀不過一宿虎賁之旅鷹揚之將周旋左右而直廬拱衛官軍萬餘警柝之聲夜以達旦至于皇城各門又令勲戚重臣把守祖宗之法至爲詳備今聖駕之出不知環衛者何人居守者何官文武羣臣茫不預聞無故輕身而出率意而往擾

擾塵埃中萬一車馬驚蹶之虞姧盜竊發之變出于意料之所不及未知何以備之雖以天神協相決無是事而臣私憂過計實切寒心夫千金之子尚不肯垂堂而坐陛下一身乃宗廟社稷之主縱不爲身惜獨不爲宗廟社稷計乎仰惟聖性高明天資英邁洞燭天下之事機已非一日必不輕易舉動竊恐左右羣小頁諛希寵之徒倡引事端蠱惑聰明陛下偶未深思而遽從之上累聖德下駭人心凡此導引之人其罪殆不容誅但事在祕密非臣所知不敢妄有指議伏望陛下念祖宗付

託之重體臣民瞻戴之情自今以後端拱穆清以保威重節宣勞逸以頤天和嚴內外出入之防正堂陛尊卑之分戒非時之宴遊屏無益之玩好仍乞查究導引之人寘之于法以彰剛斷之德以解臣民之疑祖宗幸甚天下幸甚　疏入帝不納

大舉入境乞兵救援疏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巡關御史張鼇山奏稱朶顏三衞和垣與實喇博羅諵詐驍勇彼欲增貢則增彼欲襲職則襲我既墮其計中彼遂決爲大舉今之畫計者有三曰增貢

決不可從曰守亦不可也曰攻則忠臣義士之憤未可
爲非要調宣大遼東邊軍旬日之內速赴地方分布防
守出其不意以攻之豫爲必戰以禦之等因臣等竊觀
自古制禦邊庭之道固不可貪功以啓釁亦不可怯懦
以求和況朶顏三衛世受國恩進貢効順近日窺我邊
備廢弛乃敢挾詐要求覩勢強弱以爲從違旣殺害將
官又擁衆侵犯興兵征討未爲無名大義所關誠不可
已御史張鵞山所論理直氣壯詞嚴義正合准所言速
議施行查得先該本部議擬題奉欽依著桂勇將團營

西官廳前營官軍操練待報啓行續該本部奏調遊擊將軍劉寶原領河間官軍一千名前去薊州駐劄聽調中間出軍等項事宜現該本部議處具奏但行兵之法謀算豫定庶功可成倉卒調發未免疎漏合無本部將調兵一應事宜逐一議處停當上請定奪　疏入得旨是這調兵一應事宜便議處停當來說

亟易鎮巡官以保重地疏　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御史汪賜奏稱馬蘭峪地方被敵搶擄人畜殺死參將陳乾皆是太監王忻遂安伯陳鐫都御史

王倬平日調度無方紀律不嚴所致若不亟爲取囘仍
令其恬然在任不免外寇覘我强弱將來之患誠不可
測一節緣外寇犯邊殺死叅將委的事重若不將陳鑑
等取囘問罪不惟各邊將官聞風怠玩無所忌憚抑恐
以後薊州一帶邊關官軍不知有法愈加放肆不肯用
命効力而陳鑑之罪益加深重難以自解今日不取各
官固非朝廷之福亦非陳鑑等之利也伏望皇上軫念
防邊事重俯察公論當從早賜宸斷將陳鑑等取囘究
問則綱紀振肅號令更新邊敵和坦等易于征剿陳鑑

等心亦得安矣 疏入得旨已有旨了

請究失事邊臣疏 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兵科等科都給事中安金等廣東等道監察御史高公韶等各劾奏鎮守薊州等處總兵官遂安伯陳鏸巡撫都御史王倬鎮守太監王忻守備太監蔣廷玉兵備副使王玹等各員委任地方失事要將陳鏸拏解來京治以重罪王倬罷遣王忻蔣廷玉取回閒住王玹降調別用急選賢能官員前去更替又要將提督侍郎陳玉切責等因查得各官失事先該本部題奏欽

依行巡按御史查了來說並將王忻陳鏸王倬降敕切責外今六科十三道官交章劾奏前因臣等竊惟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治天下之紀綱不可一日而廢者也科道之官又所以振舉紀綱以扶持公道者也陳鏸等既是各官交章論奏公論不容合無本部並吏部作急會推堪任總兵官巡撫兵備官員並司禮監奏請差內臣二員各前去更替陳鏸王倬王忻蔣廷玉等接管行事將陳鏸提解來京送都察院問罪奏請發落王忻蔣廷玉取回閒住王倬等罷黜以正朝廷之法以紓邊人

之憤仍請敕切責侍郎陳玉俾用心提督現在官軍勉圖後效其餘失事官員與陣亡官軍應否優卹緣由再行巡按御史一併查勘明白具奏定奪抑復將今科道官劾奏陳鑑等情罪再行巡按御史通候查參至日奏請定奪伏乞聖裁再照兵科等科都給事中安金等奏要本部速爲議處務使全定安攘之策大興聲討之師復我邊疆三軍常勝之威保我國家萬世全盛之業一節與巡關御史張鼇山奏要發兵攻勦事理相同現該本部題奉欽依著桂勇操練團營西官廳前營官軍待

報啟行合無本部將出軍一應事宜另行計處奏請定奪　疏入得旨是這地方失誤事情重大陳鐫著回京王倬王忻蔣廷玉王玹著戴罪禦敵待廵按御史查參至日來說陳玉已有旨了其餘事宜陸續奏來處置堪充總兵官的便會推兩員來看

豫防邊患疏　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議宣大二鎮共有官軍一十四萬延寧二鎮又設有官軍七萬歲費糧儲數百萬計專爲防禦邊敵近年各鎮守臣因循怠忽不肯豫先料度邊情運謀設策調

度軍馬相機戰守以致邊敵深入得利而去大肆搶掠無所畏憚及至朝廷命將出師彼軍已去留兵在邊等候爲因邊地廣闊彼軍出沒不常不得恰好相遇一戰以此勞費雖多不能成功卽今若不將本邊將士戒飭豫爲隄備邊敵過河必來侵犯倉卒計處必蹈往轍緩不及事貽患非輕臣等愚見乞敕宣府大同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會同計議今年河凍邊敵過河駐牧作何設法隄備可保無虞訪取熟知邊情地理之人密切審問先年邊敵進境搶掠出入道路應該調撥何

城堡軍馬在何地方駐劄可以正當敵衝截殺取勝于何地方撥伏可以邀其歸路追勦得功本鎮軍馬雖各散處城堡必須量數挑選精銳官軍記名聽候有警調取會合勦殺務在料敵先知算無遺策不可互相推諉因循苟安及似常分調撥伏不當敵衝虛應故事以致邊敵深入搶掠出入自由定照葉椿姜彬高友機等事例拏問取回降黜必不輕貸各將計議過隄備邊敵事宜明白具奏不許含糊遲誤　疏入得旨是這隄防邊患事宜恁部裏行移彼處鎮巡等官知會

禦敵安邊疏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給事中任忠所奏大意謂朝廷命將出師固是禦敵之策但敵人聞出師而暫退見班師而復來徒費糧草不得成功莫如以守禦爲本明賞罰久任人邊備既修邊敵自畏臣等竊念近年以來爲因守臣數易賞濫罰輕以致封守不固敵人內侵黎元受禍給事中任忠所言切中時弊但今邊務廢弛巳久邊敵强盛大舉入攻勢甚危急所以本部建議命將出師蓋欲宣布國威振作邊方士氣如前代細柳棘門霸上之舉實

非得已惟苦議論不定朝更夕改機會一失必又勞費無功伏望聖明再敕張忠陳天祥張洪料度敵情務期必中敵在陝西則爲陝西之備敵過宣大則爲宣大之謀閫外之事悉以付之不必遙制務使敵勢頓挫不敢深入內郡獲安不致擾害毋或失誤機會以致師老無功若敵衆離遠駐牧不來侵犯即便具奏班師以省坐費其各邊守禦事宜聽各鎮巡官照舊施行不許推稱節制失機誤事本部仍行紀功御史從公紀驗以行賞及行給事中御史從公按覈以行罰除提督軍務都御

史係暫差外其各邊巡撫都御史賢能可任者乞敕該
部查照成化年以前寧夏巡撫都御史賈俊等事例須
待六年以上方許陞轉並總兵等官聽本部從公推舉
亦須久任無故不必更調如此公行賞罰久任責成本
邊將士皆可禦敵京營軍馬不必遠出省費息民培固
邦本當今急務莫先于此　疏入得旨是禦敵安邊各
項事宜都依擬行

劾朱寧疏正德十年　方良永

臣待罪承宣自慚無補中有所激不忍緘默固知事涉

權貴言出禍隨然竊計脂韋之罪重于強聒而一身之患害輕于百姓之荼毒故敢昧死爲陛下言之臣惟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命國家財賦盡出東南浙居其半故愛國必愛民愛民必惜財而浙民之財尤當愛惜也陛下聰明天縱豈不知此意謂我有大臣可付託也我有親臣可倚任也臣則以爲陛下有大臣而不能用有親臣而不肯爲用雖謂之無臣可也陛下環視左右最親且信與國同休戚者誰耶臣以爲莫朱寧若矣寧也出自賤虜陛下一旦假以義子之寵躋諸公侯之列勢

傾中外富擬封君其親之也至矣爲寧者粉身碎骨以圖報稱尚難酬萬分之一乃忍攫取陛下之民財戕賊陛下之邦本以自速其不臣之罪乎臣于正德九年十月初十日到任即聞朱寧鬻鈔害人心甚惡之無何舊鎮守太監劉璟語臣及三司曰寧堂鈔價意欲倍增何如臣茫無以對細詢之璟言前發十一府鈔每一塊易銀二兩傳報朱寧心怪其輕故欲增至四兩次日復語如初臣堅持不可璟離席誓曰我受朝廷厚恩豈不知此事貽害百姓顧勢不得不爲耳我即不爲他人必爲

百姓依然受害而我之禍立至矣言與淚俱至悒悒不能自禁又次日復語如初竟增至三兩臣退而思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心雖憤激力不能救亦失職也乃自劾求去繼聞新有禁例勢豪鬻鈔害人者必罪臣竊喜此事係當中止故遲遲不去以待其變今既數月矣例格不行而有司徵價急如星火或緣爲姧利倍而又倍椎膚剝髓民不堪命天門萬里相與赴愬于監司監司欲言而未果發民亦吞聲而不敢言輸價之吏絡繹于途矣新鎮守太監王堂知民怨且作亦蹙然不安

乃出巽辭謂寧堂好人初不知鬻鈔之難如豫知之必不爲也今業已爲之可以已完二萬四千兩截解少慰其意前太監旣爲之斂我不得不爲之解二臣所稱寧堂蓋指朱寧也其勢焰之薰灼可知矣方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起邊塞多虞饋餉或不時繼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大司徒不能爲陛下畫萬年長策以去京師之宂食乃遣官四出坐索數十年之逋稅是豈得已哉宂食不可去而奇禍隨之矣臣故曰陛下有大臣而不能

用也且劉璟王堂皆陛下腹心之臣其在浙也皆有愛民之譽于此無名橫斂宜可于談笑間卻之耳而二臣者徒能涕泣蹙額付之無可奈何一則曰不得不為一則曰不得不解是亦豈得已哉橫斂不可卻而隱禍中之矣事勢若此苟猶隱忍不為陛下言之則已斂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彫瘁根柢蹶拔陛下其能晏然于上乎夫義子亦親臣也今人有一飯之恩心必圖報陛下之待朱寧豈一飯比哉不圖報則亦已矣反取陛下之邦本而動搖之略

不顧惜此臣之所未喻也故跡其所為在子為不孝在臣為不忠在法所必誅而無赦者臣故曰陛下有親臣而不為用也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奮獨斷之勇廷詰朱寧以鬻鈔害民之故苟或愚不解事誤聽人言而請罪祈恩之不暇則削奪官爵薄示懲戒根究主使之人坐以重罪可也如其飾非護短不肯服辜是敢于欺罔也陛下又何取于寧而必欲子之乎宜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以為臣子悖逆之戒斯二者惟陛下明察而果行之仍祈急敕都察院行浙江鎮巡三司等官將已斂鈔

價盡數還民未斂之數速即停止并查究奸吏影射侵尅之弊悉寘諸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慰解邦本未搖猶可培植陛下誠如是行之臣死且甘心其他利害固不遑恤也陛下如以臣言爲不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將必肆無厭之求有出于尋常所不料者矣臣不勝激切之至　疏入寧欲中以危法或說曰害之適成其名乃密召還所遣使者而以鈔直還之民

訟胡世寧疏　正德十年　　程啓充

臣聞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因言地方弭盜事宜旁

及寧府軍民弊政兵部題奏施行嗣因寧王奏稱胡世寧妖言誹謗離間親親奉旨提解來京臣于此仰窺陛下之心矣始者胡世寧有所建白陛下不以為迂狂而俯賜施行蓋以副使人臣也耳目重其司行其言所以體其心旣乃寧王掇拾為言陛下以為嫌疑而即加提解蓋以親王宗室也好惡同其情從其言因以洩其怒一舉而二者交盡也夫以陛下之厚遇寧王重違廷論有護衞土田之錫璽書襃美之頻其隆重之極孚信之深有耳目者所共知也胡世寧豈獨無所聞見哉彼殆

有所激而云然所謂忠而過者抑亦知聖明之虛懷聽納寧王之聞過則喜也不意狂瞽之微乃罹羅織之厄夫陛下始則可世寧之奏正欲隆親親之恩繼因宗室之言乃令御史提解又以寧王上在逃之章于是乃有官校之命陛下于此亦近乎投杼矣臣竊思此事大有可疑蓋稽遲之不久則世寧之罪不深文致之不重則報復之心未厭君臣父子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世寧將遁之何所哉其間道自投蓋與其死于溝洫而人莫之知寧得見天日而甘心受戮也臣願陛下詳察之哀矜

之臣聞寧王之事先江西給事中徐文溥論其威勢日
甚暴形大彰王府長史司啓稱由郡王將軍擾害民間
動指本府名目被害者不知根由傳聞者以為真的王
亦曰詞非泛言事有指實自乞譴罰以示宗藩是知人
言皆至民怨流行王之心至是亦不安矣臣按胡世寧
之奏所謂盜賊踐蹂乾旱流災官民失業賑貸無備王
府之債負逼及閭閻莊田之逼迫民無安息三司官員
多被鈐束問刑長吏舉奉成案買辦漸及于外府騷擾
遍及于窮鄉合觀徐文溥之奏長史司之啓寧王之自

言事跡禍蹤內外同辭但寧王指爲郡王將軍而世寧則以爲臣僚輔導之非法官司奉承之太過此固所謂被害者不知根由傳聞者以爲眞的也向非二臣之言則不聞長史司之啓隱伏之私流毒之苦誰其攻之是世寧在陛下則爲忠在寧王則爲義俾宗藩因其言而自戢朝廷用其言而防微則爲達權具三善而獲罪臣愚之所未解也仰惟皇祖有離間親王之刑蓋懼小人之震搖朝廷杌隉藩府者也世寧欲乞溫詔戒諭寧王益崇謙德仰遵祖訓其非離間也彰彰明甚苟蒙俞允

明頒渙號戒諭維殷親愛彌篤陛下何嘗因其言而少存嫌貳哉至謂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詞氣之間固爲抑揚太過然區區之忱思以防微杜漸尊主庇民消尾大脛腫之憂植強幹弱枝之計耳使果妖言誹謗天日之鑒安所逃罪又何能曲荷欽依戒諭諄切乎寧王若能因言自省則于仁賢有加謙光無損朝廷隆重之恩君臣孚契之情與天地相悠久矣而顧爲是言意者王之左右懼發摘其私而禍且逮已故假危言以激王之怒耶夫按察副使祖宗所建外臺也言雖過激亦當

引咎優容豈至指摘排擊引而置諸危法也哉果從王
言則上損國威下招物議張皇犯之勢杜將來之口一
舉而四失焉臣愚之所尤未解也聖如陛下而狂直且
不能容誠恐人懷自危中外解體卑遠之臣不足惜如
朝廷紀綱何積薪之火漸炎敢言之氣頓銷壅蔽之患
既成猜嫌之隙必至日復一日職爲厲階矣伏望皇上
曲垂赦宥矜此孤愚既用奏內應行之事追究沈匿旨
意之由務使官守其職民安其業朝廷敦天潢之誼藩
府篤朝宗之心則本支百世永享無窮之福矣　疏入

世寧得旨謫戍

請罷中官奏討鹽引等疏 正德十一年 梁儲

臣竊見天下賦稅歲入有常而國用日增無有限制雖年穀豐登尚難支持一遇荒歉尤爲可慮況今寇患未寧軍需糧草在在缺乏太倉每歲解去各邊銀兩常不足以供一歲官軍之費所賴以接濟者惟有鹽課一事可以備飛芻輓粟之用然數年以來鹽法大壞猝有邊警召募客商多不上納葢因公差人員奏討引目數多一時就要盡數支賣本等客商皆守支艱難日漸貧困

以至如此夫以太倉有限銀兩既不足以給各邊軍馬之需而鹽課成法又日益廢壞無以接濟急用萬一復報有重大聲息勢須多用糧草不知朝廷將何以處之近該太監劉允差往烏思藏齎送番供等物奏討長蘆運司現鹽一萬引兩淮運司現鹽六萬引跟隨人役類多挾勢謀利或至各支一萬引乃夾帶至八九萬引以此載鹽船隻填滿河道南北官民商旅舟楫一切阻塞不容往來其所用拽船人夫二三千名威勢逼迫役及婦人所過之處怨聲載道非惟有壞鹽法抑恐激成他

變臣實切憂之再照陝西延綏甘肅等處連年災傷米穀薄收人多饑饉加以去年敵寇更入搶掠又有回賊累次作耗瘡痍之民尚未甦息地方十分艱苦錢糧十分窘乏彼處官司計無所出現行奏乞賑濟方患無以應之今該司禮監傳奉聖旨差御馬監太監張玉前去彼處造辦應貢各樣土宜物件其合用錢糧茶品等項欲令陝西鎮巡三司等官及甘肅地方官員計處交與張玉置辦凡百大小事情悉聽張玉便宜處治所在大小衙門毋得違阻令以此意撰寫敕書臣躊躇惶懼未

敢仰承聖意緣前項地方既值兵荒貧窘民不聊生前項措辦錢糧欲取之于官則庫藏匱乏欲取之于民則閭里空虛其太監以下人員至彼之日所費又復不貲爲彼處官員者若欲撫卹軍民則恐以違詔致罪若欲奉行詔旨則恐嚴刑峻法之下民窮盜起別生意外之患此固爲人臣子者皆宜爲國深慮者也而況忝居内閣義同休戚如臣者乎又況甘肅切近土魯番諸地設若内地盜起彼必乘機入爲邊患地方安危關繫非小至于便宜處治惟統兵官員臨機濟務得以行之尋常

公幹豈可援以爲例伏望皇上俯垂天聽亟將劉允取
回今後凡有奏討鹽引者一概不與重念陝西歲荒民
貧錢糧無處出辦仍將張玉停止不差前項敕書免令
撰擬地方生靈不勝幸甚　疏入帝不納

審大計以重本兵疏　正德十一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工科給事中翟瓚所言添設提督以振軍
旅等四事俱係京營要務合就查議明白開立前件伏
乞聖裁一添提督以振軍旅查得正統十四年因邊人
犯順欽命太子少保本部尚書于謙不妨部事總督軍

務景泰三年該于謙會同武清伯石亨等議得邊人額
森背逆天道聚衆近疆若不豫爲設法選練設使遣將
調兵兵不識將意將不識軍情恐號令不一致誤事機
合無于五軍三千神機營揀選精銳馬步官軍一十五
萬分爲十二營揀選廉能驍勇之人管領操練俱聽臣
等往來提督等因奏景皇帝聖旨是欽此天順年間邊
方寧靖十二營罷立總督官亦不復設成化三年爲整
飭兵備事該司禮監太監懷恩等奏該本部議擬復立
十二營團聚操練會推大臣一員提督本年四月二十

日具題節該奉憲宗皇帝聖旨太子少保白圭兼兵部
尚書不妨部事提督十二營操練欽此成化十一年白
圭病故該太監懷恩傳奉憲宗皇帝聖旨太子少保左
都御史王越不妨院事著提督十二營操練人馬欽此
以後本部尚書馬文升劉大夏許進閻仲宇劉宇曹元
王敞何鑑陸完並今臣瓊俱不妨部事奉敕提督十二
團營今給事中翟瓚奏要查照景泰天順成化等年事
例添設或尚書侍郎都御史一員爲總提督常川在營
會同操練不妨以他務不奪以他官無非欲委任專一

整飭軍旅之意不爲無見但查前項節年事例于謙等俱以本部尚書不妨部事提督內王越以左都御史不妨院事提督今要添設一員專管提督係干事體重大臣等擅難定擬伏乞聖裁二慎選舉以備將材查得先爲選將領以實武備事該司禮監太監蕭敬題稱閱視京營坐營侯伯都督等官比較馬步弓箭詢其韜畧大意次及大小號頭把總官員一體比較試驗馬步弓箭分別等第量加罰治中間若有年力不堪官員亦就罷黜若仍以每年春秋二次閱視不無太密若用五年一

次又恐太疎合無斟酌疎密以後每遇三年之期兵部
奏請照例舉行等因正德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具題節
該奉聖旨是欽此通行欽遵外正德十一年八月初該
三年閱視之期今給事中翟瓚奏稱把總以上等官闒
茸不材者十常八九要行本部尚書會同內外提督大
臣嚴加攷選把總號頭等官貪墨太甚者盡行汰黜謀
勇素著曾中武舉者盡行收用遇有分守守備官缺以
次推用所言誠爲有理但查今年正該閱視之期合無
至期本部尚書公同欽差司禮監太監等官依其所擬

照例攷選閱視從公進退務令得人遇有員缺照例推
用及查坐營坐司侯伯都督等官舊例俱該本部會同
各營提督武臣推舉上請簡用原無會同內外提督攷
選事例合無亦候閱視之時公同攷驗果有馬步弓箭
不能嫻熟戰陣韜略不知大意素無謀勇應該罷黜者
亦就開具奏請定奪三重伍兵以謹團練照得近年各
營操練委的徒事虛文全不精鋭一遇有警皆不堪用
追勦流賊則隨處敗走出征宣大則浪費邊儲給事中
翟璜所言深切時弊臣等近日痛懲宿弊大懼誤國會

同計議推左都督劉暉等豫行選練振揚軍威正欲兵將相識有警得用伏乞聖明天語丁寧戒諭劉暉等務要用心揀選嚴加訓練中間合行事宜遵照欽奉敕內事理著實奉行不許因循顧忌致誤大事四禁占役以實營伍查得先爲整飭兵備事成化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該司禮監太監懷恩題本部查得京營提督內臣軍伴一百名掌營內臣總兵官各六十名坐營官十五名把總官六名俱于五軍等三大營取撥又查得成化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節該欽奉憲宗皇帝聖旨練兵講

武是國家最重的事但承平日久中間私弊多端有名無實近來將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官軍揀選頭等精壯的分爲十二營團操次等的仍留三大營操練慮恐日後人不知警私弊復生傒兵部便出榜禁約自今坐營把總以下官但役占五名以下者降一級五名以上者降二級甚者罷職充軍仍發邊遠守禦如或容情故縱不舉奏者事發一體治罪不饒欽此欽遵外今照前因合再爲申明役占六名卽爲五名以上役占一名二名三名四名俱爲五名以下俱照前例降級一名二名

以上積至六名者各通論從重併數減降數至十名以上此其甚者或罷職或充軍論罪之日取自聖裁其提督總兵及點軍等官明知前弊容情故縱不卽舉奏者事發一體參究題奉憲宗皇帝聖旨是凭部裏便將今定事例出榜去營內張掛曉諭欽此已經出榜于各營張掛曉諭欽遵外今給事中翟瓚奏要查照前例出榜曉諭以憑改正遵守合無本部再行申明行移各營內外提督等官一體欽遵仍要嚴督各坐營把總等官但有役占者通行改正遵守舊例若有仍蹈前轍者聽點

軍科道官訪出指實參奏　疏入得旨提督官不必添設其餘准議

邊情疏正德十一年　　　　王瓊

臣近奉聖旨這進馬事情還著巡撫都御史隨宜查審驗放欽此臣等仰窺聖意蓋以聖人不治邊庭懷柔遠人故令巡撫都御史隨宜查審驗放以示含宏但近該巡撫都御史李瓚奏來巴爾斯巳差實賓台等將進馬徹爾等叫回只在三四日內要來作歹誠恐都御史李瓚因見奉有欽依惟知幸免目前無事不與鎮守總兵

官公同計議查審明白徑自任意將巴爾斯所差人容
令進馬遂使朝廷節次降到旨意明文皆爲虛詞以後
邊人再不信服合無本部行文都御史李瓚會同鎮守
總兵官計議除進馬邊人巳回外若仍現在關外務要
遵照明旨查審明白果係都督和坦等差來進馬以禮
犒勞驗放入關若係巴爾斯獨自差人進馬相機行事
設法擒勦不可自示怯弱致生侵侮亦不可機謀疏漏
誤墮賊計其各關口防禦事宜比常嚴加整飭以備不
虞　疏入得旨是鎮巡官所奏邊情前後不一還行與

他每照依恁部裏節次議擬查審明白相機行事仍要
加謹防禦毋得止圖自便不顧國體因而廢弛邊備責
有所歸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四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五

革宂員以安邊方疏正德十一年　王瓊

臣查得陜西延綏寧夏甘肅三邊先年各設總兵官一員掛印鎮守係是舊例其陜西省城並固原地方原無設立因弘治十四年邊賊大舉入寇方纔暫設副總兵一員于固原駐劄不久裁革以後或留或革或兩員並設事體不一近年又將副總兵趙文暫移河州駐劄原議邊寇寧息另議定奪現今趙文陞充總兵官專一固原駐劄鄭卿陞副總兵更代仍在河州其額布勒等賊

已過河西事仍照舊河洮岷三州舊各有守備官一員足以責委今戶部署郎中馬應龍奏要將副總兵鄭卿照舊裁革委的事理相應亦與本部原擬相合及照鄭卿先任甘肅遊擊將軍該吏部尚書楊一清保舉嫺于弓馬習于戰鬭臨機有謀遇敵不怯以此本部會官推陞副總兵協守陝西今署郎中馬應龍奏稱本官在彼無事高坐罔恤軍民疾苦窮極剝削絲髮無遺頭目家人作弊百端等情合當究問但無指實合無將鄭卿革回原衛帶俸本部行移巡撫巡按官通行嚴加訪察禁

治果有貪害實跡參奏治罪其鄭卿原任協守副總兵員缺不必推補河州洮岷等處事情聽巡撫都御史督同兵備副使並各守備官照舊施行　疏入得旨是鄭卿既罔恤軍民弊端百出便革了任著回原衛帶俸待查奏至日來說其餘事宜依擬行

傳奉疏 正德十一年　　王瓊

臣等謹議得京城內外先年設立五城兵馬指揮司職專禦風火察姦盜及錦衣衛官校巡警夜禁緝捕盜賊監察御史巡城禁革姦弊在外通州良鄉等處各設有

軍衛委官巡捕其後通州等處又設分守涿州良鄉又設守備又三年一次差御史錦衣衛官分路巡捕弘治元年因盜賊生發奏准于三千營選撥官軍一百員名于彰義門外義井兒及良鄉並清河高碑店四處每處二十五名隄備盜賊正德初年京城內添設把總官二員委官八員各分地方每委官一員管領馬軍二十四名步軍二十五名共四百員名京城外添設把總官二員每員領有馬官軍五十員名委官七員每員管領馬軍六十名共四百二十名正德十年會議京城內每委

官一員各添馬軍二十五名步軍二十五名共軍七百
九十二名馬四百四京城外每委官一員各添一百名
共軍一千一百二十名馬一千一百二十四把總並委
官俱一年一換城外把總該領官軍全給盔甲海巡馬
軍給與一半八十副今年又奏差工部右侍郎趙璜專
一整飭武備挑選河間等衛舍餘交與分守通州都指
揮袁傑及涿州守備崔澄亦添撥官軍各給與馬匹嚴
謹巡捕壩上良鄉等處正係袁傑崔澄等該管地方立
法不爲不密責任不爲不專但京城内外人烟輳集遊

食者多壩上良鄉等處軍民艱窘差役繁重以此盜賊隨捕隨發難得盡絶自去年本部會官議添巡捕官軍數多定擬條格賞罰嚴明又給與盔甲火器馬匹草料以此一年之間把總官捉獲強盜二百餘名錦衣衛坐委官校及各該緝事衙門亦皆緝捕數多奈何世情艱難財重命輕致廑聖慮屢降明旨著落官軍用心挨拏未得寧息今又奉旨令臣等從長議處停當奏來定奪臣等愚見若欲從長計議處置停當必先撫恤軍民輕徭薄賦人得安生則盜賊自少前項節年議處捕盜事

宜已極周密今若不先撫安專立嚴法搜捉擒捕誠恐法網太密致有激變前代漢武帝時因山東盜起遣官衣繡持節發兵擊斬至萬餘級盜賊愈滋至不可禁正德四年添設巡捕御史帶領家眷專督捕盜法網嚴密賊勢愈熾兇惡之徒乘機倡亂肆行劫掠至動邊軍入剿逾年始平是其明驗以故捕盜之法固不可寬縱亦不可太嚴今將弭盜根本及先年捕盜事件開查明白合無照依弘治元年事例本部會同錦衣衛並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再行計議應否施行奏請定奪正德十一

年十二月十三日具題本月十五日奉聖旨是這先年捕盜事宜恁每還會官議處了來說欽此欽遵今將原擬捕盜事宜開立前件會議明白一弭盜根本近年捉獲盜賊多係當差軍民原無產業又被管軍管民官員不肯撫恤惟知科害以致艱窘衣食不給飢寒切身甘心為盜視死如歸合無請降敕旨令各營並在京各衛所順天府及在外直隸保定等府州縣衛所管軍管民官員今後非奉朝廷明文一夫不許擅起一錢不許擅科敢有故違科害逼迫軍民失所許被害之人指實陳

告治　以重罪前件依擬一大明會典一款凡地方軍匠
人等舊例令各家俱于門前置粉壁一面開寫本家籍
貫人口身役營伍並寫不敢窩藏逃軍逃匠因徒盜賊
等項以憑挨究今查前例日久廢弛以致盜賊潛藏無
所警畏合再申明置寫挨究但有犯者照依律例究問
解發前件依擬不拘內外官員及勢要之家一體挨查
但有一應來歷不明及不係官員軍民匠籍之人俱不
許容留潛住如有倚勢窩藏不報挨查者該城兵馬司
具呈錦衣衛並巡城御史參奏處治一京城內外人烟

轃集去處盜賊強劫皆由夜禁不嚴巡捕不謹所致合無今後但有強盜明火持杖強劫人家財物出入自由火甲不行傳報救護巡捕官軍不在地方巡歷追捕將巡捕官軍並該管兵馬司官吏弓手火甲人等俱參送刑部問罪若地方被盜火甲知覺傳報救護及巡捕官軍現在地方巡歷遇賊追捕者不在此例前件依擬一

弘治元年百戶王敏建言要于京城內外小巷路口置立柵欄夜間關閉本部會官計議題准先于城內關廂試驗令巡城御史督同兵馬司計算工程先儘財主勸

出銀兩如法成造果爲有益城內另擬後因兵馬司奉
行無法一概科取騷擾地方又行禁止其已修完柵欄
亦不如法不久損壞今照京城之內大街小巷不止一
處巡捕官軍止有七百餘名未免巡歷不周一聞有盜
昏夜追趕小街曲巷輒被藏匿合無除寬街大路不必
置立外但係小街巷口相應設門去處各置立門柵遇
夜關閉如遇追逐盜賊不得委曲隱藏本部仍委官一
員會同巡城御史督同兵馬司官相視計議如法修置
合用工料勸倩本巷得過之家情願出辦不許强逼科

害致生怨議別有良法具奏定奪前件先年已行未免騷擾地方今不必舉行一京城外東北巡捕現有把總都指揮楊昺西南巡捕現有把總都指揮王佐通州一帶現有分守都指揮袁傑涿州一帶現有守備都指揮崔澄各有原設巡捕官軍壩上良鄉等處皆是各官該管地方又該工部侍郎趙璜奏准許令袁傑帶領河間等衛舍餘五百員名太僕寺撥馬五百匹又行令崔澄揀選官軍舍餘五百四十二員名太僕寺撥與馬一百五十四匹盔甲腰刀選給三百副合無本部再行整飭武

備右侍郎趙璜並巡撫都御史李瓚嚴督袁傑崔澄等
本部督令楊昺王佐等各照地方務要比常加謹用心
緝捕如遇追襲强賊走出該管地方亦聽乘機掩襲會
合勦捕但不許一概捜捕妄拏平人驚疑地方事發從
重參究前件依擬一各巡捕官軍捕獲强盜或地方失
事正德十年會議賞罰條例俱係暫行今已革去除陞
賞遵照舊例施行及京城内外失盜照依前例查明送
問外但係通州良鄉壩上等處在外地方被盜强劫失
事仍照正德十年會議事例把總官委官一年之内該

管地方被强盜響馬打刼一次全無拏獲委官積至五起以上降一級十起以上降二級不及五起者委官每一起罰俸兩箇月分守守備把總官每一起罰俸一個月捕盜該陞者照級准贖其罪庶使人心知警不敢玩忽前件依擬每年終一次兵部查奏又將另議合行事宜逐一開款一現今京城內東西二邊把總巡捕官下共有馬步官軍八百員名京城外東北西南把總巡捕官下共有有馬官軍一千一百二十員名但京城內外地方廣闊街巷數多巡邏不週合于城內每總添撥步

軍一百名城外每總添撥步軍一百五十名共五百名
與原撥官軍分作兩班派定地方輪流巡邏不許私役
放賣一現委城內東邊把總巡捕都指揮章縉西邊把
總巡捕都指揮謝素城外東北把總巡捕都指揮楊昺
城外西南把總巡捕都指揮王佐俱各謀勇未聞難責
成效俱各更換令不爲常例會推得原委西南巡捕都
指揮高謙堪替楊昺原委城外巡捕都指揮盛瑾堪替
王佐指揮孫浩堪替章縉指揮鄭文堪替謝素伏乞聖
裁候命下之日仍令各官把總巡捕以後事故仍照舊

例兵部委用一捕盜陞賞事例必須申明通行庶使人
知激勸查得近該兵部議得合無今後務要所獲強盜
果係聚至數十人之上兇惡顯著委會相與對敵人所
共知行該地方覆查得實者方准照例陞級其餘緝捕
零賊並買求他人所獲輳數揑作兇惡勢衆對陣擒獲
者俱不許陞級等因正德九年七月初四日節該奉聖
旨是今後拏獲強賊果係數十人以上兇惡顯著曾經
對敵人所共知覆勘是實的方許照例陞級不許將緝
捕零賊並計買揑輳的一概朦朧奏擾欽此又查得兵

部會官議得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江西等處遇有官兵人等擒斬賊級若與賊對敵就陣擒斬有名劇賊一名顆不願陞級者賞銀三十兩擒斬隨從強賊者每名顆賞銀十五兩陣亡者重加優恤若不係對敵止是緝捕強盜者每名顆賞銀十兩若擒獲僞稱名號首賊者又不拘定數目聽候各官斟酌加賞其不係應捕人員一體給賞等因正德六年三月十七日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王敞等具題本月十九日奉聖旨是這賞罰事例既議擬停當都准行通行出榜曉諭各該地方官員人

等知道欽此前例合再申明通行若京城內外把總巡捕官及在外分守守備等官遇有擒捕緝捕强賊查勘是實照依前例陞賞有能運謀設法擒捕强賊數多地方寧靖功績顯著者聽巡撫巡按官奏保陞級兵部遇有相應員缺不次推用一大明律內一款凡强盜窩主造意身雖不行但分贓者斬若不行又不分贓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共謀者行而不分贓及分贓而不行皆斬若不行又不分贓者杖一百欽此又查得問刑事例內一款皇親功臣管莊家僕佃戶人等勾引外處來歷不

明之人窩藏爲盜坐家分贓者同發邊衛充軍其該管
家長參究治罪文一款知強竊盜贓而接買受寄若馬
騾等畜至二頭匹以上銀貨坐贓至滿貫者俱問罪不
分初再犯枷號一箇月發落若三犯以上不拘贓數多
寡與知強盜後而分贓至滿貫者俱免枷號發邊衛充
軍竊詳立法之意止欲禁止窩藏盜賊之家及接買受
寄之人不敢窩藏寄買則盜賊無所藏匿寄放易得事
發但令盜賊事發到官窩主及接買受寄之人多從寬
發落以致人無警畏合無兵部轉行法司今後盜賊窩

主並接買受寄盜贜人犯務要照依律例從重問擬枷號充軍等項發落一錦衣衛原有領馬校尉一百名務要不時往來各該地方督同兵馬火甲人等緝捕盜賊遇有強盜打劫會合巡捕官軍併力擒捕如有誤事聽本衛提督官比較處治　疏入得旨高謙盛瑾孫浩郟文名著把總巡捕其餘准議

劾太監史宣疏　正德十一年　孫懋

臣聞織造太監史宣與沛縣官奏訐壽奉欽依將主事等官王鑾胡守約等拏解去訖臣聞之初尚驚駭謂胡

守約必有遲誤御用重情隨訪得史宣在途酗酒作威

肆行兇惡所過索要茶果分例或逼取折乾起關等錢

又且聲言欽賜黃棍專令打死官吏勿問隨路陵辱指

揮知縣等官人民逃竄鷄犬驚散風聲氣焰有若雷震

道路傳聞莫不震駭計其所獲動盈千數流賊之害不

慘于此及照史宣織造有年貪虐日甚贓賄之入亦動

以千計南京軍民痛恨入髓先經南京科道糾劾未嘗

究治近該巡按王崧奏稱進貢進鮮等項黃馬快船管

運官員多勒人夫嚇取財物綁縛官吏乞要出榜禁約

等因已經該部題准如有仍前違例索取財物及曲爲奉承者該巡撫巡按等官指實參奏處治詔旨已行史宣何人乃敢公然不遵愈肆兇暴一不滿欲輒行搆陷職官若王鑾等果被中傷則各官聞風畏懼莫敢誰何禁令之足行耶臣竊觀憲廟時太監王敬帶領千戸王臣江南爲害該巡撫官王恕奏其罪惡當明正典憲今史宣惡浮于敬真當道豺狼也陛下明足燭奸仁足保民而容忍史宣之惡如此耶況各處黃木續至若不爲處臣恐沿河軍民無以自存人情洶洶易于生變昔

宋朱勔以花石綱擾害江淮卒致靖康之禍安可忽以爲細故哉惟陛下惕然深思超然遠覽即將史宣寘之重典王鑾等復其原職庶使刑政允當人心稍安而禍變可息矣　疏入帝不納

自劾不職乞賜罷黜疏　正德十一年　孫懋

臣竊惟災異之來實由人事人事失于下則災變見于上天人感應之機捷于影響甚可畏也頃者伏覩四方奏報災異比之往年特爲尤甚豈非羣臣不能盡職之所致耶伏念臣猥以庸愚誤蒙選擢寘之言論之司委

以耳目之寄凡時政之得失生民之休戚庶官之賢不肖皆得以聞之亦皆得以言之若聞之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盡或旣盡言之矣而不能委曲開導以致主上之必納皆所謂失職也然則臣之失職亦多矣若近者以用舍之未審于是有明國是之言以委任之未重于是有存國體之言以天變之未回于是有實修省之言民害當去而憂其未去也于是有保畿地之言兇惡當懲而憂其未懲也于是有安人心之言姦有當昭而微有未防也于是有安宗社之言是數言者皆有益于朝

廷有關于時政有切于生民有繫于庶官之賢否者也
臣晝夜以思詳復以議而後敢言亦庶幾仰瀆之餘施
行一二以少裨職分之萬一也豈意陛下一切留中不
報臣卽不審果已經聖覽以爲不急姑置之耶將左右
權倖務爲壅蔽未之達耶謂曰壅蔽以陛下之聰明察
下左右之忠誠事上且逆璀覆車方切爲戒寧有是耶
謂曰不急陛下亦宜批降明示大廷公議可否可則行
之否則置之其或臣情有過激言有太驟或誤犯忌諱
或觸忤權貴陛下幸而賜之優容可也加之罪譴可也

何乃是非不分可否無辨而竟留中若罔聞耶萬一奸人緣此陰相結黨公爲隱秘果有警急陛下不聞大臣不知其禍可勝言耶臣竊聞明目達聰堯舜所以成聖治偏聽獨任秦隋所以致敗亡伏願陛下以堯舜爲法以秦隋爲鑒則天下之幸宗社之幸也若臣待罪無狀不能匡贊大猷裨益化理以致人事缺失上干天變災異頻仍貽憂宵旰負國之罪不容誅矣伏願陛下特賜罷黜以爲人臣不能盡忠者戒　疏入帝不納

武舉議正德十二年　王瓊

臣謹奏查得今次各處起送應舉官生人等共八百七名內遼東二百三十七名其餘各有二三名者有全無者多寡不均四月初九日試馬上箭每人走馬三回射九矢共該走馬二千四百餘回共射七千二百餘矢本日射必不周又于初十日試馬上箭一日方畢若遇風雨又難拘日期若不照鄉試事例酌量地方南北定數起送不惟地方取人有偏抑恐以後人漸加多難于較射況武舉之設重在騎射或有馬上中九箭步下中四箭以上者因論策不稱不蒙收錄監生省祭官生員等

項已有出身正途又應武舉中式仍送吏部選用未免紊亂選法舊例軍職官非親冒矢石獲有軍功者不陞今以從容較射偶中數矢輒陞二級一級似失之易千戶以下官員徒在取中支米之列終無出身効用之路其得陞試署鎮撫知事終身支米亦無可用又文武科舉自有不同今武舉既倣文舉會試殿試事例刊錄文字其馬步數目不載錄內亦似欠缺既稱答策論三道馬上中四箭步下又中二箭以上者陞署職二級答策論三道馬上中三箭步下又中一箭以上者陞署職一

級則是專以騎射爲重又稱所答策論參以弓馬俱優者列爲上等弓馬稍次者列爲中等則是又以策論爲主以致主司難以去取前項事件俱未穩當臣等議得漢制武舉皆起布衣至唐開科亦有定議我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召集海内各儒酌古準今議定制度文職設科貢二途以取士武職世襲故不設科然又設流官五府都督及方面都指揮俱不世襲以待有功及賢能者陞用各衛指揮千百户五年一次考選委用蓋于世襲之中而寓選舉之意則武舉之制已在其中矣天順

間始議武舉成化弘治以來間一舉行猶取騎射大略而已至正德三年尚書劉宇議定今行條格三年一次舉行著為定例中間條格如前項所查既不取法于古又不合宜于今規制苟且事體乖謬誠未穩當臣等先已查奏不係洪武永樂年間舊例應否舉行不敢擅議奏欽依照例行今若不備陳議處誠恐紊亂舊章取譏後世伏望皇上念祖宗制度係于重事非劉宇與臣等孤陋寡聞之人所可更定遂足以為遵守乞敕翰林院儒臣攷據古今詳度事理如果舉用將材祇應遵照舊

例于武職中推舉攷選賢能之人及于功陞官內酌量
推用則武舉一科不必另設若世襲武職之外恐有遺
材則參酌古今定立武舉制度務在事必師古不礙今
制將前項現行條格未穩事件逐一斟擬停當開陳明
白徑自具奏本部會集多官再議上請定奪其以前武
舉中式官生人等內都指揮果有行檢材能者照例推
用千百戶鎮撫總小旗及舍人軍餘所陞試署職級內
有情願赴各邊總兵等官處報効殺賊者在京者具告
本部在外者具告該管官司轉行本部各送所告地方

總兵等官處參隨殺賊該支米石就于彼處查照支給仍聽巡按御史查點不許寄帶空名冒支食米其生員民庶人等所陞試署鎮撫知事及試巡檢聽該管上司就委本處府州縣衛所專管巡捕如有犯罪依律問革議奏得旨是今後武舉還照舊舉行其間事宜有未備的恁部裏還議了來說

聲息等事疏　正德十二年　王瓊

臣等謹議得宣大鎮巡官現奏賊營大衆近邊駐牧入

寇之舉旦夕難測延綏官軍已調大同遼東官軍現在

薊州駐劄給有賞賜馬匹亦該同時調去今若遲疑不
決令蕭滓自行哨探又待宣府報有緊急纔令前去必
致坐失機會虛調無用查得近來因謀慮不審無事先
調否卽班師有事纔調緩不及事糜費錢糧動以數十
萬計前項南京兵科給事中周用等所論切中時弊臣
等深以爲戒明白具陳誠欲爲先事之謀以弭患省費
非敢偏執一見必欲自用也伏望皇上俯察用兵機宜
關繫最重現今宣大各報賊衆逼境奸謀難測特允臣
等原議卽今蕭滓統領人馬過關隨宜駐劄相機戰守

有事策應兵精可得其用無事徑回兵少亦不多費如此調度似爲得宜若必待寇犯宣府然後出口往返十日必不得用不如此時即回遼東尤爲省便臣等叨掌兵政事有所見不敢隱默再照團營官軍臣等原擬行提督官計議應否挑選備用會議停當具奏定奪不會奏要馬不下場今奉欽依團營下場馬匹照前牧放則是不准各官會議惟以戶部所議爲主竊恐職掌侵越事難責成萬一如去年賊勢強盛大舉入寇軍令戒嚴倉卒無措雖是罪坐所由臣等終難辭責伏乞皇上俯

念兵機最重委任當專許照臣等原擬行團營提督官
計議應否挑選備用奏請定奪庶明炳先幾事無後悔
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是蕭滓便寫敕與他著統領人
馬前去鄰近宣府地方隨宜駐劄相機戰守會合策應
毋致誤事團營官軍應否挑選備用恁每還會議停當
來說

給衣禦寒疏　正德十二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遼東右參將署都指揮僉事蕭滓呈稱原
選調宣府征進官軍來時各穿夏衣卽今八月天氣漸

寒缺錢置買棉花乞要給衣禦寒一節查得常年各邊調來策應官軍原無另給胖襖袴鞋事例前項正德八年延綏遊擊李愷官軍三千員名調來山西策應正德九年遼東遊擊林睿調來薊州駐劄俱該工部並本部議擬奏准給與胖襖袴鞋葢念調征之苦時將寒凍不能自備衣鞋所以不拘常例給與實非過也今遼東官軍自遼東遠來調去宣府駐劄策應又非先年遊擊李愷調在山西駐劄之比若不准給軍士受凍致疾將何以責其効力殺賊若遼東官軍旣准給與其延綏官軍

連年調出在外比之遼東官軍勞苦尤甚若不一例准給誠恐恩惠不得均普致生嗟怨合無本部移咨工部查照前項李愷林春事例不爲常例將蕭滓杭雄朱鑾周政各領官軍俱照數查給胖襖袴鞋庶使調出在外軍人不受寒凍緩急可用　疏入得旨是蕭滓並杭雄等所領遊奇官軍俱准照數與胖襖袴鞋不爲例

申明賞罰疏正德十二年　王守仁

臣惟招撫可偶行于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于長惡怙終之寇可施于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于佯

服隨叛之黨按南贛間始有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猶或與之相角及有司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遂靡然相從而不畏死百姓益無所恃而日益受害平良多寃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嚮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也出于避禍其終也從其爲惡故曰賊盜之日滋由于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人共怒獨有司必欲招撫豈得已哉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然而南贛之

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兵方勾攝將至賊已捆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則望塵先奔不戰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也間有任事者勒捕之策行則必徵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至于落職敗名者有之若招撫之策行可以安居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亦孰不以招撫爲得計耶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于不得已其

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于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敗亡之卒以抗强敵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于豈盡無可用乎然進而効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不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云兵之情凡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故曰兵力之不足由于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

與不罰同夫兵得隨時調用而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效其力由此言之律例俱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之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皇上特敕兵部俯採副使楊璋之議亦如往者律例再加申明臣亦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無以逃其死矣若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至于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于所失矣

疏入帝從之

請回鑾疏 正德十三年

吳儼

臣初聞聖駕出京幸昌平等處會具疏瀆冒聖聰言詞蹇拙不蒙採納既而又聞八月廿八日聖駕復出過居庸關幸宣府又幸大同宰輔不及知羣臣不及從三軍之士不及衞護以行臣戰懼驚惶罔測聖意之所在伏而思之是必邊境弗靖羽書急數陛下慮羣帥之不力憫邊氓之被俘急于制馭遂不暇咨之廟堂謀之帷幄而行耳不然沙漠之淒涼決不若京師之富麗邊塞之馳驅決不若宮禁之尊嚴陛下奚取于此而輕身以幸

之哉古之聖帝明王不能無外夷之患三苗不服虞舜
固征之矣而奉辭伐罪乃責之大禹舜實未嘗自征玁
狁孔熾周宣固伐之矣而出師致討乃責之尹吉甫周
宣實未嘗自伐載之詩書昭然可攷今在廷之臣文武
如林寧無一人忠貞謀勇可以委任而陛下必欲自行
耶夫君居其逸臣任其勞此古今之大義若天冠地履
不可得而易者今陛下自任其勞而以逸遺臣下是愛
身不若愛臣下之深也無乃倒置歟聖駕初出之時臣
民引領北望皆謂回鑾必在九月萬壽聖節則天下之

朝賀者畢至四夷之貢獻者在廷豈宜使之空行九月過後又謂回鑾必在十一月長至令節則九廟有歲享之大祭兩宮有慶賀之大禮豈宜遣人以代十一月過後日望一日今又過元旦若干日矣聖駕已回遠不能知萬一未回則郊祀大禮古今所重尤非臣下所敢代者將遂缺而不舉歟若謂敵尚在邊則待靖敵而後聖駕可回歟萬萬無此理且京師者天下根本之地郊社宗廟于此乎建立宮殿陵寢于此乎奠安羣臣百工于此乎會萃三軍萬姓于此乎長育財貨珍寶子女玉帛

皆于此乎輻輳外之郡國雖或有一二富庶必不及京
師萬分之一況遠在邊徼者乎譬諸人身京師猶腹心
也郡國猶肩背腰膂也邊徼則四肢也腹心安然後肩
背腰膂安肩背腰膂安然後四肢無恙今有人焉養其
四肢而心腹之不安則不顧是可謂之善養身乎況今
京師內外人心搖動口語藉藉轉相傳播淮徐以南荒
饉千里去冬三月雨雪為災民無衣食至于父子漂流
兄弟離散略不係戀間有自經及投水而死者民窮至
此安保其不為盜哉臣恐所禦之敵尚遠隔于陰山而

不虞之患或猝起于肘腋此不可以不煩聖慮也伏望
皇上念九廟之統緒思兩宮之付託審內外之輕重恤
黔黎之窮困速回聖駕端居九五修明政教委任賢才
則百廢盡舉萬國來王無復北顧之憂矣臣庶祿留都
山川脩阻悵不能俯伏道左扣馬泣諫不勝惶恐戰懼
之至　疏入帝不納

劾朱彬疏正德十三年　　孫懋

臣竊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爲所禍者蓋其始
也媚君以徼寵其終也挾君以自恣必致危人宗社而

後已載諸史冊可具攷也竊照都督朱彬本以梟雄之資兼懷憸邪之念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游衍馳驅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由是陛下聖德為彬所累者多矣況復怙寵恃恩愈肆無忌游樂罔節輕褻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臣卽欲指名論奏猶恐傳言未真且猶冀彬改心易慮自為善後之圖誠不意彬自知罪盈惡積公議難容乃欲挾陛下自庇故又導聖駕出居庸關又無大臣一人保護置陛下孑然獨處于沙漠苦寒之地者殆將半載險哉彬之

用心誠有不可知也且彬武夫其于前代若漢高白登之事或有未知至于我朝英廟土木之變則固習聞之矣何故乃導聖駕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外敵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六日六夜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狡之衆皆來幾何不蹈往轍哉然昔王振之挾英廟猶以敵衆犯邊率師親征今彬之挾陛下不知何所爲哉是振以禦寇彬以誘寇彬之罪又浮于振矣且聖駕在外萬幾叢委兩宮違養廟享不親四方災異迭見遠近盜賊蠭起中外臣民疑懼向非皇天眷念之有

歸朝廷法度之具在宗廟社稷亦岌岌乎危哉是彬也
不獨陛下之罪人實宗廟社稷之罪人且彬在一日則
爲宗廟社稷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朱彬國之安
危未可知也臣竊又料彬無以自解必將肆爲巧言以
爲行止皆出陛下欺罔聖聽夫陛下臨御已十有三年
于茲何前此未聞他幸自彬用事而乃輕出不常如是
耶在陛下左右之臣亦多矣何以皆不及從獨彬爲之
先導耶正使實如彬言又獨不可諫止之耶故自彬言
之以爲赤心事陛下自臣觀之實未免包藏禍心彬之

罪固有不得而逃矣陛下于此亦宜不欲復庇之矣臣叨荷國恩養育成材備員言官當此權奸稔惡之秋正委身圖報之日如緘口自默徒切浩嘆禍亂已成噬臍何及故不得不極力痛切爲陛下言之且嘗伏讀祖訓有曰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愼勿姑息大哉皇言所以爲萬世聖子神孫告者明且切矣伏乞陛下仰承祖訓俯納芻言急敕錦衣衞將朱彬拏送法司按鞫其罪從重處治以雪神人之憤以爲奸惡之戒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五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六

請崇典禮親政務疏 正德十四年 楊廷和

臣竊惟大祀南郊乃人君敬天第一事皇上所以仰承

眷命茂膺景福者端在于此今聖駕南征罪人既得實

天佑我國家所以戡定禍亂如此之速正宜奏凱班師

舉行大禮告成于天以致享薦之誠明年春孝貞太皇

太后大祥祔廟奉安神主俱應皇上躬親行禮非臣下

所敢攝行者又今天下諸司官員赴京朝覲吏部會官

攷察必須皇上親臨黼座面賜裁決近日以來內外衙

門具題事務累次齎奏日久未見發出施行率多積滯如推用巡撫等項官員處置各邊兵糧問擬罪犯等事動經數月未奉明旨人心疑惑誤事非細所據前項典禮政務關繫重大不可輕忽伏望聖明留神省覽俯賜采納中外臣民不勝慶幸　疏入帝不納

止微行疏　正德十四年　楊廷和

臣荷國厚恩叨官內閣供職無狀心切憂懃竊見近日以來在京各衙門題奏一應軍馬錢糧緊要事情動經旬月猶未得旨事多壅滯不行又道路相傳聖駕不時

巡行市肆或至野館菜園等處遊幸夜或不歸甚至馳驟街衢衝冒風雨深更靜夜出入宮門臣等初聞且驚且疑未敢輕信已而流傳既久衆議紛然今亦不敢不信況聞遠處軍民皆有不美之談臣等之心尤有不勝其隱憂者謹具奏聞伏惟聖明鑒納自今以後切望尊居九重裁決庶務頤養天和茂隆國本流通政務安內攘外綿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慶臣不勝惓惓之至 疏入帝不納

防邊患疏 正德十四年 王瓊

臣謹奏議得明年黃河凍開邊敵大營若在河東威寧海子等處駐牧仰賴皇上威武嚴督宣大將官整搠軍馬及調延綏遊奇兵馬相機戰守邊敵入境必遭挫衂但恐河開邊敵在套駐牧擁衆深入延綏寧夏陜西地方廣闊兵馬分布不周難為戰守查得今之黃河套即漢河南朔方之地自古匈奴所居為患中國我朝除以前年分不查外弘治十四年套衆大舉深入命太監苗逵保國公朱暉統領京營官軍勦殺又命工部侍郎李鐩督理軍餉弘治十八年套衆大舉深入正德十年又

大舉深入蹂設總制都御史鄧璋調各路人馬防禦敵
衆俱至固原平涼下營分投搶殺官軍寡弱俱未能成
功正德十三年套衆聞知固原有備蘭鞏空虛卻從乾
鹽池西入蘭鞏搶殺今不及早議處邊敵在套陝西地
方必又被害合無本部差人馬上齎文交與宣府大同
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各該鎮廵官各差的當人役
哨探查勘黃河凍開之後邊敵大營若不在套在于河
東威寧海子等處駐牧宣大山西三鎮嚴謹隄備延綏
遊奇兵馬聽調策應若不過河在套駐牧待候草長田

茂勢將深入之時延綏遊奇等兵俱分布定邊安邊等營寧夏人馬俱分布花馬池等處遞年敵衆經行之處遇寇侵入會合勦殺陜西鎮巡官豫先計處除環慶固靖守備人馬及固原遊兵外再量調取腹裏衛所州縣堪用戰陣官軍士兵民壯編成隊伍委官管領處置盔甲馬匹並查照舊例豫造戰車火器礮銃等項料敵必由之路設伏隄備一遇敵入出奇奮擊或乘夜斫營或截其歸路俱相機行事再行宣府大同甘肅各鎮巡官各挑選精銳官軍三千員名定委將官統領俱約定五

月以裏到于囘原會合禦敵戶部奏差堂上官一員整
理軍餉本部另行議奏差官處置馬匹聽候屯軍一應
禦敵防邊本部今擬不盡事宜聽各該鎮巡官作急計
議具奏定奪如此庶謀有豫定事得先機伏乞聖明俯
念近年邊敵大肆搶掠地方受害早賜裁處特敕各該
鎮巡官遵守施行邊方幸甚　疏入得旨是近年以來
邊敵深入搶掠地方受害這禦敵防邊事宜恁部裏計
慮周詳議處明白便差人馬上賫文著各該鎮巡等官
依擬行不許怠玩

停差燒造太監疏　正德十四年　唐龍

臣惟鎮守太監一到地方凡百供應役使與夫無名之徵歲該銀幾萬兩奏帶參隨供奉又該銀幾萬兩至于燒造太監應辦物料與供應役使之人歲該銀二萬七千餘兩通總計銀十萬餘兩皆取于民西江地方被宸濠所虐誅求殆盡且連被旱災田無擔石之收室無升斗之積官兵四集民窮財盡殆未有如今日者設補鎮守燒造太監則前項銀兩何所出辦再念江西人稠俗黠人稠則易集而難散俗黠則易動而難安況盜賊無

種起于飢寒禍福無門生于窮迫即今鄱陽湖賊船數百往來刼殺各府州縣非告白晝殺人則訴黑夜刼奪盜賊無處無之兼之桃源東鄉贛州南安懷疑之輩反側未安臣朝夕致慮爲今之計惟有鎮之以安靜和平庶幾無虞若地方稍加騷擾則其變立起矣前議查革不嘗俞允未幾鎮守燒造太監相繼差出百姓聞之相顧失色且懼且泣曰人殃乃至乎頃蒙聖明將𨚫得拏問尹輔取回百姓聞皆私慶曰人殃幸不來乎自茲良善樂業矣官府不添科派矣獄訟賊盜日可消矣夫前

項大監初本為地方而設今聞其來憂愁懼泣則若遇蛇蝎聞其不來則歡忻鼓舞若脫水火是誠何賴焉且江西前此之民止遇兵戈旱暵與宸濠之毒而已加以淫雨無時洪水迭至禾稼淹溺室廬傾圮民之困苦比前尤甚伏望查照天順年間停差事例將江西鎮守太監崔和取回別用一應地方事宜俱責成巡撫三司等官綜理將燒造太監永久查革磁器行令饒州府督造起解供用臣又惟今之太監即古之閹寺也周禮閹人寺人掌王宮門掃除之役一切政事皆不預焉太祖初

定天下百僚庶職無所不備而獨不立鎮守太監蓋倣周爲治也其措意誠遠立法誠至永樂間始于緊關處暫設鎮守是時江西尚無嗣後乃不以原立者爲成法而以暫設者爲舊規甚至數人而營一缺一年而更數人以致横政肆出綱紀蕩然民財蠹耗海內多事孝廟末年深知其害力與劉大夏商議罷之後復中止至今天下以爲憾夫求治者必先去其妨治之源愛民者必先除其害民之本鎮守太監誠今日妨治害民之大者也伏望斷自宸衷將各處鎮守一併查革以復太祖之

規以成孝宗之志則天下之禍亂于是乎塞蒼生荼毒于是乎除矣　疏入帝不納

江西捷音疏正德十四年　王守仁

臣竊惟寧王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兼以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召募四方武藝驍勇者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于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脅其商旅軍民使各募兵從行多

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且又矯稱
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其舉兵倡亂
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與
之抗衡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待時
非智謀忠憤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才自圓于凡庸知
每失之迂謬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起
事于危疑顛沛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首
惡是固上天之陰隲陛下之威名而廟廊謀議諸臣消
禍于將萌見機于未動故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稟

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敕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擣窮追人徒見嬖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豫謀早計之功又孰得而先之乎伏願皇上論功錫命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詔示天下使知姧雄若寧王者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

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于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難窺尤願皇上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絕姦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　疏入帝不納

邊軍缺食乞早議處疏　正德十四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巡撫宣府都御史甯杲咨稱各路城堡官軍擁門禀告月糧半年未支人心憂惶不能度遣將來冬深及春夏軍日愈貧飢日愈甚逃竄死亡日多墩堡空虛誰與戰守要早議處一節臣等議得會計邊儲惟由戶部職掌而軍士逃亡實與兵政相關且祖宗朝開

設邊鎮屯兵集糧百五十餘年俱有定規今一旦匱乏之
如此若非原額虧欠必是浪費過多若不急爲議處禁
止軍士逃散失誤防禦關繫匪輕合無本部馬上齎文
交與都御史甯杲等將缺糧軍人處置借支從權寬恤
毋拘常法逼迫逃竄仍咨戸部作急查議拖欠者追補
缺少者借機及查近年不足之由今日足用之法議處
明白作急陳奏定奪庶軍不困憊邊備幸甚　疏入得
旨是

陳急務疏正德十四年　　黃鞏

臣謹奏伏惟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綱紀法度一壞于
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蓋蕩然無餘矣天下
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亂本已成禍患將起試舉當今
最急者陳之一崇正學臣聞聖人主靜君子慎動陛下
盤遊無度流連忘反動亦過矣臣願陛下高拱九重凝
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延故老訪忠良可以涵
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維新聖政一舉二通言路言
路者國家之命脈也古者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
其身今則不然臣僚言及時政者左右匿不以聞或事

闕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自達雖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亦何由知臣願廣開言路勿罪其出位勿責其沽名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正名號陛下無故降稱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嘆如此則誰爲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將軍事陛下天下皆爲將軍之臣矣今不削去諸名號昭上下之分則體統不正朝廷不尊古之天子亦有號稱獨夫求爲匹

夫而不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四戒遊幸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矣幸大同矣幸太原榆林矣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至此極也近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怨讟煩興今江淮大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陛下又重蹙之幾何不流爲盜賊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

夫豈有毫髮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旁觀如秦越人不相休戚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罷南巡撤宣府離宫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散邊軍以歸卒伍雪已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五去小人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竊弄威權貪溺富貴者實繁有徒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者則江彬之爲也彬行伍庸流兇很傲誕無人臣

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聞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心腹付以京營重寄使其外持兵柄內蓄逆謀以成騎虎之勢此必亂之道也天下切齒怒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亦何惜一彬不以謝天下哉六建儲貳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摇摇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養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廟請命太后旁諏大臣擇宗室親賢者一人養于宮中以繫四海之望他日誕生皇子仍俾出

藩實宗社無疆之福也　疏入帝怒甚下詔獄復跪午門五日期滿仍繫獄越二十日廷杖五十斥爲民

諫泰山進香疏 正德十四年　鄭善夫

臣聞芻蕘草野皆得獻于君臣待罪禮官竊守職事不能匡正萬一愧死無地近奉明旨有以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前往泰山獻香者竊念此事雖芻蕘草野茍有一念愛君蓋有嘗死而言其必不可矣況臣身有官守職與奉行者哉臣聞天子端居外屏以示嚴也非郊社弗離其宗廟以承重也宮牆九重出則警蹕以防奸也夫

以天下大器權姦側目而不敢發者無其便耳陛下獨
不見劉瑾之事乎陛下託瑾以心膂委瑾以機務時豈
不以瑾爲盡忠社稷且日在左右而一旦叛逆乃爾況
今乘輿遠出萬一變出陛下誰保以無虞乎前車之覆
後車之戒臣不敢斷其必無也且陛下遠舍宗廟以祀
泰山誠以爲社稷人民耶臣聞雨露所滋無不孳息雷
霆所壓無不摧折煦然而福肅然而威萬化時行百神
率職者天也泰山之神其有尊于天乎故凡在天之下
者祖宗相承之社稷人民也今以付之陛下誠欲陛下

敬天之威和其人民保其社稷而能享其宗廟獻香之事其有重于郊社之禮與禘嘗之義乎今陛下郊不視牲齋不誓戒改卜者三出而馳道恐非所以事天享帝也禘嘗大禮率不親往恐非所以尊祖敬宗也是故圜丘之上烈風揚沙太皇太后祔廟之夕而七月雨雹此天戒也陛下顧不動心敬此天戒乃輟萬幾冒重險以事于泰山何哉臣見五岳之神不啻天之僕隸也暴慢于主翁而敬恭于僕隸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敢享也況今民窮財盡青齊淮楚之間水旱連年甚至有父子

相食者六飛一過勢必喘匿山谷儻重傷心更何以徼福于社稷哉夫興亡之勢皆積漸而後成不可不察也陛下連歲北巡而爲陛下留行者抗言有害而未見其害非惟無害而反有利宜陛下厭言者之無稽而果于獨用其意也臣愚以陛下之漸成矣昔扁鵲再說齊君不用三見而遁去嘆曰昔公疾在腸胃湯熨可及也及在腠理鍼砭可及也今入骨髓矣雖有司命將奈之何哉臣恐失今不治而扁鵲遁矣天下名實方懼大乖春秋尊無二上制王公而下皆曰人臣今忍以天子之尊

自貶而稱公此莫大之恠也非但大恠也且必有大憂今天下藩王皆陛下臣子也車駕所至萬一以公禮處陛下將安而受之耶抑責其不臣無禮耶明明祖訓臣恐彼有執詞矣且陛下之所欲自封者豈不以雄姿大略自足累功將相耶然袵金革暴霜露縱能手格單于身甚勞而功顧甚鄙也臣聞堯舜惟恭默無為而萬世言治不聞其擅一將之長今不師堯舜則亦已矣亦不聞有先帝乎先帝敬天勤民親賢遠色察佞幸絕游畋亦惟自正其心以為天下本實未嘗有所作為下親將

相之事也然而文武効用身不勞而天下治此陛下與
左右所習知者陛下夜氣淸明之時獨不一思先帝之
所爲乎臣竊以治亂之機實在陛下一心心一正則百
邪皆廢陛下試一轉移靜求先帝何故身不勞而反治
今何故身獨勞而反亂則一切荒淫悖謬之事將自追
悔不暇只此一念欲成堯舜事業不難也夫以陛下之
聰明英武顧不惜勞瘁其身以求治而豈惜一念之轉
移哉惜無明智者早爲陛下陳之也臣本草茅職非言
路所以寧觸忌諱不敢愛死者誠惜陛下之英明而不

忍視天下之日敝也謹疏上聞伏候敕旨　疏入忤旨
廷杖

請還宸濠所占民田疏　正德十五年　唐龍

臣惟財者民之命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
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給
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今寧賊宸濠志窮荒度謀
肆併吞其于民間田地山塘房屋或用勢強占或減價
賤買或巧爲准折或妄行抄收中人之家一遭其毒卽
無棲身之所上農之田一中其奸卽無用鋤之地猶且

虛塡契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用增稅額利歸一己害
及萬家前副使胡世寧直言指陳繼科道官交章舉發
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詔書曰宸濠天性兇惡自作
不靖强占官民田產動以萬計則陛下明以燭姦深知
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
則陛下仁以憫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聖
言具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頃者宸濠既敗
一應田地山塘房屋俱抄沒造報矣但查勘時業主多
因驚散上司急欲了事依契涸查占買未分明詔雖有

給主之條小人猶抱失業之恨澤未下究怨徒上歸況屋無主則毁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兎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豪姧徒有私竊之計開埋沒之端其在南昌新建與惡同處受害獨深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園雖巳破殘者未蘇查得二縣額派兊軍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淮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百石節奏寛免未奉停徵民納不前官宜爲處然一方之統會在于省城各府之錢糧併于司庫今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刦掠繼因軍餉動支萬一變生則

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束芻斗糧亦不能辦且省城各門
城樓窩鋪及諸司衙門先爲王府占據多屬疏隘近因
水災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
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因陋就簡誠一時之不
可廢者也乞敕該部速爲處分上恤公家之所急下蘇
萬民之所需則庶乎財聚而民安矣　疏入帝命下部
議行

水災自劾疏正德十五年　　王守仁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

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菲才謬膺江西
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
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
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吉贛臨瑞廣
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
漂蕩魚鼈之民聚棲于木杪商旅之舟經行于閭巷潰
城決隄千里爲壑煙火斷絶惟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
數十年來所未有也徐行各該司府州縣修省賑勘具
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

失職臣啓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縱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尚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急若此當是之時雖使稷契爲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況病廢昏劣如臣之尤者而畀之倀然坐尸其間譬使盲夫駕敗舟于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況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望茲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勦未息南畿

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閒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絶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于未形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聖駕親征師徒暴于原野百姓殆于道路朝廷之政令因而閼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爲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脱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爲忠而不知日陷于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爲權而不知日紊

于舊章使以掇拾羅織爲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徵索爲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于國下不能有濟于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尫羸衰眊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于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況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以臣爲顯戮彰大罰于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即不以之爲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

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怨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矣 疏入帝不納

乞寛免稅糧疏 正德十五年 王守仁

臣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爲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于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寛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宸濠鼓亂傳播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

洶洶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
子大義申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
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
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兩暘時若江西之民
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况軍旅旱乾一時併作
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
四方乎設或飢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
乞敕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
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

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
緣由于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大
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沓至幷臨塡城塞郭百姓
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
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于草料骨髓竭于徵輸
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
逃竄山澤羣聚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
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于梃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
咸赴省城于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

上下洶洶如駕漏船于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
暇豈遑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徵科
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惶
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賦
稅之不免徵課之未完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
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旋歸之期而戸部歲額之徵已下
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
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脅息延望歸尋其故
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于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

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朘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爲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徵之令闗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爲紿己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猶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徵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

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吸吸甫懷收復之望又爲流徙
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爲姦肆而爲寇兩月以來有司之
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恠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
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剥之災
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雖朝廷亦
嘗有寛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寛恤賑濟內
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夫措置
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之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
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臠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

且又有侵尅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什九矣故寛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寛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飢刳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今戸部以國計為官漕運以轉輸為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

憂乞敕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
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
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
地方變亂之禍得免于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
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吝四十萬石
而不肯蠲異時禍變猝起即出數百萬石已無救于難
矣此其形迹易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斂
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
言小民疾苦之狀惟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

行以紓禍變　疏入帝不納

## 請正大獄疏正德十六年　楊廷和

臣惟科道官劾奏張銳等罪惡陛下赫然震怒下之法司天下聞之交相喜慶既而法司議上再命會官詳審臣等擬票進呈俱從上改竟至寬貸聞者莫不駭愕以爲不誅此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妥萬民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語曰上無失政下無私議殺一人而千萬人懼天下之大政也縱姧長惡而使亂臣賊子無所懲戒此行政之大失也所以

科道與刑部司屬相繼言之或交章或獨奏入則議于朝出則議于巷遠臣小吏亦將有聞風而言者不意聖明有此舉措也自古帝王制刑三千餘條曰元惡大憝不待教而誅皇祖大明律一書首之以十惡大罪不待時而決如張銳等正所謂誅不待教殺不待時者也堯時四凶之罪不過巧言令色治水無功而巳舜誅殛之而天下咸服今張銳等之罪萬倍于四凶而其罰止于充軍何以服天下之人心乎姑以近日之事校之張銳等所犯與錢寧江彬相同畢真王綸等又在其下錢寧

等既伏誅而張銳等乃得保其首領罪同罰異使錢寧等有知亦當不服于地下矣此輩縱不一一皆誅而張銳張雄張忠三人決不可赦伏望俯納羣言即賜宸斷將張銳張雄張忠三人仍依原擬則大法以正而人心皆服天下傳之史冊書之直可與舜之誅四凶千古並美矣　疏入帝不納

請均田役疏正德十六年　唐龍

臣惟國初計畝成賦縣有定額歲有常征故糧均而民不病今江西巨室置產者遇造冊時行賄里書有飛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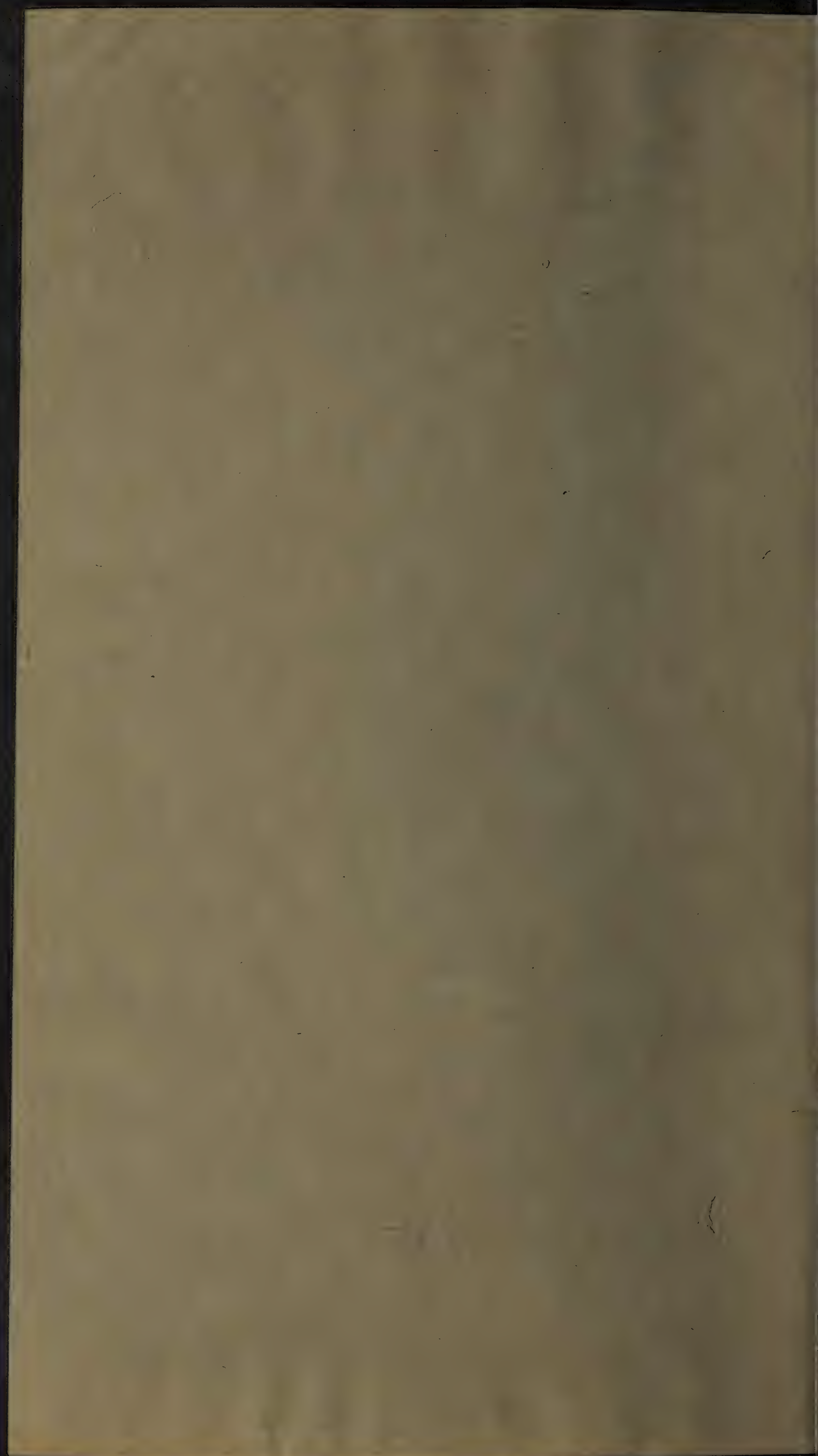
現在人戸者名爲活灑有暗藏逃絶戸內者名爲死寄
有花分子戸不落戸眼者名爲畸零帶管有留在賣戸
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名爲包納者有全過割而不
歸正戸有推無收有總無撒名爲懸掛掏回者有暗襲
官員進士舉人捏作寄莊者在册僅紙上之名在戸皆
空中之影以致圖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縣
之虛以數千萬計遞年派糧編差無所歸者俱令小戸
賠償小戸逃絶令里長里長逃絶令糧長糧長負累之
久亦皆歸于逃且絶而已此弊惟江西爲甚江西惟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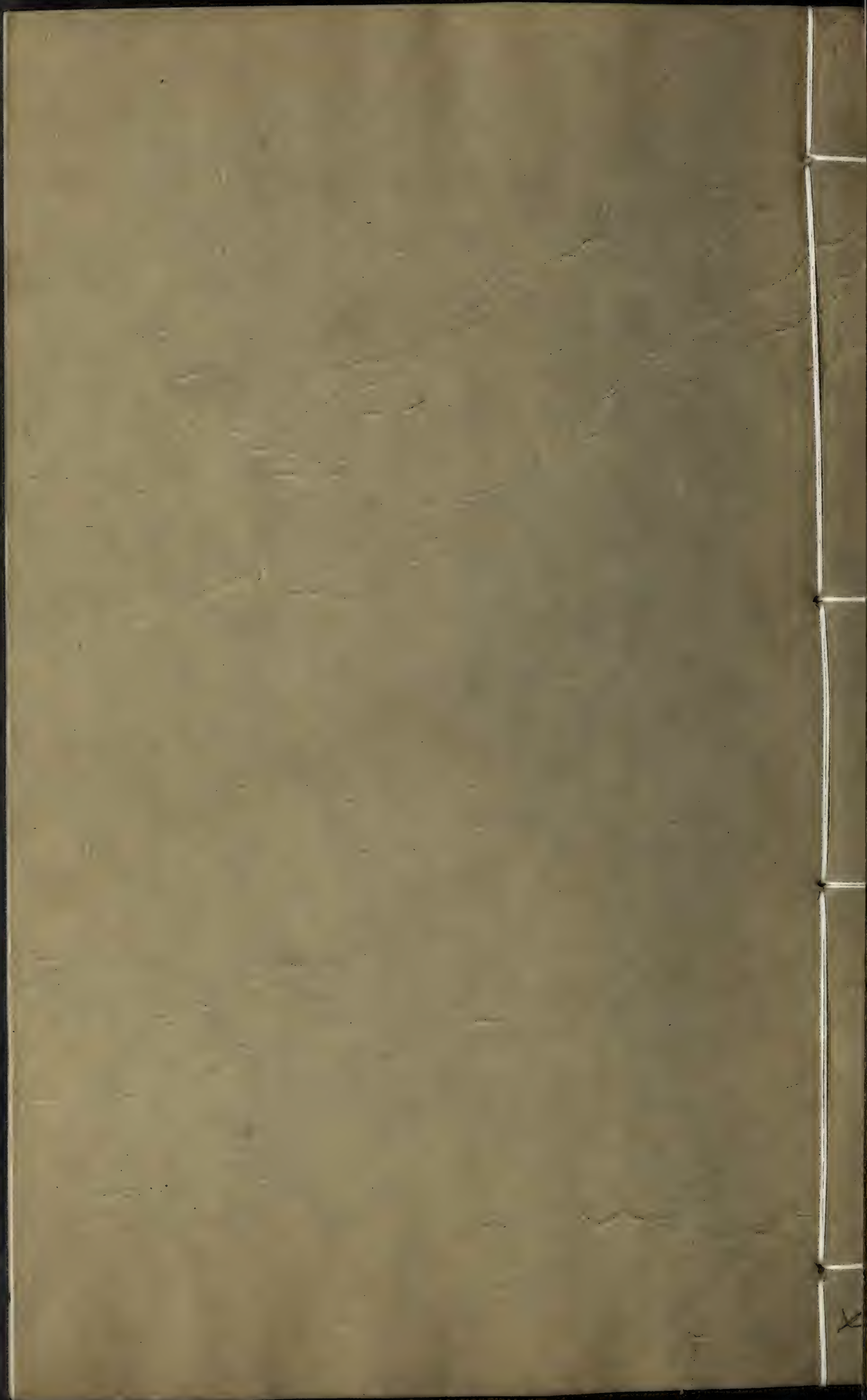
安爲甚故遇僉當糧長者大小對泣親戚相弔至有寧充軍毋充糧長之謠臣嘗立法清理雖未收釐革之功亦稍有規正之漸大抵利者人之所欲也利多則樂趨法者人之所畏也法輕則易犯臣伏覩律例欺隱田糧罪止滿杖其田入官所欺稅糧依數徵納若詭寄影射幷受寄者罪如之其田改正各鄉書手飛糧二百石以上發邊衞充軍夫不法之徒但知收租不知納糧里書但顧圖利不顧壞法皆奸民之首也今罪止于杖照常發落所以不可禁也乞令守巡官分詣地方嚴督州縣

將境內飛詭田糧酌量弊深者挨田丈量輕者挨戶清
理究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沃磽瘠
之等均壅淤開墾之數各將原糧塡入原田付歸原戶
使圖總都總縣總每圖令造流水冊各十本每甲各收
一本每縣造大流水冊各四本解南京後湖各一本布
政司幷該府州縣收架各一本以後因戶推田因糧編
差戶與田有一定之額糧與差無兩避之患庶幾弊革
利興一勞永逸賦役自此可充戶口自此可復息盜止
訟未必無少補焉　疏入帝命下部議行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六









#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七

## 講學親政疏嘉靖元年

王鏊

臣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共成至治之隆者蓋由于上下之交而近世之弊多由于上下間隔夫所以為上下之交者果遵何道哉臣伏見陛下即阼以來時御經筵聖學勤矣臣愚猶過憂工夫或間斷而不洽所望淸燕之間時召文學侍從之臣從容講論凡帝王為治之大經大法日陳于前則自內及外無非進學之地殷高宗所以惟學遜志務時敏道積于厥躬者此也陛下昧爽視

朝聖政勤矣臣愚猶過憂堂陛太懸絕而不親所望覩朝之暇時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臺諫逐日輪對從容咨詢生民疾苦政事得失則自朝至暮無非修政之時周宣王所以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者此也臣聞古人雖在畎畆義不忘君故敢輒効愚誠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子事君盡心之道也臣請盡言之惟陛下少留意焉一請講學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為

希闊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不過三五日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于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于學如有所不逮成王訪落于羣臣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弼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者冀羣臣有以開

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微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今也闊略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求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高周成爲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

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
問我太祖高皇帝初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
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睿
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
弘文館于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
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
圖西銘等書于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
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睿哲
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于便殿

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游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夫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修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于前矣

一請親政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
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于下下之情達于上上下
一體所以爲泰上之情壅閼而不下達下之情壅閼而
不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所以爲否也交則
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
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
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
然何也國家常朝于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
堂陛懸絶威儀赫奕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

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絶所謂堂上遠于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臣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

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内曰太極殿朔望則
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内曰兩儀
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内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
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
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
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言時政利害内殿
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
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
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

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焉非缺也華葢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嘗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慨于斯屢召大臣于便殿講論天下事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剗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御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

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見辭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夫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徒除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疏入帝優詔報聞

請正綱常昭典禮疏　嘉靖元年　楊廷和

臣忝爲三孤之官謬當輔導之地凡諸司之所守者皆
臣之所當遵者也況綱常典禮之大者哉近者陛下欲
追崇本生父母禮官據禮以守其職科道交論以定其
制臣與同官蔣冕毛紀費宏等上稽古史之舊俯察庶
言之同執奏再三不蒙采納續奉皇太后懿旨加帝后
之稱既已力排天下之公議曲伸罔極之私恩矣後乃
再奉詔旨欲于帝后之上復加皇字臣聞命驚惕不敢
奉行隨卽封還請從前議豈敢無禮于君取罪于己哉
誠以典禮所繫不可壞之于朝廷綱常所關不可廢之

于今日也昔者魯夏父弗忌逆躋僖公其死也焚煙徹

于上宋濮園之議論者謂韓琦歐陽脩皆失當夫生莫

逃于公議死莫逭于天刑何也蓋人臣事君不以禮議

禮不以正之鑒戒也陛下謂臣等所陳皆推至義朕之

所奉昊天至情又令臣等不必拘于史志臣思自古帝

王入繼大統皆不行追崇之典豈忘昊天之情無罔極

之恩哉而儒者之論亦未嘗議其不孝何也天無二日

國無二統身無兩考尊無二上守此者謂之綱常行此

者謂之典禮典禮一失綱常以斁拂萬方之心起萬世

之議豈聖人以禮事親以孝治天下之道哉綱常典禮之在世譬如日月之在天江河之在地自三代至今日萬古不可變非若制度文爲可以損益不相沿襲也豈可謂前史所載非今日之制而不遵哉　疏入帝不納

議大禮疏　嘉靖元年　張璁

臣聞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陛下嗣登大寶即議追尊聖考奉迎聖母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天降非地出人

情而已漢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
豫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故師丹司馬
光之論行于彼一時則可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
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遺詔曰興獻王長子未嘗著
爲人後之義則陛下實承祖宗之統與豫立爲嗣者不
同議者謂孝廟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令聖考尚存嗣
位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且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
叔父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
爲人後聖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

自絕其父母之義故在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爲人後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帝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乎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廟于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毋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爲父聖毋不失其爲毋矣　疏入帝大喜下廷臣議

議大禮疏嘉靖元年　方獻夫

臣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禮官所議有未合乎人情未當乎名實者一則守禮經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臣獨以爲不然按禮經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爲是禮者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爲人後未有絶人之後以爲人後者也今興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別無支庶乃使絶其後而後孝宗豈人情哉且爲人後者父嘗立之爲子子嘗事之爲

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爲子陛下于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是實未嘗後孝宗也而強稱之爲考豈名實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合于禮經之言也又按程頤濮議謂英宗既以仁宗爲父不當以濮王爲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于宮中是實爲父子孝宗未嘗育陛下于宮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爲子矣仁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與獻帝無別子也其不同者三豈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爲是

議者未見其善迹宋儒之說也若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爲子此尤不達于大道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也豈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爲有後哉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實爲有後也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此尤不通之說也夫興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强稱爲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焉臣未見其可也且天下

未嘗有無父之國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為心哉臣知陛下純孝之心寧不有天下決不忍不父其父也說者又謂興獻帝不當稱帝此尤不達于大道者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子思以為達孝豈有子為天子父不得稱帝者乎今日之事臣嘗為之說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夫帝王之體與士庶不同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

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伏乞宣示朝臣復稱孝宗曰皇伯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于人情當乎名實非惟得先王制禮之意抑亦遂陛下純孝之心矣　疏入帝大喜下廷臣議

遵祖訓以端政本疏嘉靖元年　　夏言

臣嘗伏讀聖祖之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又曰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卽與施行大哉王言此誠子孫萬世帝王所當遵守者也頃緣先朝

內外姦人交通盤據蒙蔽主聽竊弄威柄朝政廢弛言路靡通將一應章奏或遷延沈匿不與聞達或捏改旨意肆爲欺罔以致予奪非宜刑賞失當及至言官論列又多留中不出甚者假以朝廷震怒動遭譴謫籍制人口不復敢言是以下情不能上通眞贗無從辨詰紊亂政本養成禍機壞祖宗法莫大于此重以奇衺淫巧百爾誘惑經筵輟講積有歲年凟月臨朝恒以昏暮君臣隔絕形跡疏違由是威福大權盡墮姦人之手綱紀大壞姦黨橫行蓄患邊防毒流海內上干天變下失人心

十六年中大難繼作貽憂社稷壅蔽之禍玆亦極矣如
先年劉瑾揑寫旨意旣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
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
司禮監隱藏不報本又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爲寒心尚
賴皇天眷祐宗廟有靈社稷不致顚危乃眞幸耳玆者
伏遇陛下聰明天錫仁孝夙聞四方萬國延頸拭目瞻
望太平國家安危之機俗化汙隆之候天下治亂之分
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于此焉決昨者伏覩明詔痛
革先朝敝政洞察小人姦狀中外臣民不勝懽慶以爲

我朝百六十年以來未有如此詔令陛下撥亂之功可謂盛美蔑以加矣但臣以爲本源之地不治則末流尚有可憂伏願陛下奉天法祖總攬舊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臣請自今伊始每日視朝之餘卽御文華殿聽政凡中外大小臣工所上章疏凝神注思逐一俯賜觀覽不時召入內閣大臣以備顧問從容講論斟酌裁決凡事情重大論議矛盾者則敕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從內批如先朝之爲者卽有寢罷亦宜明示外廷可否以彰陛下至公無我之度臣又竊念內閣機密重

地祖宗設官立法必極周詳擬旨進奏宜必各有職掌
綸音渙號亦必有所紀載前項姧蔽似若無可容者何
以公然隱匿而無所稽憑肆行矯詐而無復忌畏則是
關防之術尚若闊疏進擬之權容有侵越而小人乘勢
因得以竊弄之矣然臣攷之司禮監職掌著之祖訓內
閣創置列于會典臣愚欲乞陛下仰遵聖祖大訓載稽
故事敕令內閣專一擬旨司禮監專一進奏仍令內閣
置立印信文簿一扇或鈐以御寶將逐日聖旨裁決過
事件明白開載每五日一次類進揭帖與六科旨意題

本對同雖陛下聖旨有所予奪亦必經由內閣議而後行事有可否許令執奏不宜復有傳奉之制更乞敕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一應章奏紀其數目送吏科附簿以備查照如此則大公至正明白洞達壅蔽矯詐沈匿之奸舉無所容而朝廷之政將無一不出于正矣　疏入帝從之

請實邊儲以固人心疏　嘉靖元年　夏　言

臣聞禦戎之策守備為本兵之所屯以食為急苟無儲蓄是棄封疆故曰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

可固之地自昔敗亂之故鮮不由斯今宣大二鎮凋敝極矣蓋緣先朝六軍之供億頻繁萬姓之瘡痍未復兼之將帥無恥刻剝恣行撫臣不才侵漁太急加以連歲荒旱穀粟不登況近日傳聞二鎮飢窘比昔尤甚米價騰貴鱻異往時所欠軍糧多未補足人懷愁怨曰不聊生又聞大同飢民爭啖人肉宣府餓卒搶奪市米教場操牸腹之軍至不肯舉旗以應號令營門臥飢羸之卒至不能跨馬以執器械兵勢委靡人心渙散計其無事已甚阽危有如敵騎不測果于內侵京軍出征復來駐

劉臣恐餽餉不繼無剋敵之資儲蓄不充非屯兵之計萬一制御乖方三軍觖望拊循失策邊人離心以不制之兵懷無聊之志意外之患何可不虞前此雖嘗發銀十萬或二十萬不過補塞罅漏未見大振頹廢為今之計所宜急處宣大資糧專以充足軍倉稍復賑濟邊甿昨該提督軍務刑部右侍郎臧鳳奏乞它運漕糧數十萬石以濟軍餉可謂老成長慮知所先務者矣臣愚欲乞陛下特敕廷臣再加會議將通倉應儲漕糧或已貯在倉或現在水次者撥發三四十萬石每石加以出關

脚價米若干責令侍郎臧鳳設法調度輓運出關其關
內合用人力車脚必須計處周密勿致騷動仍令本官
不必待有警報先著領敕前去專務區畫糧料賑活疲
人一面就彼簡閱邊士振揚軍聲其所運米斛不必盡
赴宣府宜分貯懷來保安等城以便附近官軍輪班支
給其大同去關稍遠宜收貯二鎮交界要害城堡以備
主客兵馬就便關支更令塞外乏食流亡之人挑負轉
運資以脚米酌量時勢緩急略加賑恤庶軍民得以大
沾實惠救百萬生靈之命收三軍離散之心外可以防

敵患內可以固軍情此實今日所當留意者也伏望陛下軫念邊務俯察愚忱邊圉幸甚生靈幸甚　疏入帝從之

大禮議嘉靖元年　毛　澄

臣伏攷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興王後襲興王主祀事又攷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爲英宗司馬

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爲考于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所生亦尊崇極矣今興獻王于孝宗爲弟于陛下爲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爲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于妃俱自

稱姪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爲萬世法議奏帝怒曰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命再議

## 大禮議 嘉靖元年　汪俊

臣謹惟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爲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明矣孰謂與人爲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魏明帝詔皇后無子擇建支子以繼人宗孰謂人繼之主與爲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爲子與入繼不同蓋言恩義尤篤尤當

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爲子者乃爲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爲人後也萼言孝宗既有武宗爲之子安得復爲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爲孝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爲繼其統乎又言禮官所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蓋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于正統豈得盡絕于私恩故所繼主于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于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爲今日發也謹集諸章奏惟

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萼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　議奏留中

辭封爵乞普恩賞疏　嘉靖元年　王守仁

臣謹奏竊念臣以凡庸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隨加收錄洊陟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令後值寧藩肇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掎角賴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乃幸天啓神聖陛下龍飛開臣于覆盆之下而照之日月憫惻慰勞至勤詔旨憐其烏鳥之情

使得歸省推六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授以留
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
獲是于其君者而況于臣之卑鄙淺劣將何以堪此乎
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
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于嚬笑之微不以假于匪人
而況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
且不可而況于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
四不敢不爲陛下一陳其實蠻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
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

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爲之也而臣欲冒之臣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當藩之未變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猝遇難而得以便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嘗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

初起勢燄猖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佖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鼇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効死之忠勠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

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
光指揮高睿千戸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
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
蓋有諸將士所不預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
嘗歷者臣于捷奏本内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
冊復爲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于鋒鏑或
犯難而委于溝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
時號召之人臣于顚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
姓名籍貫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爲臣勸說宸濠反爲姧

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讎抱冤齎恨實由
于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
慘目負之于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于臣然猶
有先事者爲之指措而戮力成功必賴于衆則非臣一
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
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臣世受國
恩虀身粉骨亦無以報謬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
鰥曠況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
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于世兼之親疾

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己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甚于掩人之善惡莫深于襲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所以辭榮也避禍焉已爾伏願陛下鑒臣之辭出于誠懇收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于林下以所濫施于臣者普于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受恩感激懇切願望之至　疏入得旨卿

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

慎刑獄疏 嘉靖元年 韓邦奇

臣謹奏為慎刑獄以光新政事臣聞刑者人主治天下之大防而天下治忽所由繫書稱堯舜之治至于四方風動其究歸于皐陶象刑之功故刑者人主之所當重慎而不可忽者也國家法古制刑内則總之三司外則總之提刑按察司後又時差監察御史審錄都御史巡撫且皆付以糾察之寄其法詳且盡矣至于錦衣衛之

設蓋以待夫隱罪極惡天子非時震怒特遣下之非以爲常者也然其制列聖相承止行于畿內至正德二年以來權姦相繼用事假此報復私讎中傷善類用張涇威廹脅海內官校紛紛而出所在有如豺虎破家亡身者郡邑相望天下洶洶幾至大亂使非聖明繼世中興革而正之天下未可知也近者聖母駕過山東高唐州同知金波供應有缺陛下詔錦衣衛官校拏至京師天下愕然驚疑謂聖明在上亦復有此夫金波小官何足以動天下之聽聞而錦衣官校出京拏人則固天下聽

聞之所繫也伏望陛下特宥金波之罪自後在外府州
縣官有犯付之按察司三司官有犯付之撫按官撫按
官有犯付之三法司如此則内外相承體統不紊罪皆
閱實孰可逃刑哉臣以外服之臣乃敢塵穢聖聽罪誠
難逭但臣山東方面官高唐臣山東屬州金波臣山東
屬官陛下差錦衣衛官校拏人自臣山東始故敢輒肆
狂瞽以獻芹曝惟聖明采擇焉　疏入下都察院覆題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七

#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八

舉大禮以成大孝疏 嘉靖元年 林俊

臣惟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即封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共王之祀宋英宗以濮安懿王長子繼體仁宗亦立濮安懿王次子宗懿以主濮王之祀陛下光起親藩入繼大統尊崇大禮已舉行無遺矣惟興獻帝之後未立主祀久虛尤禮不可緩者宜準先朝故事擇興獻親弟之子倫序所當立者襲封興王繼興獻後以主祀事則義正心安情禮兼備本生之報益曲盡無遺

矣所以遲久而未決者或謂欲待前星輝祥螽斯衍盛然後分封爲興國後臣以爲不然陛下之子則興獻諸孫行也以孫繼祖是禰其祖而名實紊非禮也或謂宜封親王次子嗣王暫主興獻之祀俟皇子稍長襲封眞王主其常祭暫主之王別封之以大國臣又以爲不然夫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旣主其祀卽爲之後不容復易且陛下大婚未舉儲貳有待興獻主祀容一日無耶雖歲時遣官相望道路乃天子命祭而非祭之主也概以人後之說則精意未必感孚冥漠未必顧饗非惟失禮

之正亦莫識鬼神之情狀矣或謂親王亦有不立後者
而無長立次繼伯以姪率用爲常濮王宗懿之立立次
者也共王景之立繼伯者也興獻茂毓聖明入繼大宗
顧不得世食少宗之祀如在之神殆若有未安者或又
謂安陸龍興之地容有形似之嫌臣又以爲不然昔周
文武以德厚長世豐沛出漢高未聞復有漢高慼無謂
之小見廢必舉之大禮以絕本生之祀謂陛下爲之乎
或又謂興獻立國巳久土賦甲于他藩臣又謂此閭巷
鄙俗之論天子天下爲家不宜過自封殖王祿歲旣有

常數矣土田僅宜十分爲率錫之二分割其八分以給無田之民則親親仁民並舉不悖是爲堯舜之仁政道無先于此者臣恐議者互異或緩以失時或雜以從禮或利以害義故不避煩瀆懇懇言之也 疏入得旨禮部知道

請親大臣疏 嘉靖元年 林俊

臣聞虞夏君臣更相告誡商周而下亦資輔弼故有臣鄰之喻股肱耳目之喻舟楫魚水之喻上下交修而趨向正心術純法令公人心悅有由然矣太祖未旦臨朝

晡時而後還宮處宋濂劉基章溢等禮賢之館胡翰許
元等會食省中賜坐從容咨詢治道講論經史當時外
臣亦時引見論政事問民所疾苦太宗每當奏事畢令
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等承顧問商機密漏下十五刻而
退仁宗賜士奇等並蹇義夏原吉繩愆糾繆等圖書令
協心贊輔盡誠相與言有未從具本用圖書密進念蘇
杭民力艱難供用服色減半織造宣宗每召儒臣燕見
從容咨訪曰有君亦貴有臣使堯舜無禹皐能獨治乎
又喜唐太宗善受諫曰君人當以太宗爲法英宗親決

章奏厭左右干預密語李賢執阻賢曰在獨斷時勳戚乞恩澤堅執不與家人私萏店房命寘之法毀其房賢曰眞可謂王者無私憲宗初年時與李賢彭時等議政議禮故能茂宏至道恢廓皇猷中間雖有偶惑貴近之悔然瑕不掩瑜孝宗誅斥邪佞振舉舊章復午朝定日講開經筵時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劉大夏戴珊等討論理道革傳奉裁宂食斯時之政虞夏比盛矣自古人君未有不由親君子而治狎小人而亂者也正德之間羣邪鼓扇干紀亂常沮喪士氣枯竭民財人心已離天命

幾去幸聖神入承大統釐革一詔中外騰歡收已離之人心回幾去之天命然而數月之間天人之意似若稍異傳曰爲君難陛下勿謂善始之易尤當計善終之難也其道親君子遠小人是矣今正人滿朝陛下傾心延接加意探納則邪念消躁心息驕氣平出政公布令信慮患遠爲學勤所存所行皆大中至正之道夫君子道之所寄也大親則大效小親則小效不親則不效而小人乘間蠹國殃人前監固不遠也聞近時經筵少開諸臣延接頗少至大臣亦少宣召陛下所託腹心以共成

嘉靖之化者何人偶亦未之思爾且太倉之儲盡無名之冗食小民之蓄盡無名之誅求而劉瑾錢寧江彬張銳張雄等富倍于國華堂之盛以間計者數千百間神宮之費以銀計者數十萬兩新詔之革所謂壞極不得不革者也臣又惟移易風俗道化先之君倡之而臣和之漢文帝身衣弋綈云樸質爲天下先毛玠在吏部清儉率人士羸衣糲食廉節自勵吏潔于上而俗化于下方今習俗之侈不獨貴近爲然自朝廷以及搢紳民庶亦頗尚之奢侈成風公私俱竭革莫先于此者朝廷天

下之觀陛下身先率之以立化本搢紳民庶之觀士大夫先奉之以立化基則下觀而化渾樸之風不改侈靡之俗盡革所謂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正而天下治也

疏入得旨覽奏具見忠愛至意該衙門知道

請勤學疏 嘉靖元年　林俊

臣惟學緝熙于光明日新則日進不日新則日退故曰莫止于晝莫病于自足君子有無已之功焉禹惜寸陰傅說告高宗念終始典于學君所自學臣所論學要皆如是也唐太宗延文學之士更番直宿討論文籍夜分

乃寢宋太宗年老猶喜讀書仁宗邇英講讀未嘗少廢
此故事也太祖有觀心之亭禮賢之館揭大學衍義于
兩廡揭洪範于座右朝夕省覽太宗視朝之暇輒御便
殿閱書史召儒臣講論仁宗專意文事留心讀書宣宗
謂楊士奇等曰朕寒暑不廢書冊對曰帝能勤學問宗
社生民有賴英宗時楊榮等建議經筵降敕勉諭曰朕
即位以來弗遑夙夜永惟厥道必學乃明爾翰林儒臣
分直侍講憲宗孝宗循行無改國家列聖勤學故事在
邇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陛下正志學之年何可

輟耶且經筵之聽講頗不謂勞文華之清燕亦不謂熱

而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善念易開正言易入又爲

進學之會夫天下之治不治在人君之聖不聖人君之

聖不聖在人君之學不學太祖嘗言人君一心治化之

本存諸中無堯舜之心欲施于政有堯舜之治決不可

得也陛下天稟頴異聖性精純誠于此時日親儒臣以

講求古先聖王之大經大本以開發聰明成就德性使

神有所領意有所會則立道有體致道有用設心措念

有所持循臨人出政有所據守是謂有堯舜之心斯有

堯舜之政民無患乎不被堯舜之澤矣 疏入得旨經筵日講朝廷急務覽奏具悉卿忠愛至意該衙門知道

節財用疏嘉靖元年 林俊

臣竊謂財貨譬如雨澤天地之間僅有此數我國家相承節儉天下休息百四十年武宗承之固豐豫時也而盜國之徒乃盡取而濫費之帑藏匱竭海內虛耗陛下承之則蠹極而困時也雖恭儉性成足以風示天下而積習流俗尚有未盡然者方今四疆多事水旱之報日聞軍旅之需日急民窮無所于斂所恃以應之者內帑

之餘耳然私計所蓄不過三邊數月之儲而嗷嗷待哺之民尚無足以副之且歲供之費幾十倍于昔其可不思所以爲繼哉兹者大婚有期六禮之儀固有不可易者但先朝故事內外賞犒爲費尤多若于此時一一而強舉之是謂時詘舉贏斷不可也夫禮備而已物可節也賞尤可節也昔漢文帝綈衣革履後宮不藉珍飾以示樸爲天下先臣願陛下力取則焉使遠近見聞皆知朝廷訓儉而抑奢貴禮而賤物則自王公以及士庶幾輔以及荒陲浮靡之風翕然一變民生阜厚國用充羨

而和氣亦臻矣　疏入得旨覽奏具見卿忠愛至意朝

廷自有處置該衙門知道

議禮疏嘉靖元年　　林俊

臣惟天幸篤生聖神爲天地人物綱常之主一兵不試

而宗社奠安特頒詔書中外傳誦謂大祖之開創陛下

之釐革前後並驪儷德同功焉近者所聞似涉稍異意

議禮未定好事者遂成其妄人言甚可畏也臣聞憲宗

臨御之初議上尊號近侍有迎合稱慈懿皇太后久病

只宜推尊所生傳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旨諭意大學士

李賢彭時不可曰朝廷所以服天下只在正綱常此舉
損聖德多矣因議並尊爲皇太后賴憲宗委曲勸諭聖
慈仁壽聽從及慈懿上仙又有迎合别擇葬地彭時曰
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等奏如
前議憲宗御文華後殿召問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上
曰朕豈不知依正禮好但于聖母有礙彭時曰皇上孝
事兩宮奉梓宮合葬全聖孝爲宜劉定之曰孝子從義
不從令雖聖母有言不可從也因具本乞申勸聖母以
終大事于是百官伏文華殿號哭聲聞于内傳旨諭退

皆曰不得命不敢退既而得旨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聖母未允朕心不安再三據禮祈請聖慈允諾其如前義施行眾遂稱萬歲皆謂憲宗孝隆兩宮故能曲成此二大事内不失親外不失禮彭時姚夔皆紀之文集中外相傳以為盛事臣竊觀今日之禮似若未純陛下聖德罔愆從善甚勇容有不純事耶孔子曰觀過知仁陛下情衷過厚大禮未協過于孝故也夫有不可易之禮亦有不能已之情子女之于父母服三年無貴賤一也子為人後則服移所後之父母所生降期

焉女子既嫁則服移所天之父母所生降期焉至于祠
子所得贈封盡隆所後而不及所生豈恝然忘情哉制
于禮也其致所生之情無過候問供億之勤與伯叔父
母異爾故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
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陛下純
德之主何忍襲爲之臣等亦何忍陛下襲爲之愛子莫
如父母聖母亦何忍致陛下襲爲之且新詔裁革皆深
姧巨猾惟欲幸我有可指之隙外資藉口內恣交合以
害正道甚非細故也中間必有不知禮之臣逢迎其間

曾不知廷臣之皆謂不可正禮也一二臣之謂可私情也聖人治情以禮輔臣禮官持論甚正與往時憲宗之臣無異陛下孝誠純至必能勸成大禮與往時憲宗之請無異聖母慈愛純至必能允成大禮與往時聖慈仁壽之俞無異禮若未舉固無難從禮若既舉亦無難更孝召慈慈成孝孝成禮然後上下粲然有倫而綱常正祖宗安人心悅傳曰過無憚改又曰一慚不忍終身慚之乎夫禮天下後世之公議也禮不自正後人亦自正之憲宗事二太后盡孝然議尊議祔終不苟順從乖大

倫失正禮所謂自正者也魯文公躋僖公春秋譏爲道祀而卒正于定公所謂後人正之者也臣堅乞致仕聖諭責以輔成新政夫政莫大于禮禮失則政亦非古聖王之政矣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謹天戒以修人事疏　嘉靖元年　孫懋

臣竊聞天人之間感應如響人事失于下則天變見于上此理之常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孳孳圖治任用輔相開廣言路斥遠邪佞登進忠良聖政日新令聞四達人事之闕失臣未之見也茲者伏聞五月初一日雷擊

奉天門獸吻及日精門災天戒赫赫胡爲而然也臣則聞之矣人事失而變隨應者固上天仁愛之心人事得而異或見者尤天心仁愛之至況天位維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天之所以警動陛下者殆不可謂無意也臣備員無補實切憂惶謹以所聞人事當修者七事仰塵睿覽一曰定聖志臣聞之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仰惟朝廷今日之政已大定矣所慮姦人或乘時妄議以疑聖心則他日之事有未可知書稱舜曰烈風雷雨弗迷伏惟陛下體天

心之仁愛法帝德之罔愆聖志一定斷之不疑勿以調停之說爲然勿以更張之驟爲信亦勿始銳而終怠則唐虞之治可望于今日二曰保聖躬臣聞之人君所愛莫切于身人臣亦莫切于愛君之身恭惟陛下頃以親藩入繼大統固上有祖宗之靈母后之聖下有內外臣庶之衆呵護翊戴靡所不竭但臣區區蟻誠竊謂陛下聖年方妙聖質未甚充盛凡夫起居飲食之期寢興勞佚之節小大曲折備慮所宜周悉至于左右前後委任尤須得人詩曰王躬是保伏惟聖明留意三曰信詔令

臣聞之詔令所以行于天下者信也詔令不信則人主之權廢矣恭惟陛下改元肆赦革故鼎新救天下深沈固結之弊爲生民永遠太平之謀所在聞之歡欣鼓舞甚于更生雖漢史所稱山東布詔民之老羸癃疾扶杖往聽者殆不是過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伏乞陛下維新渙號尤懷永圖執之必堅行之惟允保信以保民實天下至切之望四曰明賞罰臣伏讀祖訓有曰凡聽訟要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久則天必震怒焉又曰凡賞功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必生焉竊照

江西宸濠之變雖已討平有日然忠義之勳未酬黨惡之罪未正若將有待然者不可不留聖意臣聞之功有高下亦有虛實今欲賞當其功宜將隨征各官繳過文冊盡行降出仍令先後紀功各官查明開奏而胥功者必黜庶賞不僭而人人以爲慶矣罪有輕重亦有眞僞今欲罰當其罪宜取現獲各犯招過情由不拘成案仍聽法官及會多官再三研審而負冤者必宥庶刑不濫而人人以爲威矣五曰斥遣姧臣伏讀祖訓有曰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姧人惑侮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旣識

其奸退亦何難愼勿姑息竊照太監蕭敬與宸濠歷年來往已經太監張永查係書底簿籍有名人犯具奏先帝著外私宅閒住所處已寬頃者忽聞司禮監太監賴義傳奉聖旨外私宅閒住太監蕭敬著本監掌印照舊辦事此命一下中外驚疑其于新政所繫非小誠以宮府一體不宜異同今若起用蕭敬一人其何以處同犯諸人交結重情不宜輕縱今若不懲于既往其何以示警于將來且敬自負前罪強顏供職則亦無以取重同列展布行事伏乞陛下仰承祖訓早決宸斷縱不加罪

仍令退閒以釋中外之疑以昭平明之治六曰嚴內禁
頃者聞得御史張翰奉敕點押大工一日從內官監出
忽見內使人等約有三五百人或拏棍棒瓢石向翰圍
擁撒土其守衛官軍直日旗校明見兇惡不爲防護臣
聞之不覺驚愕竟亦未諳其故然以皇城禁密之地而
敢爾肆爲兇忿其在外無忌則又可知仰惟天威震怒
必有重法以處治之矣臣竊謂漸不可長事宜豫防伏
乞陛下在內卽敕各監局掌印官各行嚴束所管人員
各于本衙門專務本等職事不許輒出各門各路口聚

衆爲非違者許守衛直日官旗人等卽時捉獲通將該管官員參奏治罪其京城内外亦卽敕錦衣衛及巡城御史兵馬司官嚴督官校弓兵火甲各于分管地方不限晝夜用心巡邏但有前項生事之人許卽拏送法司從重問斷違者罪亦有歸七曰愼邊防臣聞之御戎之策守備爲上備邊之要兵食爲先然食足則兵强是食又先于兵也卽今邊餉缺乏軍士困憊一旦烽火有警何以驅之應敵況先該宣府報稱敵中走回男婦供報敵衆扶起小王子與烏蘭哈等講和及瞭報塞外兵勢

下營四十餘里其意蓋非尋常侵掠之比幸遇聖明御
極威靈遠震狂圖雖已大沮然亦不可忘備伏乞陛下
軫念邊防之重特從廷臣之請早將各犯抄沒銀兩分
給各邊以紓困急仍勑各該鎮巡總兵等官務在嚴飭
將士保固疆圉以稱陛下内修外攘之意　疏入帝不
納

止殷通等乞陞職世襲疏　嘉靖元年　張　原

臣伏見興府旗軍軍校校尉軍人廚役殷通等一千三
百餘名俱緣從龍之故蒙恩塡註錦衣衛食糧當差各

賞銀兩彼乃不知止足援引喬成例連名具奏又乞陞職世襲近該給事中安磐論奏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仰觀聖意似非斷不欲與之者是以復昧死言之臣惟世祿以待有功而非軍功不易致此祖宗懸爵賞以爲砥礪天下之大具立法至嚴且重也邊陲將士冒鋒鏑歷艱苦脫萬死以得一生幸獲梟魁然後上功于幕府而復覈驗于臺部輾轉歲時至再至三方僅增其一秩今殷通等無汗馬之勞尺寸之功徒以一時遭際顧欲得世襲管職以自比于軍功之列臣恐邊陲將士聞

之解體必曰吾捐軀命以求官而未可必得彼徒袖手徼幸得之是朝廷視吾軀命不甚重于官秩也陛下將何以待邊陲將士之有功者耶抑將何以勸邊陲將士之有功者耶夫官至于世襲可謂至矣八至于一千三百有餘可謂多矣陛下嘗汰冗員革冒功今無故陛此一千三百餘人其冒濫何如也陛下身自行之曾未幾時乃復自背之失天下大信破天下大閑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往日喬成等乞請之初使陛下俯聽該科該部之執奏褫其秩而治以罪則殷逼等今日之比例臣知

其決不敢矣若謂其有扈從功出于一時之特旨臣又以為不然扈從之功優之金帛足矣不必假之官且世襲也昔唐太宗時秦府舊人未遷官者多怨望太宗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得天下之心如是則陛下今日之于殷通等實示天下私也陛下有堯舜之資圖堯舜之治顧所行反出唐太宗下臣固知非陛下本心也伏望陛下重天下公爵割一時私愛敕該部遵照前旨殷通等止許食糧當差照舊替補仍將先後陞官世襲如喬成等者通賜查革庶後人夤緣者絕覬覦之心貪冒者

無援引之例而邊陲捍禦者亦有所企望而知勸奮矣臣不勝惓惓為國之至　疏上得旨該部看了來說

寢趙雲陞命疏　嘉靖元年　張　原

臣謹奏適者皇上憫念御馬監太監趙山藩邸服侍殷勤于其死也賜之賻祭為之安葬曠蕩之恩至矣極矣尋因少監王佐學為其弟姪乞官蒙准陞趙雲為錦衣衛正千戶彼時臣等該科即嘗具奏論其不可奉聖旨巳陞了罷欽此臣等自恨平日誠信淺劣不足以感聖心言辭鄙穢不足以啓宸聽有負祖宗設官求言及臣

等以言爲責之意俯首捫心靦顔慙懼既而又意該部論列宜有當聖意者冀猶可以回成命也及其極言執奏復奉聖旨巳有旨了欽此臣等相顧錯愕莫知所以夫趙雲止一人其陞官亦止一事似不可再瀆宸聽但此事係祖宗之憲章朝廷之名器聖德之得失國事之是非非細細者不容緘默而已也然其事之不可臣等該科及該部論之巳詳臣豈能復贅其意外之言哉竊念官爵乃古聖人治天下之大法是故本之禮以爲之綱維行之義以爲之權度成之信以爲之楨幹有品式

以定其制有等威以異其名國家懸此以奔走天下之人使賢者居之有所勉而勸焉不肖者視之有所企而慕焉其名若虛而國家受其利也實大昔人謂爲礪世磨鈍之具是也我太祖高皇帝時臣下立戰陣功者多止賞之以金帛其或功出異常不得已始與以一階今之尺籍可攷見已高皇帝豈刻印刓敝忍不能予者耶誠以賞多則濫濫則人不以爲恩少則貴貴則人知其爲惠然必上之人自愛之重之斯下之人亦愛之重之何也以其得之者不易也否則漫然與之漫然受之與

之者略無難色受之者以爲當然其何以奔走天下之人而又何貴于礪世磨鈍也況可聽人代人乞請而卽許之耶使可因人乞請而卽得之皆將鑽刺請託取徑行險以競求遂其所欲倖門一開頹波四潰彼惟知恩出于所求而不知有君上矣陛下懲往年冒濫之弊嘗查革乞陞傳陞人員天下方想望仕版澄清紀綱振肅以成更化之治顧可又許趙雲之乞陞以開新例紊舊典失大信乎趙山雖有服事殷勤亦其職分當然視戰陣功何如也使其服事殷勤卽可以言功則陛下何用

于山哉昔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今之正千戸其階正五品其秩武節將軍其祿幾二百石尤非敝袴者比陛下略不少如敝袴之愛惜率意輕與無功之趙雲所見與昭侯異矣該科該部不肯阿意奉行而執言以請皆其職也居其位食其祿任其責而不能盡其忠舉其職臣竊恥之陛下亦安用之今臣等該科欲舉其職既以為不可該部欲盡其忠又以為不可陛下獨排羣議毅然以為可而與之則是臣等該科及該部之言舉

不足信也臣等位卑望薄言不足信固宜獨念尚書爲陛下喉舌之官分任責成賦政四海之人而彭澤又陛下以德業聞望特詔起用素所傾注倚毗者顧亦不信其言焉則陛下之所信者誰也臣伏見近日陛下批答中外執奏章疏率曰巳有旨了或曰巳有成命了或曰巳發落了不特趙雲一事爲然詞涉婉而意甚厲情若順而旨則離請雖繁而執愈堅雖未嘗顯言拒人而實寓不容人言之意是豈陛下任人用言之道哉究其末流將必至以人言爲不足恤也孟軻氏曰訑訑之聲音

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得乎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已于言者蓋亦爲此昔史臣贊堯之德曰舍己從人湯之德曰改過不吝至漢高帝亦曰從善如轉圜唐太宗亦曰納諫如流是皆書之簡册傳之後世人至今頌之不衰不識陛下何獨異于此也今之議者皆謂旨由中出政多下逮貂璫竊國命姦倖擅朝綱政以賄成法緣私廢天下事漸不如初者十二三而正德之故轍多踵行之觀玆乞請卽其一端陛下聰明神聖天下欽仰獨于此尚

不省悟乃爾甘其詼而受其欺耶陛下去年即位之初
覃詔天下天下之人扶攜往聽咸舉手加額欣欣然喜
見大聖人之出世而幸閭閻之更生眞有願少須臾毋
死思見德化之成之意陛下今曰奈何懷姑息之小惠
背已行之大詔渙旣得之人心隳垂成之功業乎伏望
陛下爲祖宗崇重官爵爲朝廷愛惜名器俯納該部體
國之奏特寢趙雲乞陞之官仍依擬量免徭役俾之世
承其祀則君義臣忠兩爲得之臣又聞漢諸葛亮告後
主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

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臣更望陛下修太祖之舊典孝宗之遺烈宮府不異體刑賞不異法惇大信以示天下庶官有定守民有定志恩自上出權不下移平明之治行當見之矣 疏入得旨已有旨了罷

弭盜疏嘉靖元年 張原

臣奉命香河縣地方公幹行過通州甫出城門當有驛丞稟說前面見有響馬強賊劫馬傷人止臣不行及臣再行三四十步至河東岸有人告稱係上班官軍被賊

四五十衆各騎馬披甲將伊用刀背砍打劫奪官馬去訖臣再行二十五六里至地名甘唐莊又聞被賊劫去本地居人馬匹臣再行十數里至寶林寺又聞被賊劫去牧放馬匹官軍跟纏哭告仍復去還及臣回至通州又門是日劫去張主事及南京進貢內臣船隻行李等物竊思響馬強賊雖云無歲無之然或三五人十數人而止抑或止于曠野無人之處遇有經過往來官員猶知有所畏避而不敢犯初未有若今日之甚者動輒糾合人衆歃血齊盟披戴盔甲擺列行隊白日大市之中

州治郊關之內劫奪居人阻遏行旅而公差官員往往被其剽掠搶且拒敵官軍殺害丁夫或寫遞字帖于鄉村要來搶劫或傳寄語言于官府要來報讎每日巡行村落徧索富家供給酒飯牽取頭畜黨類滋蔓道路充斥縱橫任意莫敢誰何遠近驚疑不遑寧處翹首跂足日虞其來生民荼苦無所控訴上下相蒙匿不以聞臣自出京每每聞之人言前項強賊每起或四五十人或六七十人通共不下三百餘衆通州富河莊一帶村寨聯絡皆其巢穴平家灘諸處樹林茂密又其藏聚處所

而固安等處地方今亦在在蠭起若不早爲撲滅誠恐
醞釀日深復如往年劉六劉七趙風子之爲也臣又聞
通州五衞巡捕官員素無謀勇卒皆闒葺平時既不能
率軍士設警備以時而巡邏有事又不聞出一騎發一
鏃併力以追捕就使邂逅遇賊亦皆爭先潛避惟以恐
其奪馬爲言其分守楮揮王蘭以新進之人承積習之
弊人不豫附事皆掣肘立志雖勤坐成無策況其雇車
賃馬夫豈長圖力小勢孤不能成事而各該掌印官既
爲各衞之統領預有地方之責任顧乃自分彼此坐視

旁觀恬然自安畧不經意以致賊勢猖獗肆無忌憚一日之內劫奪數四居民行旅受害孔多京官內臣咸罹其禍況通州地方土產多賊而張四張五蔣傻子等現今難制王蘭已嘗拘執張五之妻子彼亦知勢不可已但旣激之稔惡則緝捕之計不可不急爲之處臣逆料各衛官員自解必曰前項強賊豕突鴟張出沒無常我軍出捕之時彼必先知而豫爲避計殊不知彼能先知我軍之出捕而我不能逆知彼賊之欲來據事度情則諜報防範之未周玩愒因循之不免而官司知情故縱

之宿弊民間窩藏傳漏之奸作殆亦不能無也似此曠職僨事玩寇養患情皆可惡法亦難原況小懲大誡乃人心之常而防微杜漸尤治道之急伏望皇上軫念生靈受害地方重事敕下兵部急為議處務經久之道以合事勢之宜其五衛巡捕及掌印官員合無通行查提遵照律例從重治罪或暫且住支俸糧令其戴罪嚴限俟獲賊完日再行奏請發落而分守指揮王蘭亦乞行文戒諭責其後功以贖前愆如此庶官司知警而盜賊可息地方獲安也臣比與賊先後同行相距纔三四里

目擊耳聞其事如此臣恐九重之上或不能盡知其詳也故敢不避瑣細瀆冒聖聰倘肯俯加聽納少賜施行地方幸甚　疏入得旨是近京地方設置守備兵備等官正欲禁捕盜賊保安軍民各該官員因循怠玩以致賊徒嘯聚恣意行劫又彼此蒙蔽不行奏報好生不畏法度便著各督所屬用心緝訪務在一月之内擒獲盡絶以贖前罪還著提督巡捕都指揮桂勇量調官軍前去設法勦捕其餘事情兵部看了來說

## 修德弭變疏 嘉靖元年　張原

臣見邇者南京風雨異常伐屋折木而郊社寢陵宮闕俱各罹災抑且江水湧溢民多墊溺陛下遇災知懼不遑寢膳至勤手詔痛自尅責臣仰見陛下法祖敬天畏命重民甚盛心也然詔旨不言臣等指陳時政缺失意者陛下無意于求言抑恐人之言及陛下歟雖然陛下縱不許臣言臣職在于言豈容不言況陛下又諭臣同加修省勉修職業則臣之所以修職業以修省者秖在于盡言是以昧死爲陛下一陳其愚臣惟變不虛生必由人召天人之際捷于影響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每

有災異必謹書之雖不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或爲君有失德或爲臣有亂政或爲羣小柄政或爲宮壼制權或爲外寇犯邊人事感于下則天變動于上事以類應有不可誣者陛下秉上聖之資備中和之德撫運中興撥亂反正天與人歸宜乎百異消滅衆祥駢集夫何即位未幾而有日精門之災涉冬而有雨沙之異郊祀之日而有掖庭之災今大婚適始議期而有內局之災南京又告此風雨之變他如湖廣江西之水河南陜西之旱盜賊竊發于畿輔戎馬深入于內境尚有未易縷數

者陛下清燕之暇亦嘗熟思而反觀否乎傳曰災異者天心之仁愛又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今上天之仁愛陛下者不爲無意而示之以行與事也不爲不明且至陛下所以警戒省循仰答天意之仁愛者顧可怠耶臣伏讀聖諭謂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甦國是未定以致上干天和昭示譴告似矣臣恐陛下能言之而未能見之行能知之而未能悉其事也聖諭又謂事關朕躬者痛自省循臣又恐陛下徒事虛文而未得矯枉更化之要以爲省循之實也何也臣聞之詩曰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言天命不易人當敬之也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天威可畏人當保之也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言敬保之道不可怠忽也陛下事天所以敬而畏之者果如是乎書曰天旣孚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德天輔之也又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弭災之道先當正厥事也陛下事天所以正德正事者亦如是乎夫天地之大不外陰陽而萬化之行亦惟陰陽人君爲天之子代天立極其呼吸喘息與天地相爲流

通精神運用與天地相為孚契故王道公正修明則陰陽氣和而災害不生烝民安樂如其偏陂失綱則陰陽舛繆是以有大風拔木水泉湧溢孽火燒宮之變皆天先以譴示乎人君也天先譴示之者天意若語為人君者冀其能悟而知改之也若此不悟不改焉天斯罪之而禍亂隨至矣董仲舒曰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者天災內燔甚者罪當重燔輕者罪當輕今期歲之間大異疊見且皆出自禁掖而郊社寢陵宮闕皆不免焉則罪當重而在內也可知陛下自親藩入繼大位所以凝

天命得人心者凡以登極一詔然耳詔書之所釐正率皆祖宗之舊典陛下行之曾幾何時冗冒增置猶夫故也爵賞濫予猶夫故也刑緣近倖苟免權因左右下移猶夫故也内閣不聞大宣詔府部不從其處分臺院不納其諫議猶夫故也廢詔書爲故紙視德音如常談先後異致自相齟齬略不復有所顧慮愛惜之此皆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甦國是未定之實上干天和昭示譴告之由陛下祇舉其概以及夫四者其詳則隱而不之發焉此臣愚所以謂陛下能言之而未能見之行

能知之而未能悉其事也然應天以誠不以偽以德不以文若徒舉行故事近炫人情避殿减膳撤樂以為痛自省循云然臣恐上天照鑒未易可以虛文感格此臣愚所以又謂陛下未得矯枉更化之要以為省循之實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之出而不反也今詔旨已行旋復改之是反汗也是守善不篤也如此而求天意之回災變之弭難矣伏望陛下主敬立誠飭躬勵行正厥德以正厥事順天道以祈天心擴明聖之德昭然而遠悟體乾

元之健奮然以有爲總攬權綱明謹政體攷之災變之
應揆之當世之務追維前日詔書爲得人心之本而近
日紛更爲疵聖政之由再申敕旨將近日事務一切有
乖先奉詔旨本意臣前之所疏或巳經府部科道論奏
者俱許案行如故信之以篤行之以果勿眩于浮言之
疑似勿安于近日之姑息仍望陛下時宣內閣重臣俯
加咨議其所啓沃裨益必多六部大臣亦乞特賜召對
俾之明陳其職得以展盡乎事情陛下因之覈攷其功
亦可周知其人品庶乎上下相孚君臣一德陰陽可和

政事可理嘉祥可致災變不待弭而自無矣臣幸得備員諫議之列奉職不修不能輔宣聖德以召天和固不可言忠亦不敢辭罪儻陛下因臣愚言少賜省悟則臣愚報國之忠庶可少罄于涓埃而不職之罪亦可少逭于旦夕矣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選近習疏嘉靖元年　　張原

恭惟皇上纘圖撫運光啓中興褫罰憸王肅振綱紀凡正德年間左右近習弄權納賄蠹政害人之流俱已置

之法與但其人漏網于昔者或覬覦柄用抵罰于今者或負緣復起緣附黨與盤據根株勢已漸成牢不可破卒皆布置名下舊人或在各宮答應冀其假彼託此之言施其抵隙投間之計其爲謀也甚密其交人也甚廣謀密則秘計詭形未易以察其奸交廣則一唱衆和或可以誑乎聽雖皇上聖智同日月臣恐不能防閑于日之久人之衆也況今市井之間傳言若人往往市買珠翠寶玩之物價值踴貴私賫進貢各宮以爲孝順爭奇競巧冀售其術出入宮門初無避忌皇上已嘗敕下各

門戒諭禁約然而流風未殄頽習尚存鼠伏蠅營乘間
竊舉雖皇上無私如天地臣恐重違母后之心而亦不
能已也臣又聞昔唐肅宗因李輔國之專恣致有興慶
之事宋仁宗聽任守忠之讒間遂成章獻之隙臣每讀
史至此未嘗不忿恨于肅仁二君也大抵小人獻諂進
諛全無爲人之謀依阿逢迎秖求目前之寵傳報往來
言說搆成彼此嫌疑積以歲時遂致罅隙釁基在此理
固必然我武宗皇帝之所以不御內宮者蓋亦由小人
讒間其間外人不得而知也不然何㤊然于夫婦之情

耶伏望皇上洞鑒往事聿先正始杜絕小人使往年以
罪放斥之人勿復收用如或左右近習敢有巧言飾詞
游說請託者即以奸黨治之或有夤緣各宮傳奉者亦
宜一切罷之勿聽仍乞再申敕諭內城各門及各宮門
守門人員凡遇內臣出入務要驗其牌面審其事故不
許容令前日罪人名下之人私擅進入各宮輒自進貢
其各宮大小內臣亦宜禁其私相往來交接以杜後患
即今冊立中宮之始臣愚以為宮中一應答應內臣必
須揀選謹厚老成之人左右用之若係前日罪人名下

者即賜退黜勿得復留然揀選之任秖宜付之太監張佐鮑忠等以責其用心而太監蕭敬已自涉于奸黨恐亦不足信也臣迫切至情言念及此不知忌諱死罪死罪惟望皇上俯賜察納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宮中一應執事內臣著司禮監從公揀選謹厚老成的答應備用其先年亂政壞事罪人名下之人不許假以進獻爲名私相往來交通請謁還著司禮監嚴加訪察禁約勿得容隱回護該衙門知道

請逐太監蕭敬疏嘉靖元年　張原

臣謹奏頃者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啓充封進宸濠與
太監蕭敬交通私書因具疏以發其姦奉聖旨該衙門
知道欽此繼而兩京科道等官交章論劾節奉聖旨已
有旨了欽此臣聞之無任驚惶晝夜思維莫得其說夫
罪之至大莫過于謀逆情之至可惡莫過于逆黨故春
秋示無將之戒漢法垂不道之誅我太祖制刑擬以十
惡之律而著于常赦不原之條蓋皆為此陛下豈以敬
之交通宸濠謂為小過而可輕宥之耶宸濠本以宗室
至親尚且削其屬籍置之典刑敬何人也獨可逭其罪

耶陛下昔在藩邸越數千里之遠如敬之姦多未之詳
猶可諉也今自即位以來凡江西逆黨之所招宸濠簿
籍之所記注與夫兩京科道等官指其實而數其罪者
不下二三十疏則陛下知之亦已明矣乃復排羣議任
己私而不肯罪之不罪之猶可也顧又置之左右委以
機務抑且屢賜溫旨勉留之臣不知其何為也且敬受
累朝厚恩不思所以圖報乃敢植私黨而潛為異謀則
其得罪天下得罪宗廟得罪社稷大矣陛下豈能無疑
于敬而恝然于心乎雖敬亦自知為天下為宗廟為社

稷之所不容而凡朝夕侍奉左右之際亦將有疑于心而不自安也上下相疑恐非陛下之利敬平日收恩于名下私覆其黨與凡內府各宮及各監局布置皆有其人況其掌家太監如劉恭門下家人如王諒者素號狡猾最善夤緣布在內外爲之應援而陛下左右多所交通設或陛下一時不察誤聽浸潤之言使彼得施其黙助之奸則敬又將得地矣先日以罪放逐之人皆倚敬之去留以爲起伏臣竊爲陛下危之書曰去邪勿疑今陛下知敬之邪而曲護之引以歲時竟猶豫而去之不

決陛下縱全私愛奈天下人心何奈宗廟社稷大計何
陛下若以敬爲知事司禮監執筆不可無敬今敬之年
八十五六亦已老矣就使其精神尚健能復幾時他日
若敬已死陛下將復用人乎抑必欲留敬不死而用之
乎敬以柔媚陷人以陰險賊物歷年已久更事頗多積
慮設謀最深且熟眞所謂老奸巨滑也自成化年來屢
被言官論劾略不畏避每語人曰我受國厚恩不忍遽
去俟大婚後卽當懇辭耳今大婚旣已禮成止見一具
疏請陳旋卽自止觀其意秖欲以暫謝人言也厚顏據

位貪昧隱忍略無一毫愧恥之心敬尚得謂之人哉伏
望陛下大奮乾剛洞垂離照俯念敬之事已敗矣罪已
大矣順天下心爲宗社計速發詔旨將敬放黜則陛下
保全敬之恩實大且至況敬囊橐積貲不下一二十萬
計其餘年用之不盡使敬優游安享老死牖下亦當感
陛下于無窮也臣又按劉恭先因納賄招權被人論列
彼乃稔惡不悛王諒及其子仁以市井匹夫投託敬門
席其權勢冒罔授官凡此皆撥置打點爲敬腹心肆爲
貪饕極其富貴敬賴此輩以保固寵位而不恤壞陛下

之事此輩賴敬以茍圖富貴而不恤壞敬之事敬之所以不能去不肯去者有此輩爲之謀主臣以爲此輩之罪不可赦也更望陛下敕下法司將恭等明正其罪遠示竄殛仍敕內府一應內臣以後敢有代敬貨緣請託者一體罪之庶有以翦其羽翼除其根本而奸計不得潛滋奸黨無復依附矣臣與敬等本無睚眦但見其壞陛下之事亂陛下之治者甚多是以昧死爲陛下備陳其愚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再乞亟黜逆黨蕭敬疏　嘉靖元年　張　原

臣于前月疏論太監蕭敬與宸濠潛通逆謀宜賜罷黜
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意陛下憫念其老不欲顯
言斥之姑俟其自陳而徐為之處恩至大也繼今口語
藉藉劾者愈衆敬不自安始具疏辭免復蒙聖恩不即
俞允臣請復以陛下之亟宜去敬與敬之自宜亟去者
不避煩瀆再為陛下備陳之敬受累朝厚恩珍衣玉食
寵極富貴至武宗皇帝託以心腹寄以股肱舉天下大
柄一以付之肆其胸臆由其掌握頤指氣使無不如意
武宗何負于敬而敬乃陰結逆黨忍心以負武宗如此

耶今陛下之所以待敬者不加于武宗安知敬之他日又不忍負于陛下耶小人嗜利無恥貪得罔厭機深術熟無所不至前日之事可以左驗況其姦謀已攻發于衆人暴白于天下其心必不能一日忘意于禍之已及也技窮勢極亢有臣所不敢言者昔漢景帝見周亞夫言動心懷不平乃曰此鞅鞅者非少主臣也臣觀敬自陳之疏辭氣不平勃勃逼人鞅鞅殊甚略無畏懼之心漫託蕪詞以自解避而交通宸濠一事乃隱昧不及若人者顧可為陛下沖年新政臣耶臣謂陛下宜亟去敬

者此也夫勢者衆怨之門利者衆欲之府敬老矣來日無多矣何爲沈湎祿位貪戀權寵尚與人爭其所欲以蹈夫衆怨之門耶或者敬恐一去其位人有躡其後者抑敬之子姪臧獲恐敬去位而已皆不免焉故爾戀戀不舍以直俟夫死而後已也殊不知敬若速去則人之怨之者少而朝廷疑之者尚淺庶乎可以自全而子姪臧獲之富貴亦可以自保使其執迷不悟怨日以積疑日以深一旦鐘鳴漏盡雖有善者亦難乎其免也況敬負天下之惡耶敬可謂不善于自謀抑不善謀其子姪

臧獲者矣臣之所以謂敬之自宜亟去者此也陛下盍早賜乾斷聽敬之去以全其餘年仍發明詔旨許敬之子姪臧獲得以共保富貴凡其平生罪惡皆置之不問庶敬無所顧慮肯于必去而其子姪臧獲亦肯令敬去矣臣固知敬乃帷幄權臣攖之而禍必至顧臣受官于朝以言為職不忍默默以負陛下之恩故敢據事之理極論以瀆宸聰復揣敬之心善言以導敬如此大要欲去敬以安朝廷誼存吾君云耳實非有讎于敬以敬之去為快也伏乞留心察納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該衙

門知道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八

## 勘處倭寇事情疏 嘉靖二年

夏言

臣看得倭寇肆逆各該地方官員先事不能防禦臨變不能勦捕漫無籌策坐失機宜以致荼毒生靈占據城池劫奪庫藏燔燒官府戮害將臣辱國損威莫此爲大及查據前後章奏俱各事涉掩覆而言辭多遁情毋寬縱而功罪未明該部節次覆題亦不過按據來文遷就議擬雖云行勘亦秖故常所以屢瀆宸聰多是曲爲裁答卽今因循日久未見回報不惟賞罰淹留而人心懈

玩抑且法令廢弛而欺蔽肆行昨見朝鮮國王李㤈奏
稱倭寇打攪上國至殺官兵不伏天誅偷生到境仰仗
皇威勦殺幾盡并將賊俘獻之闕下事聞中外傳喧物
議以爲堂堂天朝統御萬國而東南疆場之臣忘忽武
備廢棄職守反外臣之不若方且務爲掩蔽苟逃罪譴
若不嚴加勘治何以示戒將來鎭守三司守巡重臣濫
膺朝廷藩方重任不能協謀畫策以保障地方市舶海
道備倭衙門不能遵守舊規嚴設武備以禁防禍亂濱
鎔府衛所寨掌印巡捕大小官員坐視倭寇縱橫來往

于封域之內殺戮攻劫于旬日之久如蹈無人之境略無捍禦之方以上各官職任雖有不同俱各無所逃罪訪聞前項二起倭寇到時實因各官從事怠緩處置失宜釀成禍亂及至變作又一籌不展狼狽失措貽害生靈甚至以城門之局鑰付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舉火自焚船司差官爲賊嚮導閫帥墮馬而走匿民家守臣棄城而縱賊焚劫沿江吶喊殺人地方之驚擾可知抵城逼令獻賊府衛之官軍何在且宗設領倭寇不滿百十餘人而盜絡兩郡軍民何啻百萬今乃任

彼兇殘肆意劫掠畢竟無與爲敵尚謂國有其人致使
蹂躪城郭破壞閭閻貽國大恥事出非常中間隱匿事
情得于道路傳聞未易悉舉今若止令鎮巡官查勘回
奏竊恐上誤朝廷事機下貽地方災害法令幾于不振
功罪終是不明況巡按御史當時倉猝聞奏稽察未精
鎮守等官身負罪愆豈肯吐實臣夙夜思慮實懷隱憂
伏望皇上軫念海隅蒼生罹此凶變特遣近臣素有風
力才望者領敕前去查勘前項失事緣由明白分別功
罪等第重行誅賞大明陟罰庶人心以定國威以伸而

四方邊徼皆聞風知所警懼矣再臣考攷載籍日本在東海之中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滕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艨艟數十戈矛森具出其重貨與中國人貿易不滿所欲則燔燒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爲海邊州郡之害我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當開國之初八荒向風四夷賓服惟是倭寇時或犯我海道用是于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爲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發官軍以備倭爲名操習戰船時出海道嚴加隄備近年

又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督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是以數十年來彼知我有備不復犯邊奈邇來事久而敝法玩而弛徒擁虛名略無實效寗波係日本常年入貢之路法制尚存猶且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因襲日久廢弛尤甚乞持選官領敕由山東循淮揚歷浙達閩以極于廣會同巡撫官員按部備倭衙門親歷海道地方查點原設官軍閱視舊額墩堡盤驗現在兵器官軍缺乏者即與撥補墩堡圮壞者即與修築兵器朽鈍者即與換給官員之不才者即時易置法制之未備者即時

區畫庶使海防嚴謹中土奠安可以防海壖不測之虞可以壯國家全盛之勢矣　疏入帝從之遣給事中劉穆往按其事

議大禮疏嘉靖二年

席　書

臣惟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歷漢二千年未有立從子爲皇子者也漢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壞三代傳統之禮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卽位始終不稱濮王爲伯今陛下生于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武宗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悖又

未嘗立爲皇子與漢宋不同自古天子無大宗小宗亦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乃大夫士之禮不可語于帝王伯父子姪皆天經地義不可改易今以伯爲父以父爲叔倫理易常是爲大變夫得三代傳統之義遠出漢唐繼嗣之私者莫若祖訓祖訓曰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則嗣位者實繼統非繼嗣也伯自宜稱皇伯考父自宜稱皇考兄自宜稱皇兄今陛下于獻帝章聖已去本生之稱復下臣等大議臣書臣璁臣萼臣獻夫及文武諸臣皆議曰世無二道人無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稱

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非皇帝父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尤望陛下仰遵孝宗仁聖之德念昭聖擁翊之功孝敬宜隆始終無間大倫大統兩有歸矣奉神主而別立禰室于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廟于正統無干尊親兩不悖矣一遵祖訓允合聖經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洗漢宋悖經違禮之陋習非聖人其孰能之哉 疏入帝詔布告天下尊稱遂定

議大禮疏 嘉靖二年 桂萼

臣聞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失攷典章遏絕陛下純孝之心納陛下于與爲人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壓于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乃自張璁霍韜獻議論者指爲干進逆箝人口致達禮者不敢駁議竊念陛下侍興國太后慨興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庶協事天事地之

道至朝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宋范純仁告英宗曰
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爲之子至于封爵悉用皇子故
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别今陛下奉
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爲之子也則陛下非爲
人後而爲入繼之主也明甚考興獻帝母與國太后又
何疑臣聞非天子不議禮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臣
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
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官命臣等面質　疏入帝大喜
明年正月手批議行

錄名德以重士風疏　嘉靖二年　林俊

臣近見魯鐸爲祭酒士夫相慶繼之鐸以疾辭允之屬有司俟其病痊具奏起用陛下知鐸處鐸士風增重其知勸矣夫治道教化爲先學校教化之所由出而太學又收學校之成功明教化成人才贊天子以出治者也祭酒師儒之本型範非良則器非良器故曰經師易得人師難得上世多取德器醕厚儒學優長之臣周成王時彤伯爲祭酒漢以下若劉向韓愈劉毅呂 公著楊時諸人爲國儲賢以致用成化非細故也魯鐸志尚淸純

道足以鎭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釐革庶弊正
育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況魯鐸與前謝鐸人品相類
謝鐸以祭酒養病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
事起之于家遣官以速其行重道尊師頌美有作陛下
今日處魯鐸如謝鐸則今日頌美陛下將亦同孝宗矣
夫薦賢所以爲國祭酒尤賢才盛衰所關伏望斷自宸
衷亟賜施行幸甚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正法守疏嘉靖二年　林俊

臣竊惟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

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謂之親軍伺察機密奸細鎮撫司鞫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太祖以鎮撫司非法陵虐焚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大明會典者如此列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凡意中愛惡輒奪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遂其奸而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皇上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先朝之錮弊一舉而翦除之天下方仰至治不

意于內監崔文等而廢法豈彼有所膚愬或假手以濟其私乎夫法本大公罪必居一使宋鉦所告崔文等涉虛自有反坐之罪所告果實亦有必當之條此祖宗成法在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況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待法司問結而輒付鎮撫是固臣等奉職無狀祇宜治臣等之罪祖宗之法未可廢也況今風霾雨土赤日無光天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內外省身修德之日今此小事尚拂于天萬一有大于是將何如耶誠恐將來之變有不可測者伏願皇上念祖宗之法畏上天之戒收回

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公問結以爲將來之戒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　疏入得旨宋鈺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

乞免查撥莊田疏　嘉靖二年　劉麟

臣竊查各府皇莊先年各差太監旗校人等管理皇親功臣亦各設有管莊僕佃人等領種希勢取寵者撥置幷吞爭競不明者朦朧投獻而地土之在小民者日侵月削有司莫敢誰何小民日見逃亡畿內彫零亦已太甚自聖明登極諸弊一新前項管莊人員通行裁革原

係投獻地土盡歸業主仍令所司徵銀解部係各宮主者類進係皇親功臣者赴部告給公私相全土下交慶二年以來事體穩便況此項田地佃種既久或昔雖磽薄而今則肥饒或昔曾灘窪而今則坦夷其原佃之人又經葢有房屋種有樹木或祖孫相守或姻婭相聯俱難于摘離勢逼遷逐恐成激變且先年皇親功臣蒙賜地土踏勘丈量恣肆谿壑加以不才郡縣曲爲奉承無賴佃僕巧事逢迎遂將左右民田因而一槩吞噬力弱者流離殞斃能言者奏訴纏綿又有愚悍之徒聚衆逞

兇殺人構禍今又有原差主事坐守割取莊田兼以螟蝗蔽野毀食禾稼互相驚疑怨口嗷嗷臣既得之聞見不容緘默夫空閑地土虛名無據自擬置爭吞之計行而吏民拱手于昔朦朧投獻之私作而版籍失眞于今民有逋逃之籍國有空閑之名豈眞有所謂蕩然無人之境坐待所司舉以畀人哉慨自召佃以來民方得業疆埸桑梓之計勞廬墓畎畝之工費翕翕融融相慶一時不謂旋即奪之如雀在叢如魚在水而忽有異物撲之情何以堪莊田之賜以臣觀之若陛下以股肱之肉

而咲心腹之疾必欲盡飽禍不忍言臣又惟攘索無厭
者寵幸之大戒錫予有漸者保全之至恩伏望皇上斷
自宸衷割恩以義將陳萬言等奏乞莊田盡行裁抑諭
令萬言等自省寵祿之厚比之未遇之時豐約何如苟
或足供家衆將今賜莊田暫且停免待後子孫繁衍祿
食不敷從實具奏方纔議撥猶爲未晚必不得已敕下
戸部就將各官類進銀兩約量查給仍將原差主事行
取回京則民心以安國本以固而所以重畿輔厚貴戚
者亦兩得矣　疏入帝不納

論錦衣衛朱宸等疏嘉靖二年　張原

臣伏見錦衣衛前所千戶陳昇官冒錦衣林本厮役虛張聲勢懾服衆人肆其壟斷之心挾以羅織之計揍受詞狀搜訪陰私拏攝平人括檢富室妄自驕悍雖堂上官受其執持擅用刑威雖內臣家被其索害先嘗坐喇唬房肆志已甚又嘗坐通州季虐取尤多害衆不止數十家得利已踰一二萬道路側目儘有怨言錦衣衛革職千戶魏頤狡猾成性夤緣用心先年已奉詔旨革除今又謀在東司房辦事夫以冠帶總旗之名乃與千百

戸並坐理事于法例既舛于名分實乖况權勢憑依胸
臆是肆貪饕括聚報復公行物論既多𡧪可深惡錦衣
衛掌印指揮同知朱宸既爲一衛之統領凡事皆由其
掌握御乃納賄徇私用人不審始焉或貪其餌或附其
勢終焉乃受其制乃容其姦縱彼豺虎之儔貽我閭閻
之患觀其所用之人如劉儒闕鳳及陳昇魏頤此類頗
多罪烏可逭再照錦衣衛乃親軍之司實機密之地責
既云重官宜得人今指揮同知朱宸痼疾耳聾應對不
給指揮使周傳素行不謹穢德彰聞而指揮同知駱安

則又貪取略同才猷未著既皆未孚于人望曷可委任于所司況朱宸尅減俸錢官員皆鄙其行分取官舍旗校咸怨其貪營利之計百生訪事之使四出又其子誘校尉以羅織平人嚇大戶而欺取財物宿娼不檢生事妄為周傳鑽刺機巧實先朝姦邪之黨人彌縫殊深乃新政亟誅之遺惡顧方以為得計不知悛改前非代人追債而分其財唆人告訐而利其有朋惡相濟衆怨攸歸又以戚畹　至親乃復營求管事故違事例擅啓弊端此二人者處之近侍尤非所宜乞將朱宸等特賜退黜

陳昇等通行懲究再乞飭下兵部該衛掌印管事員缺另行推選歷練老成公謹廉靜人望素推之人用之再將東西司房辦事寫字人役差官逐一清查遵照近日題准事例勿得容留先年查革人員仍乞敕諭該衛凡有公幹須要秉公擇人但係平日生事害人者勿得一槩差辦此後敢有先年查革人數仍復謀在東西司房辦事寫字及平日生事害人之人營求一切差委者俱聽科道官指名劾奏治以重罪臣又訪得通州坐季原非祖宗舊制比因彼處盜賊生發權宜差人止為訪拏

盜賊一事此外並不得有所干預其後生事圖利之人營求差委馴至今日遂爲地方之害況天順年間已嘗因事奉旨查革而今彼處又已設有兵備守備等官則此坐季人員似亦甚爲冗贅伏望皇上察納臣言俯賜停止生民幸甚　疏入得旨兵部看了來說

寢楊倫職命疏　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近該內官監小火者張通等因本官太監楊聰病故比照太監趙山廕弟趙雲事例具本題請官其姪倫奉聖旨准他楊倫與做錦衣衛百戶管事該衙門知

道欽此臣等固知聰乃藩邸舊人也陛下昔者龍潛藩
邸私厚于人固無不可今為天下主以天下為家天下
之人皆陛下臣顧猶可自分彼此厚薄以示不廣乎祖
宗朝内臣既殁間有寵被恩私錄用弟姪者然皆賢勞
著績輔翊有功素為内外人所知敬者方始得之然亦
不過一二人以示異數初未嘗概予而濫施之也藩邸
舊人在當時人品不無賢否歷年不無淺深効勞不無
大小左右近侍足當聖意者亦不無差等其間不宜槩
以舊人一例論也夫官爵乃祖宗之定制天下之公器

陛下自當爲祖宗爲天下崇重而靳惜之不宜任私意往往濫及私人也况倫以厮養之賤無戰伐功而濫受六品武職其于名器爲何如以公家廩餼皆生民膏血而容倫饕餮其中其爲冗濫何如且爲官擇人因能授任乃國家官人之法今不論其才能可否而即使之管事豈擇人授任意耶縱使私厚舊人恐亦不宜如此也張通等代爲之請是乞陛下也不由該部議擬陛下特降內批與之是傳陛下也陛下即位之詔已嘗痛革此類播告天下天下之所共知在先朝者俱查而革之在藩邸

者又從而與之是天下之人皆不許傳乞而藩邸之人獨可任爲之岐宮中府中于二體判前日今日爲兩端方自行之旋復背之失信破例天下其以陛下爲何如往時趙雲准與千戶妄起弊端臣等已經屢次執奏而不蒙俞允今倫襲其故智又復然矣小人得志日長月滋彼此效尤妄肆比引將來恐又不止于此此臣等所以凜凜然大懼不得已于言也伏望陛下以天下公爵待天下有功不比于匪人不溺于私愛崇重名器靳惜恩賞特降明旨追寢楊倫膺官之命不使後人復援楊

聽以爲例天下幸甚若必欲其杜絕倖門更乞將趙雲
官職一體追奪庶天下後世曉然知大聖人所爲從善
弗咈改過不吝迥出尋常萬萬也　疏入得旨楊倫已
有旨了只著帶俸該部知道

袪異端疏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該大學士楊廷和等上言慎選左右速停齋醮
以光聖德奉聖旨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
欽此臣仰觀聖意似未慨然賜俞者故復昧死一言之
竊惟人君好尚天下趨向繫焉雖發于一心之微著于

幽深之地行于一時之暫然而感召孚應之理形發影響之機波蕩風靡之勢蓋有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不疾而速者如此雖或告誡丁寧刑罰督責無益也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況夫姦巧貪婪之徒貿緣干進者百計以用其心而輕儇柔媚之人乘時射利者每日以試其術二者錯布于内外則人主耳目之前舉凡可欲之事背理而害治者紛然雜進矣人主遇可欲之事或口一言焉或身一行焉讒諂面諛之人罔不亟順旨以諛其美或先意以導其行人主殆有受其欺而不

自覺者是以心志爲之蠱惑視聽爲之眩誘彼之甘言得投于閒隙之時或竊國之命或移其所好奸巧貪婪之徒得以夤緣干進焉自古人主苟非明理燭幾之聖鮮不爲其所欺矣昔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勸我遠佞人我不知爲誰疑是汝今果不謬宇文士及叩首謝若太宗者可謂歷代之英主而不爲小人之所誑惑矣臣自去歲聞左右近侍之人有與外面宮觀革職人員陰相交結承其指授誘引陛下崇信道教致于煖殿建置老子像又

令內臣誦習其書演行法事比臣卽欲具言竊念陛下
明聖決不爲此而外人之言或出孟浪以故中止近日
道路流傳言者愈衆且謂陛下躬自臨壇焚香拜籙而
大學士楊廷和等今又以之爲言臣始信陛下眞有此
事而人言所謂左右輕儇之人乘間設餌以誑陛下欲
爲希寵干進者之媒不誣也陛下卽位已踰二載聖心
堅定百無所好一旦乃復爲此此臣之所未喻也臣惟
孔子之道載諸六經治天下者卒必由之由之則治違
之則亂無之則亡未聞以佛老也佛老之教以淸淨無

爲爲本苦空寂寞爲宗今陛下爲天地百神及天下民物主萬幾叢委萬物攸賴顧可清淨無爲爲耶抑可苦空寂寞爲耶獻說陛下者或稱其導引之術或盛爲福利之說其所以聳動宸聽大約不過二者陛下一時不察遂以爲眞有益而誤信之殊不知其事已嘗歷試于漢唐宋之君往往無益秖以自欺或且又有害焉明效大驗昭然可攷陛下何不據往迹而省觀之乃復崇信之深如此也或者陛下欲爲宗廟社稷及天下蒼生廣祈福利勉焉爲之意固是矣但今星辰失度兩暘愆期

風霾亙旬江湖湧溢盜賊充斥死亡載道彼佛老者不能副陛下崇敬之誠爲陛下禦災捍患福國庇民以佐成泰和之治則彼無靈神而不足信也陛下亦可以攷矣陛下屈萬乘之尊以事異端之教自視之若無大關繫也然而瀆亂大經虧損聖德貽笑天下取譏後世實非細細者況自祖宗朝來內殿未嘗有此建置陛下乃創爲之可不可也及各宮好事及漢經廠番經廠西天經廠并靈濟宮顯靈宮諸處日逐俱要供給齋飯供養等物俱必經由光祿寺造辦所費至爲衆多其一切支

用內府帑庫錢糧以爲襯施賞賜者當又不止于此夫內府帑庫錢糧儲之本爲軍國之用現今各邊鎮軍士缺少月糧有司往往告乏各處地方盜賊旱澇百姓在在告飢陛下一切吝而不與而乃爲此襯施賞賜等項所浪費使羣小侈然持之誇耀于人以示得志則亦安用此帑庫積蓄爲耶臣亦未見其可也祖宗設師傅保之官而處之禁密之地師導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乃其職也今楊廷和少師也蔣冕少傅也毛紀費宏少保也皆陛下師臣也彼聞人言或及于陛下顧

未得密勿論道之義乃爾登言章奏之間計亦不得已矣觀其旁引曲譬析事論理委曲詳盡激烈剴切蓋實情迫于中責切于身所以盡忠陛下也所以求舉其職也陛下漫然應之曰已知道了詞雖婉而意實乖言若親而旨則離略不見有改悟之意而許之施行此臣之所以不能不駭且疑也陛下初即位每召廷和等事必咨之而後行今併其言置之而不聽何也彼師臣尚且如此臣屬何望焉前日因災異陛下兩敕中外文武羣臣同加修省天語丁寧至再至三而吏治民隱興利除

害都要著實舉行之旨又往往形之批答之間旣曰事
關朕躬的朕自舉行又曰齋醮俱已停止迄今齋醮之
設自若也抑又日益而月盛焉是詔旨徒事靡文舉行
託之空言停止虛應故事陛下已自食言而所令反其
所好矣何以責中外羣臣祗承德意而欲其著實舉行
政務耶此臣所以益信陛下受餌于左右輕儇者旣深
也伏望陛下淸心窒慾以立天下之本稽古正學以建
四方之極端其嗜好勿爲小人之所偵知謹其習尙勿
爲異端之所揺惑上畏天戒下恤民窮遠將所建佛像

盡行撤毀內外齋醮俱各停止凡誦習佛者之人勒令散歸原舊各該衙門萬幾之暇惟當專一游心孔子之道涉覽大學尚書及古君臣事跡則聖心開悟樂地自多治道裨補宏益實大固不必服氅衣誦真言以從事所謂異端之教也臣又聞內臣有周用田顒蔡秀者駔儈之才姦狡之性柔佞便捷本其所長原係罪人名下之人今復夤緣左右答應彼乃巧伺上意動中機會挾持左道熒惑聖聰凡茲所爲皆其誘引蓋欲陰爲引用罪人立赤幟也臣于去年不揣愚妄請陛下遴選近習

意正在周用等節奉聖旨宮中一應執事内臣着司禮監從公揀選謹厚老成的答應備用欽此至今司禮監官牽制私意廢格敕旨不見有所施行伏望陛下將周用等屏逐出外勿得復留左右使爲羣小引用之地其宮中答應執事人員更乞敕司禮監遵照前旨從公揀選中間但係往年罪人名下如周用等者一體俱賜遣逐庶幾拔本塞源而太平之治可成也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論王邦奇等七次奏辯疏　嘉靖二年　張　原

臣謹奏近日錦衣衛左千戶等所鑾輿等司旗校王邦奇等第七次奏辯意圖復官已經臣本科參駁去後臣竊惟詔旨不可不信紀綱不可不振法度不可不行皆朝廷大體所關治亂攸繫恐陛下未之悉察故兹瀆陳查得先奉詔書內一款正德元年以後各衙門官軍旗校人等緝捕妖言奸細並不係臨陣對敵強賊一應陞授職役者通行查革欽此又一款節云抗違妄奏者問發邊衛充軍欽此及經科道部衛等官查明具題奉聖旨是冒濫人員既會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部都

看了來說欽此續該兵部覆題奉聖旨是各該官員旗役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盡職級的還與他冠帶間住被革人員朦朧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參奏重治欽此後因錦衣衛右所副千戶楊忠奏辯該兵部參覆奉聖旨是楊忠抗違詔旨朦朧妄奏法司提了問欽此又因錦衣衛衣中等千戶所千百戶總小旗劉鑽等奏辯該兵部參覆奉聖旨你部裏說的是但係弘治十八年以前陞授職級都照舊不動正德元年以後陞授的盡行查革不許再來奏擾劉鑽等饒他欽此今邦奇等

俱係官軍旗校在正德元年以後緝捕而陞官正詔書相應查革之人中間雖或亦有事情眞實者殆亦不過一二而今皆不可攷難以辯理亦在所不必論也是何也蓋以正德年間國柄潛移權倖用事祖宗之制度朝廷之紀綱蕩廢殆盡以致姦邪小人依憑城社大肆貪緣率皆納賄以求官計日而遷秩下至販夫賈子厮養僕隷無不爲之無不遂意名器爲之大壞紀綱日以決裂比時雖彼儕輩之人亦以爲濫而知後來不能安享也陛下昔在藩邸知之亦稔幸而天佑我明陛下即位

之初湔刷垢㢢克復舊章冠帶之塗天下方喜于廓清不意于邦奇等之奏復有看了來說之旨臣固知邦奇等平日榮冒官資紆拖朱紫出入炫耀意氣揚揚一旦革之使之索然情固不能無怏怏然既有明旨還與之冠帶閒住則亦可以安命知止矣若必欲復官則奉有正德元年以後通行查革之詔畀奉依擬查革及盡行查革之旨理不可行法不可行朝廷之體統亦不可行凡茲舉朝大小臣工孰敢犯天下清議甘萬世重譏奮然自任再開倖門以復邦奇等之官以蹈抗違詔旨變

亂成法之大罪乎邦奇等本以緝捕得官臣即其事論之十五六年間羅織鍛鍊無辜而死者不知其數抑有罪人雖死而尚不知何事者有人心者無不痛心邦奇等試揣于心亦當自知也殺人以求富貴在天理以爲何如今乃不自悔訟復爾騁其讎怨之口極爲詆詈之言恣其兇悍之性欲爲報復之計肆無忌憚至于此極古人有言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亦皆所以敬君也今科道等官爲陛下左右之官是近臣也銜陛下命往理其事乃陛下之命使也邦奇等視之曾陛

下畜產之不若而叱詈之屢加漢法所謂大不敬何大
于此其所攀比之人又皆一偏之見殊不知各人之事
迹不同詔書之條格嚴密官司之冊籍詳明不入于此
則入于彼應革應留據實可見非惟不敢容私雖有私
亦不能容也且法者原于天道制于祖宗主于陛下而
奉行于百官今天下事非一端奉陛下法治事者非一
人審使邦奇等之奸計得遂市虎之流言成真則百官
臨事皆將有所覬望而畏縮規避孰肯為陛下任事怨
乎況屢奉詔旨一則曰抗違妄奏者發邊衛充軍一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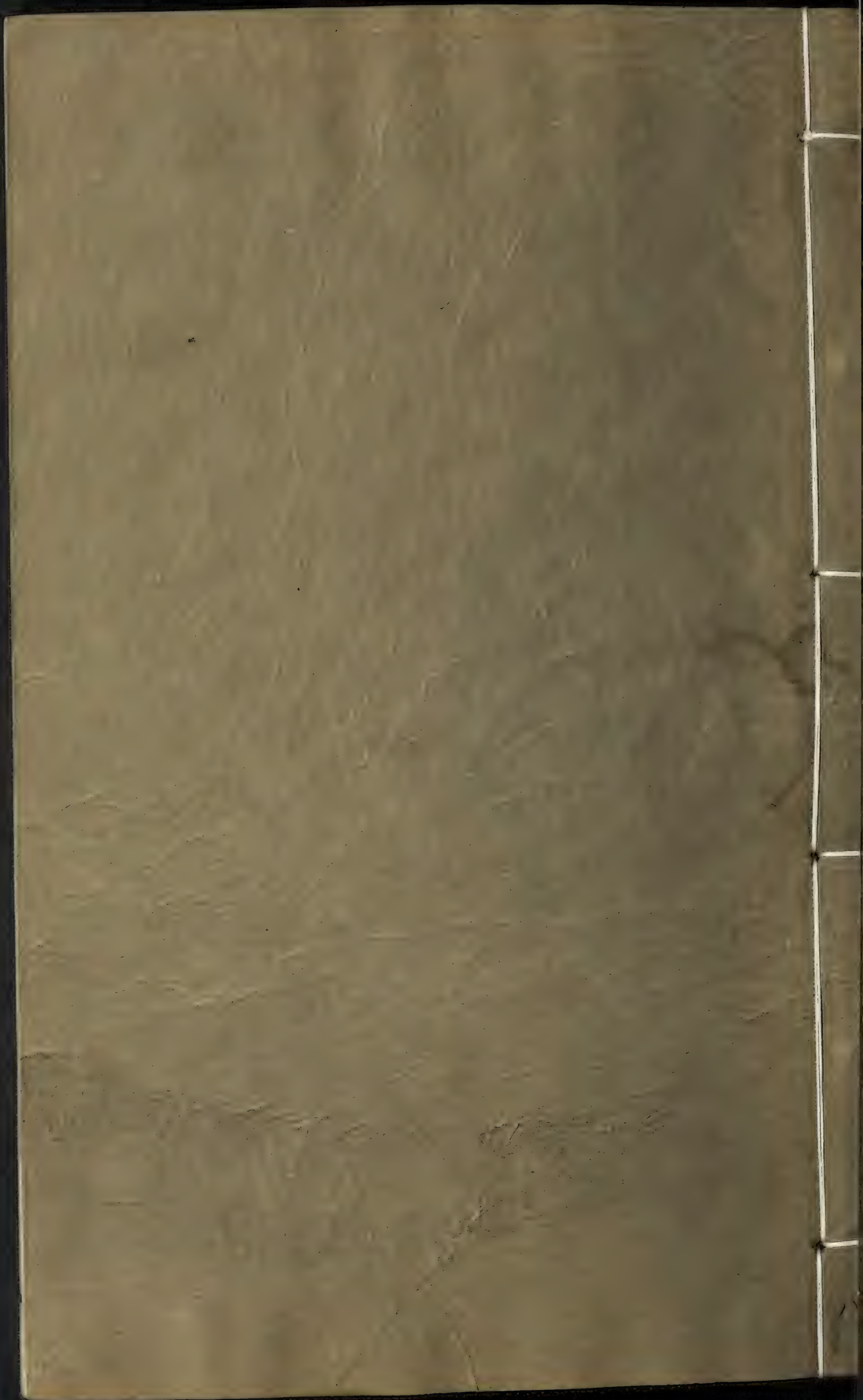
曰朦朧奏辯的參奏重治一則曰不許再有奏擾而大
明律及現行事例又有摭拾勘問官員者民發口外軍
發極邊衛分之條今邦奇等七次奏辯不知于詔書于
律例何如也臣該科雖嘗屢行參駁而不知復有引詔
旨據律例奏請論之如法如往日之治楊忠者則邦奇
等之不悛亦宜也今天下奸邪潛匿蠹政屏息世道清
明者賴有此卽位一詔爲之隄防耳臣等之所以謹守
而不敢苟邀人心緘默不言者亦以此也此焉一決則
潰溢四出汎濫滔天陛下大事去矣臣待罪該科巳奏

有明旨許臣參奏況又親見此輩牽朋引類以搖奪國是敗壞國體抗違詔書摭拾勘官臣大懼世道之下陵上替紀綱之日隳月廢工不信道朝不信度關繫天下治亂也不細彼科道部衛區區數臣固不足惜也伏望陛下獨奮乾綱大張雄斷敕下法司將爲首王邦奇遵照詔旨從重發遣以爲衆戒仍追究代寫奏本之人照例治罪庶朝廷不失信而百官得以展布供職也　疏入得旨兵部知道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九









#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

停國戚張鶴齡等恩典疏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昨見吏部奉敕皇親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臣加太子太保欽此又奉敕都督同知陳萬言進封伯爵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欽此又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聖旨都督同知陳萬言男陳紹祖與做尚寶司司丞欽此又該傳奉聖旨舍人蔣泰蔣清蔣昶俱與做正千戶吳振武受俱百戶欽此臣聞命錯愕甚有不安于心者竊惟祿以報德爵以賞功天地

之常經先王之大法祖宗之定制不可易也易則濫濫則賤賤則無以收檢人心砥礪世道陛下纘祖宗大統為天下義主當以爵祿為公天下之具以待天下有才德之人不宜私恩外家而濫施妄予以隳祖宗天下之法制鶴齡等無間闞百戰功非俊傑九德士徒以椒房之親重荷恩寵富貴已極名位已盛今無一事復加崇階一日之間徧及四氏封公者一人封伯者一人進宮階者一人授六品文職者一人五品武職者三人六品武職者二人不惟寵賚頻仍爵賞橫濫抑且私厚戚屬

輕用王章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萬言新聯國戚列佐督府循之舊例進封以伯固有可諉臣猶嫌以太驟鶴齡等果何謂耶若以為母之恩罔極陛下之孝未盡則去歲之詔覃恩已至今茲之予又似無名縱使鶴齡等有積勞于國家則論功行賞亦止宜于一行豈可去年降一敕今年又降一敕去年加官今年又加官洪恩過寵頻煩疊見以瀆以僭至于如此然則何時可已也吳振武受又出異姓臣不知為何人今皆曲緣私恩一概濫被輕授無度實啓傳陛之厲階何以壓塞人言防杜僥

倖臣所以不能不駭且惜也且公之與伯上爵也五品六品文武官階重職也封拜大事也陛下不謀之輔弼大臣輒自內降手敕率易行之揆之事理殊未為安況大恩不可以頻假上爵豈容以輕授祖訓昭然法制具在陛下又似不宜任情率易行之也夫富貴忌于太盈功名嫌于過盛造化消息盈虛之理有一定而不可誣者是以漢唐宋賢君往往慎重公賞抑絕私恩而不肯少假借外戚其外戚之知道理識時勢者亦或守謙讓戒盈滿而不敢少憑藉公家用是上下共成保全之道

而爲善處富貴之人書之簡冊于今有光臣方以堯舜望陛下顧今所爲又似戾于漢唐宋賢君遠甚使天下得而私相非議後世得而橫加指評臣所以爲陛下甚惜者以此況今各處盜賊縱橫生靈糜爛饑饉連亘道殣枕藉而南京之所奏報又有不忍聽者陛下曾不少動于中而存心于宵旰顧惟拳拳戚畹而敷覃恩澤臣恐天下以陛下無意于斯民而秖知有外氏其害誠非細也臣所以爲陛下甚惜者又以此伏望陛下以天下爲家以萬民爲念以義制事以禮制情遵祖宗愼守名

器之訓謹戚屬驕僭禮制之防俯納臣言將前項恩典暫爲停止俟他日再圖議行庶賜賚有名官爵不濫陛下不失守文之盛德戚畹得全知足之令名臣之此言非敢薄于陛下之所親自顧備員言路封駁乃其典守覩此事理之或舛實有不能恝然于心者抑懼天下後世之議及臣也是以昧死上聞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停司禮監請乞疏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近該司禮監右監丞閻緩等題爲已故司禮監

太監張淮弟張銘姪張琦張瑋及閻欽等乞討官職及現任管事奉聖旨張銘淮南鎮撫司管事其餘罷該部知道欽此臣等竊見淮以閹閻之子入侍帷幄榮冒蟒玉叨官司禮雖有奔走之勤殆亦職分當然概其生平寵榮殊未足以報稱況當陛下繼統而覃詔推恩已嘗官銘爲指揮同知今淮既死又錫之葬祭若復用銘不無失之濫繁往日太監趙山楊聰等死其發送諸內臣爲其弟姪乞官臣等執奏論其不可不蒙俞允然彼皆藩邸舊人既獲從龍之幸或荷非常之恩事偶可以一

行固亦妨于聖治不意今日遂以為例一槩踵而行之是何也臣等據法之言既不見信而彼徇私之請得以肆行故耳夫朝廷用人本以辦集事務苟不問其人之才不才乃惟念其私故輒委之事其不至于僨敗者鮮矣鎮撫乃機密之司尤當用人于推選而朝廷于機密之事豈宜以人而嘗試臣等昨嘗略見銘之為人禮度且猶不知于事何能辦集設若他日有所僨敗則陛下事也皆于事體有乖治道傷損甚非軌物憲世之意再照司禮監右監丞閻綬職名司禮顧不能守禮以贊成

陛下維新之政乃棄禮任情爲人乞官使陛下蹈濫賞
妄施之過舉官署有倖位僨事之匪人設心不臧曷堪
委任若係追念昔爲張淮之門下則豈宜以朝廷之公
物爲報復之私圖召枉啓濫是謂不忠他或有所利而
爲之則又豈宜假朝廷之恩典爲私門之商販賣公徇
利是謂無恥其稱淮之墳塋離京寫遠須得親人往來
照管聽其言似是究其理則非照管墳塋係親弟亦
卽可以自便似不係于官之管事與否又本後開寫乞
官八數頗爲衆多而閻欽本非淮之族屬實與綬之姓

氏相同中間尤可疑惑且各名之下輒自注擬官職事屬擅專似不知恩典出自朝廷典守各有攸司怙寵擅權市恩罔利皆大不可賴陛下聖明止許張銘管事其餘俱已報罷臣仰贊聖德無任喜忭但張銘管事尤非祖宗軍政推選之舊法聖賢因能授任之明訓臣等待罪該科不得不又爲之言也伏望陛下慎重公賞抑絶私情俯納瞽言追寢張銘管事之成命仍將閻綬薄示懲責以爲後戒臣又聞行事必先申命明罰所以敕法不塞其源不足以止其流不懲夫一不足以戒夫百更

乞敕司禮監通行戒諭各監局官俱要同心協力守法奉公不可代人乞討陞官管事等項恩澤以貪圖利益自壞行止則幸甚　疏入得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論國戚張延齡等罪狀疏　嘉靖二年　張　原

臣謹奏訪得建昌侯張延齡被宛平縣民孫銘奏訴強占地土等不法事五件投匭而法司不敢理論延齡擅自差人前往法司門首將銘捉拏至家鎖拘馬房內者五日銘妻又嘗將情抱奏而法司亦不聞有所施行延齡又將銘責打二十而後疏放去訖似此恃負驕恣妨

國害民臣恐陛下深居九重未之或知也近日皇親功臣轉相效尤大率皆是如此又如定國公徐光祚本以癲癇病夫騃憃已甚而伊弟所謂三公子者毎下鄉邑擅坐轎乘擅著蟒衣擅住公館擅接詞狀擅出告示擅用刑杖作威作福違禮違法不可疏舉而玉田伯家昌化伯家亦毎代人追討錢債貪圖賄賂妄生事端羅織平人經月拘囚私自拷訊聲勢張皇道路側目恐非諸皇親功臣之福亦非宗廟社稷之利陛下為天下軍民之主而實賴天下軍民以立國今視諸皇親功臣違法

害人而不與之作主則軍民受害者將復赴愬于誰萬一日久勢迫民怨心離陛下又將何以立國延齡等已爲富貴之極而不務求持盈守成之道乃貪婪貨利無有止足恣意妄爲驕横不法如此似不知有朝廷而畏法度也由今觀之則我太祖之待功臣漢文帝之處薄昭皆不可謂之少恩而諸皇親功臣之事陛下亦不可謂之守禮陛下之御諸皇親功臣或亦過于厚矣陛下固云念其親親之情世功之胄然民惟邦本之義獨不當念而惜之乎今小民受害而無所控訴法官畏縮而

不敢究理以致諸氏之驕恣日甚民日不堪陛下曾不少為動心而略加詰責若縱之使然者非計之得也正德年間雖權奸用事而諸皇親功臣猶知畏罪自戢顧亦不聞有此今陛下聖明在上而延齡等乃至如此之甚臣竊以為陛下姑息太過威令不行致然耳伏望陛下重維祖宗洪業之難創億兆人心之易失閭閻生計之至微勳戚富貴之已甚常以義而制情不徇恩而掩義申飭戒諭痛賜裁抑務使諸皇親功臣皆知敦尚儉素恪崇謙恭各守禮法各保富貴不可輕自恣肆冒犯

憲典以貽後悔其所奏建昌侯定國公事情仍乞敕法
司通爲究理倘得其情皆置之法庶威令得以彰明貴
戚知所斂戢不徒小民之幸而亦諸貴戚保全富貴之
幸也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停止織造疏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先該内織染局署局事御用監太監刁永等題
請差官蘇杭等處織造工部執奏以爲不可反復辯論
殆千餘言蓋據時勢而極言之事理極爲詳盡不圖聖
意竟莫之回而有差内臣二員提督之旨此事關繫聖

政之得失生民之忻戚世道之治忽不得不昧死以陳其愚陛下登極之初已將各處新添差出內官盡數取回聖明洞見萬里或知其爲地方生民之害也天下方蒙更生之福不勝喜幸迄今日月幾何而乃復有此差官之旨何前日知其害人而停止今復不慮其害人而允其請乎現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殍殣載道而南直隸一帶災傷尤甚爲今之計正宜加意存恤尚恐其無濟矧可又加之以征科朘剝之擾耶陛下每遇各處撫臣奏報災傷之大府部臺諫疏論救濟之方屢降明旨

發內帑減征派諄諄戒諭皆欲其加意存恤務使民沾實惠似此所行則是一面差官賑濟一面差官科害所謂實惠者何有存恤者何如也明旨所許雖止蘇松然弊源一開倖門再啓干用謀利之人遂以為例浸淫之勢決不可復止則陝西之羊絨江西之燒造與凡買辦採辦管莊管店之類亦或在所不免矣今天下地方大半多盜而陝西重鎮已經戎馬之所殘擾民或死于飢餓之間鋒鏑之下者餘已無幾呻吟之聲疾蹙之狀已是徧滿閭閻何以復堪乎此臣恐窮民之無告者或遂

至于反袂而不遑上梗聖化噬臍何及夏間風聞浙江鎮守太監梁瑤指稱進貢差人私齎寶貨滿載舳艫前來打點意圖帶管織造比時給事中章僑豫以爲言正欲逆閉其塗纔延數月而太監才永果有此請梁瑤當倭賊搆亂之際不聞出謀設策以靖地方乃惟汲汲營幹圖管織造究其心蓋止知謀利而不知謀國止知愛身而不知愛朝廷陛下試詳察之彼果何如人也梁瑤之營幹雖因章僑之言而暫止然實啓其端矣自後賄託左右夤緣宮掖以圖委用者皆由此以施其引伸疏

濬之術致令差官之命竟爾必出而莫之挽回臣按瑶之擅啓弊端違格詔書爲陛下歛衆怨爲朝廷生厲階誤國殃民背公徇利罪可斬也伏望陛下常懷民惟邦本之心重念民窮盜起之義所有差官提督之命速賜追寢俟後歲時豐稔人民充足再爲議行仍將梁瑶取回究治以杜覓緣則生民幸甚臣亦幸甚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論議禮諸臣黜陟疏嘉靖三年　　胡世寧

臣昔于陛下踐阼之初竊傚宋臣司馬光上言人君大

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臣竊見陛下臨御以來子惠黎
元洞燭事體仁矣明矣而武則未彰是以臣工多玩政
化未隆邇因大禮之議羣臣執議不合陛下優容再三
而彼激烈愈甚聖心不得已赫發斯怒薄示威罰朝野
聞之肅然震慄聖武彰矣三德備矣然臣竊有憂之敢
申前說未盡藎是三德之中以仁爲主而明與武所以
成之也故譬諸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
照皆不可一日而無也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若
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天下何所容身而天威亦反褻矣

故說者謂是三德仁或可過而明則不可過也明過則察明猶可過而武決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臣願陛下自今中外羣臣有罪下之司寇責問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科斷姧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乃若數用廷杖則恐其間或有心實忠良而體素怯弱者一時不堪箠楚偶斃雷霆之下遂傷日月之明臣知此事非出陛下本心實由羣臣偏見激烈之過然而傳播天下書之史冊豈所以昭聖德之美哉臣願陛下自今謹之于後而已席書以達禮受知陛下親擢禮部尚書眞得古

聖王知人善用之體然恐後有文臣武將才望非書之比而乃援書爲例夤緣結託不由衆推以得倖進者聖明于是仍許選部言官執奏而追奪之可也其餘新進英達今雖議禮一言有合而以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今雖執禮一事過當而以後難逆其事事之皆非聖明于是惟以天地日月三無私之心照臨于上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于中天下之幸也皇上聰明仁孝親定大禮追崇皇考爲恭穆獻皇帝聖母

爲章聖皇太后已無子臣父之失矣然而議者欲正兩
考之失追改皇伯之稱紛爭不已中外共疑臣非敢謂
其言之不然也然竊有見陛下入繼大統雖由皇考遺
體倫序當立然而定策之初朝議大協實由慈壽皇太
后擁翊之功既而即位以來人心永戴實承孝宗敬皇
帝聖治之蔭臣知聖心純孝其于議者之言必有不欲
盡行而皇伯之稱必有不忍遽改者矣臣願陛下明以
此意止議者之再言而消其嫉怨亦以此意釋羣臣之
固惑而宥其愚忠要使兩宮二廟均享陛下之孝而歡

洽無間九州四海咸頌陛下之德而愛戴無疆亦使新舊諸臣和協于下以佐理維新之治用以祈天永命于萬年此陛下萬世之孝也臣愚昧死不勝惓惓　疏入

帝不納

大禮議嘉靖三年　吳一鵬

臣謹攷前世入繼之君間有為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尋亦奏罷然猶見非當時取議後代若立廟大內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竊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于天下後世今張璁桂蕚之言

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統之與宗初無輕重況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又謂考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孝宗爲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可加于宗廟也前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何肆言無忌至此乞速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下璁萼等法司按治　議奏

帝報曰爾等欺朕沖歲黨同執違往且勿問其奉先殿
西室亟修葺盡朕歲時追遠之情

請舉大禮以安人心疏　嘉靖三年　朱淛

臣竊惟嘉靖三年二月三十日恭遇慈壽皇太后聖誕
節奉旨命婦皆免朝賀伏見近來天災流行聖心警動
諸凡供御一切裁省毋慈體國當示謙沖但睿旨簡嚴
不言所以臣民觀聽惡得不疑咸謂朝賀之禮近在興
國太后固已舉行今者慈壽誕辰乃聞報罷事體相類
禮數頓殊傳報之間關繫不小竊念慈壽皇太后手提

神器親授吾皇母子至情天日在照孝宗在天之靈所
以望陛下之事母后者何如天下臣民萬姓之心所以
望陛下之事母后者何如今乃旬月之間一廢一行彼
此相較形迹太著何以安母后之心慰孝宗在天之靈
副天下萬姓臣民之仰耶臣愚以爲朝賀之禮在母后
雖云固辭在陛下尤宜敦請比諸常禮加意舉行致誠
致敬盡情盡文不然萋斐成文嫌隙易啓兩宮之疑漸
積國家之釁日生興衰隆替實繫于斯臣不勝感激之
至　疏入忤旨下獄杖斥

勘地方賊情疏嘉靖三年

張原

臣謹奏先該福建鎮巡等官勘報過漳州等處流賊攻劫殺擄並官軍斬獲緣由前來已經兵部又據莆田縣被害民人詹與良奏稱彼處衛司不行剿捕致賊猖獗大肆荼毒等情看得中間情節各異其他隱蔽尚多不無追究未盡遽難定奪欲再轉行彼處巡按衙門覆勘等因覆題奉聖旨是各該官員功罪并陣亡死節等項事情著巡按御史從公查勘務見明白來說賊起去處失事情由還著廣東鎮巡官上緊勘明具奏欽此臣惟

前項盜賊攻劫鄉邑焚燒室廬搶擄人民汚蔑婦女拒
敵軍民殺戮官吏甚至殺人祭旗剝皮分屍剖腹取胎
流毒三郡遺害兩省備極慘酷人皆憤怨蓋不獨詹與
艮一人言之其鄉人聽選官陳文澾及給事中等官鄭
一鵬等幾二十人皆嘗連名具奏彼皆土著居人身親
睹記所見必眞所言可信其稱賊在附城劄營二十餘
日衞司坐視不顧任其歌彈飲酒從容劫殺給票買物
明報官司准令供應又稱忽聞賊至都司先巳遁去次
日方知所在軍出涵頭偶聞風吹于兵仗有聲捎揮以

下返奔入城官軍未嘗與交一矢止有民兵屢戰被殺約有五百餘人典史中箭而死檢校被擄贖回等項情節與臣所聞大略相同及觀彼處鄉人所撰癸未錄者紀載彼時事情尤爲詳備其與彼處官司之所勘報十無二三該部欲行覆勘蓋巳洞燭其弊但彼處官員既經查勘回奏豈肯再有異詞自爲先後矛盾況彼俱係待罪人員未免回護遮掩秪事虛文塘塞以致鬱閭閻之憤失綜覈之實遂僥倖之心傷公平之治深爲未便合無照依勘處倭寇事例再煩敕旨選差給事中一員

前去將彼先次勘報并詹與艮等各奏事情逐一查勘務見明白其廣東賊起去處失事情由亦令差去給事中一併勘保具實奏聞臣之此言非過爲是刻薄也比見近年各處盜賊繁多率皆起于細小彼處守土官員既不設法捕處又不及早申報勢已釀成專事隱蔽擁兵自衞安坐旁觀聞賊在前惟擇善地而遠守與賊對壘乃先望風以奔遁大有喪敗則減百而爲十又假爲被傷之名稍或捕獲則張百而成千又多係冒報之數及被查勘率復遷延動經二三年間傳歷一二人手俟

其日久時易心懈事緩方行掇拾冀以塞命中間又以遷官去任爲解功罪掩贖爲詞以至賞多濫恩罰不及罪法令不行人心玩愒流傳此弊已非一朝往日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勘報事情大率皆是臣所以信今日詹與良之言不誣也臣又聞近日山東盜賊復起河南嘯聚已逾千人盧鳳地方現有奏報而湖廣諸郡在在生發以臣觀之皆非細故使非朝廷及早厲法度明賞罰大加振作于上臣恐人心無所警畏政令日就廢弛各處守土官員蹈襲宿弊皆事苟免天下之患未易止息

用是拳拳不避塵瀆謹以愚見昧死上聞　疏入得旨

兵部看了來說

在告極論朝事疏嘉靖三年　張　原

臣近以灼艾在告聞科道等官交章劾論主事桂萼張璁等之邪佞皆未見陛下有所指揮臣竊憂憤不知所以呻吟之餘謹昧死輒以萼等所以固守前說必欲求勝之意與稱道等官極言舉劾不欲與之並立之故爲陛下備言之爲萼等者固自知變置宗廟詆毀詔書離間宮闈誹排大臣搖亂國是罪在不原然業既爲之譬

之騎虎難下益復固守前說猶冀可以富貴一時是卽
鄧綰只知好官桓溫不避遺臭之類耳宜其大言橫詈
愈無忌憚而不肯已也爲科道官者亦固知聖志已定
天威方赫雷霆之下無不摧折渙汗之餘豈容撓沮顧
以邪說橫流奸人干進國之安危繫焉比之亂臣賊子
其迹雖隱以微而害實大且烈恐陛下一時不察誤中
其餌使姦邪之計萬一得行而伯考之說竟或改稱人
心洶洶爲是之懼所以連章累牘紛紛不已逆鱗犯諱
亦有不暇計者臣嘗驗之人心非特在廷之臣以爲然

雖下至閭閻匹夫亦皆以爲然也此可見孝宗皇帝深
仁厚澤洽被人心人心無不延頸思欲爲孝宗死者科
道官特因人心而迹道之耳况其職守所繫公議所關
亦宜其抗言執奏愈見激發而不敢已也萼等既已召
至京師搢紳大夫皆不與之立談彼豈無一鄉黨朋友
素相親厚往來者哉聞其日所造接秪皆先年罷革不
得志之人幸災樂禍之輩每語若人曰吾已得君矣吾
言已見信矣吾行將柄用矣吾當進退百官變置法制
矣肆行胸臆謬爲大言以欺人如此尤可深惡而痛恨

也新進小人曲學阿世纔得陛下假借以顏色輒爾矜
大衒燿若自不能堪者其器局狹隘識趣卑陋甚矣他
又且不論也陛下亦嘗知之否乎今陛下于萼等所奏
一切留置于內庭其諸科道官之論列每漫應之曰該
衙門知道然聖意叵測而國是無所底定以致人心愈
自激發而言或傷于煩聖心愈見堅執而聽或至于厭
蓋亦無怪其然也何也大禮已行于往時明詔已布于
天下聖孝純篤萬萬無復改易之理此但陛下　之
耳天門九重外人不得而知也夫人不見知而致疑上

不明言以示信馴至內外沮惑君臣乖暌所謂上下不交而庶事叢脞也其將何以爲天下臣所以憂憤而不能巳于言者大率爲此陛下爲天下計曷不降敕大廷徧諭羣臣備述明詔巳頒大禮巳定以示再無改易之意其桂萼等亦宜早賜處分遣之回還仍就舊列則人心以安人言以息國是以定實宗社無疆之休也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乞停工匠等陞賞疏　嘉靖四年　胡世寧

臣竊見御用監太監張忠題准將成造龍牀等件官匠

趙奎等六十八員名內陞職五十四員冠帶一十四名
節經部科諸臣據法奏駁未蒙聽許伏惟自古國家建
官分職下至百工技藝之人皆有月給俸糧使之各食
其食而事其事非若民間雇用工藝人等身非所屬事
必相酬也至于陞官止惟武職論功蓋因用其死命其
餘則皆遇缺掄材銓補非以酬勞也今趙奎等歲入官
廩成此工作乃其職分豈應更加陞賞故如我太祖太
宗創造兩京宮廟城闕及各項衣冠禮樂器物並各衙
門廨宇比今趙奎等所作工程何啻倍蓰千萬皆若一

一陞職冠帶則流外官豈堪數紀而竭天下財力不足
以供矣何以能至今日保民如此之盛傳天下如此之
遠也豈惟我祖宗列聖未嘗有此雖攷古歷代中葉之
君亦未有因如是工作之成而一旦陞職如是之多者
陛下試思此事傳聞天下後世以爲何如其于聖德有
累否也太監張忠素聞安靜老成今不意其有此蓋止
知下植私恩不顧上虧國體知愛忠者猶爲惜之況我
皇上天縱聖明卽位以來痛革權奸濫賞之弊豈宜誤
聽人言一旦有此陛下試敕戶部通查天下額徵稅糧

歲入幾何歲用幾何有無足敷更敕吏兵等部通查每
歲功陞乞陞各項官職幾何該添俸糧幾何常賦有限
將何以給竊惟自古國家財盡必取于民民窮必至于
變我皇上聰明睿智日新聖學其于古今治亂之原何
事不知今思所以爲祖宗保天下爲天地養生民者必
由慎賞節財其于前旨之誤鄭自壁等之言必有契于
心矣而猶未即從者豈非以令出惟行不欲因臣下之
言而遽改耶昔書言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
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以爲一代聖王垂裕

子孫六百年之法我皇上天性恭儉仁孝自來聲色貨
利一無所好蓋實于湯有光者乃惟官賞或非功德者
于因言有改惟此一事豈忍聖德未全如湯也伏願陛
下痛思祖宗創業之艱備訪軍民困苦之狀思欲愛人
必先節用欲節用必先省官俯察言官之諫由從本部
之請將趙奎等陞官前旨收回敕令照舊供役或止與
署職冠帶俸糧照舊關支不許再後貿緣奏乞如此則
紀綱正而人心服財用足而民生安陛下聖德亦傳于
百世祖宗鴻業長保于萬年矣臣以庸材誤蒙擢任兵

部軍職之濫職所當言不敢負恩緘默謹昧死以聞

疏入帝不納

陳愚悃疏嘉靖四年　林俊

臣惟議禮如訟見各不同包容而採擇之德之大也若紛墨太辨恐未足以服其心臣伏讀明詔仰見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于斯有悔焉存卹敘復日候而久未聞也育成湯改過不吝陛下比德堯舜于湯何有哉伏望早降温旨以答幽明慰人望臣又惟古者撻人于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亦非所以

待士大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撻三五臣容厚綿底衣夾以重氈疊帕猶牀褥數月瘀血始消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重非國體所宜釀有撻死之慘幸遇新詔收卹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見成化時詔獄諸旨惟叛逆妖言强盜打著問喇唬殺人打著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調之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恐舊典失查非祖宗仁厚之意即此二事似宜循舊臣又見去歲以來舊臣謝遣殆盡朝署爲空

近聞石珤又欲休致伏乞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與二三大臣時加延接又有碩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鄒守益諸人乞引自近以裨聖德圖聖政幸甚

疏入帝下所司不果行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

#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一

## 論刑獄疏嘉靖六年

黄綰

臣謹奏伏惟我朝太祖高皇帝肇跡民間享國特久備歷艱難飽諳物態故立制定法準今酌古周備無遺視漢唐宋爲過之至刑獄一事尤在所慎既設刑部以掌邦禁又設都察院以司糾察兼之問刑又設大理寺以專審錄凡問過罪囚具照送審凡招不協情情不合律者駁回再問若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謂之照駁照者照其情律也若問有寃枉囚自翻

異不服則取供行移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翻異不服則具奏會同九卿圓審詳載諸司職掌與大明會典爲制甚密及查現行條例遇有重囚稱冤原問官員輒難辦理者許該衙門移文會同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就于京畿道會問辦理果有冤枉及情可矜疑者奏請定奪蓋使彼此精研互相覺察故爲問刑審錄之司者敢不積誠竭慮據情法以議其平哉法得其平人皆易知易守而不犯故刑罰得中民獲措其手足所謂辟以止辟刑可期于無刑也奈何豐豫之餘人心玩愒問刑

者不惟五詞之審五疵之克審錄者不知觀刑之中獄
成之孚惟意出入百司視效不究其當究刑每濫于無
辜不問所以問罪常訛于非情苛碎煩擾長宄與奸俾
良善無控訴之門狙詐得橫行之路習迷不返乃稱守
法因陋踵弊反爲得體以求實理爲怪異以論舊章爲
狂愚遂使祖宗良法廢壞殆盡臣等有難盡言者今幸
陛下天錫仁勇孜孜勵精剗除宿弊圖新化理臣等幸
沐遭逢忝司平反以爲照驗圓審之法不行則司刑者
無所畏憚庶獄決不可淸他若詳定法律攷課官屬矜

恤獄囚查革淹滯省節煩擾體悉吏隱又所以清獄之
源遠修舊章上裨聖政之萬一也伏望皇上俯察特敕
法司今後問刑凡有擬議未當者容臣等查照舊規照
駁再問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若
問有冤枉囚自翻異不服取供改調隔别衙門問擬二
次不服止照條例會同三法司及錦衣衛堂上官會審
十分重情遵照會典會同九卿圓審原問及改問官若
容私偏向仍有冤枉不明者一體參提問罪其餘事情
均乞敕令本寺及各衙門欽遵施行臣等幸甚天下幸

甚爲此開坐一問刑衙門固應遵照律例問擬發落但
民僞日滋或有所犯出于律例所不載者或情重律輕
或律重情輕難以照常科斷者節該刑部都察院及本
寺臨時議擬上請奉有欽依發落歷年以來非止一端
此皆出于聖明參酌情罪以補舊章之未備誠宜傳之
永遠使司刑者有所遵守也臣等恐文移積久職守不
常未能一一查照奉行至有出入或重複奏請上煩宸
斷深爲未便合無行令刑部都察院會同本寺將自嘉
靖元年以來凡問過事情臨時議擬奏請及撫按等衙

門奏行部院議處具覆奉有欽依發落者逐一查出再行議擬停當開款具奏取自上裁著爲定式增入問刑條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永爲遵守其近日刑官私議比附律條之類刻附律書者俱不許傳用庶聖謨丕顯而刑不濫矣一法司所以專理刑名至于大理寺職司參駁關繫尤重凡任兩寺官非精律例見出原問官員之上何以評其輕重服其心乎近見兩寺官其間歷年既久諳練事體盡心職業者固多亦有初入仕途律之名例尚未通曉卽欲斷按庶獄未免有差原問官因得

指摘罅漏借爲口實至于參駁本寺亦不降心輒逞雄辯往復數次淹累四衆至不得已只得將就允行亦有彼此騰謗遂相擠陷本緣公務反成私隙以致刑獄不清多此故也合無行令本寺今後遇有新除評事督令講讀律例半年以上考据疏通者方許干預平允如有刑名生疎者比照試御史事例仍令重歷重歷不堪者參送吏部對品改調在京別衙門敘用其現在者除寺正寺副不考外其餘亦限三月以裏通加考驗勤惰內有年久未請者一體參送吏部別用若有究心刑名才

識出衆者開送吏部候兩寺正副員缺不論年資銓補
至爲正副又能益勵職業比照刑部各道年深郎中御
史一體不次推陞如臣等堂上官不能正己格物以致
刑獄未協于中亦乞聖明早賜罷黜以爲不職之戒庶
人心知勉法律昭明而足爲天下之平矣一訪得刑部
近年以來問理刑獄多便己私不體朝廷欽恤之意每
遇强竊盜及人命重囚不問虛實輒加嚴刑苦訊又有
經本寺審允題奉欽依處決者分付獄官私行謀死詐
稱病故不得明正典刑及未成招死者枕藉于獄雖經

御史及錦衣衛官相視不過虛應故事本寺所審者止據現在人犯病故者例不查攷以致該部肆行無忌問官緣此得省文移提牢官緣此便于防守而以人命之重如拉犬豨習以為常漫不知惜甚傷天地之和召災致變未必不由于此此等弊政已非一日玆當欽明大獄之後人圖自新諒無敢蹈前非者臣等恐宿弊難祛頽風易靡不可不豫為之防也合無行令刑部衙門戒飭各屬俱要仰體至仁重惜民命一應罪囚無得非法陵虐有患病者提牢官及司獄官請醫調治不痊身死

者一面行文都察院等衙門差官相視明白仍一面將患病緣由開送本寺以憑查審若御史等官驗有重傷及本寺審係矜疑人犯并未結事情雖係眞正死罪重囚不曾請醫用心調治假揑虛文開報者俱將當該官吏參究從重治罪其男子杖罪以下及干證平人婦人徒罪以下者不許一槩淹禁每月終該部堂上官仍將現在開除病故囚數開具說帖御前宣奏庶司刑者有所避忌而囹圄無寃獄矣又訪得相視官往往畏懼復命推延數日積死數囚方行相視以致屍肉潰爛臭穢

熏蒸莫敢近前非惟死者莫辨其寃生者亦被所染瘟
疫舉發莫可救藥誠爲可矜亦乞敕都察院等衙門遇
有該部開報死因隨卽差官相視所差似前耽誤參究
治罪如此則陛下如天之仁及于枯骨矣一近時法司
問事多有淹滯曰久牽累人多合無行令今後問擬大
小事情及行各城勘驗者大事限二十日中事限十日
小事限五日俱要提齊完結如錢糧行查未明强竊盜
侯拏正犯未獲人命未檢結勘以致稽遲者將現在人
犯及本狀內各起事情先行問招送審本寺卽明開各

犯到官之日以憑查攷有淹滯過期者年終彙奏量請
罰治如例應委官勘問及行軍衞有司會勘違限并託
故推調不卽赴勘者原委衙門照例參奏提問庶宿弊
可革而官無曠職矣一近日各城巡視御史并兵馬司
衙門每遇地方呈報小事不論情之輕重槩送法司法
司又加求入以重罪送寺審駁方行改正又聽人囑託
濫准詞訟批發兵馬司問理以致牽累貧民動經旬月
甚至傾家蕩產鬻賣子女始得完結者臣等以爲律設
大法禮順人情市井細民愚蠢無知過恒不免或因醉

酒喧譁或因微末爭搆至有妻妾妬寵而反目子孫違
令而打駡皆人情所不免該城量行責治已足示懲戒
若一槩送問反戾人情誠爲擾害合無今後行令各城
御史今後除强竊盜人命等項重情地方呈報照舊送
問外其餘一應小事審無別故者量情發落不許送問
法司亦不許受理凡軍民詞訟俱赴通政使告行法司
提問亦不許巡城兵馬司等衙門濫受擾民庶乃風可
息而貧民獲安矣一給由服滿雜職官并吏員人等到
部違限及洗改緊關字樣者查攷大明會典及該部節

年題准各有送問事例固難輕宥但近據送問者審其情各可矜事非獲已如過限者因久候巡按攷覈或因官司不即起文或因缺盤纏或因病疾或因地方遠涉不得及期赴部其洗改者或因司府吏胥差誤所致原無緊關字樣若不體恤一槩送問則贖罪一番所費不貲又聞有吏違限免其送問罰班書辦轉行雇人繕寫遠方貧吏未免揭債了事揭債日多未免貪求自給及至敗露或反回護衙門不肯送問如此是責其細故而啟之以犯法也合無行令該部今後除官吏職役已滿

及丁憂服滿幷事故已經起送不行赴部者吏除照常
十七箇月與官批限外再量地方遠近各除水程復有
違限及查有眞實姦弊批文咨結俱有洗改緊關字様
者俱照舊追問外其餘過限未及三年原籍幷所在官
司告有事故勘帖明白至若雖有緊關字様或洗改批
而咨結眞正或洗改咨結而批眞正或結狀一處洗改
他處查對不差並洗改非緊關字様律稱勿論者俱免
其送問及罰班書辦等項庶情法兩盡事得不擾而卑
官賤吏亦可以責其守法矣　疏入得旨這本所言體

惡人情不渝法守且合朝廷欽恤之意法司便查照著舉行

執中行政疏　嘉靖六年　胡世寧

臣聞帝王之學中而已矣堯之授舜舜之命禹皆曰允執厥中嗣是以來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尹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至吾夫子繼往開來而傳至其孫子思遂筆于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喜怒

哀樂情也方其未發則外物未有所感而此心寂然不動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感物而動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事無不當物無不宜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和即中也夫喜怒哀樂發于一心之微而措諸天下之廣凡國家刑賞之政慶恤之典無不皆由于此故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故如人君喜有賞怒有罰或當喜當怒而隱忍不發或既喜既怒而留滯不散皆非中節也又或今日當賞而因前日之怒格之不賞或今日當罰而以平日之喜縱之不罰又或此事當賞一分而因喜賞

過二分或此人當罪一事而因怒並罪其餘亦非中節也故人主于平居無事之時常當涵養此心使寂然在中無所偏倚旣而遇事有當喜當怒者則又臨時審察其中節與否而後發之至于哀樂亦然不徒今日如此而無一日之不如此不徒此事能然而無一事之不皆然此之謂致中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是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何德不修何治不隆何災不弭哉先儒以爲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者不過此中而已伏願聖明留意然中無定體隨時而在隨事不同故執

之者常如持衡之勢不使少有所偏如古聖賢論治體則周公告成王有曰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謂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夫當守成易溺宴安之時而不爲明作有功之戒則士習偷惰而廢政殃民日見陵夷之狀矣若專明作有功而不爲惇大成裕之圖則治流刻薄而人心不安又非悠久之道矣此二者不可偏廢亦執中之意也故周公欲使百工知成王意嚮如此以供職而使其君長有

令聞于後世忠臣爲國遠謀之意如此臣竊見國家承
平日久士習因循偷惰太甚以致政弊民窮天災日見
聖心憂勞累年今一旦豁然天啓奮然雷動信用忠賢
釐革政弊人心惕然警省政治煥然一新知我皇上勵
精圖治之志而皆奮爲明作有功之舉然而中人之性
素無定見惟事隨風趨靡以遠時名而或事爲過舉以
失朝廷建中立教之本意則非惜大成裕之道也臣近
見撫按參官本中有以飲食紙劄應用微物而即坐贓
奏提者至或大奸大貪置之不舉而惟繩此武職小官

以塞責如此臣恐諸臣倣傚刻薄成風而傳諸天下後世不知我皇上天高地厚之德非周公願其君永有辭之意也除此小事臣已駁令改正外至于大政事大賞罰之有關于天下大體者伏願聖明特敕大小臣工今後供職行事常懷明作有功之念而不可有失愃大成裕之體雖懷愃大之心而又不可遂廢明作之志復蹈因循之弊則陛下之聖學推之政事者眞爲允執其中而堯舜禹之聖不過是矣至論聽言則舜戒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是則舜之大聖亦欲其臣正諫也然雖

樂正諫而又曰朕堲讒說殄行則妄言者亦疾也雖堲讒說而又曰欲竝生哉格則承之庸之則又疾之不爲已甚而許其改過復用也此舜之執中見于所言者如此至于後世孔子論事君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將順與匡救皆忠也孟子則曰逢君之惡其罪大則深惡逢迎之不忠也臣昔上論逢迎與將順不同君所行是而人臣順承其志以成就其美者將順也君所行非而人臣迎合其意以求媚其心者逢迎也二者事情不同忠邪所由以分也近歲以來講學

不明人心士習不正妄以將順爲逢迎而各欲掠取正諫之名故于君上至德所當將順者而亦曲加阻遏以爲匡救甚者其心靡懷報國之誠惟圖媚寵之利因而排擊忠良驅除異己至欲明主不得專行一事自用一賢而威福惟其所媚者之歸數年以來主威不立善政不行民生困苦亦已甚矣其罪蓋不止如舜之所言也近賴皇上天日開明赫然奮發讒說屏除士習一變矣然恐其間或有事實當言而言或過激又或心本効忠而意見差謬者與彼讒邪同棄不無可惜又恐中人惕

禍遂怯正言而後有大事大姦莫之敢論至昧我皇上本心納諫之誠以誤國事伏望聖明容臣與吏部細加查訪并凡因公降謫官員究其心之公私原其罪之輕重量其才之長短陸續上請或還原職或量收敘至于情理難容不該收敘之人久謫遐荒者亦乞聖慈體大舜欲並生哉之意量加寬恤使得生全至論用人則曰湯執中立賢無方此其大要也伊尹告太甲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其難其慎惟和惟一此其大法也夫難者難于任用慎者慎于聽察夫既立賢不拘其類而

欲難愼如此此者所以防小人之似君子而誤用之也然人全德實難或有一失如玉之美有一玷木之良有一朽不害其爲器也惟夫姧險娼嫉之人無隙可指而能誤國大事者則不可用耳和者可否相濟一者始終如一所以任君子也往時人才自入仕途卽事交結拔置淸要坐躐卿輔而乃私立門戶謬爲舊制以排斥眞材不使得用以是民瘼不知政體日壞民生困苦實由于此今我皇上聽納忠言痛革前弊均調內外立賢無方期得眞才以輔至治大臣體國者日事薦賢明良相遇

眞足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矣然恐其間萬有一誤者則在聖心其難其愼而已至于可否相濟者非徒君臣爲然而僚寀之間見或不同相規相就亦當如是不以爲嫌此皐陶陳謨于舜禹之前所以有百僚師師之說也更願陛下以此時戒羣臣使和而不同以共成我國家無疆之休而已凡此經書大旨聖明天縱經筵日講豈有不及而臣猶以爲獻者區區芹曝之私不能自已也伏望聖明俯賜採納天下幸甚　疏入得旨覽卿所奏足見大臣愛君陳善至意朕知道了查復官員且罷

吏部知道

陳八事以足兵食疏 嘉靖六年 李承勛

臣惟孔子論政不過曰足食足兵孟子每語王道亦未嘗外耕桑而有高遠難行之說是知王政莫先于兵食而兵食取足之道非增兵以耗國加賦以病民也在審勢而救其偏隨事而去其弊耳足兵之目有四曰選京軍以壯根本止調操以實內地足衣糧以卹邊軍振紀綱以申軍令就中論之振紀綱爲要紀綱振則三者自肅矣足食之目有四曰謹收納以清宿弊便轉輸以蘇

民困定經制以裕國用召和氣以致豐穰就中論之召和氣爲本和氣應則三者不勞而自理矣何謂選京軍以壯根本夫京師天下之根本皇宮又京師之根本故居守環列周防鍵閉其制甚重將領必勳舊卒伍必精勇器械必銳利而鮮明豈徒示觀美已哉蓋居安防危其爲慮深且遠矣臣見京軍膂力勇健而武藝精通者百無一二兵刃不堪用盔甲不稱身者十常八九使九州朝貢外藩來王者見之何以壯國威而懾姦謀哉至于各營之所分隸號稱百萬團營之所揀選號十二萬

爲將領者果皆召虎亞夫之流而不至有膏粱僨帥濫竽其間乎爲卒徒者果皆武力絶人一可當十而不至有竄名影射耗斁于其間乎其操習果能得六伐七伐八陳五花法外之意而不至有若霸上棘門之兒戲以玩愒日月乎臣皆未得而知也自古武備常弛于承平之久而振于中興之日故殷武車攻雅頌並稱高宗宣王服遠之美以爲得苞桑之良圖今官軍以勇悍善鬬稱者在北則各邊在南則狼士禁軍之中未聞有力扼虎射命中可以戢遠近之邪心者失今不治竊恐寖失

居重馭輕之權養成尾大不掉之患臣誠至愚不能不竊憂之昔周勃仗北軍之强乃能制產祿之死命李林甫壞府兵之制而范陽之變莫可救藥殷鑒不遠患須豫防乞下兵部凡宿衛練營官軍將必擇忠順勇壯曾經戰陣之人軍必擇少壯有力各精一技之士而不致虧原額之數器械必可用盔甲必稱身而後給蓋團營較各營爲重而守衛較團營爲尤重也使精兵良將萃于京師布列環衛伏大險于至順之中消不測于無形之表此卽詩所謂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者也其他各營

之衆汰老弱僞冒以省國儲練少壯精勇以備次撥而役占剝削之宿弊一切革去則貧軍不致怨嗟逃避國威一振天下聞之孰不畏服何謂止調操以實內地我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來踵爲故事日益加密除南方各省未暇具論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陝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于京師或調操于各邊本地無軍可守臣昔備員陝西右布政使經過潼關詢其實在軍士不過數

名驚問其故始知皆在各邊備操後盜入商洛鎮巡官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故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趙燧足為前車之戒臣知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備工作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役供饋送而已于國有行糧草料之費于私有齎送科尅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為舊規而不敢變此軍旅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如臣愚計省行糧以雇遊食何憂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土人何慮邊旅之寡請將調操官軍留于本處委官同民壯精

加操練如鄰境有賊則互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力赴援如此貧軍無侵尅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不問有警無警一槩分派調操者强弱多寡之勢又不可同年而語此一弊革而數利興者也何謂足衣糧以卹邊軍臣惟戍邊之卒烽火斥堠終歲不休鋒鏑死亡朝夕不保比之京輔之軍勞逸安危何啻百倍近年調取邊軍征勦流賊貫串于河南山東江淮間又久屯京師出入禁地稔見內地軍民安逸脆弱有子女玉帛之供無飢寒危迫之患未免有不均之嘆起羨慕之心萌

輕視之志兒以各邊撫臣撫處失宜將領剋削日甚往往以衣糧不足呶呶于軍門推求其本軍情之所以易動者因無恒心也恒心之所以失者由衣食不足也臣願皇上敕下吏兵二部查議各邊撫臣有不宜于邊者急易置之賢者久任之或由僉都陞副由副陞左右而不輕移動糧餉不足戶部查議給足不許將領剋減令沾實惠而又察其疾苦時其勞逸彼將感恩圖報之恐後何變之足憂如此則邊徼安天下安矣何謂振紀綱以申軍令臣聞紀綱御軍之大柄其機在于賞罰賞罰

不明則政令不一政令不一則紀綱不振宋儒朱子嘗
言紀綱在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正以此也在昔軍中
號令最嚴徵調會期時刻不爽止因正德年間逆彬怙
勢曲庇邊軍又因功次不明使賞濫及無功而罰不及
有罪是以紀綱漸紊彼此效尤宮昉緩而姑息之政行
軍恃衆而侮慢之態作臣願皇上大奮乾綱申明軍令
選將領而束以什伍連坐之法明教化而導以親上死
長之義嚴上下之分平彼此之怨以消其驕悖跋扈之
氣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而痛革姑息之政則威惠並存

紀綱振肅勇健之士足以爲國爪牙而無跋扈之虞此即子路之所謂有勇知方者也何謂謹收納以清宿弊州縣夏秋稅糧開倉收受各有定期起運存留各有定數本色折收加耗災免之類各有定法夫何近年以來上下各官留心國計者名爲俗吏用心勞而反得謗怠事奉承者稱爲識時自處逸而獲美稱以此各官鮮肯實心任事每歲正當冬月收成之後州縣多以會計不定不出由票示民易知細民辦糧交納上司輒將州縣正佐管糧等官或委勘事或派遠差無人監收多致

費耗來年三月以後軍船已至水次府司管糧官員方
下州縣比較嚴刑逼迫窮民去歲所收已空今歲農功
又誤或有本色而責其輸銀不得不半價以求售或願
輸銀而責其本色又未免稱貸而取盈此後時之弊也
如每歲七月以前布政司會計完竣明示下司依時收
納自十月至十二月而止州縣管糧各官不得差委以
妨監收災傷蠲免務使民沾實惠而無黃收白放之謠
守巡各官毋干收糧東作之際舟輿銜尾旣往復來以
私謁撫按而費民夫馬則後事之弊可革也又糧里人

戶各有善弱各有豪強糧里豪強則以善弱人戶為可欺加增每過于正額糧里善弱則以刁惡人戶為可畏拖欠則代之賠償上司按臨糧里之豪強者以無人敢言而反得安身善弱者以人易誣執而反受屈抑此勸懲顛倒之弊也苟能不避嫌疑虛心推究則二弊既革小民及時完納而東作無妨糧里不致追賠而身家可保完糧之策莫先于此何謂便轉輸以蘇民困國家糧稅多仰給東南糧長之設責在收納蘇湖等處糧長所管稅糧既多解納雜費尤甚州縣不肖者以糧長為囊

稾上司過刻者視糧長爲寇讎兌軍之類每石包賠七八斗者有之起運白糧包賠二三石者有之各衛菽豆之類每石不過值銀三四錢而他費幾至一兩者有之家有千金之產充糧長一年有卽爲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充糧長一年有卽爲絕戶者矣以致民避糧長之役過于謫戍官府無如之何或有每歲一換之例或爲數十家同充之條始也破一家數歲則遍鄉無不破家矣糧長之家既破國課何由可完數十年以來各縣逋負動數十萬多由于此臣久任東南目睹諸弊日甚

一日而不能救不敢不爲陛下陳之伏乞通行兩京內府及兌運等官上下一心同恤民隱本分之外毋肆需求敢有故違聽撫按科道等官指實查參若夫豪惡糧里刻害小民有司科派糧長上司亦宜重究庶幾錢糧不致破家亦不致害人而稅糧易完矣何謂定經制以裕國用夫量入以爲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爲入是謂虐政既不量入爲出又不量出爲入雜然而收泛然而用是謂無政攷成周之制以四分制國用每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故三十年之存則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

有計相唐之時則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爲出之實政臣愚以爲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總計若干經國之費總用若干倣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于所入則會九卿堂上科道官各查几百費用有約于昔而浮于今者必攷昔之所以約者復之又攷今之所以浮者省之其裒多益寡挹彼注茲又在臨時通融調劑務使所出不踰于所入仍將出入總數造冊進御卽時有盈

虛事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若歲之豐凶事之多少每歲季冬戶部會奏通查何處災傷蠲免若干何處用兵支用若干以各省茶鹽商稅之所入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財恒足矣何謂召和氣以致豐穰昔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者太倉無數年之積閭閻鮮足食之家既不在官又不在民說者以爲蠹于兼并耗于奢華似矣而未知其要又或以農功奪于雜役失時苟且而水利塘防之制一切不講

亦似矣而未探其本大都年不順成由于雨暘之不時

而雨暘之所以不時者實由天地之氣未和也伏望皇

上聖不自聖于聽攷之時大而慶賞刑威小而一顰一

笑適中輕重之宜喜所當喜而不失之過怒所當怒而

不失之不及普均平之治宏樂利之休則和氣之敷既

充于下而天庥之應自徵于上又何患乎雨暘之不時

若而萬物之不得其所哉　疏入得旨覽卿奏具見忠

愛事關朕躬者朕自有處餘下所司酌議以聞

## 罷兵行撫疏　嘉靖七年　王守仁

臣惟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于哨守民脂竭于轉輸官吏罷于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于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況茲數萬無辜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

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踰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疾病死者不可勝數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踰二年

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飢寒切身羣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其禍殆有甚于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徂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返而彼猶驁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于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

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
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
兩廣盜賊猺獞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
關隘之兵時常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
思田之一隅山猺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
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為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
未易息遠近相煽蠭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
不可其為㣲毒可憂尤有甚于飢寒之民其患六也軍
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雇直

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于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疫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于岑猛之滅已各懷脣齒之疑其各州土目于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兎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倩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跕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于道誅之不

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設流官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猺獞而為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于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為今日之舉莫善于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皇

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
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
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
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于疾病死亡脫
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
不廢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
回生之望不敢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
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
無所恃賴于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

反側之姧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于驚擾刦掠無虞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勢省夫馬之役貧民解于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于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冤死孤悲之憾土官無脣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

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士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跕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剿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于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眾而竟

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徇土夷之情而拂士大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于其中而四毀惕于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罷其職而苟利于國亦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哉今日之勦撫利害較然是在擇而行之者矣　疏入帝從之

覆張經請愼差遣疏議　嘉靖七年　胡世寧

臣竊惟聖明御天四海臣僕孰召不來孰罪敢匿內外法司委之提問罪犯孰敢延縱至差官校齎駕帖出外

所過地方無不驚擾雖有以身許國之人素持不顧利害者無故猝然途遇亦皆震駭失色至于所提罪犯之家老幼驚惶被嚇財物怯懦者或因喪膽以成疾貧窮者或因稱貸以破家被提罪犯或被窘辱難禁而自殘身命所至官府急無打發多借官銀姦貪官吏乘機尅落以一報十上司坐視莫敢誰何小民代賠不勝哀怨聲聞于天降災致儆不無所自我皇上至仁覆物勵精圖治平日事天如父愛民如子凡所以體天心而究民隱者無所不用其極惟此一事無人敢言未經聖慮今

給事中張經等因言弭災建議及此實効忠諫之職言所難言伏願聖明俯從今後官民有犯在內責之法司在外責之撫按按察司等官作急提問完報不許淹滯遇有事體重大合提在外緊關人犯到京問理者行令各該巡按御史嚴限責差的當人員提解來京以憑問理非有事干機密十分緊急重情近在畿甸地方不須再差官校乞斷自宸衷永為定例如此則陛下攬權于上百官承式于下體統正而朝廷尊人心懽悅而和氣致祥矣伏乞聖裁　疏入得旨卿等所言朕知道了自

有酌處

論知人安民疏　嘉靖七年　李承勛

臣聞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至簡至易在知人安民二事而已人曷爲而難知乎毀譽亂之而四目四聰或不能無蔽也民何爲而不安乎守令虐之而監司不能振風紀以激揚之也天下之本在君心我皇上奉天法祖精明純粹君心正矣而天下未治何也安危之機在君德皇上恭以守身恕以及物君德盛矣而治效未臻何也蓋由郡縣之官愛民者少殃民者多而爲監司者

又不秉公任怨以督率其屬故也臣嘗稽之案牘科差日重簝之閭閻軍民口困上澤雖布而不得下流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奉詔寬恤之事廢格不行奉旨蠲免之糧重複徵擾其他姧弊百孔千瘡實政不修虛文是急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爲之宣播而小民不能盡知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爲之奉行而小民不得沾惠太平之治何日可期伏望皇上特敕天下撫按督察有司使朝有善政必及于民民有隱情必達于上天下之官厲民者去宜民者留天下之事厲民者罷宜民者

行事有當爲卽爲之而毋以利害爲念姧有當擊卽擊之而毋以强禦爲畏事有當言卽言之而毋以觸犯爲虞則所謂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者庶幾可冀矣至于兩京科道以言爲職亦多不能體皇上求言求治之心間有論列不過畧舉小事僅以塞責乞賜戒諭令其靖共爾位略承順之細節進陳善之良規于凡官之失職政之失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憲職舉則遠近嚮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路通則實事必聞而隱伏之情無不通何憂乎人之難知民之未安也哉　疏入帝從之

#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一

#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二

## 郊禮議嘉靖九年

夏言

臣于前月伏承聖制問及南北郊大祀幷朝日夕月之禮臣卽時欲述所聞以對乃以臣前上疏巳畧開陳奉有俞旨今方廣詢廷臣以求公是臣固可以無言日夕覬望公卿大夫必有稽古識治之學必能悉心殫慮敷陳先王之典以仰稱休命者不意旬月以來側聞議論紛糅人懷異見殊爲可訝及昨覩詹事霍韜之奏深非分祀之議臣攷先王之遺訓稽國朝之典章殊未見不

可然後知韜之言過矣臣玆不容于不言也請先以郊祀之禮爲對而後辨韜之失言臣竊聞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于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槱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埋沈疈辜之禮以享人鬼則有獻祼饋食祠禴烝嘗之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宋儒引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之詩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劉安世以豐年潛有

多魚二詩證之以爲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朱子則斷以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以今觀之蓋終篇無一語涉天地朱子之言的然可據而小序不足準也況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設氈案設皇邸司裘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祀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祀天于冬至以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祭地于夏至以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時不同也用圜鍾于震之

宮取其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鍾于未之地取其坤居于未之義是樂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且兆于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況可與后土地祇合祭乎則天地不合祀從來亦久矣是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爲定今之議者以社爲祭地而不知天子之社有三曰大社曰王社曰亳社大社爲百姓而立王社爲藉田而立亳社則遷國之社也而祭地不與焉朱子釋中庸曰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耳葢祭地之名亦曰社也祭地之社總天地言之與天對者也大

社乃自王畿千里之地言故諸侯國社以至庶民鄉社皆祀其所主之土也故社字從示從土義有在矣且議者既以大社爲祭地矣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爲不可乎議者又疑古無北郊然郊特牲曰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則南郊固見于經矣祭天而兆于南郊以就陽位則祭地而兆于北郊以就陰位曷見其不可也程子曰北郊不可廢況陳氏禮書直曰祭地于北郊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則古人固嘗行之矣議者又謂莫大于天地實天中之一物耳不

必別祭則以天爲尊以地爲卑不得與天抗似也然天地合祀則同尊並大是崇地抗天矣與天爲敵矣乃不以爲非何也程子曰郊天地與共祭父母不同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又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又曰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不當合祭于南郊夫程朱三代而下大名儒然則其言皆不足據乎秦去古未遠則祀天不于圜丘而于山下祭地不于方丘而于澤中漢之制祀

天子甘泉祀地于汾陰則秦漢天地之祭猶分也至元始之制則天地同牢于南郊此則莽賊陰媚元后之計欲以妣並祖故不得不以地並天也合祭之說實自王莽始矣自漢而唐而宋皆合祭而地之特祭少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泰和周武帝之建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矣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宋人有郊賚之費故三年一郊至傾府藏之財而不足以從事所以必于合者

從省約也安簡便也亦未嘗以分祭爲非禮也蘇軾言
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朱子謂其說甚無道
理然兩郊之說在宋似爲難行與今日之事異矣本朝
邱濬之言以類于上帝類字強訓爲合此蓋臆說又以
元始禮天地同牢不爲瀆不可以莽廢又謂夏至祭地
則地先天食其辭多歸美本朝之制蓋從周之意而不
知其言之悖于義也今之議者大率主濬之言而往往
以太祖之制爲嫌爲懼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制爲不可
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爲可復也知大祀文乃

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爲可遵也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矣矧敬天法祖無二道也陛下今日之舉欲復古禮以大報天也欲遵祖初制以求盡善也欲遠跡三代之隆而一正千古之謬也將以建一代中興之業而陋漢唐宋于下風也所謂功光祖宗業垂後裔之事未有大于此者也是故文武之制未備周公作禮樂以成之未聞周公變文武之舊也況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聖祖之心豈無所望于後世之聖子神孫者乎此正今日之事也

韜之奏曰紊亂朝政曰變亂成法必有任其責旣而曰諫官創議蓋指臣也韜之此言私心害之也夫律有姦黨之條內開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此指國家一應法度政令干係紀綱名分而姦臣交結朋黨紛更壞亂交通扶同爲姦作弊以欺君罔上虐民害政者言也今日所議者郊祀之禮耳乃古先哲王令典我太祖高皇帝之所已行載在典章律亦有毀大祀丘壇之文解律者曰丘壇祭天圜丘祭地方丘壇其所登祭之處此法家之所知也惜乎韜之未達乎此也至

于毀周禮一書尤爲妄議臣不敢一一指摘當于其大
者辯之韜曰宋儒胡宏有言周禮非周公之書王莽劉
歆爲之也韜名爲讀書知禮者且備位儒臣矣何其不
攷之甚也胡宏之言非宏言也承舛踵訛之說也夫周
禮之出自劉德始累周禮者亦自劉德始周禮之立自
劉歆始誣周禮者亦自劉歆始周禮之傳自鄭康成始
壞周禮者亦自鄭康成始先儒嘗謂累周禮者其罪小
誣周禮者其罪大誣周禮者其法在壞周禮者其法亡
然禮經之學所賴相傳至今不墜者實諸儒講明之功

也今韜不以諸儒講明者之言為陛下獻乃獨取胡宏憑私臆決之一言以厚誣周禮不惟取辯一時以誤陛下而又誤天下後世使信周禮為王莽偽撰不得表章而遵行之其關繫名教非細故矣臣竊為韜懼也臣何敢隱而不盡言與之辯乎至力詆天官冢宰篇為莽誑天下之術則又大可異矣夫天官冢宰一篇朱子以為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人主正心誠意之學于此攷之可見其實又謂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

重于此後世雖不能行豈可盡廢聖人之良法美意而誣以莽之僞爲耶且莽之前固嘗有周禮矣今則以爲周制之土直而莽集其大成韜又曰合祭以后配地自莽始夫莽既僞爲是書矣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爲一說耶其說不得而通之也是故疑周禮者漢武帝何休謝氏黃氏之徒也彼程子朱子東萊橫渠則固無疑矣用周禮誤天下者王莽劉歆蘇綽王安石也彼周公召公畢榮毛散諸公則未嘗誤也韜謂皇上好古之篤如此志復三代如此千萬世一人

而已矣未見儒臣以三代純王之學上輔聖主此言誠是也然既以皇上好古志復三代則分祭天地固古禮也三代之典也何以言其非禮而必欲使襲王莽瀆亂之舊耶夫致主之學周公之道純矣今乃欲盡廢周禮使不得行于世則祖宗之設官分職大小政體其倣于周禮者多矣然則必一舉而變亂之耶抑不知此外又別有何道乃爲純王之學可以輔聖主耶是故韜之言臣不敢以爲是也獨怪夫韜之言出而和者遂紛紛也況近年禮部行移令立小學習讀周禮又令科場必以

周禮策士是皆奉陛下明旨施行者也乃不聞韜奏止
之及韜修大明會典嘗具奏欲將內府各監局職掌屬
之禮部亦復援引周禮天官冢宰之文是韜平日未嘗
非周禮也何得因議郊祀而一旦遂欲盡棄其學耶殆
不可曉也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常情所向自古已然惟
是天地大祭國家重務況于千八百年之下興起三代
而上之盛典所當尤加慎重必使損益合宜足以垂範
宇宙不致少有遺恨以貽後議則天下之大幸也伏望
皇上恢宏天度開張宸聰矜愚盡下曲示優容小大臣

工必能克去己私仰體聖明深求古義以奉明詔所據
圜丘方丘朝日夕月諸神壇壝規制自有我太祖刊定
之典備載存心錄一書不須創設無所變更一準乎舊
而已但大祀殿以之祀天則不應經義以之饗帝則昭
合周禮然祖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矣
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臣以爲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
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足以當之宗祀文王于
明堂以配上帝臣以爲太宗體天行道高明廣運聖武
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足以當之區區之愚有見于此

不敢不以為獻乞再下臣章敕禮部一併會議所貴廷臣協心同德深致博求務合經訓破除臆說不狃于苟且之情不遷于衆多之口忠誠精白以仰承皇上中興大有為之志以光復太祖之始制使天下後世知郊祀天地獲全古禮一洗千古之陋自陛下始顧不休哉

疏入得旨這所奏皆發明古典朕已具悉禮部便上緊將各官所奏並此本詳看開具務要據古斟酌會官議擬明白奏請定奪勿得稽遲避忌

請弭災變以安黎庶奏 嘉靖九年 楊爵

臣于嘉靖八年十月內承制往湖廣公幹節今事完回還臣知陛下哀憫斯民之心懸于閭閻之下凡四民利病民間休戚必欲聞之故今謹述所過地方災傷生民可痛之狀為陛下言之南北直隸河南山西陝西等處地方當禾苗成熟之日蝗蝻盛生彌空蔽日積于地者至三四寸厚將禾根食之皆盡居民往往率婦子將蝗蝻所食禾苗痛哭收割以為草芻之用其他蝗蝻稍少之地禾苗食有未盡者頗有秋成之望矣未及成熟嚴霜大降一時盡皆枯槁遭此災變民失依倚去年冬月

民所資以爲食者皆其先時所捕曬之蝗蝻與木葉木皮等物當此之時民之形色顛悴雖甚可哀而死于道路者尚未多見比及今春臣復經此地每見餓死尸骸積于道路者不可勝數又見行者往往割死者之肉即道傍烹食之又聞有父子相食者井陘縣一日而縣官獲殺人食者三人臣聞之拊膺大痛食不下咽自謂有司必能具奏聖明在上聞有是事必至流涕比臣到京聞廟堂之上救民之死非其所急而所議者郊社之禮耳微臣憂國愛君之心切于中而不能不有所言也昔

者漢文帝之時家給人足海內富庶賈誼上書猶曰可爲痛哭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不可謂安況于今日時勢當何如耶古賢王之治天下也生養遂而後教化行教化行而後禮樂興方今災傷之地生民死十有六七存者起而爲盜賊雖稍有積蓄之家亦難保于自食其勢渙散不可收拾朝廷之上舍此不之憂而議合祀分祀之禮是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心離散邦本不固土崩之勢可以立待縱使周公所制

禮文盡行于今日亦何補于天下之亂乎深念及此可爲寒心不知陛下宵旰之際亦嘗慮及于此乎左右謀國之臣亦嘗言及于此乎且南北分祀以復先王之禮非不可也但今日救民死亡之日而非興禮樂之時也自古國家衰亂未有不由民窮盜起而爲上者不知憂恤遂至人心離叛而天命亦去宗社不可復保矣故臣之所憂者不在府庫之財不能徧濟天下而但恐陛下無憂勤斯民之心也夫憂民卽所以憂國治民卽所以治國也陛下日事經筵隆寒甚暑未嘗少怠臣知陛下

銳志太平而欲爲堯舜之君矣蓋堯舜之心急于救民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假使當時飢死之民滿于溝壑有如今日堯舜之心當何如哉臣願
陛下上畏天心之儆戒下憫斯民之死亡不遑他務專廣仁恩移此議禮之心區畫賑濟之策以長沃民生則
皇恩浩蕩孰不頌明明天子深仁廣被在在戴生我父毋向之枵腹待哺者今有飽食之慶矣向之妻子離散者今有室家之樂矣民心已渙而復收邦本雖搖而轉固縱值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海宇蒼生享太

平之福聖子神孫纘萬年之緒者端在此矣臣不勝戰慄儆惕恐懼之至　奏入帝從之

修舉武備疏嘉靖十一年　徐問

臣生長南服發跡儒生蒙皇上擢臣兵曹之佐雖才不足以充任而志不敢以曠官謹條八事上塵聖覽一練畿兵以重聲勢順天府霸州文安縣等處古爲幽冀人習悍强且密居畿內實爲周官六鄉六遂漢六郡良家之地也曩聞有招軍之令急而行之亦一策也然召民爲軍已失國家定籍倉猝應募類非土著居人既無父

兒產業以藉稽查未免徒耗衣裝冒叨糧賞遇利則先趨見害則退避緩急將何所恃乎臣愚以爲平居無事宜申飭撫按督同兵備分管府官悉心查訪舊團有年壯膂力過人并家有二丁以上者開報到官再加精選每選五十名推身家衆服者一人爲鄉長俾其各相聯屬自爲教練如上司初至之日召令面試藝勇量給犒勞卽放歸農生業若有緩急必待兵部題本方纔起調冑鎧器械該部各豫儲給庶使各邊之人知內外皆兵潛消窺伺矣一練外兵以爲羽翼山東德州武定山西

陝西潼關等衛設爲直隷葢欲犬牙相制以禦外侮拱衛京師而京師擁列諸衛居重以馭輕强榦以弱末立法之初未嘗不善但承平日久人心玩狃京軍以多役少練而坐致罷弱直隷以形分勢遠而久不簡稽重以世冑誅求尺籍雖存而逃流過半矣正德初年邊事告急議以參政韓福爲大理少卿操練畿輔民兵又分行巡按官閱實直隷衛所武備葢亦不忘內豫潛消外憂但當時補偏救急未有著實振舉而施行之者況燕趙涿易古稱悍强若欲安不忘危有備無患當如往年故

事推舉內外文職官內有文武長才諳曉韜畧實心廉慎者加以僉都少卿之任以提督直隸民兵著實清查挑選遇有緩急行移提督衙門調用可一呼而集兵威振揚在在有備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一防制邊人以需調用直隸保定等衛有來自邊外之人其驍勇悍强狀貌氣習與漢人不同未敢保其不異但以安插既久勢難變更惟在所司設立紀綱嚴飭武備以攝其攜貳反側之心合行巡撫督令兵備一體鈐束每霜降開操之日間或一試以觀武藝而犒勞之又須加意推

誠諭信恤其所私使知有中國生涯之樂妻子室廬之繫必得其心而盡其力庶可無他釁也一區處屯丁以防敵患邇者城堡不完人無固志有舍業者多就鎮城以居所遺在堡類皆游徒單弱無所賴藉城堡既破必將深入逼近邊城而士女震矣爲今之計再行查勘種地居人若干籍其姓名嚴禁該管官不得別項科差索取仍于堡內官爲起蓋房屋安插居住不許任意星散令其無事則聚衆耕牧敵至則登障拒戰入則俱入守則俱守不許參差延緩致生他虞官軍既有此輩以爲

應援則氣勢自增防守自固敵不得乘虛而突入矣一
經略邊關以防黠敵看得居庸紫荆等處皆鄰邊阨塞
之地地方廣闊或限于巡閱之未周文移雖頻或苦于
奉行之弗恪又各衛守邊官軍閒于利害徑自潛回將
來尤可深憂若使各邊撫按督令兵備等官嚴加閱視
邊關城牆如有頹塌卽加增繕修補務須堅實使邊軍
可恃為守以衛中華其各處守邊官軍兵備官躬親查
閱若有逃回等項參究治罪而守衛必嚴矣一　鞭策武
臣以冀自効查得現行條例軍職有犯罪者俱發邊方

立功五年滿日還職夫操持宜責備乎文臣而磨厲宜
激昂乎武職使其闒茸庸才棄之可也或平時武勇偶
阻于時勢之未乘稟氣粗豪或至于跅弛而不檢一發
地方置于無用其于邊境亦何利焉臣以爲隨宜調遣
令其懲創奮發立功如果有功即與議奏遞爲末減以
贖前愆或有非常勳績一體抜用所謂不以一眚掩德
當有如古名將出于罪戾者矣一專委任以杜聚寇朝
廷隨時設官務爲除害而所用之人類多未能舉職其
兵政不修殃民召寇者固不足道亦有因避嫌疑嘗幹

他務者有厭棄荒野延住省城以密近撫按者有徒藉刑威陵轢官屬而于緊要事幾一切不理者以致民隱莫除盜賊滋蔓況今湖廣辰常等處時有旱災民多飢殍里甲散之四方未必不轉而為盜而洞庭湖又聞常有盜警失今不治將來隱禍深為可憂應申飭各處撫按督令兵備江防海道官于原設緊要地方住劄廉正以率屬咨訪以盡情餇閫以實兵操練以振武聯屬里保使之相稽遞設鑼鼓使之相聞互為犄角使之相救堅其險阨使之相守其平時振舉武備者務須益勤乃

職以固藩維焉一專內治以杜釁端兩廣雲貴在禹貢荒服之外山箐險阻猺獞羅𤞑諸蠻所居漢武拓地或稍通中國或自相盤據雖設土官統轄亦僅羈縻而犬羊狠虎吞噬無常終不能使之馴也奈何守邊將吏平時不能宣威示信以嚴其防惟利大征勦除以盡其類不知此類蕃如草木巢穴充盈非誅殺可盡一聞大征兵至其渠魁惡黨相率走藏所殺類多愚蠢苗人是生民膏血斂為軍儲祇足以飽用事邊臣谿壑之欲以易千百無辜之命而已昔宋儒楊時以為邊事之興多出

于貪功幸利之人不務撫馴幸其時草薙而禽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患也今日邊方弊正坐此宜申敕各邊巡撫都御史嚴戒各該兵參等官務要仰體皇上好生之心布其威信嚴其呃塞謹其哨保則久安長治之道得矣 疏入

帝從之

遵憲綱攷察御史疏 嘉靖十二年 王廷相

臣謹奏爲遵聖諭定條約嚴攷察以新風紀事臣等伏覩嘉靖六年八月內皇上敕諭都察院有云正統六年

英宗皇帝詔中外風憲係綱領之司須愼選識量端宏才行老成任之其有不諳大體用心酷刻者並從都察院堂上官考察降黜成化七年憲宗皇帝欽准事例巡按公差御史回京之日本院堂上官仍依舊例查勘考察保結稱職者具奏照舊管事若有不稱奏請罷黜近年此例雖存不聞劾罷一人蓋因堂上官不能振揚風紀反爲屬官所制避讒遠怨以致人心怠弛今後巡按滿日務要嚴加訪察果無贓私過犯推諉避事等項實蹟取具該道結勘明白方許回道管事若有不職事蹟

不許朦朧具奏照例奏請罷黜欽此欽遵臣等伏讀之
餘仰見皇上慎重風紀之司必欲御史得人使德化宣
流生民得所而後已眞帝王之盛典萬世之所當守也
臣查得御史出巡舊規除盤糧等差與給事中同行互
相關防免其攷察外其餘巡按巡鹽巡關巡茶清軍刷
卷印馬等差一年滿日及事完同京各具行過事蹟御
前復命仍備呈都察院攷覈出巡有無贓犯及乖違等
項違礙劄仰該道從公保勘委無違礙方許奏准照舊
管事但御史出巡責任甚多今攷察之例止言贓犯乖

違未曾明具條件使御史無所據守以之盡職本院無所憑藉以之覈實漫言指摘似爲未便臣等議得今後御史出巡同京攷察除犯該贓犯據有實蹟照例奏請提問及過違限期照依舊定水程查算外今將關繫職守之大者六事定爲出巡規格凡御史有差備開載于劄付之內行令一一遵照條款攷其修否以別勤惰臣等另有訪察不在此限如此則御史目覩耳聞之餘必能警省惕厲無怠職廢事之愆而朝廷之風紀亦于是乎振揚矣臣等欲候命下咨行各巡撫都御史劄行十

三道并各巡按等項御史各一體欽遵施行緣係遵聖
諭定條約嚴攷察以新風紀事理未敢擅便具本開坐
謹題請旨一除革奸弊御史之職方今天下官邪民玩
甚矣錢糧出納之侵欺驛傳往來之汎濫里甲困于無
藝之供糧長苦于應官之饋巡鹽卽販私鹽捕盜與盜
通氣入官有見面之錢管事有常例之賄假以公用而
科斂任情指稱修理而罰金無度吏典無賄而文書不
行豪富通財而差役得免隱奸蓄慝不可枚舉近年以
來御史出巡惟務作威作福以聳人之耳目不事廣諏

博采以察下之隱微況巡歷所在止二三日飄風驟雨一過不返若不用心體察民間奸弊深隱何由以知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悉心廉訪但有奸弊發露即當置之法理使按屬之地風清弊絕以副皇上救弊卹民之心回京之日仍將革除過各項奸弊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攷察職業修否一伸冤理枉御史之職竊惟推情訊獄非上智之才公平之心鮮有得其真者況權勢之家問官懾于利害富豪之室賄賂靈于神明朴實之民鈍口奪于狡佞酷暴之官殺人輕于草菅粗疎之

吏才情拙于淑問由是情僞莫分冤枉無愬小民有不得其生者矣既不能體皇上好生之心且有以干上天至和之氣致災召眚莫不由此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慎刑明獄及一應詞訟勘問之事虛心推理緣情求實但有枉抑勿拘成案即與伸理使按屬之地刑罰得理瞭無冤民回京之日仍將伸理過各項冤枉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職業修否一揚清激濁御史之職竊惟御史爲朝廷耳目出巡于外人才臧否賴之采訪部院考察憑之黜陟其關繫至重也近年以來御史

旌舉司府州縣等官不問其人品高下立心行事曾有
卓異政績與否但見其奉承齊備禮貌足恭便以爲好
即一槪濫舉多至數十餘人致使賢否同途薰蕕並器
而不辨其所糾者類取一二塞責甚至糾及縣丞典史
等官其大貪大奸蠹政而害民者則以鄉里同年親故
之情掩蔽而不發惟念私情全不爲國大壞風紀于斯
爲甚合無今後御史出巡于司府州縣官員務要卽事
察政卽政察心果見其人品高明心術正大政事卓異
在司府官斷可爲科道郎署之臣者方許薦舉其中人

以下平常之才止可注在攷語不得混同高流以辱薦章其所糾劾首先貪酷殃民不法之人次及罷軟無爲老疾之輩務要據其實跡奏行罷黜不許挾私報怨以害賢善回京之日備將舉劾過各官賢否實跡造冊呈院以憑攷察若才賢者以不能奉承含之而不舉中才平常之人反夾雜一二以盡私情及大貪極酷隱蔽而不劾者臣等體訪得出攷以不職一本院劄去巡按御史勘合公文皆關繫地方重大事情及官民冤苦奏詞有等公勤盡職御史督行三司及守巡官員一一依期

完報其有等漫無才志者則悠悠度日傳食郡縣多致緊急事情廢閣不省又有等乖猾利巧及阿私偏黨者每遇關繫利害之事則推託閃避遲留而不為干礙御史糾劾不實者雖容易勘明而不報以致終年累歲事無歸結此等御史尤為不職今後差去御史接管承行凡先次御史勘合務要作急勘報其自己任內劄付者除滿前兩箇月待續差御史勘完其餘十箇月內務要一一勘明銷繳同道之日備將先差御史及自己任內勘合開具已未完數目造冊呈院以憑攷察其有邊疆

等項事情難于提人行勘者亦要明白開造一監察御史出巡所以上宣德意下達民隱風四方貞百度此其大節也爲御史者必須清修簡約鎭靜不擾庶足以安民格物以振風紀近年以來御史出巡在外動輒人馬千百擺列兵衛吹打響器以張大聲勢擅作威福又隨帶府縣能幹官員及狡猾驛丞十數不等以備任使導從如雲飲食若流全無清約之節反生騷擾之害所至州縣計其一日之費每至百數十兩本以安民而反以勞民欲振風紀而反壞風紀此等御史乃淺陋無識徒

假聲勢于外以自大求其中未必有者也合無今後御史巡歷郡邑務要安靜不擾本等導從皂隸之外並不許多用一人其府州縣驛丞等官亦不許隔境隨從迎候以爲有司之害違者許巡撫巡按互相糾劾臣等察訪得實同道之日致以不職一巡撫巡按兩相和協則能開誠布公以成王事近年以來輒因小忿遂成嫌隙至相訐奏安望其同心戮力有益地方乎臣等嘗求其故皆巡按御史無禮不遜致之都御史正坐御史旁坐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上下賓主坐矣都御

史前班御史後班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同班並列矣豈非執法者不法貞度者無度乎巡撫柔和忍事者則隱忍而不與之較若遇剛毅正直者則必與之相講論不從則嫌隙成矣由是巡撫所行者巡按則不行巡按所允者巡撫則不允官吏人等答應巡撫者巡按則惡之答應巡按者巡撫則惡之至有無罪拏問因而革去職役者撫按自相構隙而禍及平人豈不冤哉以斯人所行乘勢驕傲為患如此欲望一方政令之平民庶之安胡可得哉臣等以為春秋之義王人加于

諸侯之上禮也巡按御史在三司則可在巡撫都御史則不可何也都御史列銜內臺奉敕巡撫一方非在外守土之臣可比也地方事情可以共議而名分體統則不可越近日本院題准都御史正坐御史隅坐臣等以爲此只以私情非禮議處非所以論于朝廷之上也若據禮制名分御史仍當旁坐仍居後班爲宜合無今後巡按御史不論副都僉都其坐旁坐其班後列以正體統若有仍前不遜者臣等察訪得實回道之日敀以不諳憲體奏請降調　疏入得旨覽奏足見振揚風紀深

切時弊都依議務要著實舉行內除姦弊一事還查照

前旨不許假以訪察為由誣害平民

